

# 紫籐蘿

著主樓明月

參 旧  
I 246.4  
YML



天津書局總發行

田 參  
I 246.4  
YML

月明樓主著



天津書局印行

240576

# 紫藤蘿目次

題辭 金息侯先生 王伯龍先生

序文 閻家統先生 宋上達先生 著者

第一回 吃燕嗔鶯花開好時節  
紅橋碧水人在畫圖中

第二回 柳岸訴愁腸珍珠線斷  
蓮池訂白首螭蝶情深

第三回 春水蕩扁舟暮烟流翠  
漁光譜妙曲曉霧含悲

第四回 牧野荆蘘有花開並蒂  
愛河魚雁無字不生春

第五回 一束藤蘿花真情無價  
兩盃玫瑰酒空穴來風

第六回 宿雨烏雲鶯聲恬靜  
秋河冷月天影迷離

第七回 畫裏識幽情新聲乍譜  
夢中傾隱懣故劍難忘

第八回 卿意安乎予懷渺渺  
妹心碎矣此恨綿綿

# 紫藤蘿小說題辭

春風血淚紫藤蘿，如鏡裁絳死不磨，  
忍教女貞花下絕，親恩邱意兩蹉跎。

金 息 侯

兒女恩讐劇可哀，紫藤落後又重開，  
祇今怕見花如霧，疑是芳魂月下來。  
玉釵敲斷恨前塵，地老天荒憤夙因，  
從今多情贏薄倖，賞花人是葬花人。

王 伯 龍

## 閱 序

幾難寓目，所謂言情小說，尤喜讀言情小說，近世言情小說多矣，率皆敘述繁瑣，問韻上，尋人以邪之文，繪影繪聲，小情之所鍾也，嗚呼，無異海淫，故世之正當讀者，乍睹言情之題，輒擲筆不顧，且誠其子女曰，言情前密誓共約，長生，端在我輩，言情小說，彈劍為江，英雄氣概，留詩紅葉，被美情深，若夫郊外蜂烟，巖烟樹，遂漸繁張，使讀者幾如置身天津，我報，余初讀其寫景人畫，文辭瑰麗而已，惜無善言情者，怡神豪爽，楊士杰是官場代奏，為愛珠乃浪女模壓，王太婆一場，漫罵，益覺痛快淋漓，曲折奇突，若為全書特長，聲容運作，無不神肖，是書雖寫近世男女學生之情，實未脫舊道德軌範，

遠山暮雨，情節淒婉，如古寺啼猿，寫情務求細膩，更多警惕之辭，吾謂是篇，可作醒世小說讀，亦可作教育小說看，用筆如斯，可謂善於言情者已。  
樓主乃新舊過渡時期之人物，讀其文可想見其人。甚願樓主，秉天賦清新之頭腦，廣著適合時代青年之讀物，使迷途羔羊，知所豫戒，晨鐘暮鼓，力挽狂瀾，殆亦樓主所樂為歟，是為序。  
一九四〇年十月閻家統序於北京

## 宋序

連續在天津畫報發表的「紫藤蘿」小說，於最近結束了，這篇小說描寫青年男女，沉醉於之情場中，不知潔身自愛，以致身敗名裂，演成最後不幸的結果，故事婉轉曲折，情節旖旎動人，全書以紫藤蘿始，以紫藤蘿終，結構之嚴密，尤非其他說部所能比擬的。  
披露，可見其受歡迎之一般，樓主所寫的小說，取材是多方面的，對官場，社會，學校，愛情……的描寫均能刻入骨髓，由此也可想到著者平日對於社會各方面的觀察是多麼深刻了。  
正在求學時代的青年們，讀過此篇後，可以幡然覺悟，得到學校與家庭中聽不到的教訓，故予敢大聲言曰：「紫藤蘿」是一部青年的良好讀物」是為序。  
宋上達序於天津

## 自序

紫藤蘿，春發其華，色淺鮮，如雨後殘虹，蓓髮櫻爛，若濃裝之少女，余最喜之。嘗手植三四株於庭中，朝夕灌溉，三年後，花肥葉茂，蜂蝶飄飛，引二三知己，品茗月下，雅趣橫生，殆無出其右者，  
一九四〇年春，塾友高君來訪，共談紫藤蘿下，時小風嫋嫋，花氣襲人，高君顧而樂之，乃為余述紫藤蘿情史一節，事蹟以紫藤蘿始，仍以紫藤蘿終，即景生情，姿絕婉婉。余不執筆三年於茲，因喜其事蹟可歌可泣，不憚剪陋，草率寫成說部，因以紫藤蘿名之，至於文辭俗俚，結構欠佳，自所不免，尙希海內方家，有以教之，是為序。  
一九四〇，一二，二四。趙仙洲序於月明樓

社會  
小說

# 紫藤蘿

月明樓主著

## 第一回

吃燕噴鶯花開好時節  
紅橋碧水人在畫圖中

在民國十七年，北京的國都美名，被褻奪以後，它便形成了一座沒有臟腑的銅佛，外表自然依舊是那樣宏偉壯麗，其實却已失去了一切固有的機能，不用說民生從此凋敝，就是正陽門箭樓上每日晨起鷹集翱翔的灰鴿烏鴉，也都死沉沉的睡在那裏，再也沒有一絲生氣了，百業荒蕪，無不叫苦連天，沒受到直接影響的，只有銀行界，尙告平安無事，北京銀行家康慕成先生，爲人崇尚樸實，頭腦非常頑固，對於倡言建設「北平學府」種種口號，表示決不信任，所以他的少公子康甯，却被送到保定育才中學去讀書，康甯那時纔十六歲，初離父母膝下，未免感到精神上的空虛，這學校不是男女合班，康甯雖然也不曉得男女間一切瑣屑事故，但在心理上，不知不覺的得到一些安慰，二年以後，他對於父母的依戀，漸漸的淡忘了，轉和一般同學要好來，他在功課方面既是佔了優秀的地位，在體育上也有着相當的成績，所以育才中學的足球球隊裏的健將，也被他佔據了一席，是一個仲春時序，保定一隅，雖然地帶偏僻，學校很少，可是春季球賽，勢必要照例舉行的，星期六下午三點以後，和煦的陽光，鋪滿了育才中學體育場，因爲前天夜間下過一場細雨，俗說春雨潤如膏，真是不假，在次日曉晴之後，便在場上，生出一層細茸茸的小草，今天又經受陽光的洗禮，那纖纖弱質，越發滋蔓起來，遠遠看去，似乎上天可憐這羣場上爭逐的健兒，怕他們跌傷了皮骨，綠忽忽的給他們鋪了條毛毯似的，這種景色，實在給學生們添了不少興奮之素，那場上始而是有幾個校役在圖畫上的防衛線，繼而三

三兩兩的發現幾幫男女學生，一會兒下課的鐘聲敲動了，場上的學生一時比一時增加，於是這裏的人聲也隨着嘈雜起來，有的說，上禮拜六我們輸給會友隊了，今天大家應當鼓勵小王小劉他們加油，這一次如果再被培英中學的校隊戰勝了，我們育才不但被刷，而且面子也太難看了，一個學生說，咱們回頭鄭重其事的和小劉說一下子，正說着，忽然人聲鼎沸起來，隨着便是一陣爆竹似的掌聲，注目看時，但見從人叢的外圍走進四五個穿紅黃藍三色運動衣的同學，前邊用左手托着足球的就是本校隊長小王，第二個就是副隊長小劉，小王走進場時，啣的一脚，把那球踢得沒天雲高，後邊的同學便集上去爭逐，這時便有幾個同學圍住小王，說道，「上回洩了氣，這回不加油不行了，」小王道，「上回實在是」小郭誤踢了一個「歐賽」，正在我們右邊二門線裏，那個球罰起來，十個有八個是很危險的，不然怎能輸他們二比一呢，這回培英的校隊不足懼，踢球的技术如何，姑且不論，就以身量比較，他們也在必敗之例，」小王正在搖頭恍恍，說得嚶嚶之際，又聽大家鼓掌嚷道，「培英校隊來了，」這座球場四圍，沒有院牆遮蔽，所以向公路上一望，便可看見培英中學那輛黃色的大汽車蜿蜒向這邊開來，小王方才雖在說着大話，此時見了，皮肉也有些緊張，是時育才的隊員早已到齊了，小王把大家聚在一起坐在細草地上，照例研究今天的新戰略，說話之時，培英的汽車已停在場外了，十幾個穿藍上身白短褲的隊員，拉成一字長蛇形，作着跑步的姿勢，向場內衝來，場外觀戰的男女同學，又是一陣鼓掌，待培英隊員在南邊大門前停住之後，小王才走上去，和培英體育張主任握手，說些希望指導的話，張主任不免也客氣一回，雙方各在大門地位小試腰腿，育才的孫體育主任也進場了，因為這回大會指定由孫主任擔任評判員一職，所以在他近場之時，口裏便含着那隻笛子，四點約定的時間已到，他便指揮兩方隊員依位列開，號笛一鳴，雙方開始決鬥，一時場內人影迷離，場外殺聲震耳，

第一回

育才的小王擔任中鋒，盤球越境，有神出鬼沒之功，小郭小劉分任左右衛，自然是挾山過海，勇猛絕倫，康寧擔任前鋒右邊，一足踢去有仙猿探壁之妙，其餘諸同學的技術，自然和他們也取得平衡，各盡所長，談到培英校隊，人材齊整，短小精靈，實力正好和育才不相上下，所以在第一時間兩殺終了之時，結果是○比○平局，休息之時，育才的同學們又有幾個跑到小王面前說道，「我們看這回培英的實力，比上回會友還充實，幾次險球幸爾都被救出去了，不然這頭一場就得輸給人家哩，」小王揚眉不睬的說道，「你不要長他人的威風，滅我們的銳氣，頭一場是沒注意，第二場至少我要攪他九比○」，康寧接口道，「實在，培英的來勢很兇，尤其是他們的左衛，截球非常漂亮，我有幾次都沒把球遮好，頭一場沒有成績，原因就在這裏，」小王拍了他肩頭一下說道，「小康怎麼懼起敵來了，你要是這樣，趁早換人好了，」康寧聽了，臉兒一紅，直眼說道，「我焉能懼敵，這第二場顯幾乎要你看，」一大家一壁飲水，一壁談話，一會兒，評判員的笛聲響了，二場易門再戰，康寧因為愛着小王的奚落，羞氣交集，在場上格外活躍，無論什麼事，不是輕舉妄動可以得利勝利的，他幾次拚命往上帶球，都被人奪出去，康寧越發上火，是時又有一球由中衛高高遞下，他因為敵人也來搶奪，不及足踢，便先以頭把球墊過去，待培英左衛轉身追時，他已沿着邊線把球帶過二門，場外同學由崩地裂似的呼着加油，康寧其勢已不可擋，正往前邊進，說時遲那時快，培英的三衛橫列着迎上來，康寧想要越過這關，正待舉足往大門線內遞球，不料一跤栽倒，猛的摔出邊線以外，把幾個觀戰的男女同學都撞倒了，康寧被摔昏過去了，幾個被砸的同學，傷重的坐在地下啜喻怪叫，傷輕的都擠上來把他攙起施行緊急救護，在場外躍了一會，康寧纔甦醒過來，睜眼一看，他左胳膊搭在男同學周昆的肩上，右胳膊却盤住女同學楊美英的玉頸，他心裏好不難過，他並不是因為男女授受不親而難過，却是爲了平



日和楊美英沒有絲毫交誼，雖然不在一個教室裏受課，有時却常見面，只是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今天突然蒙他救護，而且這般慇懃周至，怎不使他腦海裏掀起反動的波瀾，他不肯接受楊美英的好意，便想早早的請她脫卸救護的任務，遂挽着身子說道，「美英，你不要管了，謝謝你，」說着手便往外推她，誰知他右腿已被擣傷了，一個人摻扶委實不甚方便，所以當美英將要離開他的身子之時，右膝上便覺着一陣挖心的奇痛，不由的咬牙啣了一聲，嚇得美英二次又把身近前去說道，「還是由我幫助你吧，」是時二場已然賽畢，結果三比一，培英大獲勝利，康寧聽了這個戰報，只得長長的嘆了口氣，衆同學在這時候都圍上來看他，小王也湊到近前在下部一看，康寧的腿已擣成彎曲形狀，腳不能落地，從運動襪裏面，淫出很多血跡，小王看罷說道，「這一下子擣的很重，趕快送到校醫那兒去治吧，」美英道，「我也是這樣主張，」小王因爲是隊長不能不負一點責任，遂上去把美英換下來，同着周昆將康寧送到校醫劉先生的診察室去，是時劉大夫正和一個女職員下象棋，被女職員殺得乾淨利落，眼望着失敗了，可巧有學生來治病，他便趁勢把棋子一推說道，「這盤不算，回頭咱們再擺新的，」女職員道，「劉先生賴債，你是輸了，」周昆見他倆只管因爲下棋搗亂，便大聲說道，「是下棋要緊，是治病要緊」女職員聽了，這纔開門躍之乎也，劉大夫見他口鋒很是犀利，又覺自己理虧，只有連聲道歉，表面上固是如此，他心裏也未嘗不生氣，遂教周王二人把康寧扶在靠椅上躺了，明知康寧的右腿不能直起來，他故作不知猛的向直一扯，痛得康寧喊了一聲娘，出得滿頭是汗，劉大夫報復手段既已償，遂又安慰道，「不要緊，上點兒藥就不疼了，」於是他便把康寧的襪子脫下，先用碘酒胡亂擦拭一回，然後在傷口上照例敷一層二百二十，又用綢帶替他縛緊了，說「明天上午再來換藥，」康寧謝過了也，仍由周王二人把他攙扶着回到宿舍裏面，康寧和小劉住在一個房間，他們進房之時，

小劉也忙着上來幫助，康甯躺在床上，但覺傷口處如刀刮般的痛，腿部的大筋，像是剪短了二寸，伸縮不得自由，只有忍不住哼哼而已，周王安慰幾句，遂即退去，這裏小劉還是不忘情，今天在球場之上，這場惡戰，康甯聽他談講很有滋味，到也減去許多痛苦，次日康甯由兩個校役扶他去換藥，回來時正值上午課畢，有許多同學來看他，都說這是光榮的負傷，同學絕對表示同情的，人是擠得滿室，好容易上堂鐘響了，大家方纔散去，康甯的希望不在這些男同學來看他，却時刻的，想着和楊美英見面，以便答謝救護之情，偏是楊美英始終沒有來看他，過了半月之久，他的傷勢漸漸復元，同時也把楊美英的印象消失了，因為功課不可久誤，不得已扶病上課，又過一個星期光景，康甯復舊如初了，並且漸漸的又在體育場上活躍起來，保定城裏的蓮池公園，百花盛開，規模雖較城外的曹家花園小些，却富有嬌小玲瓏之美，所以一般青春男女，都喜歡在禮拜這天，到那裏去散步，小王的家是住在城裏大吉巷，康甯晨起無聊，便騎了自行車進到城裏，想找小王一同到蓮池去玩，不料小王昨天晚晌由學校回家，到徐水縣看朋友去了，康甯撲個空，只好獨自轉到蓮池公園，把車存在園外，購票走入，見園裏翠柏蒼松，渾理蒼鬱，把春的姿色，赤裸裸的表現出來，尤其是跳躍枝頭的幾隻翠鳥，吱吱的唱着不叶調的春之曲，是時天纔過了一點，園裏平時沒有多少遊人，星期的遊人只不過比較多些，但是這時却只有他一個踏着草地，迤邐獨行，這公園內蓮池而命名，自然以蓮池為主體，若是到了仲夏之際，紅蓮滿池，蜻蜓翻飛，彩燕翩躚，到也把那夏之景點綴活潑生動，此時雖然尚無蓮臺可賞，河岸上却有一帶紫色藤蘿，在那裏支持這春的局面，藤蘿爲蔓生之花，美麗香艷，園丁細心手植，使它順序滋長，並且製了一座綠油木架，引導藤蘿蜿蜒攀登，綠葉扶疎，紅雲倍疊，此時已把藤蘿造成花洞一般了，凡是到這裏來遊者，沒有不爭先賞鑑紫藤蘿美豔姿首的，康甯信步走到紫藤蘿架外，仰

首瞻望，覺得神情氣爽，他想，我們學校裏倘然也有這麼一架可愛的紫藤蘿，每天必要在架下兀坐溫習我的功課，高起興時，唱一段賞春之歌，那是多麼寫意的事呀，想着之時，他已步入藤蘿架裏，瞥見不遠一座石鼓之上，坐了一個白衫青裙的女生，那女生面向外坐，垂着頭，在看什麼書本，面目雖然沒有看見，就這服裝看來，料着也許是本校的女同學，心裏想着，他的脚步不敢再向前走了，怔怔的，不知過去搭訕兩句好，還是閃開這裏好，猶疑的當兒，却聽女生口中唱着「萬里尋兄記」的歌曲，那聲音再低沒有了，而再脆細也沒有了，他聽到耳裏，心有些突跳，臉皮上也覺着有點發癢，湊巧忽然來了一襲春風，攢進他的鼻孔裏去，不由得哈喇一聲，打個嚏噴，不料驚動了那意態自得的女生，她回頭一看，後邊不遠有個男子站立，嚇得立起身子向對面小橋便跑，膝上放的書本掉在地下，都顧不得拾了，康寧認出那女生正是曾經救護他的那個楊美英，熱情沸於胸際，不由高聲呼道，「密絲楊不要怕，是我來了，」一壁呼叫着，一壁跑過去拾了書本，楊美英跑到橋邊，回頭看時，也認出是康寧了，便停住脚步笑道，「吓死我了，康先生的傷勢完全好了嗎，」康寧點頭道，「承問，我早就好了，本想和你見面致謝，偏是沒有機會，今天到也湊巧哩，」說時，楊美英已二次走回原處，康寧連忙把書送還給她，說道，「密絲楊也喜歡看謝冰心的作品嗎，」美英道，「這本書是和同學王淑嫻借的，裏邊作的很好，同時給我在國文的修養上很有許多幫助，」康寧把身子靠在木架之上笑道，「人們都是崇拜傀儡，不拘是什麼，一個人說好，千百個人就隨着說好，究竟好在什麼地方，誰也指不到中肯之處，尤其是關於文學上的作品，更是糊塗的了不得，都說新時代的女作家謝冰心文章脫俗，確有仙骨，在從先我也是受了宣傳的影響，買了一冊什麼什麼日記，看起來平淡無奇，如喝白水一般，勉強看到終篇，而我所得到的印象，也不過是一篇日記而已，從那回起我對於一般所謂的女作家

們，算是認得澈底清楚了，密絲楊現在看這書作爲消遣尙無不可，若說在國文的修養能得到很大的幫助，那似乎還是爲他人誇大宣傳，抑或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我的批評是偏見也未可知，「美英笑道，「康先生說得很對，但是，社會上沒有什麼好的讀物，也是一個問題。」康寧道，「解決這個問題並不算太難，明天我開一個書目給你，如果照樣買來讀看，那是再好沒有的了，」美英笑道，「謝謝你，得便就請楊先生介紹幾種書看，」說道這裏，康寧又打了一個噓噴，引得美英合合的笑起來，康寧臉也紅了，他向地下吐了口唾沫，注目再看，只見陽光從藤蘿的隙處透在美英的身上，無端的在她白衫之上，印了幾片花影，又兼美英本來生得白皙無瑕的面孔，映在紫色的藤蘿之下，那顏色美得再也形容不出來，愛之露滴入康寧的心脾，立時翻起他青春的熱火，所有以前懦弱的情態，完全被燃得消失淨盡了，他不待徵求美英的同意，便從那邊搬過一個石鼓來，想和美英併坐傾談，美英嚇得立起嬌軀，變顏變色的說道，「康先生，我們改天再談吧，」說着，掀開大步向北走去，此時康寧已被僵在這裏，只有兩眼發直，再也想不出應付方法，眼巴巴望着美英穿花履，走得沒有影子，停了約有二分鐘光景，才把手中端着石鼓拋在地下，摸摸腦袋想道，「我是沒有同女性接近過的，不知男女之間的接近還有這許多的不好受，我本想同他談談，再表示對她衷心感謝之意，不意竟惹她揚長而去，這分明是不樂意我了，我沒有答報她的恩義，反致決裂的地步，怎不使我悔恨呢，」想到其間，眼淚流下來了，思索半晌，最後決定追上前去，把自己的意思澈底表白出來，以免發生誤會，主意打定，他便緊緊的追出公園門外，楊美英已然走得沒有影子，他騎上車子，又狠命的向前盲追，在不遠拐角之處，果然被他追上了，比及距離四五步遠，他的脚下不敢再發動了，但是那車輪受了餘力的推動，已

有，忙把身子靠在牆角之處，兩眼望着康寧的臉，康寧剛纔臉上的眼淚，早被風吹乾了，此時和美英對面相看，不由悲從中來，一面流着熱淚，把車子靠在牆下，一面抱着兩拳悲切切的說道：「美英小姐，你能原諒我嗎，剛纔實在是我不對，可是我的心，却有比日月常覺得光輝，雖然我此時有口難辯……」話未說完，美英忽然烘出笑臉來，兩眼向地下看着，徐徐說道：「你真是活見鬼哩，誰有心怪罪你，剛纔這一席哀告的話，我到不知從何說起呢，」美英這樣答覆康寧，康寧腹中雖有千言萬語，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他用手掌拭着淚，口中只有囁囁着，美英反覺好笑，因說道：「既然沒有什麼話說，請你回去吧，不然被過往人見了，有許多不便，」康寧聽了，只得點點頭，遂推着車子，一壁同美英走，一壁說道：「今天的經過，希望你不要到學校去說，否則我便不能見人了，」美英笑道：「你有精神病嗎，今天的事，並沒有什麼可說的價值，同時我對同學們輕易也談不到這節，」康寧道：「我心裏到底放不下來，」美英道：「請你放心好了，」兩個人談到這裏，話都沒有了，默默的走了半里之遙，美英又說道：「前邊就是馬路，請你回學校去吧，」康寧道：「是的，但是……」剛纔在蓮池所說書目的事，她還要不要了，「美英氣得冷笑道：「我並沒說不要呀，」康寧搔搔頭髮說道：「有一篇書目在北京家裏呢，要用還得等過暑假以後纔行，」美英嫌他太囉嗦了，便連連點頭道：「好好好，暑假以後也可以的，我們明天見吧，」說到此，不待康寧講話，他便扭身向東走去，走了不遠，她想回頭看看，不料康寧仍然扶着車子，在那裏痴望着，引得她不由向康寧點頭笑了一笑，然後轉身走入小巷去了，康寧本來已是神智不清，語無倫次了，加之美英對她的臨去秋波，神魂越發沒有定主，騎在車子上，只是想着，美英這個同學，內心怎樣，真是使人捉摸不清，她的笑是那麽甜，她的怒是那麽溫，說話的聲音是那麽清麗，走路的姿態是那麽健穩，她的一切，可以說得沒有不合條件

之處，假使天從人願，能和她結婚，這一生的幸福，當然永無窮盡的了，想到此處，忽又轉念道，「夢想啊，剛纔她的動作，處處都是以表現出對我憎嫌之意，求多談幾句話都不可得，還講什麼結婚，」想着時，前面忽然有一輛汽車風馳電掣而來，今路是狹窄的，又兼他的精神恍惚，汽車嗚嗚一叫，不知怎麼閃躲纔好，手忙腳亂，眼一失神，連車帶人一齊掉在公路下邊去了，幸虧公路的路面，距離土地，高出三尺有餘，地上生着一叢叢的無名花草，摔在上面，身子到覺得很舒服，只是兩隻手掌已粘上許多清苔，是時路上行人，見了此景，便跑來三四個扶他起來，問道，「摔傷了沒有？」康寧道，「只要她不嫌棄我，摔傷了也沒關係，」行人見他兩眼發直，上言不答下語，不由笑道，「你被汽車吓迷糊了，躍一躍也就好了，」又有一個人把自行車替他抬過來，康寧謝了那人，仔細察看，前邊那車輪被擰斷了，不能動轉，遂把那車平放下來，用腳狠蹬，好容易纔弄得舒展過來，抬頭再看，剛纔那幾個行人已然走得很遠，他想人家熱心救護，還沒有說幾句感謝話，於理殊有未合，無怪楊美英不喜歡我，就是路人也未必原諒我這次失禮之罪，他越想越覺遺憾，於是便忙着登上七擰八歪的車子，追上前去，眨眼之間，那幾個行人被他追上了，遂高聲說道，「謝謝幾位走路的先生們，」那幾個人見他來了，便也笑着答道，「不要謝，你的車子好了嗎？」康寧道，「勉強可以走了，好在一會兒就到學校了，」內中有一個人問道「你是什麼學校的，」康寧道，「育才中學」，那人道，「是黑窩莊的那個中學嗎，」康寧笑着點頭道，「是的，」那人笑道，「已經走過一里多路了，再往前走，豈不越走越遠嗎，」康寧聽了，舉目一望，但見炊烟寥落，綠野平疇，不是往黑窩莊去的道路，不由一怔，忙着掉轉車把，向眾人說聲再見，復又循着原路，返回學校裏去，因為這一路勞苦，和跌了一跤的原故，遂到浴室去洗澡，洗罷之後，又吃過晚飯，宿舍的同學纔漸漸有從外邊回來的，說說笑笑，很不

寂寞，待到熄燈時候，小劉已沉沉睡去，只有康寧躺在床上，心緒紊亂異常，他平時對於女性向不研究，今天驟然逢到楊美英這場哭笑不得的賜與，越發在心靈上感到意外的空虛，女人也和男人是一樣的，怎麼她的一喜一怒，居然能够影響到我的內心深處呢，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呢，他睜眼望着爬滿月光的窗紙，耳鼓中聽着茶几上走着步伐齊整的錶聲，想安睡，也不可得，偏是小劉睡在那邊床上，夢話咬牙。雙管齊下更使他無法安神，思潮起伏，萬事都到心頭，他想到明天楊美英到學校，也許把今天的事報告教務課，給他一個嚴厲的懲罰，他想到美英也許允許婚事，和他成爲永久夫婦，又想到怎麼組織小家庭，又想到父母每月要供給他們若干生活費，越想越有意思，索興一絲兒瞋意都沒有了，直到天明，小劉起床了，他纔有些倦態。但是大家都忙着準備上課，他怎好落後，遂即勉強起床，勉強到教室隨衆去鬼混，原來財色二字最容易玷污了人們的潔白心版。尤其是色字，更甚於財，而況康寧又是一個初解風情的處男，更是儘不得愛浪的激盪，神魂顛倒，當然是意中事了，下課之後，他不到飯廳去用膳，就在院中花園的前邊來回亂躑，他的意思，就是等着楊美英從花園過時，雖然不便多談，看一看她面上的情形，也可以明白對方的意旨。有這個打算，所以他的肚皮，也不知道仔細去照顧，正在痴立之時，忽見楊美英和一個女同學由西邊綠油月亮門裏躑了出來，看那方向，確乎這花園是他們必經之路，他心猛的一跳。通身肌肉都覺緊張起來，如果就大大方方的等在這裏，覺得不甚妥當。如果即時走開，我在這裏等候多時，又是爲了什麼呢，心裏正沒主張，忽然小王在他背後說道：「小康，現在有人發起，集合保定各校健將，組織一個足球隊，練習三個月後，到北京和燕大清華輔大去比試，不知你有志加入沒有，」康寧本不願聽這些話，但是又不好作答覆，遂轉身回道：「我沒有意思加入，」小王因爲還要向旁的同學去宣傳，所以說完就走向旁處去了，康寧在和小王說話的當兒

，楊美英和那個女生早從花園前邊走出校門外面去了，康寧坐失良機，心裏不住暗罵小王該死，失望之火，激動他的兩腿，身不由己的追出校門以外，但見美英和那女同學併着肩跪在網球場裏，他不好走過去，就在道旁一塊很乾淨的白石上坐了，手中翻閱着講義，兩眼却釘住了美英的背影，他的心又在胡思亂想了，他想，假使我要是那個女同學，和他併肩散步，是多麼有趣味的事呀，思想之時，楊美英已和女同學踱到球場的南端，復又折了回來，她倆走得越近，康寧的心裏越是跳得厲害，最後他坐不安穩了，把身子立起來，已和美英目光接觸了，他不由的喊了一聲「美英」，美英很大的答道：「康先生有事嗎？」這一問又把康寧問住了，張口結舌，半晌纔答道：「沒沒沒事，」美英不再答言，便和那女同學，踱入校門去了，康寧又被僵在這裏，和一尊大理像差不多，正在沒個下台之際，湊巧小王來了，問他在這裏幹什麼，康寧忙答道：「想打會兒網球，」小王笑道：「快上課了，還打什麼網球，」康寧順勢說道：「那末，下午下課之後再打也好，於是他便隨着小王，二次返回校裏，康寧自和美英接談之後，他的靈魂散漫得沒了歸宿，什麼事也幹得沒有興趣，本來目的，是奉着父母之命，來這清靜所在求學，不料此時，他聽見了上堂的鐘聲，就會給他道身不快的感應，美英和他見面時，頂多點點頭，說兩句話，此外康寧毫無所得，因為美英對她如此不即不離，他追求她的心情，越是熱烈不可抑止，這樣過了一個多月，情形一點變化沒有，同時康寧的腦汁，已然枯涸了，精神也頹靡不振，功課不願上，飯也不喜歡吃，往日雄壯的身軀，却現出形消骨立的姿態，小劉和他同居住，見他一切生活改常，不但閑話懶得談，就是運動場上，也少有他的蹤跡，這天又是星期，小劉特意約他進城去看電影，以便問問他心裏到底有什麼不可解決的事，康寧焉有這個閑情，現在他只希望一生沒有人同他講話，成天際坐在無人之處去消耗腦汁，因此，他便回絕了小劉，小劉笑道：「好在



我們是同學，情感如手足，不到電影院去，在這裏談談也未嘗不可，你近些日來，情形轉變得厲害，像是有什麼疑難大事似的，究竟是怎樣一個事實，你能不加半句虛言的告訴我嗎，」康寧見問，遲了「遲說道『我沒有心事，只是心裏不快活，不知是有什麼病，』小劉吸了口氣道，『不對，不對，我想事實不會這麼簡單吧，』康寧見他一定逼問，他如果想果把心事說出來，不但對我沒有幫助，反約有害，況小劉那張嘴，又是到處談談，假使被他知曉，豈不更沒希望了嗎，想到這裏，決心不吐一言，小劉誘他半晌，沒有結果，便穿了上身，自己到城裏去了，室內清靜了，他便躺在床上，反而思索怎樣掃除這個苦惱，同時他斷定對楊美英一切希望，完全付諸縹緲之天，心中一團火燄，被澆得絲毫熱氣沒有了，他的腦筋既已得到片刻冷靜的休暇，因而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他想，父母是將近五十的年紀了，除我一人之外，再沒有子女，他倆對我將來的期待是何等重大，懇摯，他們因為避免我染上都市的惡習，纔仔細研究，使我到這清廉的僻壤，用心攻讀，老人是這樣殷殷希望，我應當如何發現我的天良，奮志讀書，不料近半季來，爲了追逐一個女同學。使我荒廢了學業，我真對不住我的父母，更對不住上帝賜予我這七尺之軀，我不如校院裏的黃狗，能够爲它主人守夜，我不如簷前的麻雀，唱一支嘯子，給愛它的人聽，宇宙之大，前途茫茫，我真的就這樣囫圇吞棗的把寶貴的光陰虛度過去麼，想到此，他的淚水，已從眼眶裏溢出，越過了上下睫毛，很急的流在耳際，肉皮被淚水浸得發癢，伸手便向枕頭底下去摸手絹，不料被他摸到一個又硬又滑的東西，抽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個赭色的信封，上面寫着幾行極秀麗的藍色鋼筆字，當他淚眼昏花看時，鼻孔裏還嗅到一股溫柔的香氣，怎不使他猛的坐了起來，來不及去找手絹，忙用右邊的襟袖拭乾了淚水，仔細一看，上面寫着一冒呈康先生一下署一個「英」字。這分明是楊美英的手翰。他驚喜的幾乎把床板跳折，無暇研究這信怎樣來到

宿舍裏面，急忙用手挑開上邊的封口，拈出一張杏黃色信箋，只見上面橫文寫道，

康先生，我在未寫信以前，何嘗沒有顧慮到，你要怪我冒昧，你要卑視我是一個行爲不檢的女性呢，然而，我是一隻沒有生路的羔羊，在田野裏遇到了猛虎的威脅，它的炯炯目光，把我作了視線，它火盆似的口，把我當作了食糧，樹葉陰森，荒山槽陌，我想飛出這危險的境地，恨未生出雙翅，我想逃開它的羈絆，又尋不到可走之途，我失了中心主宰，迷了方向，我在萬般無計的氛圍裏，不得不向你哀懇求援，康先生啊，我的魂魄都化成青烟了，

康寧看到這裏，他心裏立特奏出三個懷疑之曲，當他看到前段之時，以爲美英這信，是在向他發布哀的美教書，看到中間，似乎又給他心腹上加了一層極厚的黏液，看到最後，他猜不出美英竟有什麼事故，越發糊塗起來，有這三層疑點，後邊的信，當然要留神繼續去看，偏是這張信箋太短了，後面雖尚有字跡，但是文詞已不如他理想之多，只爲這麼幾句，草草的結束了這篇信文，

我心裏的話，不是一言半語可能罄盡，我身邊的危機，隨時就可以爆發，我不想尋一個弱者的短見，只想求一個智慧和經歷在我以上的朋友，給我開闢一條萬全的生途，熱心的康先生，明天是星期日，下午三時，蓬池公園的藤蘿花下，能賜我一談嗎，祝

您晚安，

英淚書

康寧看到上面寫着「明天是星期日」六個字，知道這信是昨天就送到的。後面又有祝晚安的話，更可以斷定是昨天晚晌來的無疑，這個哀婉淒絕的約會，他焉能不去應邀，方纔那一闋天倫的心曲，早已歸於沉寂了，看看手錶剛好是兩點一刻，此時趕到城裏，還不至於爽約，於是他便穿了一件竹布大衫，把那信鄭重的擽在制服的褲兜裏，騎上車子，一條線似的，來到蓬池公園，照例存了車子，購

票跑入，因為是殘春的時景了，天氣融和，遊人比前月增加了一些，他無心觀看那些情侶的鶼鶼遊遊，一直的來到藤夢架下，見那裏長椅和石鼓之上，已坐滿了男男女女，態度閑靜，都在那裏領略這春的美景，但是他用目洒了一遍，又從這邊藤蘿架下，穿過那邊去，都沒有見到美英的芳影，他的疑團勃起了，暗道，「莫非約的不是今天，」想着時忙把那信掏出展開再看，明明是今天，難道美英故意把我開玩笑，復又細看後面結尾那句，是「能賜我一談嗎」，似乎帶些不肯定的樣子，但是如果待我答覆，那時已是來不及了，雖然這樣思索着，終于使他墜入五里霧中，他把那信二次藏在兜裏，又從大衫兜裏掏出手絹，擦拭頭上的大汗，他想，美英此時還沒來到，也在意料之中，他心裏緊張之血，漸漸平復下去，不便在這裏逗留，遂一面四下望着，一面沿着河邊向東慢踱，只見面前十餘丈之遙，有一座紅色小木橋，岸上假山石經過工人精巧的技術之後，遠望居然帶出峯巒疊翠的意味來，加之兩岸柳線連綿，杪頭點水，惹得幾隻玲瓏小燕，上下翻飛，留戀不忍離去，他看到這個情景，不由暗叫道，「好一幅天然圖畫呀，假使立在合法的角度裏，利用俯視，攝他幾張照片，不知要怎樣值得欣賞呢，」心裏想着，足下加緊了幾步，預備走到小橋之上，仔細吸收這自然的空氣，不料他剛轉過假山石登上木橋，猛的一眼，見楊美英倚在橋欄之上，正向他含笑相迎，他反到抽了一口氣，忙跑過去笑道，「美英，妳怎麼在這裏呢，」美英笑道，「我本來是在我們約定的地點候着妳，因為那裏聚集的人太多了，所以纔轉到這裏來，實在對不起的，」康寧平日所得到美英的表示，只是半冷不熱，甚而也有冰冷的時候，今天忽然承受着她這一副像盛開的桃花之面，怎不使他感着侷促不安，同時又想到前回爲了移動石鼓，想和她坐近一些，居然惹她負氣走出園外的事，此時餘味，尚堪咀嚼，今天雖然她很歡迎我，是很榮幸的，可是在動作方面，仍應加一番小心纔是，有這一想，他又向後退了兩步

，美英很明白這個意思，不由噗哧一聲笑了，說道，「康先生不要這個樣子，我今天對你有事相求，請近前些，也好談話，」康寧直着眼搖手道，「不不，這麼說我已經聽得見了，」美英見他如此呆頭呆腦，越發覺得可笑，遂說道，「這裏沒有什麼遊人，我們就倚欄談話，也覺得非常藝術呢，康寧聽到藝術二字，觸動他要賞鑒春景的心情，這纔徐徐把身子靠在紅橋欄上，注目向下一望，碧水長流，被春風吹得起了層層的皺紋，裏面反映出浮雲烟樹的美麗之影，他的精神立刻感到無上的愉快，因指着說道，「美英，這水中的倒影，比真實的景物，更加倍的藝術起來呢，」美英嘆氣道，「可惜，我把這美景給辜負了。」

## 第二回

柳岸訴愁腸珍珠線斷  
蓮池訂白首蛙蝶情深

### 第二回

康寧聽了翻眼問道，「是什麼原故，」美英悽淡的說道，「我的內心裏已如火焚，生死都繫諸一念之間，那有閑情，注意這不能解決我困難的春景啊，」康寧道，「到底妳心裏有什麼難題，不妨詳細的談一談。也好想個補救的方法，」美英聽道這裏，把頭低在橋欄外邊去了，那橋欄本來建造的十分堅固，但在康寧眼中看去，覺得再危險不過，他惟恐橋欄折了，把美英摔在河裏去，心直管亂跳，一面等候她講話，約有十分鐘光景，美英的口中，半個字也沒有說出來，但見碧色的水中，只管畫着大圈，套着小圈圈的圖案，起初以為有魚在水裏游泳，及至仔細一看，河心裏生得層層綠草，都可一眼望見，却沒有一條魚的踪影，他要考究那圈圈的來源，扭頭向美英看去，原來那水中的圈圈，正是美英眼淚墮下所擊成，他向來不曉得女人怎樣施以溫存，到了這個場合之下，越發使他無所措手，又兼

遊人不斷的從他們背後往返的經過，除了心要從口裏跳出以外，再也尋不出話來安慰他，他急得撓耳抓頭，畢竟急中能够生智，便結結巴巴的說道，「美英，不能扒在橋欄上，很是危險啊，」他說完了，臉就紅了，可是美英並沒有答言，水中的鬪兒，却現得格外緊密了，同時他也看出美英在他說話之後，淚珠兒索興和雨點一般的落下來，康寧見她如此，覺得更沒有辦法了，有心過去把她扶到旁處去，第一，恐怕美英不接受這番好意，第二過往遊人這麼多，他確不像一般老練的戀愛家，把這手兒做得那樣冠冕堂皇，他在沒有處置辦法之中，只有陪着落下淚來，他不會飲泣，哭起來就有嗚嗚的聲音，雖然他還在狠命噎着自己的呼吸氣，美英聽見哭聲，他扭過頭來，運動瑩瑩的淚眼，向康寧一望，因說道，「康寧，你有什麼傷心事也哭起來，」美英拭淚道，「我沒有傷心事，因為見妳哭了，我也想哭，我現在向妳要求兩件事，」美英用銀色小手帕子也拭着淚說道，「你要求什麼事，」康寧道，「第一，請妳不要再哭了，第二，希望妳即時離開這橋，以免危險，」美英聽了，吸了口氣道，「你以為我要投河嗎，這是太不知道我個性的錯覺，自殺是弱者的手段，奮鬥總是我們處在人世間的本職呢，」又說道，「請你放心，無論我處在什麼險惡的環境裏，決不會忘生自殺的念頭，」康寧道，「既不是想要自殺，哭又是爲了什麼呢，」美英道，「哭是奮鬥的先鋒鼓號，請你不要誤認是弱者的悲鳴，然而我心志任是如何堅決，究屬是個女性，社會上沒有女性可以暢意伸縮的地位，遇了應當實行奮鬥之時，還須仰賴男性的幫助，我的父親早已故去了，我的母親年老而無成見，只有一個哥哥，他不但不能幫助我成功，而且正是蓄意摧殘我的魔鬼，我除此以外雖然還有許多男性的親友，可惜他們都是葛天氏之民的頭腦，一向是醉心協助強有力者成功的，絕不肯給弱者伸一臂之力，如何是好呢，我覺得此間對我能表同情，只有你一個人，然而，我這話說得未免有些冒昧吧，」康寧聽她婉轉的

說了這一席話，始終摸不着頭腦，只有美英希望他幫助的意思，算是完全聽明白了，遂大聲說道，「美英，你不要傷心，我願意作娜一個差弁，我願替你任重負遠，就是要我替你死我也甘心的，」話未說完，美英忽然跑到他的面前雙手抱了他的左胳膊，悲切的說道，「寧，寧哥哥你真的甘心幫助我嗎，」康寧一向沒有接近過女性，如今受到美英的接觸，像有一朵牡丹花兒，從口腔掉在心坎裏去，溫馨的感應，他失去了靈魂，忘掉了一切，不由自己的用右手緊緊的按住美英的香肩，因為兩人的眼淚仍在不斷的流着，所以她倆覲面相觀，彼此都透視不清了，康寧道，「英妹妹，娜有什麼心事，快些說出來吧，我心裏像是着了火了，」美英用手怕替康寧拭拭左右眼淚，又擦擦自己的眼說道「河岸那邊有長椅子，大家坐下來，也好長談，」於是兩人相將着離開小橋，繞到假山石前邊的岸上，併肩在長椅上坐了，美英未從說話，先向康寧面上觀察一回，見他忠懇心情，盜諸眉宇之間，這纔開口說道，「說來我的命太苦了，兩歲就喪了父親，父親生前曾任國家要職，後來因為避亂，纔逃到保定來，我們的原籍是湘南人，只有我生長在保定，哥哥是一個熱中做官的，平日就喜俯拾家父的遺威，和一般官場中人走動，自從河北省政府移到保定之後，他的活動力越發加強起來，固然爲了自己前途打算，又兼逢到如今的混濁世界，不如是那有出頭之日，母親終日盼他成功，我也不會加以反對，不料他爲了積極進取的結果，居然要把我送給一個五十多歲的廳長作第三姨太太，」康寧聽到這裏忙問道，「娜沒有表示反對嗎，」美英繼續說道，「我當然要表示反對的，初時未敢露骨的駁他，只說女性終于是要配偶的，一則我的年紀尚小，二則正在求學時期，關於婚姻的事，最低限度，還須三年以後，我哥哥聽了這話，大不謂然，說廳長在一個宴會裏看見了娜，愛的不得了，廳長說結婚以後，仍准娜求學，我說這是將來的話了，目前我不需要結婚的。他說你不需要結婚，我需要做官，父親死了之後，」

留下的錢都花光了，眼看家裏不能支持，等妳需要結婚的時候母親也餓死了，我說謀求生活的方法不僅只是這一個，何必爲了做官，要把妹子送給人家當姨太太，難道做官的都是這樣卑鄙無恥嗎，他認爲我是罵他了，立時把兩眼立起來了，經家母勸他，纔算完事，這是一個星期以前的話，自從我倆衝突之後，他雖然沒有進一步的表示，但我已覺着身邊十二分的危險了，母親又成天際在我耳邊嘵嘵說，說嫁了廳長立刻就是太太了，使奴喚婢，汽車洋錢洋樓隨意享用，同時母親的暮年也得到安慰了，哥哥的官廳也能大大的過起來，豈不三全其美嗎，」說到這裏，康寧氣得把腳向地下搓着說道，「享用，做官，都是片刻的幻夢，婚姻關係一生的幸福，豈能輕易作這犧牲品，尤其是這種不合法的結合，實在有堅決反對的必要，」美英道，「寧，你真是我的知心者，怎麼我倆的意見一致呢，」康寧道，「父母主婚，已是不合於現代的邏輯，強制把青春的少女配給行將就墓的官閥，尤其悖乎人情，最可恨是，爲滿足一時慾望，不顧妳的終生利害，率爾爲之，不但妳本身要反抗，就是社會上一般富有性靈的也要聲援妳的，」美英道，「反對，自然是我的應行的手段，但有一件，家母受了家兄的蠱惑，也在拚命對我施用着威脅，從，不啻自投墳墓，不從，又陷於不孝，有這個問題蘊藏其間，怎不使我心中難過呢，」語至此，她的熱淚又流下來了，康寧見他如此，不由的又陪她哭了，他倆處在這廣袤園地裏，痛切的談着心事，忘却了彼此以前羞却的心理，更不管遊人對他倆的觀視，實在，達到這種嚴重的問題在前面，傷心尚且來不及呢，誰還顧得那些不相干的閒事，因了他倆緊張情緒的激盪，花兒垂下頭去，鳥兒也在狠命的唱着奮鬥之歌，半晌，康寧纔說道，「毫無羞恥四字，令兄可以當之無愧了，不過這是你倆的家庭細故，外人是無插足的，但在我們青年人同情的義氣上，我決意幫助妳的，究竟怎樣把我加入這個漩渦裏去，我一點主見都沒有，一切都願唯妳之命是從，」美英道，「我爲了解

決這個問題，連日在肚裏思索，最後決定一個移花接木之法，不知你肯答應否，「康寧連連點頭道，「可以，萬死也不敢辭，」美英聽到這裏，把頭低下來，口中只管呻吟，康寧等得不耐煩了，便問道，「你到底有什麼主見，」美英斜看了他一眼，紅着臉道，「你能不顧一切的答應我嗎，」康寧道，「能，」美英道，「這話教我實在難以出口，」康寧道，「我明白了，妳一定需要我去和令兄發生一次舌辯，」美英道，「不是的，」說着她又哭起來，康寧的個性，本是極剛毅的，焉能儘得這樣柔弄，一疊連聲的又問，最後美英被逼無法了，纔說道，「我打算請你堵擋這一陣，我回家去時，就聲明咱倆已經定了婚了，那廳長一聽，就會打消了那個念頭，不過，這個主意對我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只恐怕於你的妨礙太多了，」康寧聽到前半句，心中的血液，已如鼎沸了，一個頭顱像是放在籠屉裏蒸起來，熱，紅，出汗，耳鳴，種種毛病只管擁了上來，他口中啞啞着，再也說不出半句話，美英也覺剛纔的話，說得太冒昧了，於是也羞得低下頭去，越河的春風，吹翻了他倆的頭髮，潺潺的水聲，捲起層層的波紋，對他們的婚姻問題，好像也很感到無窮的興趣，尤其是康寧心中，沒了頭緒，思索半晌，又偷眼看美英，見她的眼淚把腮上的肉色襪筒，都滴得濕了，只得徐徐說道，「英妹，妳還有比較帶些彈性的法子沒有了，」美英懶洋洋的說道，「我已經顧慮到了，如果這個方法使出去，一定影響你的終身幸福的，」康寧搶着說道，「這是妳誤會了我，我之所以遲疑不決的，惟恐爲了這一時的義奮，貽誤了妳的終身，假使妳衷心樂意和我訂婚，在我個人着想，那實在是無上光榮哩，」美英聽了，忽然破啼兒笑了，斜眸說道，「我只求你從黑暗的氛圍裏，將我救出來，此後一切，我都情願同你共享的，」康寧此時，心裏不知怎樣好，覺得天地都有些變色了，他緊緊的握住美英的手，兩眼直直望着她以淚洗過的面，愛的心情，只管絲絲的從眼窩裏射到美英的通身上下，因又說道，「英，妳不後悔嗎，」美



英道：「我不悔，我願把我的生命體膚，完全交在你的掌握。」康寧道：「我也願意爲妳犧牲一切，妳回去就這樣報告家裏好了，設若不幸發生了私人的交涉，或是公堂興訟，我決不稍示畏縮之態的。」語至此，挺身立起來，握着兩拳，作出意欲搏擊之狀，美英道：「好好，我倆談得時間不少了，改天再續談吧。」說時，一面用手帕擦着眼淚，一面和康寧沿着崎嶇的花徑，向園外踱去，康寧道：「今日真是我們一個可資紀念的好日子，尤其是妳給我那封信，再有價值不過的，不知妳用什麼方法可以投到我的宿舍裏去。」美英笑道：「你的住處，我早就調查清楚了，我那信寫好之後，本想付郵，一則恐怕輾轉遲延日期，二則，學校的通例，凡是學生的來信都須經過本校事務課檢查的，倘若被他們發現了，如何是好呢，思索再四，決定在宿舍門外約你出來，秘密手交與你，偏是只見窗紙上人影搖搖，不見人出來，等了好一時，纔見一個人開門走出，手裏拿着一條毛巾，是到浴室去的樣子，那時雖然昏暗，借着月亮亮的電燈之光，也看出是姓劉的同學來，他走出月亮門去了，房門沒有鎖，屋裏電燈依然是那麼亮，我估量你必一個人在房裏，我想開門把信送進去就走，及至開門之後，室裏一個人都沒有，這個機會更好了，又見對面支着兩床舖，一邊牆上懸着你的半身像，我便忙着把信放在那頭枕的底下，跑出來幸喜沒有一個人發覺，最使我慶幸的，就是那封信並沒有錯送到劉同學的枕下去，」她說到這裏，得意的笑容，整個的烘托到臉上，方纔的悲哀情狀，一絲兒也沒有了，說也奇怪得很，男女兩人在未訂婚之前，各自妨嫌，各自忌憚，兩顆心像分着糊在兩個牛皮紙包裹，既訂婚後，「首先減去浮泛的客氣之詞，繼而兩心溶化在一起，立時牢牢的鑄成一座鮮紅色愛之塔，」看來似甚嬌嫩，擲地則作金石聲，縱你加諸斧鉞，也休想分得開來，由此可見，愛神的魔力，委實有不可思議之妙，他倆發出園外，康寧仍是推着自行車跟隨，美英催他回學校去。康寧捨她不得，遂說道：「我送

妳回家去不好嗎，「美英搖頭道，「不好，因為今天是星期，同學們都到城裏來玩，我們走在路上。被他們撞見，有許多不便，」康寧聽她顧慮得很是，只得說道，「我們還是分開走吧，妳家庭發生什麼問題，希望早些告訴我，也好準備，」美英點點頭，便走入小巷去了，康寧高高興興的騎上車子，走未幾步，那車走不動了，回頭一看，却是小劉在後面和他開玩笑，用手抓住他的車座，他忙着跳下來，紅着臉說道，「回學校嗎，咱們一同走吧，」小劉噙着兩隻小眼說道，「跟我一同走有興趣，」小劉遲遲說道，「那末，我今天約你進城來玩，怎麼推托呢，可是我走之後，你又自己跑了來，」康寧道，「因為你走了，我在宿舍裏發悶，所以無聊的又進城來，實在對你不起，」小劉聽到這裏仰頭哈哈大笑道，「你真會說話，雖然是假的，說得和真的一樣，」康寧道，「本來是真的麼，」小劉瞪眼說道，「放狗屁，再不吐出實情，就以武力對待，」康寧聽他說話有因，不敢強辯，忙說道，「你看見我什麼了，」小劉道，「我看見你和楊美英在蓮池旁邊的長椅上坐着，有一個多鐘頭光景，你倆一塊兒走出來的，我本想過去和你們談談，爲了顧全美英面子，所以始終隨在你們的後邊，不料啊，狡猾的小康，尙敢在我眼前，充好人麼，」一席話，說得康寧閉口無言，又見小劉丁字步站定，通身的筋肉似乎都緊張起來，論實力康寧若與小劉動武，不見得就會甘敗下風，一則這不是動武的事，二則康寧好鬥的心，早被美英的愛情之火，煉得絲毫勇氣沒有了，他平日好動的心理，此時已變成了愛美的觀念，做一套什麼顏色的衣服，能够使美英看了滿意，怎樣把手臉修飾得清潔了，給美英看着怡神，假使和小劉動武，萬一傷了臉上的皮膚，豈不教他看了傷心麼，有這一想，反到作出絲羊的態度來，央告道，「劉明，你放了我好不好，我實在慚愧得很，」劉明道，「這是空話，同時也不是我希望聽的，我所要你說明的，就是你倆的一切經過，完全對我公開了，否則，輕者武力相見，重者到學校給你宣布宣布，」康

寧處在這個環境裏，恨不得地下有個縫兒鑽進去，只得說道，「你不要發燥，我們的事，一定澈底的告訴你，好在我倆住在一個房子裏，有多少話不能說，何必在這裏呢，」小劉道，「怕你不說，」他倆一邊說着，一邊走，到馬路上小劉纔僱上洋車坐了，康寧騎着車子在後跟隨，他想，我們的事，本來怕人知道，偏是剛有一些動作，就有人知道了，再巧也沒有了，難道小劉真就不客氣，給我們宣布出來麼，一路想時，已到校門，和小劉來到宿舍裏面，已是黃昏時候了，劉明脫了上身說道，「小康，你真不够朋友，今天在宿舍裏怎樣問你，始終不吐一言，在蓮池公園把你們的事，看得清清楚楚，還想狡展，你這種動作，未免稍欠光明，你們的事，如再瞞我休怪我不客氣了，否則，我絕對給你們嚴守秘密的，」康寧抱着雙拳說道，「劉明，你說話請小一點聲音，提防着被旁的同學聽見，我和楊美英，原來沒有什麼情感可言，由春季球賽，我在足球場上受了傷，曾蒙他救護，因此纔談話，見面纔彼此打招呼，這原是人情之常，無足深怪的，今天我和美英遇到一起，她談起她的家務來，纔知道她現在已墜入一個險惡的山淵裏面，正急切的等待着俠義肝腸之士，前來援手呢，」劉明聽到這裏，把身子移近康寧的床邊坐了說道，「我很想聽聽楊小姐最近家庭的遭遇，如有用我之處，我是絕對義務帮忙的，」康寧道，「因為這救護她的大任，已然放在我的肩上了，深恐一人之力有所不及，你如果同情我們很希望請你帮忙的，」劉明道，「扶助弱小，是我們青年人的天職，只要我把事實明白了，斟酌情形，好歹也能盡一些微力的，可是千萬不要用謊言矇騙我，」康寧道，「我一定透澈的說出來就是了，」於是他便把楊美英今日所述家庭狀況，及不得已訂婚的經過說了一番，小劉聽畢，先拱手笑道，「恭喜老兄今天訂婚，」復又說道，「關於楊小姐的問題，由你橫身堵擋一陣，這是再好沒有的了，你要明白我的個性，對於忠實的弱者，我只有竭力幫助，決不下井投石作那不人道的勾當，

以後的事，由你去進行，不論什麼時候，有用我之處，一定誠心協助的，」康寧道，「有你這一句話，我心裏好像有了主宰了，」說到此，又拱拱手說道，「還是那句話，請你千萬給我們保守秘密，」劉明道，「這一層我敢以人格作質，」兩個人由於楊美英的問題，有了說話的題材，吃完了晚飯之後，兩個分別躺在床上，繼續還是談論這回事，直到熄燈了，方纔走入夢鄉，劉明脾氣雖然不好，確實人格不差，自從知道康楊的關係之後，在精神方面已然充分的表現出援助的意思想來，劉康見面不提此事便罷，談起來劉比康還顯得鄭重其事，這樣康寧怎不把他引為知己呢，至於康寧和楊美英，在學校遇見時，彼此還像以前的打招呼，表面依然保持着不即不離的原狀，所以同學方面，除小劉一人外，再沒有曉得這件事的人了，又是星期六了，一部分同學都準備畢業考試，康寧雖然未到畢業學期，暑假考試的功課也很需要預備的，只是這一季的功課就慢了許多，想要溫習，却感覺無從下手，在上午第一堂上過以後，想回宿舍把講義整理一下，他剛走到月亮門地方，忽見美英立在面前一顆白楊樹下，旁邊再沒有一個人，他連忙走過去，含笑說道，「美英，妳怎麼立在這裏，」美英也笑道，「我在等候你呢，」康寧一聽這句，脊背上覺得一陣發麻，連着嚥了幾口吐沫，下旬不知怎樣答覆纔是，口中唔唔着，兩隻手也不知放在什麼地方好了，美英繼續說道，「我想明天下午三時，咱倆還到蓮池去玩，不知你有工夫沒有，」康寧忙答道，「有有有有有，」美英笑道，「不要失信啊，」語畢，她便轉身跑得沒了影子，康寧立在那裏像一尊木乃伊屍體，通身知覺完全失去了作用，立了好久，他忘了起初爲什麼來到這裏了，他兩眼只呆呆的望着草茵上幾隻飛着的彩蝶出神，直到上堂鐘響了，他纔折回教室裏去，下午沒有功課，他只好在宿舍裏整理書籍，小劉見他如此，心有所感，也隨着整理，因說道，「這一學期我的功課纔糟糕呢，什麼都忘了，連筆記都沒有寫，」康寧道，「不用提了，我比

你更糟，」小劉道，「好在教員們對咱們都有面子，考的時候好歹也能給六十分，」正說着小王拉門進來了，見他倆如此忙亂，已然明白了，便大聲說道，「你們怎麼也幹這傻事，考的好也是及格，考不好也得及格，假如把我們留了班，於教務主任的面子上也不好看，無論咱們的功課怎樣壞，他們爲了保持飯碗起見，不得不顯示在教務方面有成績，既想弄點成績，咱們每個人都能及格，放心吧，還是打網球去，」康劉二人聽了這話，不好不敷衍面子，小劉便先說道，「不預備也好，留了班咱們再混一年，」康寧本來無心幹這勾當，此時也就趁勢放下手，是時小王已拉着小劉，拿了拍子走出去了，康寧也追隨在後，因問小王道，「你組織的足球隊怎麼樣了，」小王道，「大家都觀望着，不敢到北京去，就攔到了考試期了，所以把那事暫時擱淺了，」說時來到球場，小劉讓康寧打，康寧搖搖頭，於是王劉就在場裏打起來，球打到場外邊去，康寧便充了義務揀球員，固然小劉小王隨時對他道着，「騷兒瑞，」時間大了，他在場外跑來跑去，比打球的還要費力，他實在跑不動了，便在離着球場邊線十餘步遠的草地上坐下了，口中喘着氣，頭上的汗像水一般的流下來，小王小劉不好再請他受累了，只好遇有出場的球，自己去拾，康寧在那裏坐了約兩三分鐘光景，氣已不似先時那樣喘了，心氣一經平定，幻想又映了出來，他想，假如和楊美英併肩坐在草地之上，由小劉給照個甜蜜之像片，那是多麼寫意的事呀，他正在幻想之際，不料那球兒有意和他開玩笑，忽然從奧賽線裏高高的飛出來，不偏不斜正擊在他的頭頂之上，事出倉促，他也未曾提防，怎不把他嚇得一身盜汗，口中不由的喂了一聲，引得小劉小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康寧的頭雖然非常疼痛，碍於面子關係，不好表示什麼顏色，反到左手捂着頭，一面跑過去把球拾起來，照舊拋到場裏，那球是小王打的，又一疊連聲的道着「騷兒瑞」，康寧也連說沒有關係，但是他心裏想，今天太不幸了，怎的叫那鐵般硬的網球砸了一下

他又坐了一會，見劉王二人打得更高興了，同時又有十幾個同學也來參觀，他便趁這空兒跑回宿舍去了，他經過愛之露的浸潤之後，愛美的觀念，不由的感到了十分興趣，一向不注意的頭髮，今天想起整理了，遂到西上城一家理髮店去理髮，準備明天再赴美英的約會，次日清早八點就起床了，到盥漱室梳洗回來，小劉已在被窩裏睜開兩眼，問道「你做什麼今天反到起得早了，」康寧道，「睡不着在被窩裏騎着也沒意思」說着，便拿毛刷擦拭青色制服上的塵土，又把皮箱打開，找出一條雪白的衛生硬領，襯在制服領上，小劉見他這樣經營，也挺身下床出去了。從盥漱室回來時，見康寧坐在地下，正擦皮鞋，因又說道，「你怎麼竟有裏樣閑心呢，啊，我明白了，今天必是有人約你出去看電影，」這種話康寧原不樂答覆。但又不好和他扯謊，遂忍不住笑道，「是的，美英約我下午三點在蓮池會面，」小劉看看表說道，「早得很呢，」康寧道，「先把衣服預備出來，省得臨時措手，」小劉斜着打量他一眼，並且奚落他道，「真漂亮啊，這樣修飾，不但楊小姐看了愛你，就是我也是愛呀，」引得康寧也笑了，康寧的心事既是對小劉公開，自然無所避忌，午飯過後，小劉有事先走了，康寧遂就換了內部的襯衣，又穿上已經整理好了的學生服，對鏡一照，油亮烏黑的學士髮，脖子領上，露出二分多寬的白硬領，顯得格外精神，怎不使他顧影自憐，照了又照，看了又照，好容易纔把小圓鏡子放了手，在穿皮鞋之時，發現襪子已然爛了，再開箱找襪子，不料沒有洗的都很整齊，洗過未穿的，每一雙在腳跟上邊都破個洞，找了半晌，也沒有不破的，無奈只得在方桌的抽屜裏找出針線，縫了半晌，纔穿到腳上，一切收拾完了，天已兩點二十分了，因為今天修飾得很漂亮，不便騎車，以免走在公路上颳一臉土，而况雪白襯領，一經頸子出汗，立時就會黑一個圈兒，有這幾層關係，遂決定坐洋車去，他在車上，用一塊手絹蒙着臉，一會兒工夫，到了蓮池公園了，紫藤籬架下遊人比上星期更多，那座

小橋之上，也立有男男女女，他不便逗留，遂向旁處繞了一個圈子，回到原處之時，遊人較前更多，恐怕美英來了，找不到他，只好坐在走廊上，靜候美英的芳踪，一直等到五點鐘了，血色的太陽，已傍近了西山，天空上浮着的彩霞，組成一副美的圖案，遊人漸少，甚而至於眼前沒有一個人了，美英的片影終于沒有得見，幽靜的環境裏，只有一縷縷的藤蘿花香，隨風送入他的鼻孔之中，他心裏未免發疑，他想，美英約我不會不來，況在昨天約會的時候，她曾有「不要失信啊，」的話，怎麼她反而失了信呢，不用問啊，美英一定把這約會忘了，不然就是有女同學到她家去玩，不得脫身出來，現在已將日暮了，我不候她，不算是失約，」想到此，覺得今天這個約會算是失望了，遂即踽踽的走出蓮池公園，尚未走到大馬路，恰巧小劉步履匆匆的走來了，康寧一壁同他向城外走，一壁問他到那裏去了，小劉道，「到周昆家去了，他嫂子給我們包餃子吃，他哥哥會唱二簧，大家玩了一天纔盡興」又說道，「你和美英今日玩得也很快樂吧，」康寧嘆口氣道，「不用提了，今天纔沒趣味呢，」遂把經過情形述說一回，小劉冷笑道，「小康，你太傻了，怎麼一下子等到這般時候，是不是楊美英有意和你開玩笑」康寧道，「美英是一個聖潔的小姐，她說話一定是可信的，不過她居然爽約不見，其中必有情形，我想明天在學校裏見面問她，也就明白了，小劉對於這件事，本來無關痛癢，所以也不放在心上，只有康寧心裏像是有三五隻小鹿在胸口裏亂撞一般，到了學校，便覺靈魂無所寄託，晚飯再也吃不下去，夜間從浴室裏回來，踏着依稀的花影，面部承受着細風的吹拂，他一絲兒快感也沒有，就是掛在天心皓潔清明的月色，他見了都覺昏黯無光，心情壞得不可收拾，倒在床上，輾轉不能成寐，次日上下課都沒有遇到美英片影，第三天的正午，他正在花蒲前痴立，有幾個性情閒逸的男女同學，也都圍在花圃以下，賞鑒已經開殘了的白芍藥，他抬頭一看，見有一個女生王淑嫻，正在指手劃腳的談

講關於芍藥的故事，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康寧心中暗想，王淑嫻常和楊美英在大道兒走，想她倆的情感，必然較任何同學爲厚，關於美英的消息，她一定會知道的清晰，心裏叨念之時，見王淑嫻已和另外一個女同學走開花園，向外去了，康寧遂緩步兒，在後跟隨，只見王淑嫻和那女同學出了校門，越過體育場，向一帶密森森的松林走去，他知道那帶松林，是一家貴族的墳塋，那裏除了有幾座莊嚴的墳墓以外，什麼好玩的景緻也沒有，他受着好奇心所驅使，又兼有話要問淑嫻，不得不遠遠的跟隨，他見淑嫻二人走入松林去了，便也款開大步向前走來，比及來到切近，却見她倆，都彎腰在地子俯拾落下的松花，意態非常自得，他不敢再向前走了，就直矗矗的立在那裏觀望，王淑嫻已然看見他了，到很大方的說道，「康先生你也想拾些松花嗎，」康寧紅了臉，搖搖頭，沒有說話，淑嫻却又繼續說道，「也來拾一點拿回去玩不好嗎，」康寧道，「拾這個有什麼用處，」淑嫻道，「這松花能够做小人兒，小山兒，鳥獸魚蟲，什麼都能做，做出之後，非常好玩呢，」康寧道，「不料這廢物也能利用，但是我看這幾座威風凜凜的墳墓，佔有一畝多地的面積，也是一個廢物，不知能否研究一個辦法，把他利用起來，」王淑嫻直起腰來說道，「那是某某有錢有勢人家的祖塋，三節祭日，都來奠酒，怎麼算是廢物呢，」康寧道，只唯其如此，纔是大廢物哩，中國的一切不良習慣，應當澈底改革的，實在不少，即以墳塋一項而論，根本就廢除的必要，人死了，不知不覺，還要佔據這有用的土地，未如實行火葬，比較經濟多了，」王淑嫻聽着雖沒有什麼反感，但那女同學，却覺着他的話近於瘋狂了，話也不敢答，就呼着淑嫻快回去，康寧見她倆走出松林，自己也隨着出來，王淑嫻見他呆頭呆腦的動作，覺着非常可笑，細察他面部表情，又好像有什麼事似的，因停步說道，「康先生有話說嗎，」康寧道，「有有有，我很希望王小姐不客氣的指教一二，」淑嫻笑道，「有話請講吧，」康寧道，



「楊美英爲什麼幾天沒有到學校來，」淑嫻道，「她曠了兩三天課了，也沒有請假，不知是什麼原故，我今天晚想到城裏去看她，」康寧一聽喜出望外，忙說道，「希望姊把看她的情形，轉告與我，謝謝姊。」王淑嫻聽他極力打聽美英的消息，怎不發疑，因問道，「康先生問她有什麼事嗎，」這一問又把康寧的臉問得紅了，他忙囁囁着說道，「沒有什麼事，因爲前幾天她借我兩本小說去……」王淑嫻道，「是什麼名字，我見了她也好要回來。」康寧撓撓頭髮，信口說道，「一本是少年維志之煩惱，一本是黑奴籲天錄，」王淑嫻道，「好了，今晚我一定帶姊來了，」正說着，聽見上堂鐘響了，大家纔匆匆的跑回校裏上課，翌日，午課下後，王淑嫻和他遇到第一教室門外，便笑着說道，「康先生你是記錯了吧，昨天見楊美英，她說並沒有和姊借過小說，」康寧道，「明明是 she 借去的怎不承認，」又說道，「好在是兩本看過的東西了，不還也沒有關係，但是美英爲什麼不到學校裏來，」淑嫻道，「她有病了，昨天下午我去的時候，她剛剛下床不大工夫，」康寧道，「是什麼病，」淑嫻道，「感冒，好在不用重，一兩天她說就到學校裏來的，」康寧把美英的近况打聽明白了，便要分開走去，王淑嫻又說道，「美英昨天說她哥哥預備明天下午七點鐘，請康先生在文明樓吃便飯，要我帶信來請你千萬不要爽約，」康寧道，「她哥哥請我吃飯做什麼，」淑嫻道，「我沒有細問她，她就說，康先生和她哥哥在早幾年以前就相識的，」康寧聽到這裏，知道美英在和淑嫻扯謊，不便多說，只得連說幾句好好好，他便走開了，肚裏想，「這事未免太奇怪了，美英的哥哥，無異就是我理想中的仇敵，他爲什麼突然的請我吃飯，不用問，美英已把我們訂婚的事說了，他請我吃飯，必無善意，無論如何，這個宴會是絕對不能去的，」心裏雖然如此打算，可是又想看看美英的哥哥是一個怎樣人物，同時又想，不得與美英面談，究竟不知她哥哥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心裏只是躊躇，再也拿不定主意，

有心不去，其間又有美英叮嚀「不要爽約」的話，這個問題在他肚裏只管翻來覆去，一直到了下午晚飯以後，依然沒有決定，今晚可巧小劉進城去看電影，到夜間十二點纔回來，進門見康寧尚未就寢，坐在一隻洋臘燈下出神兒，因問道，「小康你又在想什麼心事，」康寧道，「我確實是有心事，很希望你給我設個方法，」遂把美英哥哥請他吃飯的事說了一遍，劉明聽罷，沉思四五分鐘光景，纔說道，「俗說宴無好宴，會無好會，美英的哥哥決不是已經對你們的婚事滿意的，」康寧道，「是呀，我也是這麼想，」又說道，「但不知去好，還是不去好，」小劉道，「當然要去的，假使你避不見面，更使那姓楊的小看了你，」康寧道，「假使我倆說得翻了，如何是好呢，」小劉冷笑道，「你太沒用了，你慨然和美英訂婚，是不是爲了拆散美英哥哥的卑鄙意識所起，既是如此，你就應鼓起勇氣來，走向戰場的最前端，所以我極力主張此會必去的，」康寧聽了，同時也想起那日在蓮池北岸，和美英所說堵擋一陣的話，現在時機已到，於是他的勇氣又興奮起來了，說道，「我明天下午，一定赴會的就寢，次日下午七點鐘時候康寧和小劉都騎着自行車進城，來到文明樓飯館，這文明樓飯館，在保定是屬於第一流的，凡是省政府的達官顯宦，都藉這座酒樓作個酬酢之地，每到下午門前燈火輝煌，車輛塞途，裏邊笙管和諧，加雜着猜拳的聲浪，真是熱鬧非常，他們兩輛車子，都在櫃房裏面存起來，小劉便看牆壁上掛的水牌，見有某科長定座，某局長定座，李大爺定座等等字樣，看到第十號有「省政府楊秘書定座」字樣，再往後看，沒有姓楊的了，看罷，因向康寧說道，「大概就是第十號房間，」康寧點了點頭，是時够計已然迎上來招待，小劉道，「楊秘書，」夥計忙道，「您請隨我來，」劉康二人一壁隨着走，小劉一壁問道，「九號有人定座嗎，」夥計道，「有，是鹽稅局的毛主任請客，」

小劉道，「那麼十一號呢，」夥計道，「十一號是廳長定的坐，臨時退了，現正閒在着呢，」小劉一聽，覺得再巧不過，因說道，「那麼，我佔用十一號房間，」夥計道，「不是楊秘書請嗎，」小劉道，「這位康先生是被楊秘書邀請的，我倆雖然一道兒來，却不是一件事，」夥計聽了，這纔明白，於先挑開十號門帘，康寧走入，見屋中一個人沒有，只有一個蒙了白布的圓桌，上面放着六七份匙箸，康寧坐下時，小劉已鑽入十一號房去了，夥計給康寧送來一杯水，又有一個夥計打來熱手巾，康寧擦了擦臉，又喝了一口水，心中想道，「怎麼姓楊的還不來，假使他騙我到這裏不見面，豈不使我丟了人麼，越想越沒有把握，遂躡到十一號房，見小劉很自然的坐在椅上，口中正吃瓜子，康寧便把心裏狐疑之點，和小劉低聲說了一遍，小劉忙攔道，「不要這樣鬼鬼祟祟，被堂倌們見了，要看不起你的，」康寧道，「那麼，姓楊的怎不來呢，」小劉道，「中國官場惡習，我常在報紙上看到的，遵守約定時刻，只有非「官場」中人，纔能辦到呢，又說道，「你不要顧慮我，請你趕快過十號房去吧，」康寧聽了，只得二次返回來，等到八點十分，纔見門帘一起，走進一個五十餘歲老太婆，後面隨着一個穿藍春綢夾袍，青紗圍花馬褂，高大身軀的壯漢，那壯漢進門便向康寧抱拳說道，「您是康寧康先生嗎，」康寧忙說是的，「壯漢道，「我是美英的胞兄楊士杰，」說着他皮夾裏拈出一張名片，交與康寧，康寧沒有名片，只好謝了罪，楊士杰又指着老太婆介紹道，「這是家母，」康寧連忙上前鞠躬，大家落坐了，楊士杰便送支香烟過去，康寧搖手道，不會吸煙，「楊士杰道，「不會吸煙是好學生，的確青年人不宜吸煙，尤其是在求學時期，一切都須在軌道上走，一經錯誤，便可貽下終身之患，我說話，口直得很，不知你老兄以爲如何，

### 第三回

春水蕩扁舟暮烟流翠  
漁光譜妙曲曉霧含悲

康寧是一個未見市面的學生，今天把身子貿然的放在這酬酢之窟裏，早就心神不定，侷促難堪，又聽楊士杰劈頭就用「訓育」的口吻，來教訓他，雖然他聽着心裏明白，可是囁嚅着不能答話，他的臉早就紅得和珊瑚一樣，口中只有連聲哼哼。楊士杰見他是個雛兒，越發把官架子擺出來，從腰中又掏出一個皮盒子，拈了一支呂宋燃着吸了，兩隻眼只管向屋頂上翻來翻去，楊老太婆坐在對面，用眼向康寧上下打量，看得康寧越發手足無措子，楊老太婆問康寧年歲籍貫，及家庭組織，康寧據實的答覆出來，楊老太婆聽了，因向士杰說道，「這位康先生確實是沒有結婚，」士杰駭也不睬的說道，「那靠不住，」又說道，「今天只我們三個人，先吃了飯再談話吧，」於是他便吩咐夥計來酒上菜，又請康寧上座，其實康寧也不曉得什麼上座，心裏只在盤算美英怎沒有同來，有心問問，又不敢開口，又見士杰這種的神氣，飯不用吃，肚子已把害怕裝得滿滿的了，楊士杰好歹是個東道，不得不拿起酒壺來給康寧斟上，康寧嚇得立起身說道，「我我不會喝酒，」士杰道，「青年人不吃酒是應該的，酒後最易失德，以後希望康先生注意，」康寧道，「是是是，」士杰給楊老太婆斟了一杯，然後自己也滿了一杯，復向康寧佯笑，「不吃酒請吃菜，不要客氣，」康寧答應了一聲是，舉起筷子來，小心的，謹慎的，夾起一塊鯊魚來，他心裏叨念着，千萬不要掉在桌上，不料那是化學製的假象牙筷子，非常之滑，他的手越發顫，怕掉了，終於滑下來了，他的臉又突的紅起來，忙着伸出左手，抓在小碟以內，士杰用目看了他一眼，心裏忍不住暗笑，因附在他母親耳邊，低聲說道，「妹妹看上他什麼了，連筷子都不

會使，有什麼出息，「楊太婆也低聲說道，「據我看，這個孩子像個大姑娘似的，脾氣一定不壞，」士杰聽他母親對於康寧似乎有意，氣不打一處來，用鼻子哼一聲，臉色沉得和水一樣，楊婆見他如此，不敢多說話了，楊士杰一肚子沒好氣，未免移怒於康寧，其時康寧見他母子嘖嘖咬咬的說話，明白是在談論他，薰魚也不敢往嘴裏放，連眼皮也不敢抬了，士杰乘這當兒，用筷子敲着盤子說道，「喂，康先生別看着請吃呀，」康寧又連說是是是，外面夥計聽了敲碗之聲，忙着跑進來，問是上茶嗎，士杰道，「快上茶，」夥計應聲下去，隨着魚蝦肉鷄連續而來，士杰也不再讓康寧了，他母子先吃個酒足飯飽，康寧一絲兒也沒敢動，夥計撤下殘肴，又送上茶來，康寧口渴得很，遂放大了胆子，啞了一口，士杰用籤子剔着牙說道，「康先生今天太客氣了，怎麼一口不吃，」康寧道，「是的，我不餓，」士杰的冷笑一聲道，「看你外表，似乎很文雅，其實外表是不足為憑的，你見了生人，只是這樣瑟瑟縮縮，可是對於誘惑幼年女性，手腕來得十足，所謂面帶忠厚內藏奸詐，可是在我富有社會經驗的人看來，却是最幼稚不過的手段了，」他說到這裏以為康寧必然有一席強烈的駁辯，誰知他在聽了之後，顏色變成慌白，兩眼只是直直的望着他，在第三者看去，這種表情，無異父親在申斥兒子，士杰更覺得得意了，繼續說道，「舍妹本是一個純潔的姑娘，不幸入了育才中學，就不幸遇見你這樣一個同學，尤其不幸受到你的誘惑與逼迫，一定要挾她和你訂婚，光天化日之下，真的就有這種違反人道的動作，難道你忘掉了國家還有法律嗎，」康寧本來不善在這個場合對答，如今聽了他這席歪曲的話，啞叭也張開口了，便漲紅着臉說道，「我沒有誘惑令妹，是令妹樂意同我訂婚……，」士杰不待他說完便急着說道，「哈，已經訂婚了，經過誰的許可，」康寧道，「還沒有向家長稟明，」士杰把桌子一拍，瞪眼說道，「渾蛋，不經家長同意擅自訂婚無異強迫，我們法律解決好了，」康寧聽到這裏，便嗚嗚

的哭起來，肚裏雖有千萬個理由，無奈張口不得，士杰見自己已佔十二分勝利了，索興把膽量放開了，大聲說道，「姓康的，你不用駭怕，我念你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小孩子，決不能用法律制裁你，趕快把以前訂婚的事承認無效，我們就個自東西，風波平息，如再遲疑不決，休怪我姓楊的氣量狹小了，」剛說到這裏，猛聽隔壁房間裏，一聲鬼叫，隨着板壁就叮咚亂響，那板壁原是敷衍擺在那裏的，並沒有筍筍牽掣着，三搖兩閃，就向這邊倒過來，幸虧被士杰一把托住了，沒有砸在楊太婆的頭上，士杰忙說，「怎麼的，是誰，是誰……」隔壁那發鬼嚎的人，依然哇哇亂叫，是時夥計都跑了來，有扶板壁的，有跑到到隔壁房間去照顧那個客人的，士杰氣憤憤的說道，「隔壁是誰，這麼無禮，」夥計道，「是一個學生打扮的人，大約是吃醉了實在對不起，」士杰一聽是個學生，立時換了一個態度，說道，「你們過去攔阻他，不聽就叫警察帶走，哼，豈有此理，」話未說完，那板壁又被撞着倒下來，夥計接住了，忙說客人別鬧了，留神碰了人，「這時夥計尚未把木板扶起，士杰已和那邊的客人打了一個照面，見果然是個學生模樣，而且大致和康寧相同，他腦海裏，既以爲康寧可欺，天下的人都都可欺了，他在看了一眼之後，夥計把木板重又扶起，士杰便氣呼呼的罵道，「什麼東西這樣放肆……」隔壁的小劉本來是故着尋釁，今聽士杰罵起來了，他便像一隻猛虎似的闖入房來，作出要動武的樣子，士杰怕吃眼前虧，正要呼喊警察，又見小劉作出忽然一眼看見康寧的樣子來，握拳頭說道，「小康，你怎麼也在這裏吃酒來了，」康寧知道小劉是裝醉，便板着面孔，忍着笑聲說道，「是的，」小劉道，「請到隔壁一同去喝好了，」又問，「這是誰，」用手一指士杰，康寧道，「這是楊美英的令兄，那是美英的母親……」小劉道，「啊喏失敬了，」說時便向士杰母子拱了拱手，忽然笑着，「楊先生，你大喜呀，」士杰也板着面說道，「我沒有大喜，」小劉伸着脖子冷笑道，「我和康寧美

英是同學，他倆訂婚的事，不但我知道，就是全校都知道了，豈不可喜可賀，「康寧撇嘴說道，「那件事楊先生不承認呢，」小劉笑道，「已然訂婚了，楊先生爲什麼不承認，」士杰道，「因爲事先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小劉道，「婚姻關乎一個人的終身幸福，當然自己有主權的，何必家族來承認，」士杰氣道，「我們是舊家庭，舍妹自己是沒有主權的，」小劉一歪屁股坐在椅上，直眼看着士杰的臉說道，「說舊的也未嘗不可，烈女不嫁二夫，這可以算是老話了，令妹，既然和姓康的發生婚姻的關係了，難道就依你老兄「不承認」的理由，使令妹再嫁二夫嗎，」士杰一聽，覺得其言難以入耳，便厲聲說道，「你是那裏來的，胡亂插言，請快快走出去，」小劉道，「我是從育才中學來的，我是同康寧一道兒來的，我是爲了替康寧解決這個難關而來的，」士杰聽了，纔知道剛纔推板壁的行爲，是有計畫的，又見小劉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料着必非懦弱之輩，遂又翻過笑臉說道，「你先生既然專爲此事而來，正好大家商議商議，」小劉道，「楊先生能够賞賜一席，參加討論，那是再好沒有的了，若論關係呢，我和康寧美英都是同學，當然有置喙的資格，可是我有一個毛病不好，發起脾氣來，就好打人，」是時楊太婆早嚇得哆嗦成了一團，如今又聽小劉這一派似野蠻而又帶些瘋狂的話，覺得十分可怕，遂向士杰說道，「我們走吧，」士杰此時也有些怕小劉，一則是有關體面的事，二則身爲省政府秘書，若被人家打了，豈不越發的丟了體面，於是他便趁勢說道，「好，我們再見吧，」小劉道，「好，再見再見，」士杰遂忙着開了飯帳，拖着楊太婆蹣跚着走去了，小劉看見他們已然出門去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一把抓住康寧的袖子說道，「小康，今天若不是我，怕你不吃了他的虧，」康寧臉上還無表情的說道，「只怕他回到家去，難爲了美英，」說時，熱淚流下來了，小劉道，「來來來，請到這邊房間談，」於是便把康寧扯過去坐了，小劉道，「你大概沒有吃好吧，」康寧

道，「一口飯也沒有吃，」小劉道，「不出我所料，咱倆安安靜靜的吃飽了再說，」康寧道，「我的心都跳出來了，那裏吃得下去，」小劉笑道，「你怎麼成了廢物了，」康寧拭淚道，「我並不畏懼姓楊的什麼勢力，只是顧念美英的安全問題，只要她不受什麼痛苦，就是訂婚的事打消了，也樂意的，」小劉道，「你又錯了，你當初爲什麼答應美英的婚約，不是爲着救拔美英不致給那老官僚當姨太太，假使此時若真放棄婚約，豈不遂了那不知羞恥姓楊的願望了嗎，」康寧聽了，覺得很對，遂又鼓起勇氣來說道，「無論如何，婚約是不能解除的，」又吸了口氣說道，「但是美英我倆若從此不能會面，如何是好呢，」小劉道，「這個我自個有辦法，我一個人是孤掌難鳴的，明天打算把王淑嫻請出來幫忙，準有十分把握，」康寧沉吟半晌道，「這事我不喜歡教多數同學都知道，」小劉道，「實處此，沒有辦法，否則，美英反要爲你犧牲了，」這句話說得特別震動康寧的心脾，因說道，「男女的愛是神聖的，況我們已口頭成立婚約了，就是同學們以及學校裏教職員都曉得了，也沒有關係的，」小劉點頭道，「這種精神纔算是偉大呢，」兩人一壁說，小劉一壁勸康寧少吃一點，以免肚子不好過，二人吃畢，由小劉會了帳，便仍騎車回到學校，那時已過熄燈時候了，兩個人燃了一支洋燭，到浴室洗了澡，回來躺在被筒裏，商量怎樣請出王淑嫻正式協助，最後議案由小劉去進行，商議既畢，小劉便睡着了，康寧回味楊士杰的粗暴情形，又想到美英處在惡劣環境以內，怎不覺可憐，他的熱淚，把枕頭都哭濕了，原來美英和康寧在蓮池訂婚以後，因爲楊士杰隨着河北省政府主席赴北京，出席會議，遲到一個多星期纔回來，回來後，仍進行美英婚姻之事，美英得到這個消息，便把和康寧訂婚約的事發表了，士杰一聽，怎不氣得牙根發癢，他也很明瞭這是美英抵制他的手段，由氣生恨，遂不問皂白，把美英關起來，不許她再到學校去，一方面便想向財政廳長積極進行實現前議，不料美英



被騙之後，就不吃飯，一連就是三天，士杰雖沒有理會，楊太婆有些支持不住了，便哭着對士杰說道：「你真的任美英活活餓死嗎？」楊士杰道：「餓死也好，免得給我們楊家現世，」楊太婆見士杰如此堅決，眼望女兒要喪命，心裏怎不難過，於是她也不吃飯了，預備和美英一同餓死，士杰見勢不佳，自己也找不到轉圜餘地，正在僵持之際，可巧王淑嫻來看美英，士杰恐怕美英把內幕揭穿了，遂和楊太婆商議道：「妹妹自主與人訂婚，我是絕對不贊成的，打算乘這王淑嫻到我家來之便，煩她送一個信給那姓康的，定明天請他在文明樓吃飯，見面之後再運用手段從姓康的那邊把婚約廢了，美英既然絕望於姓康的了，然後再進行廳長這邊的事，那時升官發財，不是垂手可得麼，楊太婆本是一個毫無主宰的婦人，她此時的心裏最爲難過，她捨不得女兒從此餓死，又捨不得錯過兒子發財升官的良機，如今聽了士杰的主張，覺得很是，遂對美英說道：「妳哥哥此時已有些回心轉意了，他很樂意成全妳和姓康的這段姻緣，不過妳父親死得很早，一切大事，都須由哥哥主持，他既有着很大的責任，負在身上，對於妳的婚事，當然要加一番考慮與慎重的，他打算乘王小姐到咱們家來之便，請她帶信約康先生吃飯，人有見面之情，把這個場面作過去，我想他不會破壞妳們好事的，如其不然，有我從中贊助，他好歹也得把這事答應下來，美英以爲母親說的是實話呢，心裏高興了，便又轉求王淑嫻帶信，當晚美英也吃了一碗鷄蛋湯麵，美英到了第二天，心境非常清明，諱待晚間哥哥母親宴會回來，聽一點好的消息，不料士杰到家之後，便大罵不絕，說育才中學的教育太濫了，怎麼竟有這樣半土匪勢的學生，混跡其間，明天我就寫信給教育廳長派督學調查調查，不把那學校停辦不止，楊太婆道：「你先少安勿躁，固然那個野學生對我們太失禮貌，可是學校又怎樣得罪了你，再說那姓康的學生，觀規溫柔，確是一個好學生，」士杰聽他母親又在誇讚康寧的態度，不由大吼一聲道：「母親怎的

迷信這些。即便承認姓康的是好學生，將來的前途，也是有限，「楊太婆道，「那末，美英又該怎樣呢，」士杰咬牙閉眼道，「不能計及那些閒事，與其嫁給姓康的受活罪，未如任美英死了，到還甘呢，」美英雖然隔着房子，因為在夜靜更深時候聽得非常真切，他覺得失望了，眼前發黑，兩耳長鳴，當時昏在床上，楊太婆因為士杰態度強硬，不可理喻，便走到美英房來，見她已然躺在床上，過去推了幾下，想把今晚宴會經過對她說了，不料連推半响，不動，又見口吐白沫，疑是吃了什麼毒藥，忙着喊人，一時女僕和士杰都跑了來，呼喚半响，有了聲息，大家纔知道是發昏了，一直鬧到半夜纔復蘇過來，美英是個剛毅的女性，「她處在這種可以一哭的環境裏，反而不哭了，她心裏決定主張，無論怎樣犧牲，也休想遂了士杰升官發財之願，楊太婆只有好言安慰，美英再不多言，便扯了條被子蒙頭躺下了，這樣又沉默了兩天，在下午六時將過，楊太婆親手做了一小鍋稀飯，正勸美英吃，王淑嫻來了，進門假意問美英病好了嗎，美英點頭道，「好些，姐姐這樣惦念，使我無法感激了，」說到此，眼淚落下來，楊太婆道，「王小姐來了好，美英一天坐在家裏無聊得很，妳們談一談吧，」又說道，「美英近來不大吃飯，請妳勸勸她，比我說話好多了，」說到此，便轉身走出去了，淑嫻待楊太婆出來，遂低聲說道，「從先我不曉得妳和康寧是這麼一個內幕，昨天聽到劉明和我說，纔明白梗概，更知道妳在爲了爭着身體上的自由，正在暗室裏死力的掙扎，劉明同情妳，我更同情妳，假使若把這事公開起來，相信全校教員同學等，一定也拘着十二分熱誠，對妳表示同情的，」美英一聽，忙說道，「啊，不好了，怎麼把這事對學校公開了，」淑嫻道，「妳不要忙，這件事截至現在止，只有我和劉明曉得，昨天我和劉明康寧在體育場中心地位，圍坐着舉行一個露天會議，決定三個步驟，第一，是對此事暫先嚴守秘密，不到公開之時，決不向外間公佈，第二，我和劉明絕對在同學的道義上

，表示同情贊助之意，在可能範圍內，願作你們「傳信使者，」第三，如至萬不得已時，劉明將要把這事在北京報紙上公布了，「美英吃驚道，「這事萬萬使不得的，若在報上登載出來，我真的活不了哩，」淑嫻笑道，「不要着急，那是最後的手段，大家當時又增加一個後備的辦法，就是替姊延請律師，作姊的自由保障，」又說道，「姊放心好了，千萬不要絕食，那是個人纔幹出來的事呢，」美英聽了王淑嫻的勸告，遂即吃了半碗稀飯，淑嫻待她吃完了，纔從兜裏掏出一封信來，信封上寫着「煩帶呈楊秘書助啓，」美英把信箋抽出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楊秘書助鑒，關於令妹美英小姐婚事問題，我們已了然大概，不勝同情之至，不過我們又聽到閣下爲了藍衫與紫袍的差別的問題，對令妹的事，居然堅決的作梗，誠屬遺憾，但是我們爲了同情弱者，糾正社會的黑暗歪曲的事實，決定不惜犧牲一切，予以鞭撻之，特此通函警告，並作三項要求如下，

- 一，變換不良頑固頭腦，撤消梗阻令妹婚事的手段，
- 二，解放了令妹，使她自即日起到校上課，
- 三，燬滅了你無恥的妄念吧，

右開三條敬請承認，否則，必將此事前後公諸北京報端，那時名譽掃地，人格破產，悔之晚矣，

北京報駐保記者育才中學學生劉明上書

月 日

美英看罷，兩手發顫了，因向淑嫻說道，「劉同學的意思，我當然是十二分感激，不過這封信雖然於我有很大的利益，在我哥哥那方面未免太難看了，燒了它吧，請劉同學再給想第二個辦法好了，」說到此處，她便順手把信箋信封團了，淑嫻待要搶時，不料門帘一起，楊士杰跳進來，一把抓住美

英的手，一面奪，一面說道，「是什麼情書，是誰給妳來的情書，」此時美英尋不出答對他的話，只有用手死命的握住那信不放，士杰見了此景，越發用力去奪，美英的手被擰得疼痛難以支持，終于被士杰搶過去了，淑嫻嚇得沒了影子，美英便倒在床上哭起來，士杰搶過那信之後，往外便走，恰好和他母親撞個滿懷，楊太婆幾乎仰在地下，忙問什麼事，士杰喘着氣道，「妹妹的好事被我發覺了，請娘一同來看，」楊太婆真的就隨在士杰身後，轉到房裏，士杰把那信舒展開來，仔細一看，不是情書，却是給他的通牒，看罷之後，氣得面色鐵青，半晌說不出話來，楊太婆也看清了，戰戰兢兢的說道，「這件事越鬧越大了，假若真的給我們登了報，你父親死後的名譽豈不完全喪失了嗎，」士杰道，「娘先不要發慌，我停一會想想主意再說，」楊太婆只得翻着白眼望着兒子面部的動態，耳中却聽着女兒嚶嚶的泣聲，她心如刀割，既不能作左右袒，又想不出適當的應付之策，這樣沉默了十餘分鐘，士杰一壁吸着雪茄烟，一壁徐徐說道，「這封就是恫嚇信，姓劉的在法律上已然立腳不穩了，明天我具一個呈子到地方法院去告狀，法院的檢察官是我的同學，好歹也有點關照，」楊太婆哭道，「士杰，你真不要我活着了，這事若在法院起訴，鬧得滿城風雨，我們如何能在保定繼續住下去，你又是省府高級職員，難免這個風兒要吹到主席耳裏，於你前途妨碍很多，而況那姓劉的既聲明是新聞記者了，你若和他打起官司來，他更要在報紙上盡量宣揚，我們要吃虧吃到什麼地步去呢，」士杰用手磕着烟灰說道，「法律上一定判他賠償名譽損失的，」楊太婆拭淚道，「你的思想太不徹底了，他先把這件事有枝添葉的，在報上登得一場糊塗，最後賠償損失，那是空話，可是我們的事，天下人都知道了，如何是好呢，士杰聽到這裏，又仔細在肚裏打個算盤，覺得母親所慮很是，犧牲了名譽，前途影響實多，但是欲求息事寧人，真的又想不出妥善的法子來，楊太婆見他面上帶出猶豫之色，遂又

進言道，「據我看，美英的婚事，不論依你，或是依她，頂好暫時擱淺起來，第一步先教美英到學校去，然後再想第二步辦法，」士杰道，「明天若教妹妹到學校去，我未至有屈服姓劉之嫌，」楊太婆道，「爲了保全名譽，不如是，決沒有再善的辦法了，」士杰道，「這件事似乎已由楊康而轉到楊劉問題了，姓劉的無端加入這個渦漩裏來，成了我的心腹之患了，」母子商量半晌，最後的結果，就是依了母親的主見，先把美英放出去，以使得到暫時避免破裂的場合，楊太婆遂走到美英房中，勸她道，「孩子，別哭了，一切都有娘了，娘不能給妳委屈吃，由明天起妳可以去上課，再說暑假季考近了，也該預備預備功課呢，」美英聽了，心中暗喜，但是面上依舊裝得愁眉苦臉的樣子說道，「爲了我，給家庭裏平添無數煩惱，我對不起娘，更對不起死去的父親，」她說到這句，正確在母親傷心之處，楊太婆哭了，美英也哭了，第二天育才中學教務課門前。發現了美英的踪跡，她雖然恢復了自由，除向王淑嫻致謝之外，什麼表示也沒有，一切情形，仍然保持着以前的原狀，小劉得到勝利了，少不得要在康寧面前誇耀一番，康寧感激小劉協助之情，又見美英面容憔悴的樣子，心裏怎不難過，有心尋個清靜所在安慰安尉美英，却又沒有相當機會，美英到校三四天了，他倆並沒有接談過一次，康寧怎不急得抓耳撓腮，這天又是星期六了，康寧寫了一封信，交小劉，轉由王淑嫻交到美英手中，美英展開看時，正是康寧約她禮拜下午四點鐘，到曹家花園會面，美英昨天晚上回家之時，受了士杰一番訓誨，據他說「我此次俾妳到學校去，並不是同情妳和姓康的訂婚，而是顧已妳的學業問題，妳到學校之後，要對姓康的冷淡，最好不去理他，日久他心灰意冷了，對妳也就不追逐了，這是一個消極的辦法，希望妳澈底明瞭，至於妳的婚事，現在我不願再談了，第一妳的年紀尚幼。第二我主持的妳不同意，妳主持的我又反對，與其兄妹間發生惡感，曷若不談之爲愉呢，」美英知道士杰是

### 第三回

在對她用手腕，心裏大不謂然，表面只有裝作應允的樣子，如今她接到康寧的信，心裏未免要考慮考慮怎樣瞞過士杰的眼目去，同時，她肚裏也有千言萬語，想和康寧長談一回，思索好久，得不到一個適當的辦法，她把信藏在兜裏，只在第四教室門外亂踱，王淑嫻剛纔把信交給她，就到飯廳去了，及至飯罷回來，見美英仍舊獨立在那裏，便走過去問她怎不去吃飯，美英苦笑道：「我心裏正因得那封信沒有主見呢，」淑嫻道：「那信上寫得是什麼，」美英見問，便把心裏的事大致說了一遍，淑嫻聽畢，覺得很是一件困難事，繼而又想，不如教她倆到體育場去談，以免惹人注目，後來又想，這個辦法，在康寧到沒什麼，美英碍於同學們的視線，一定不肯這樣作，最後她纔說道：「我去問問劉明，他有沒有比較好一些的辦法，」說着去了，不大工夫，復又轉來笑道：「還是劉明有見地，他說在體育場談，頂多談不到十分鐘就得離開，康寧既是約着在曹家花園會面，地點再好沒有了，爲了避免令兄查知起見，何不改在下星期六呢，那時不但你們可以長談，同時劉明也願意去給你們助興的，」美英道：「這個法子很妙，既是劉明想去，妳也該去參加，以免男多女少之弊，」淑嫻想了想道：「我去也未嘗不可的，」商議既定，仍由淑嫻小劉輾轉傳給康寧，康寧得到回信，心裏自然非常高興了，光陰很快，轉瞬又到第二個星期六了，下午三點多鐘，美英就和淑嫻不到曹家花園，這座花園位於保定城外，環抱西南兩個半面，園中白楊連理，綠草芊綿，確實是個消遣勝地，那裏有四時不謝之花，那裏有迂迴不斷的走廊，那裏有紅綠參差的亭榭，那裏有清漣香冽的青溪，有時百鳥齊鳴，悠揚入耳，有時灰鶴展翅，任意翱翔，若和蓮池比較，一個是溫婉淑女，一個是美麗夫人，自然是各極其妙了，美英和淑嫻在草地上徐徐的踱着，通身受着鮮潔空氣的洗禮，精神立時振奮起來，淑嫻道：「國文教員高先生常在講台上說，人生坎坷，世路崎嶇，我初時認爲這話言之過甚，不料一個人一經向家庭以外去

求發展，隨處都會給妳釘子吃，這是我對妳們的婚事，有感而發，我目睹妳們當前遭受這許多困難，決定不想和誰去訂婚了，」美英道，「我和康寧訂婚，原是出於不得已，一方面家庭裏受着非法的威脅，我爲了爭自由，爲了將來的幸福着想，纏在沒有辦法之中，想出這麼一個辦法來，再說康寧確實也是愛我的一個人，從春季球賽他受傷那回起，就是我們的愛苗的發端，當時我因爲距離他捧傷的地點很近，在同學的義氣上，怎能袖手旁觀，所以極力參加救護工作，不想他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對我感激之情，常常流溢於眉宇之間，起初我還疑他是一般浪漫之徒，所以任他怎樣對我表示，我都置諸不理，幾經體驗，康寧的確是在愛我，當我家庭裏發生問題之時，就想到求他救援，並且相信他一定會幫忙的，所以纔敢貿然的寫信約他，至於訂婚，我原意是在假作，後來我受了熱情的感動，就真的和他訂婚了，」王淑嫻道，「我看康寧這個人，前途實在不可限量，有充足的學識，有健康的身軀，條件俱備，妳們將來一定是很幸福，」美英聽了，腦海裏當時幻出一幕美的影子，她心裏暗想，假如我倆結婚了，到北京去住，組織一個美的小家庭，他每天到公事房去工作，下午回來，我在門外迎他，到房裏先接下帽子，後掛衣服，他洗了臉之後，我把金絲蜜棗拿出來給他吃，那是多麼快樂呀，她心裏正在遐想之際，淑嫻忽然用手指說道，「他們都來了，」美英注目一看，只見康寧劉明兩個人衣冠齊楚的從一座草亭裏穿出來。康寧空着手，劉明肩上跨着一個照像機，兩人笑逐顏開的向她倆招手，劉明口中說道，「對不起，我們來晚了，」王淑嫻笑道，「我們也是剛到，」說着四個人都集在一起了，劉明開口便問美英道，「這幾天令兄沒有給妳難過吃嗎，」美英搖頭道，「沒有，」小劉哈哈笑道，「在文明樓那天，我對令兄也太不客氣了，話未說完，康寧向他丟個眼色，小劉這才住口不說，王淑嫻用手指着說道，「劉明，你帶照像作什麼，」小劉道，「我預備給她們拍幾張，以作紀念，」美英道

「我最不喜歡照像，」小劉道，「是什麼理由，」美英道，「我以前照的考試像，個個腫着臉，並且臉上黢黑一片，像是一個活鬼，所以我發誓不再照像，」小劉道，「那是沒經經修版的考試像，自然不會使人滿意，我借來這個像機，是美國克達克的，比較一般普通的，盛強百倍哩，」小劉雖然如此說，可是美英沒有意思照，王淑嫻笑道，「照像也是調濟性情的一種藝術，妳對於藝術不發生興趣，人生未免太乾燥了，」美英聽了，依然猶豫不決，康寧道，「這裏景物很好，拍幾張不妨事的，」美英經過這番敦促，無奈，只得忸怩說道，「我不曉得怎麼照，」王淑嫻道，「待我給妳佈置，」說時，她便用目向四外一看，因指着「叢紅綠相兼野花」說道，「美英立在這裏，旁邊以茶花作背景，以亭臺作背景，襯着這叢野花，攝出來非常藝術，」美英真的聽她的擺佈，含羞立在那裏，小劉便打開像機，對好光，照了一個，照畢，王淑嫻道，「勞駕，給我照一個，」小劉假作發楞的神氣道，「妳……妳也照嗎，」淑嫻笑道，「嫌我不能上光嗎，」小劉哈哈笑道，「不敢不敢，」說時手指一動，把淑嫻的芳影攝入，淑嫻撇嘴說道，「我還沒有預備，你怎麼就照，這個不算，再照一個，」小劉搖頭道，「不行不行，人家美英纔照了一個，妳不能照兩個，」淑嫻道。劉明真可恨，我怎麼不和美英受同樣的待遇，」小劉道，「當然是不一樣，美英是因訂婚而照像，是有意義的，妳又沒有和誰訂婚，照像有什麼用處，」王淑嫻氣得紅了臉道，「劉明該死，」小劉揚着脖子說道，「我該死你不該死，」康寧道，「大家不要只在這裏搗亂，我們繞到河那邊亭臺多的地方去玩，」說着大家便沿着河邊，踏着青草地徐徐躡着，王淑嫻和小劉兩人嘴裏仍在咕噥着，沿岸有一帶桃林，紅雲倍疊，香風流溢，像是一座花山，堆在那裏，可惜花好無人賞鑑，終日裏只有聽着河流哽咽之聲，所幸不時尚有幾隻黃雀，飛到枝頭，演一幕毫無秩序的歌舞，一行人走到桃林之下，小劉注目看了看說道，「這裏也很好，請妳倆合拍一



個，」說着用手指揮康寧美英，她倆聽了，都有些發怔，淑嫻却先立在樹下，點手招呼美英，小劉歪着嘴，斜着眼向淑嫻說道，「我教康寧，美英合拍一個，誰來讓妳」淑嫻一聽，臉也紅了，因說道，「劉明，你客氣一點不好嗎，」劉明點頭笑道，「我也很希望妳客氣一點，因為這膠捲兒是花錢買來的，」康寧恐怕他倆鬥嘴鬥得反了目，遂插言道，「據我看還是美英和淑嫻合拍一張的好，」小劉道，「就依了你的主意，」於是他便指揮美英立在桃林以前，是時淑嫻已氣得躲向一邊去了，小劉直說道，「淑嫻不照了，」淑嫻翻着白眼道，「照像還不够受你氣的呢，」小劉笑道，「同學都不客氣，我纔敢放肆，不料妳真的在意了，好好，我給妳行個軍禮吧，」說到此，他真的向淑嫻行個舉手禮，淑嫻纔撇着嘴走近美英身邊，是時美英也笑了，小劉一壁對光，一壁向康寧說道，「現代的小姐們都這麼厲害，我不但給她白照像，還時常陪着小心，真是男人不值錢」說的康寧只有嘻嘻的笑，劉明將光對好，纔向淑嫻說道，「妳倆把身靠緊一點，淑嫻不要撅嘴，不然照出來和豬八戒一樣了，」一句話，說得夫家都笑了，笑了半晌，方纔止住，小劉給她倆拍完了，因低聲對康寧說道，「無論如何，今天你和美英也得拍一張雙人像，不然我這個像機，算是白借來了，」康寧道，「我也有心拍一張，只怕美英不允，」小劉道，「有法子，」說時，他們沿岸又走到划船小碼頭了，這裏起初備有許多划艇，專供遊客遣興之用，並且想藉票價的收入，給本園增加一些經費，無如這裏是個偏僻所在，居民一則限於經濟，二則一般人尙還沒這種逸趣，所以本園主人在設備划艇以後，雖想多撈幾個錢，不料自開始到現在，總共沒有多少人來賃划艇，於是園主人把雇用的售票員一律辭掉，只把一隻划艇泡在水裏，其餘都翻擲在岸上，康寧一行人走到這裏，都向隔岸的景物，徘徊瞻顧，小劉攝影的情趣大發，遂強拗着康寧美英相偕着坐在碼頭的假山石上，背着一泓碧水，襯着半抹斜陽，仔細的攝了一張，

攝罷復又說道，「小康，你不是會划船嗎，何不同美英下去玩一玩，」美英道，「不，我沒有坐過船，心裏駭怕，」淑嫻道「妳這人太不開通了，照像不樂意，坐划子又不敢，怎麼能够稱得是一個時代女性呢，」小劉接口道「倘然有人和淑嫻一同去划，她不知樂到什麼地步了，」淑嫻瞪了一眼道「少費話，你不願意理我，就不必理我好了，」說得小劉又揚着脖子笑起來，復又催促康寧上船，康寧只得先把了槳，登在船上，小劉又甩手揮着美英，美英雖然是一個半開化的女兒，而處此環境之下，不得不勉強跳上船去，因為她身子到了船上，分量一度感到不平均，那船少不得擺了兩下，怎不把美英嚇的變了顏色，忙說道「淑嫻妳也來坐好嗎，」淑嫻道「好好，我來陪妳，」她左腳剛剛踏上船身，冷不防被小劉一把扯回去，翻眼說道，妳不看看，那船坐得下嗎，」淑嫻受到這番侮辱，委實忍耐不住了，她一聲不響離了碼頭，氣忿忿的向園外走去了，康寧和美英喚她回來，她頭也不回，小劉笑道，「討厭鬼，不用理她，小康把船划動了，我再給你們拍一個影子」康寧聽了，只得搖動雙槳，那般徐徐離開河沿，小劉又給他們照了一個，見船已飄到河心去了，小劉故意給他倆這個說話機會，遂先躡入桃林裏面，見船飄向東邊小橋去了，他便趁勢躍出園外去了，康寧划着船，意態很是自得，只有美英心裏駭怕，她一把抓住康寧背後的皮帶，死也不放，呼吸氣都有些短促了，康寧雖然沒有看見美英的臉，但已覺出來了，因笑道，「美英，妳不要駭怕，即便船翻下去也不至淹死，這河身淺得很呢，一說時便把木槳撻到河底，再拔上來，要美英檢視水印，美英見那濕印僅不過四尺有餘，這纔把心放下，她鬆了他的皮帶，康寧復又把身子轉過去，和美英對面坐着，因說道，「劉明把淑嫻氣走了，怎麼他也走了，」美英方纔只顧防備落水的保險，兩隻眼和一顆心，緊張萬分，那裏有閒情去照顧旁事，此時聽了康寧的話，這纔注目向岸上一洒，只見血紅的太陽，已然壓到山頂幾片薄濃不均的白雲，遮遮掩

掩，把這一派光銳利的陽壓出一片五光十色的晚霞來，返射到桃林的上面，像是一個春睡的美女，身上覆了一床綺霞緞被，一帶白楊樹裏，暮煙濃濃，突然飛出兩三隻雪色白鴿，特楞楞飛向天空，盤了幾遭，又落到花亭脊上，觸目的景物，除此以外，再也看不到半片人影，那裏還有劉明和淑嫻的踪跡，美英道：「哎呀，他們都走了，只留我們倆個，心裏有些駭怕，」康寧用木槩一指說道：「你看，那邊岸上不是有人嗎，」美英聽了，又注目一看，果見南岸一堆亂山石下，立了三四個遊人，有男有女，正在向他倆表示着羨慕之意，康寧很是得意，便把雙槳放在小艇上面，不再去搖，只任那船，隨波逐流，蕩向下流而去，他倆飄在河心裏，胸襟頓覺清明，身邊一切障礙，似乎都已解除殆盡了，春風拂面而過，風頭落在水皮之上，縱起一層很有秩序的波紋，康寧看着美英被風吹翻的幾縷頭髮，不由自己的放開膽量說道：「英，這次爲了我的問題，使你吃了這許多的苦，教我心裏好生不忍，」美英搖頭笑道：「豈有此理，我無論遭受家庭裏甚麼樣的壓迫，那是我本身的環境所造成，換言之，就是我爲了爭自由，什麼痛苦都應該受的，只是屢次的連累你，精神方面感到不安，這是十二分慚愧的，同時又牽掣出劉明和王淑嫻兩位同學幫忙，在我更不知如何感激是好了，」康寧道：「因爲妳遭遇惡的環境，同學們出而相助，在義氣上是應有的現象，假使此事若在學校公開起來，恐怕全體同學都要表示援助的，但有一件，我常常是這樣想，在我本身幫妳的忙，那是應盡的天職，可是因我操之過急的結果，突然的和妳訂婚，不但貽誤了妳終身的幸福，並且加重了家庭中對妳壓迫的力量，怎不使我後悔呢，」美英笑道：「訂婚的事，始而出在我的口中，我實在也是愛你，蒙你不棄，已是我的幸運了，你又何必表示遺憾呢，」康寧道：「妳對我這樣的盛情，真的不知怎樣獻身給妳，纔得心安呢。」美英道：「你從此不再對我客氣，給我心裏少添一些慚愧，那時你心就算安了，」說到此，她放出水帝

冷的目光，望着康寧的臉，康寧低下頭去，看美英的雙膝，不由的身子向前一栽，兩手扶在上面，頭也隨着壓在手背之上，口中若斷若續的低聲說道，「我只怕不配作妳的終身伴侶，」美英左手撫住康寧右肩，右手替他向後理着頭髮說道，「你不要猶疑，我倆當然是相生相從的，」說時船已飄到盡頭，康寧連忙下水裏一隻槳，兩手用力搖了幾下，那船身便掉轉回來，因為是逆流了，康寧只得又把那一隻槳投到水裏，一壁搖着，一壁談着，雙槳櫓櫓之聲，與楞楞的翻水之聲，成了一個有秩序的節奏，這種聲音，很防碍他倆的談話，因之，美英不得不再向前移坐過來，這樣越發顯得親匿了，兩個人的肉體上，同時也受到一種清快而又說不出感應來，康寧便問美英在家情形，美英據實的說了，康寧聽到絕食之時，兩手不顧搖槳，只是怔怔的望着美英，不料那船被逆流推着退了回去，康寧這纔二次把槳搖起來，因說道，「我聽淑嫻和我說妳絕食的事，尚自不肯必信，原因就是妳曾說過『自殺是弱者行爲』的話，不想妳真的絕食了，」美英道，「絕食不見得就是自殺，那無非是對家庭一種抵制的策略，同時也是使家母偏重我這方面的一種伎倆，假使絕食的辦法不能打動他們的鐵石心腸，我自要第二個辦法的，」康寧忙問道，「第二個辦法是什麼，」美英笑道，「因為還沒有到那程度，所以預先沒有考慮這節，現在我哥哥雖然放我到校上課，只不過是一個緩衝的手段，我想他再有辦法之時，一定還要比現在厲害，那時逼出我使用第二個辦法，也未可知呢」她說到這裏，似乎她已然卜定勝利了，面上現出得意之色，口中不由的唱道，雲兒飄在海空，魚兒藏在水中……」康寧一向沒有聽過她唱，這時正當暮色蒼茫，四無人聲之際，在河心裏聽到清脆悠揚而有韻味的歌聲，怎肯圍圍放過，他便很高興的恭聽，不但不敢再因說話打斷了她的歌唱，連雙槳都不肯搖了，就任那小艇，隨着水勢，蕩了回去，美英見康寧喜歡聽歌，她心裏也高興，索興一句唱來，比一句聲音更高，風兒吹得

聲音頓，水裏的游魚似乎也是她的知音者，有許多把頭伸出外，在偷聆這美的歌曲，聽到「輕撒網，緊拉繩……」句，又把它們嚇得翻身泳到水底去了，待美英把這段「漁光曲」唱完了，康寧便鼓掌笑道，「妹妹唱的真好，王人美雖然唱得好，究屬含有野貓怪叫的氣味，那裏及得你的歌喉這樣清涼圓潤呢，」美英笑道，「你這樣讚美我，到叫我感到十分羞愧呢，」康寧笑道，「妳只會唱這歌兒，未必曉得這歌的來歷，我雖不會唱，却很知道漁光曲作者的事蹟，」美英道，「這到是一個有趣味的談話資料呢，我很希望你對我說了，」康寧笑道，「作這漁光曲的也是我們保定的同學，是一男一女，」美英驚訝道，「真的嗎，」康寧繼續說道，「那男同學叫任光，女同學叫安娥，是保定師範的學生，他倆因為都愛好藝術和歌曲，所以時相往來，後來倆人合作了這段漁光曲，登在北京農報副刊裏，在那時作者並沒有希望它能因此成功，在報館方面也不過作一個補白的小品而已，至於閱報的人們更是忽略得一些影子沒有，最後任安倆人畢業了，不約而同的都到東京去留學，又不期然而然的遇在一座咖啡店裏，倆人相見，較在學校更加親熱，日本咖啡店裏，每個座位的圓桌底下，都有一個木架，架上陳列着當日新聞紙，還有各種畫報，雜誌等類，安娥在看畫報，任光翻閱雜誌，偏是湊巧，被他翻到「中國名歌曲選譯」一欄，內中除古年近代的中國名歌譯出幾段以外，並且把他倆作的「漁光曲」也譯出來登在上面，後面還附有譯者的小評，說那歌曲的題材，最合現代一般的情趣，尤其在文字中把晨之曉，曉之霧，因捕漁殺生的殘酷而描畫得悲悽動人，可以稱得是不朽之作咧，任光得到這種不虞之譽，怎不驚喜交集，忙着交給安娥看，安娥喜歡的反到駭怕來，後來那本雜誌銷行到了中國，又被文壇上某君把原文譯回來，大吹大擂一陣，因而引起中國電影界編劇者的注意，於是又依了這曲中的情形，加以潤色，並且增些事實，編成電影劇本，由王人美主演，那時又當中國有聲影片發

端之際，於是這個歌兒就傳誦全國了，凡是時代的人物，都喜歡唱漁光曲以作遺興之用呢，美英聽他講得津津有味，胸中塊磊，一滌而清，因興奮着笑道，「寧哥，我倆多會兒能一同到日本去留學，」康寧吁了口氣說道「現在實不敢希望，妳想你的家庭那樣複雜，但求平安在這育才中學畢業都不可得，那裏還有留學的希望，至於我的家庭，也有很大問題，就是家父一向是泥守成規的，放我到東洋去吸收新的學識，也須費些事哩，」美英失望道，「那末，我們留學的希望，是絲毫沒有了，」康寧點頭道，「想，也怕是妄想吧，」美英聽到這裏，重重的嘆了口氣，說話之時，那船又將逆行到盡頭了，是時昏黯之暮已重重的蓋將下來，天心裏一鈎小月，數點金星，發出很慈祥的面孔，似乎在暗示着，「兩個傻孩子，時間很晚了，還不快去尋你們的歸宿嗎，」同時康寧也在伸着懶腰說道，「本想在月光照拂之下，多玩一會，因為妳的家庭關係，還是早些回去的好，」美英聽了這話，坦白的心版之上，像是波了一杯濃墨，當時便發出顫抖的聲音說道，「啊呀，太晚了，太晚了，快把船划到原處去吧，」康寧很同情她這心荒意亂的樣子，遂說道，「何必划到原處，我們就從這邊上岸好了，」說時，他便把船傍了岸，那岸因為沒有碼頭的設備，登上去非常不易，還是康寧騰身上去，然後用手把美英拉上來。

第四回

牧野荆藥有花開並蒂  
愛河魚雁無字不生春

美英被康寧扯上岸來，她又喘氣，心裏又駭怕，回頭望望那隻小艇，仍在水面上左右自行搖擺着。困苦笑道，「直有些怕人呢，我的兩腿上岸上，都有些失了知覺似的，」康寧道「因為在船裏坐的

工夫太大了，走一走路就好了。」於是幾個便併着肩頭，在四無人聲的悄靜亭園裏，徐徐踏着依靠的花影，一壁走，康寧一壁道，「我們只顧在這大自然的懷抱裏享樂，忘了談正經事了，我所以放心不下的，就是妳的家庭問題，不知令兄最近對妳有什麼不良的表示，美英道，「什麼表示也沒有，可是我很明白他心裏決不會從此承認失敗了，勿論他在打什麼主意，我志已決，決向爭取自由之途邁進，」康寧道，「還是想個一勞永逸的辦法纔好，」美英翻眼看了看說道，「正在奮鬥時期，那有什麼一勞永逸之法，」康寧咳嗽一聲說道，「令兄險詐萬分，在我本身，固然任何犧牲在所不惜，只是怕難受了委屈，」美英不耐煩道，「啊，你又來了，實對你說，我哥哥這兩天要隨主席到各縣去視察，預定至少須半個月纔回來呢，目前既無問題，我們何不即時尋些痛快呢，」康寧聽到這裏，方纔緩了口氣道，「既是這麼說，我們暫且不談也好，」說時走出園外，美英自己回家，康寧在街上一個小飯館吃了飯，也忙忙的返回學校，是時小劉正在鋪上餛飩，脫光了脚，左腿翹起，搭在右腿的膝上，兩手在頭下壓着，閉目合睛的在唱校歌，康寧道，「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小劉道，「我就是你們到了船上回來的，你倆今天玩的好嗎，」康寧道，「非常痛快，並且美英還給我唱了一回漁光曲，」小劉跳起來道，「號福不淺，莫說旁人，就是被我這無情無義的人聽了，也覺着甜得很呢，」康寧道，「提起這句話來，真可以說是無情無義了，王淑嫻對人十分熱心，整整厚厚的確實不壞，你只是任意欺侮人家，我站在第三者立場上看去，實在有些看不下去，」小劉道，「女人賤骨頭，你越不拿她當人，她越眼前亂幌，假使你稍一恭維她，立刻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拿出來，我既「希望和她交朋友，又沒有什麼野心，就這樣轉着靈活，也不算不合邏輯。至於情義二字，根本是談不到的，」康寧見小劉的情緒，對於女人其冷如冰，不便往下細談，遂又轉言說道，「那幾張膠片洗去沒有，」

小劉道，「已然交城裏大美照館了，大概洗出來也不會好，」康寧道，「我想一定不會錯的，」兩人說了一會話，才分別安歇，過了四五天，小劉把像片取了來一看，只有康寧和美英在船上照的那張最清晰，其次就是美英和淑嫻在桃林攝的那張，尙還差強人意，其餘全都模糊不清了，送給康寧，康寧非常滿意，恨不得當時送給美英看，又怕被同學看見不便，急得和熱鍋上螞蟻一樣，是時早已下課，美英淑嫻等人都已回家去了，他只好把像片納在兜裏，一會兒拿出來看看，一會兒又裝進去，恐怕兜裏裝得不牢穩，又放在貼身兜裏，恐怕彎腰弄折了，又取出來放在書裏，他只是這樣來回移置，很費了不少腦汁，次日上午下課之後，飯也不吃，立在花圃前面，靜候美英，少時，只見從月亮門裏擠出一羣女同學來，嘻嘻笑笑花圃錦簇，使他見了，精神爲之一爽，又見這羣女同學中不但有美英在內，而且王淑嫻也裹在裏面，是時美英淑嫻都看見他了，因爲是個團體行動，不好出來和他講話，只用眼睛望了望他，便隨了大眾擠向女生飯廳去了，當那羣女生經過一株桃樹之後，桃花的粉瓣，便稀稀拉拉的落了一地，康寧無聊的很，就移動身子走到樹下，蹲身下去，拾了一把花瓣，捺在手心裏，走一步，嗅一嗅，不覺走入男生飯廳，是時桌上的菜，早被同學們搶光了，大家正在那裏吃高湯和饅首，這種情形本來是常有的事，不足爲奇，他便也隨着大家吃了兩三個饅首，喝了一碗高湯，他剛待走出飯廳，同學小王迎住他說道，你近來怎不到足球場去了，」康寧見問，忙扯謊道，「我原來就有心臟病，一經犯起來，就該禁絕強烈運動，這種病還是很早就有的，」小王道，「我們同學二年多了，怎麼從沒聽說你有這偏病，」康寧道，「因爲到保定來，還是第一次犯起來的，」小王道，「沒有請校醫診察診察嗎，」康寧道，「我預備去診察，但是身子又有些發懶，」小王道，「身子發懶，不是好徵兆。快去診察吧，」說着，便扯他走，康寧道，「我今天不預備去診察，」小王那裏肯聽，便很熱心的拉



他出了飯廳，康寧本來心臟沒病，如今小王強着勸他去治，同學熱心，實堪欽佩，他不得已只好隨着到了校醫室，是時劉大夫正在床上躺着看小說，見王康二人來了，知道必是來診病，遂即起身下地，板着面孔說道，「你們兩人都有病嗎，」小王道，「我沒有病，康寧有心臟病，請大夫診察診察，」劉大夫聽了，便令康寧張開嘴看看舌頭，然後纔把聽病器套在耳上，指揮康寧把上身衣服脫光了，前心後背大略聽了一回，點點頭道，「你這心臟跳動的太快了，血壓必定很高，來來來再試試寒暑表，」說着，便把寒暑表插在康寧嘴裏，停了一會，取出一看，說道，「四十八度，你的病怎不早些來治，」康寧翻着白眼，不多說話，劉大夫撓了撓頭髮說道，「我給你配一點藥，吃了如見效，」再來看，如不見效，趕快到有名的醫院去治，千萬不要就悞了，」說畢，便走入藥劑室親手泡製去了，康寧因為正希望尋着淑嫻和美英，把像片交過去，不料被小王無端的扯來看病，他心裏非常着急，心臟難免要跳得快些，急得通身冒汗，血壓怎能不高，偏是遇到這樣鬼混的醫生，居然斷定他確有心臟病，康寧覺着非常好笑，但是又不好逕直的說出來，只有穿好衣服，耐着性子，等等約有二十分鐘光景，劉大夫纔用兩個手指，拈出一瓶澄黃色藥水，很鄭重的說道，一飯後服，每服二格，日服三次，今天都吃完了，明天再來復診，」康寧瞥了一肚皮好笑，只得接了藥瓶，謝了劉大夫和小王走出來，小王還在囑咐道，「千萬明天到來覆診，」康寧連聲答應，小王方纔轉向旁處去了，因為小王對康寧一路熱心，不料竟把這寶貴的光陰白白耗了過去，上堂鐘響了，衆同學紛紛奔教室裏去，康寧只好含着滿腹冤枉，混雜其間，下午下課以後，因為事先沒有和美英約定，早已回家去了，把康寧拋得冷冷清清，暗中叫苦，晚飯既過，他在院裏散步，一眼瞥見小劉從角門拍着一只籃球跑來了，兩人見面，小劉便抱着球說道，「小康，你怎麼不到操場去玩玩，」康寧搖頭笑道，「剛纔我因為你沒有在屋裏，以為你又

進城去了呢，不料你沒有離開這裏，」小劉道，「那像片交給美英了嗎，」康寧道，「提起來也是笑話，小王熱心，就悞了我的事了，」說到這裏，便把如何遇見小王，並且去看病的話說了一遍，「小劉沒把話聽完，便笑着說道，「小王腦筋簡單，你也够糊塗的了，咱們這裏這位校醫劉先生，他還能稱起是醫生嗎，雖然如此，可是說起來也很幽默，劉先生不但精於外科而且又會內科，真是萬能的大夫呢，」康寧笑道，「我何嘗不曉得劉大夫是個混飯吃的東西，我所不得不去的原因，就是小王的熱心太可感了，」小劉道，「拿來的藥水扔了吧，免得吃下去生病，」康寧道，「實對你說，連藥水帶瓶子，早被我扔到草地裏去了，」說話之時，兩人走進宿舍裏來，小劉把籃球咚的一聲擲到舖板底下，拿了一條毛巾，剛待到浴室去洗澡，忽聽有人輕輕敲着房門，小劉康寧齊聲問道，「誰……，」外邊嬌細細的聲音說道「是我，」劉康二人一聽，覺得宿舍門外有這種聲浪，是破題兒第一遭，由不得互相直眼一望小劉吐了吐舌頭，扒在康寧耳邊低聲說道，「美英找上來了，」語畢，小劉便躡手躡腳的走過去，把房門便開，口中說道，你「進來」，他在注目看時，進來的不是楊美英，却是王淑嫻，小劉心中好生煩惱，便信口問道「妳到我們男生宿舍有什麼事，」王淑嫻用白眼珠瞪了小劉一下，轉向康寧說道，「美英在下課回家的時候，她會對我說，在午飯以前，看見康先生立在花圃那裏發呆，料着必是在等着她有什麼話說，那時因為有許多女同學在一起，不便接談，可是等她二次再到北花圃找你，你又不知去向了，今天夜車她哥哥隨主席上火車到各縣去視察，必須她到站去送，所以沒有工夫再來談話，她請我到這裏來問問，到底有什麼事，」康寧道，「沒有什麼事，就是前幾天劉明給照的像片，除一部分照得不真的，幸喜還有幾張清楚的，我想今天把像片交給她，」淑嫻喜歡道，「不料像片這麼快洗出來了，快拿出來我看看，」小劉一扭身子和淑嫻打個對臉，現出看她不起的樣子說道「主要的是給

美英照，妳忙什麼，」一席話，說得淑嫻臉紅起來，康寧想着快把像片拿出來給淑嫻看，也好調劑這一個僵局，偏是他緊摸快找，也沒有踪跡，怎能不招急，這時小劉却也會找下場，便用手推着淑嫻的肩頭說道，「勞駕，借光，」我出去，淑嫻把身子堵氣閃開，小劉便很大的走向浴室去了，這裏康寧是亂翻亂找，急得頭上流下汗來，淑嫻此時已氣得兩眼含着淚水，她也不耐久候，便顛着聲音說道「康先生不用找了，謝謝你吧，」說時轉身往外便走，康寧不便攔她，心裏却為尋不到照片生氣，一把抓起英漢辭典，往鋪上一扔，那書一經震動，一部分散張開來，隨着迸出幾個紙片，一看正是他苦尋不得的照片，連忙拾起，向外跑着說道「找到了，找到了，」是時淑嫻已走出很遠，聽了這話，只好二次轉來，康寧把照片交在她手，她在黑暗的帷幕裏不及細看，放在兜裏，扭身走回女生宿舍，她是一個人獨住一間房子，進門便伏在鋪上，哽咽着哭起來，她心裏想，劉明這人怎的這麼不可理喻，我屢次對他表示讓步，他素興欺到我的頭上來，一個女性難道就這樣忍受男性的侮辱嗎，關於美英和康寧的事，原想熱心給他們幫忙，如今我既是受不了劉明的壓迫，而又沒有相當的抵抗，只好從此放手，不再參與，豈不乾淨呢，心裏只是敗興的，準備退出康楊事件的是非之場，更無心去看照片，不料她因為氣怒過忿，次日便覺着胸部悶痛，喘氣都有些困難，當日沒有上課，下午散課的時候，便有幾個女同學的來看她，她滿腹的話，爲了給楊康二人保守秘密，又碍於出口，只好託言受了感冒，女同學們自然信以爲實，勸她到校的那裏去看，淑嫻不肯去，儘不得大家死命的把她攆出來，劉大夫聽說是受了感冒，用聽病器聽了半晌說道，「的確是受了感冒，若不早治，恐怕起了變化之後，要轉成氣管支炎了，於是他便取出兩片阿司匹靈，囑咐臨睡時吃下一片，次日空腹再吃一片，然後再來診斷，衆女生謝了劉大夫，便把淑嫻扶回宿舍，衆同學去後，淑嫻便把兩片阿司匹靈擲在痰桶裏去，她本想再歇

一天就會好了，不料次日仍舊懶怠起床，楊美英自從淑嫻參加她的事後，便引爲心腹，一時不見，心裏都覺空虛，如今一連兩日，心中便如火焚一般，又聽說淑嫻在生病，她便在第二天下下午下課之後獨自來到淑嫻宿舍，其時淑嫻正在盼望她來，也好把肚中的牢騷，乾乾淨淨的傾吐出來，美英進門時，她便要坐起，美英一把按住她，隨手又把被子給她往上身部份提了提說道「不要起來，我們就這樣說話好了，說時，她便挨身坐在鋪板上問道「妳怎麼忽然有病，」淑嫻見問，眼淚流下來，抽抽咽咽的說道，「要不是受妳的使命闖到康寧的宿舍去，還不至氣死我呢，」美英一聽，越發吃驚，忙說道「康寧怎樣氣了妳，」淑嫻把手從被裏抽出來拭着淚說道，「康寧怎能會氣人，即便氣了我，看在妳的面上，我也能原諒他的，」美英聽到這裏明白了，因說道「大概又是劉明對你沒有禮貌吧，」淑嫻咬牙哼了一聲，她便把前晚的經過說了一番，美英聽罷，心中好生難過，因爲小劉也在熱心的幫助她的事，口中不好批評什麼壞話，她沉吟了半晌纔說道「劉明是一個不拘形跡的人，請妳原諒他好了，」淑嫻道，「我不能原諒他，他如果真是不拘形跡，爲什麼他見了妳總是客氣的呢，這分明他是故意侮辱我，我也沒有力量去抵禦他，只有退出是非之場，不管妳們的事了，」美英一聽，由不得流淚說道「姐姐，妳要不管我們的事，我們的前途只有黑暗，內憂外忌必相夾而來，叫我怎麼生存在世上呢，」淑嫻道，「對於妳們的事，我也不樂意中道而廢，只是劉明欺人太甚了，」美英道，「請妳有在我這可憐的人面上，不再和劉明生氣，有機會我見了康寧轉告劉明，以後不要再有那種情形也就完了，」淑嫻見美英如此哀求，冷的心情，又燃起熱的火焰，她一拘連坐起來說道「只要他不再向我攻擊，什麼事都沒有了，說到此，便從兜中把像片掏出來說道「氣得我也沒有閒情看它，妳有看照的好不好」說着，兩人便併着頭細看，只見薄舟一幕，攝得光線和背景最不清晰，而且藝術，只有一小部份缺點，美英的臉只

照出多一半來，其餘被康寧的肩頭掩住了，至於美英淑嫻在桃林合照的那張，光線非常充足，惟背景只是桃花，其他的附帶景物一點沒有攝進去，「人面桃花」固然也有一些意思，不過帶出來的匠氣十足，未免美中缺點，兩個人看了半晌，批評半天，總而言之，都是愛不忍釋，淑嫻也看出美英的意思來，因說道：「這兩張妳通通拿去，以後見了劉明請他多洗幾張，那時我再留下。」美英聽了，正中心懷，最後的結論，就是將來美英負責對康寧說，請劉明原諒淑嫻一點，美英又安慰她半晌纔告辭去了，淑嫻次日也到教室去上課，美英把像片藏在貼身兜內，決不使第二個人看見，一天正是星期三，術學教員高先生，因為右眼皮上生了一個眼釘，請了兩堂假，於是下午的第一二兩堂空起來，淑嫻被旁的女同學邀到操場打網球，美英一個人坐在飲水室看報紙，時鐘滴滴嗒嗒着，把她的脆弱的心膜，幾乎要震破了，兩眼發呆，有昏昏欲睡之勢，她不敢就這樣放縱着使睡魔來臨，勉強步出門外，到操場望望風景，是時王淑嫻正在球場上靈情的活躍着，網球飛去飛來，如流星一般，美英看了一會，因為有許多男同學在場外起鬨喝彩，覺得非常煩惱，她便蹣跚的走向場的南面，瀏覽初夏的美景，是時綠遍山原，炊烟裊娜，晶潔的旭日，飛舞的流鶯，把這初夏之景，陪襯得再美麗不過，她信步越過滿城到保定的汽車公路，再登上對面的高崗，見一望無涯的麥田裏，縹緲的點綴着三兩個工作的農夫，美英胸中的苦悶，立刻消逝，她把身子靠在一通石碑之上，心裏在演映着理想的將來影幕，他想，假使上帝可憐見，使我和康寧結婚，我倆一定要脫開紛紜擾攘的城市，在這大自然的懷抱裏，享受真正人的幸福生活，我願意不顧惜身上的衣裳損失，把整個的軀體，擲在綠茵之中，學一隻小哈巴狗，翻幾個筋斗，白的汗衫，印上不規則的青苔，頭髮越亂越好，鞋破了更好，皮膚殷出血來，不怕它疼痛，我倆在那裏呻吟，他（康寧）跑來安慰我，「英，妳瘋狂了嗎，」「不，我何嘗瘋狂了呢，我要在這大自然裏

，接受上帝的賜與，「她心裏在遐想，迎而尺高菁綠的麥上的和風，柔媚而又親摯的吹了來，她精神疲倦了，真的萎坐在地上，翻眼望望天空，見有一對灰鴉，優閑的，得意的從頭上飛過，她觸景生情，心有所感，把像片掏出來，誠懇的欣賞，她想，天上的灰鴉，和舟中的愛侶，雖然處境不同，而其味之甜則一，唉，曲線的人生啊，她正在想入非非之際，忽見有一朵玫瑰色的月季花頭，平空的落在她的懷裏，她的心不由的一跳，仰天看看，晴空一碧，天上什麼都沒有，這花頭來得太突兀了，她心裏一壁懷疑，一壁拈花來，送到鼻端嗅一嗅，細微的花香，帶出一種親愛的溫馨，這時又有兩支花頭落下來，一支仍然落在她的懷裏，另一支却掉在草地之上，她一把抓過來，三朵花頭併在一起，不由的往後扭頭看，但覺石磚後面似乎有個人影，這一嚇非同小可，她連忙拋了花頭，立起身子，口中幾乎喊叫出來，定睛再看，忽然的又狂喜起來，她見康寧笑盈盈的從石磚後面轉了過來，說道，「英妹，妳一個人也清興啊，」美英驚魂甫定的說道，「吓死我了，不料是你在開玩笑，」康寧手中捧着許多月季花說道，「我正無聊的到那家亭園裏折了花來，沒有辦法送出去，正好送給妳吧，」說時，她倆併肩靠石磚坐下了，美英按了那些花頭，斜眸笑道，「你作什麼折這許多，」康寧笑道，「最近我的性情轉變得快了，先時我一向不曉得什麼是花的美麗，只在鍛鍊身體上用功夫。現在我不想鍛鍊了，只是見了花就喜歡的不得了，美英道，「折下花頭來，就是愛花的充分表徵嗎。」康寧道，「是的，愛花纔喜歡把它摘下來陳在室中玩賞，」美英搖頭道，「這是你的見解錯了，既然愛花就該加意的保護，無端的把它折下來。不但促短了花的生命，更足以表示人類對於愛物的殘酷，花頭落下來，和人的頭腫掉下，是一樣痛苦，悽慘，以後希望你在同情及愛物的原則上，改變了你不正當的措施吧，康寧聽了美英這一些話，不由心灰意冷，慚愧的表情，當時現諸眉宇之間，再看美英懷中放着的一

堆月季花頭，真如她所說的那末淒涼可慘，花瓣漸漸的減掉了它的活力，美的光澤，也逐漸消退下來，他只得有氣無力的說道，「我很後悔，我保證以後，不再有這種不當的行爲，」美英見他十分感動，因笑着說道，「你心裏不必爲這麼難過，以後不再折花，也就行了麼，」說到此際，忽然來了一陣比較狂一些的風，把花頭吹翻到地上，無秩序的墮入青草底下去了，那紅的花色，隱約從綠的柔光裏現映出來，形成一副特製的羊毛花毯，康寧無暇細看這些自然的景物，却轉臉向美英的手裏指着說道，「妳在看誰的像片，」美英笑道，「在看我倆的像片，真好，我一天不知要看多少次，」康寧道，「劉明照的尙還不錯，我又請他給洗了兩份，劉明很不樂意給淑嫻洗，後來經我說了幾次，他纔答應，」說着便從兜內取出一張，美英淑嫻合照的像片來，美英喜歡道，「交給我吧，明天由我轉交淑嫻好了，」又說道，「劉明那次在你們宿舍裏，把淑嫻氣得病了幾天，這委實是劉明的不對處，我希望你轉告劉明，以後……」話未說完，康寧便搶着說道，「我已經勸了劉明多少日子了，並且請他看在我倆面上，最低限度不要和淑嫻爲難，他只是用鼻子哼着聲音，沒有什麼正確的表情，我後來想着，欲求消滅他倆的衝突，非強制的給他倆訂婚不可，但不知淑嫻的意思怎樣，」美英道，「淑嫻是一個好的同學，同時和我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有我從中主張，他方面一定不成問題，可是據我看劉明這個同學性情那麼壞，十分危險呢，」康寧道，「他外表的動靜，確實教人看着駭怕，其實他的心地再率直坦白不過，有我倆從中斡旋，包管能够成功的，」美英喜歡道，「果然劉明那邊不成問題，淑嫻更不成問題了，把這件事進行完成了，也是我倆前途上有力的幫助，今天你就去進行，明天是星期四，上午下課以後，你在花園候我，康寧點頭道，「好好，明天花園一定見面好了，」他倆又說了一會旁的話，遠遠聽得上堂鐘響了，他倆纔匆匆的跑回學校裏來，下午下課了，康寧吃完晚飯，回到宿

舍時，只見小劉伏在案上拿着自來水筆，很忙的正在寫什麼，康寧問他，纔知道小劉在寫體育消息，預備往北京報館寄去，康寧笑道，「你這個駐保記者，到是很自由的了，一個月瞧不見寫一篇稿子，」劉明笑道，「家兄在北京晨報充當編輯主任，派我任駐保記者，並沒有薪水，不過是一個名譽職而已，因為這樣所以也沒有精神寫稿，實在保定幅員太狹，屬於政治方面，已有專人負責供給稿件，我真想不起寫什麼好呢，」康寧道，「保定的體育狀況，北京方面，也很需要知道的，最好是常寫一點兒，」劉明把筆放下，搖着頭說道，「我沒有精神寫它，」康寧趁勢說道，「這也是你精神上沒得安慰的緣故，假使或是訂婚了，或是結婚了，一定比現在壯旺多哩，」劉明笑道，「你這個理論，我自己有時也是這麼想，可是因為缺乏經驗的關係，究竟那個理由有無錯誤，却也無法評定呢，」康寧道，「我說的就是經驗之談，自從我和美英訂婚之後，鬚鬢靈魂上有了寄託似的。不但在學業上得到很快的進展，就是我們的將來如何如何，也計劃得週而且密，這固然是一種遐想，可是在精神上却得到很多的安慰呢，至於美英家庭的關係怎樣，最近已不在我防範之中了，」劉明笑道，「你的話似乎很像有理，我未嘗不想即早把這件婚事解決了，只是對象如何，很難找到一個合式的。」康寧道，「據我看王淑嫻那人就很好：」，「小劉沒把話聽完便跑到地下亂轉了一個圈子說道，「小康你別拿我開心了，我見了她再不煩陶大蕪的了，」康寧鄭重其事的說道，「你討厭王淑嫻我平時也都知道，可是她究竟什麼地方使你視了討厭，我願你立時答覆我，」小劉覷問，把身子倒在鋪板上說道，「要我說，一時也想不起來，總而言之，我不愛她，康寧笑道，「你不愛她，她是很愛你呢，」劉明本是一個剛毅而富於情感的青年，聽了這話，怎能不愛衝動，忙紅了臉說道，「小康你怎麼知道淑嫻在愛我，」康寧道，「是美英對我說的，那天她到宿舍裏來，名義上是來找我，其實是在探視你的動靜，不料遭受你的白眼，她回到宿舍去，氣得病了



，她會和美英說過，「劉明怎樣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也是愛他……」劉明聽到這裏，猛的跳起來一把抓住了康寧的袖子，大聲說道：「小康，你不要扯謊話，拿我開玩笑，」康寧哈哈笑道：「我是這樣聽來的，確實不確實，請你再問美英去，」小劉道：「美英決不會說謊話，哎呀，不料王淑嫻心中在愛我，」說時把身子向舖板上一仰，翻個筋斗，然後立在板上嚷道：「哇呀呀，我要瘋狂了，」康寧笑着招手道：「別跳，下來，那舖板要折了，」小劉一聽，這穩猛的向下一跳，兩腳落地之後，便把康寧的脖子抱住，緊緊摟着說道：「小康，你千萬不要拿我開心呀，」康寧暗笑道：「我不會拿誰開心，」小劉聽了，長長嘆了口氣，「唉，我對不住淑嫻了，」說時，心內緊張的情緒，爲之一鬆，同時在康寧脖子上的兩隻手也沒有力氣了，他放開了康寧，一屁股坐在床舖之上，簌簌的落下眼淚來，康寧見他對於女性的情趣，倏然的轉變這麼快，心裏也在發着奇怪的疑心，同時他又聯想到女人的柔情，確實能够融化了男性的剛力。我便是被融化了的一個，自無怪小劉這個樣子，他心裏想，不敢用旁的言語擾亂了他的綺思，便很沉着的躺在床舖上，一聲再也不響了，小劉心裏正在鼎之時，有懺悔，有喜悅，有遐想，還有傷心，千端萬緒一齊波上心頭，無暇和康寧敷衍去說話，並且深怕康寧和他講話，躺在床舖上，閉目合睛的在想，又像是吃醉了酒，頭也發昏，心也亂跳，身子就像放在搖籃裏，前後左右擺動得幾乎嘔了出來，似睡又醒，似糊塗而又明白，只是這樣，一直到天色微明，窗外樹尖上的麻雀，唧唧呀呀齊唱清明之曲，有幾隻老鴉和山鵲也在興奮舞着，參加這歌舞劇團，雄厚的翅羽，煽動樹枝，窸窣作聲，再看康寧伏在床舖之上，一腿弓起，一腿直伸，枕頭掉在地下，一手握着支舖的椽子腿，睡得再瀟灑，再舒適不過，劉明再也睡不下去了，輕輕坐起，揉揉眼睛，聽聽外面已有校役打掃院落之聲，他走出去，小便一次回來，康寧依舊在那裏，他不便去驚動，遂坐在小

桌之前，拔開自來水筆，就在英文練習簿上寫道。

淑嫻同學，聖潔的小姐，我在未從說話之先，道個歉吧，以往的情形，實在對妳不起。

我已承認這是我的觀點錯誤，從先總以為女人在社會上是個贅疣，除了生育之外，再沒有什麼可資惜重之點，並且我更認為女人不但可以誤人，而且更足以誤國，歷史上有許多地方是這樣告訴我。

經過這番舊論的麻醉之後，於是變成了牧野荆葵，毫無生氣了。

現在我明白了，我聽到康寧的傳語，了解了妳給我的溫馨，我承受妳愛露的施與，復蘇了旱枯的心苗，火焰突過極峯，將要接近霄漢了。

回味以前的種種，更使我心慄無以自容，我將以怎樣的忠誠，贖回這彌天的罪愆。

妳願和我共同努力，我更願作妳永世忠僕，自今日起，請妳對我的罪惡宣判了吧，妳許我帶罪圖功嗎。

妳能原諒我，給我的刺戟更加深重，神經在感到極度不安之時，我怎的就想自殺呢。

我不及自殺的原因，就是等待着最後的宣判。

淑嫻同學，聖潔的小姐，祝妳幸福，懇求恕我以前之過，昨日之事譬如昨日死，我決定自新，我願和妳從此併着肩，携着手，同一步調的，踏上我們的光明之途，祝

您快樂無疆，祝您病早痊愈。

知過者劉明頓首拜

他振筆直書，寫完之後，復讀一遍，覺得文中第七八兩節「妳能原諒我……」又「我不及自殺……」在文字上顯着累贅，又覺與他往日的動作方面，矛盾得無以復加，豈但如是，幾乎連一些男

性氣概都喪失無餘了，看了兩遍，總是不安，於是便把那兩節用筆抹去，又順手抓了一張紙，很工整的把那信抄寫下來，不料又被他發現那紙的背面有一本報保定特訊一篇新聞，不由拍了頭一下自言自語說道，「昏了，怎麼把信抄在稿子上了，」於是又把在英文練習簿上面的信稿扯下來，重又抄了一遍，這回算是沒有錯悞了，找出信封寫了「煩代交王淑嫻小姐收」字樣，封好之後，順手把廢稿都撕碎了，扔在字紙簍裏，回頭再看，猛見康寧騎在枕上，翻着白眼在看他，他反倒嚇了一跳，由不得齒牙一笑，康寧一壁起床，一壁說道，「清早起來就給報館忙稿子，」劉明道，「不是的，我給王淑嫻寫了一封信，這回該請你給我倆作傳信使者了，」康寧吃驚道，「是什麼信，」劉明遲遲鈍鈍的說道，「是是是安慰她的信，」康寧笑道，「只要不是惹她生氣，就可以的，」說的劉明哈哈一笑，劉明一夜不會好睡，此時睡魔悄悄降臨，他把信交給康寧時便說道，「我今天不上課了，你給我請一天病假吧，」劉明一夜不睡的情形，雖然沒有對康寧說，可是康寧就經驗所得，却早知道他是請假睡覺，口中不言，只用鼻子哼了一聲，劉明展被睡了，康寧漱洗完畢，準時上課，下課時他剛到花圃前面，尚未立住脚步，美英便急急匆匆走了來，向他使個眼色，康寧會意，即隨了美英的後影，出了角門，這角門裏是教職員眷屬住宅，裏邊花木繽紛，修飾和錦繡的一般，可惜春事已闌，這裏已變成綠穠的園地了，她倆一先一後，距離約在三四十步之遙，穿過教職員住宅，出了紅色竹籬小門，便見一帶白楊行列，掌大樹葉，鎮日的沙沙作響，很有一些陰森的氣味，因為如此，一般同學很少有到這裏來的，美英走進林內，尋到一塊較大的方石坐了，一邊用手理着頭髮，一邊呼呼喘氣，康寧立在她的面前，不敢說話，恐怕給她的呼吸上有所妨礙，停了約有二分鐘，美英纔說道，「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吧，我哥哥從先想把我給廳長作姨太太的動機，是他想要以省政府秘書的資格，運動一個縣長，昨天接他

第四回

來信說，這次因爲他隨主席出巡的結果，主席已自動允許保他當一個縣長，這樣既不需要走廳長的門徑，他以前的卑鄙念頭，自然是無形打消了，實在是我生平一件最痛快的事，至於我倆的婚姻問題，他是否承認，尙難逆料呢，「康寧聽了，心裏也是喜歡，因說道，「誠如妳往日所言，眼前先快樂，將來再作計較，」美英很得意的說道，「我祝他的縣長早日發表，第一遂了他的心願，第二，因爲他必要到外縣去就職，我身邊的夥伴完全撤除了，家母對你的印象本來不壞，昨天還在囑咐我，說和姓康的同學在一起玩，未嘗不可，可是時刻要把你哥哥放在心上，不要被查出來，由此可見家母並不反對我倆的事，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前途，從此要日見光明了，」康寧道「話雖如此，令兄的縣長何時發表呢，」美英搖頭道，「還沒有聽着續到的消息，」康寧道，「這事我們先不必談，昨天我和劉明提起他們的婚事問題，本來心裏只有二分把握，不料小劉的性情，突然急轉直下，他幾乎瘋狂起來，並且今天清早寫了一封信給淑嫻……」說着把信交與美英，美英一面接過，一面說道，「這真是一個奇怪的事，因爲他變態變得這麼快，恐怕他的態度不會持久吧，」庶寧道，「不是這樣解釋，剛纔我在臺上已然想通了，小劉所以如此，不外是他的生理上受着枯燥的壓迫了，求愛不得反而激成他對於女性的嫉妬，他愛之愈深，仇之愈厲，一旦遂其心願，他怎能不瘋狂起來呢，」美英聽了點點頭道，「這話說的很有道理，劉明那方面固然是沒問題了，可是淑嫻這邊，我還沒提起來呢，」康寧發說道，「這可不得了，假使淑嫻對這事有什麼異議，我怎麼對得住劉明，」美英道，「起初我說淑嫻那邊不成問題，現在依然是不成問題，第一，她的家庭非常自由，第二，她這一學期就畢業了，平日我嘗問她，畢業後將要轉到什麼學校去，她說在正當的過程中，自然要繼續求學的，不過因爲母親年老多病，很需要我親身扶持，又兼我已到結婚之年，母親不肯因她的病體就悞了我的青春，因爲這個

問題，曾經考慮了多少日子，後來決定畢業後不再求學，預備覓一個入贅塔，這樣兼籌並顧，是再安當不過，只是對象是很難得的，這是我們以前的談話，但是以後就不會聽到淑嫻尋到什麼對象的消息，此時若把劉明介紹給她，不知她要喜歡到什麼程度呢，「康寧沉吟道，「劉明是否合乎淑嫻的理想，恐怕還是問題，」美英道，「我包管成功就是了，」康寧又道，「妳見了淑嫻沒有，」美英道，「在堂上沒得細談，下堂又忙忙的來找你，所以連像片還沒有交給她呢，」又說道，「你不要顧慮了，少時我將像片和信，一同交給她，至遲明天我們還是在這裏見面，」康寧見美英說話有十二分把握，心下也坦然了，因為兩人都要去吃飯。所以談了不久，就行分開，當晚康寧沒有得到美英答覆，心裏又有些忐忑不安，劉明問他信轉過去沒有，康寧道，「已然轉過去了，」劉明問他是否得到淑嫻什麼態度，康寧道，「我又沒有見到淑嫻，豈有那麼快的道理，」劉明一聽，只得哈哈一笑，但是劉明自與淑嫻有了這個過程之後，頓覺天地明朗，精神不但興奮，而且飲食也增加了，同時對康寧在友誼關係上，又加了一層親切，次日康寧又到教職員住宅後邊去候美英，美英來時，只說淑嫻收到信了，臉上沒有什麼反對的表示，一連過了三天，康寧索興得不到確實消息，心裏着急，小劉也問了他幾次，他只得支吾，康寧很想和美英見一面，任是在花園前邊怎樣候她，她也不再出來了，爲等了好久不見美英來到，心裏未免狐疑，他腦筋突一轉變，思潮就隨之澎湃起來，他想，就是一個老年人走路，這二三里之遙，也該走到了，怎的竟延遲到現在不來呢，剛纔明明見她登上大道了。以我跑的速率講，即使坐上洋車，那車夫也未必有我跑的快，她決不會先我走進城去，此時不來，一定是有原故，他想到這裏，又回味幾天不會見到她的面，從來也沒有這樣冷淡過，莫不是美英另外有了對象，啊，這不會錯的，剛纔我見她走上大道，必是由那大道，折向旁處去找愛人去，她如果是這樣，未免太薄情

了，可是這已是我既得的權利，誰敢前來搶奪，想到此處，神經一陣緊張，當時便擺了胳膊，捲起袖子，丁字步向着河內洗衣服的鄉婦立著，長出一口氣，自言自語說道，「我康寧就不能任她隨便把我遺棄了，事實果如我所想，我們就來一次空前大決鬥吧，他正在發恨之時，忽聽背後，有人叫道，「康寧康寧，」

## 第五回

一束藤蘿花真情無價  
兩盃玫瑰酒空穴來風

他的情緒，在極度緊張之時，忽然聽到有極清脆極熟悉的嬌聲，怎不感到意外刺戟，他連忙回頭一看，果然是美英坐着洋車來了，急忙跑過去，美英也跳下車來，問道，「你作什麼在這裏竚而立，」此時康寧腹內疑雲，仍未消去，面上毫無表情的說道「在等候妳呢，」又說道，「妳怎麼這時候纔來，是從學校來嗎，」美英道，「是從學校纔出來的，」康寧連連搖頭道，「不對，不對，當下課鐘響完之後，我就在學校門外見妳出來走上大道了，已經過了這許多時間纔來，分明是到旁處去了，」語至此，臉上現出一種僵崩崩的表情，美英笑道，「不錯的，我是已經出了校門了，因為王淑嫻跑出來叫我回去談話，所以就恍惚有一點鐘工夫，」康寧道，「她和妳說些什麼，」美英道，「他說關於我倆給她提倡的婚事，已經她母親許可了，並且還要擇個日期請劉明到她家去吃飯，有我倆人作陪，這事很是順利的，雖然她已約了我，只是我不能去赴這約，同時我聯想到命苦，怎的什麼事到了旁人身上就是這般容易，到了我的頭上，不難也難起來，怎不教人傷心呢，」說着，眼淚幾乎落下來，康寧道，「一個人自有一個人的過程，休看我倆走的是逆境，將來的收獲，未使不能遂我們的心意

，露着她倆如今順利，以後也許發生什麼波折，這都是未可逆料的事，」美英聽了，似乎有些開心了，因又被眉說道，「我哥哥已然回來了，他的縣長還是沒有日期發表，這幾天不及和你接談，也是這一個原故，今天我和淑嫻談了半晌，就候時間很長，眼看天已晚了，若不即早回去，家兄又要板起他那不好看的面孔來，」康寧本想和他長談一時，如今聽了此話，只得放她回去，他眼望着美英這輛洋車被城門的大口吞進去，纔信步往回路走，心裏想着，美英這樣匆匆的神氣，與往日大不相同，再對照方纔的情形，未必真是淑嫻在宿舍裏談話，究竟真象如何，自明天起，我決定下一番功夫調查一下子，唉，女人的愛情，真的就不能持久嗎，他越是這樣想，心裏越像澆了一盆冷水，從喉管一直涼到肚子裏去，他又想，如果美英真有變心的事實，我從此決不和第二個女人談愛了，其實最初的發動，都是由於她那一方所起，我不過站在被動的地位，她現在又去愛旁人，在良心上，也未免過不去，可是情不專一的女性，還講得什麼良心，以先常聽人說，社會上專有一般玩弄男性的女人，只要取她的利用，便把愛情作個釣餌，及至把男性用完了，當時就翻臉無情，楊美英莫非就是這一流人物，想到此處，越想回憶以前的情形，他想起訂婚的一刹那，可疑之點很多，嘗聞男女談愛，大多數出自男方，我們的愛，則是由她一手造成，天地間豈有這麼容易的事，由此可見，美英絕對是利用我，朦騙我，我這時方纔明白，好在悔之不晚，可是……，想着時，又想到方纔美英所說他哥哥已然回來了，縣長還是沒有發表的話，不用細問，一定美英以前堅持不作廳長姨太太的意志，被他哥哥給剋服了，或許她爲了金錢勢力雙方面的關係，自動的屈服了，也未可知，他哥哥的縣長不發表，大概就是關係美英一人身上，美英如允婚事，縣長自然不成問題，反過來說，美英與我和她結婚，真的不如嫁給廳長當姨太太，他越是胡思亂想，越覺着疑得決不會錯。心裏忿怒氣惱，一齊波了上來，幾乎要投到

公路下邊，自己跌死。眼淚止不住向下激流，兩腿連路也走不上來了，好容易他纔走到校門，再遲一會，校役就要鎖門了，康寧蹣跚的走到宿舍門外，無聊的扯開房門，走了進去，見室內電燈通明，小劉仰面躺在床舖之上，蓋了一條被子，閉目合睛，似乎已然入睡了，又見有一束紫藤蘿，用一條青棉線紮住，直直的掉在棚頂之上，那花垂在小劉的鼻端，距離只不過半寸有餘，他一壁睡着，一壁嗅着藤蘿的香氣，這種措施，不但是初次看見，而且更足使人看了奇怪，康寧心如冷灰，也沒有閑情去研究小劉，遂卽一聲不響，脫了衣服，身子像是掉在雲霧裏一樣，若不是怕小劉聽見，也很想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閉了電燈，躺下去睡，眼淚不知流了多少，次日醒來，枕頭都哭濕了，舉目再看小劉，依然用鼻子嗅着藤蘿花，睡得再香不過，時間僅不過六點一刻，他躺不下了，便獨自起床，把枕頭上濕了的部分翻到底下去，在刷牙之時，小劉醒了，睜眼便說道，「昨天你上那裏去了，什麼時候回來的，我怎麼不知道，」康寧忙說道，「到四外繞了一個圈子，你昨天睡的也太早了，」劉明跳下床舖說道，「可惜你沒有在這裏，昨天有一幕很好的表演，沒有看見，有多麼騷兒瑞，」康寧正不願聽旁人講話，只得有意無意的用鼻子哼了一聲，偏是劉明得意忘形，索興拍着康寧肩頭笑道，「你猜是怎麼一幕，」康寧道，「猜不出，」劉明道，「昨天淑嫻忽然到我們這裏來了，」康寧正想對照美英昨天所說的話，遂忙問道，「淑嫻什麼時候來的，」劉明道，「天都快黑了，她給我送來一把藤蘿花，……」說到此，用手指，又說道，「我倆談了好半會，因為等你不回來，她纔走去，臨走之時，拿我二十來雙破襪子，說她那裏有許多件舊衣服，以舊衣補破襪，到是廢物利用，我直不肯，她一定要給我補幾雙襪底來，那時我心裏又是感激，又是慚愧，感激她初次接近，就實行相夫之職，慚愧的是我那許多襪子，都臭得喘不上氣來，這樣髒的東西，怎好意思，教她去洗，不想淑嫻不但不嫉憎



，反而用她的大花絹子，很鄭重的包着拿走了，臨走時還說補完了襪子，就給我做兩件褲襖兒，以資沒有替換的，她又說，以後不要客氣，凡是應洗應做的只管交她去辦，哀呦呦，小康，你說我送給淑嫻一些什麼東西好呢，「康寧聽了劉明這套聲述，反映自己內心的失意，他更感到頭痛了，遂說道，「你喜歡送什麼，旁人豈可妄參意見，」說畢，便到浴室去洗臉，洗罷回來，見劉明立在床舖之前，倒背着兩手，仔細端詳紫藤蘿的姿態，康寧不耐煩道，「花都半死了，還不趕快的扔了嗎，」劉明連連搖頭說道，「喂喂，情人所始，點滴爲重，豈能隨便拋棄了，你說的是什麼話呢，」康寧道，「昨天淑嫻來了，沒有提起美英來嗎，」劉明道，「說了，咳，美英的家庭再糟糕不過，美英的哥哥很想當個縣長，到現在沒有發表，淑嫻昨天把她叫到宿舍去，談起來美英很是就愛。她說，哥哥的縣長一天不發表，她的身邊總是危險的，還和淑嫻痛哭了一回纔回家去，淑嫻叫她去，本想把我們的婚事消息求美英明天轉達你，再由你告訴我，後來她見美英心氣很壞，不便再給她添麻煩，所以折了一把藤蘿花送到這裏，藉作談話的資料，」說着，又現出得意之色說道。「小康，我們的婚事整個兒的不成問題了，」正說着，上堂鐘響了，康寧忙着抓了講義往外走，小劉狼狽的說道，「小康，你給我請一堂假吧，」康寧道，「爲什麼，」劉明指着說道，「這花兒長在架上我不愛看，懸到房裏到愛起來，我愛這花不忍離去，所以要請一堂假，」向來失意不願看得意人的神色，康寧無意和他細談，就匆匆的走入教室去了，康寧本來是滿腹懷疑美英另外有了情人，今早聽到小劉一派學說昨晚情形的話，似乎已然證明是他疑錯了，再回想在橋邊和美英說話時不遜情態，心裏怎不覺着後悔，沒有辦法，只好向美英陪個罪，也就完了，等到上午下課之時，他又把身子立在花圃之前，靜候美英到來，但見許多女同學都活潑潑地向飯廳擁去，只是沒有美英蹤跡，連淑嫻的影子，也沒有被他見到，是時校院

裏已無人聲，幾隻小麻雀却乘着這個空間，特楞的飛下地來，尋覓大地上自然的食物，他腹中飢餓，但又不肯離開，這個當兒，忽見王淑嫻匆匆走來，回頭向四下裏一望說道：「這纔是無事生非呢，你倆個爲了什麼事發生意見了，惹她哭哭啼啼，飯也不去吃，問她爲了什麼，她又教我來問你，到底怎麼一回事呢？」康寧道：「我自己已然知道了，現在正預備給她陪個不是呢！」淑嫻發急道：「怎麼你也不說出事由來呢！」康寧道：「這話不說出來已够難看的了，說出來教我怎麼能够再見她的面呢！」淑嫻問了半天，康寧始終不肯說實話，最後淑嫻不耐煩了，纔說道：「到是有個機會，禮拜上午十一點鐘，家母請你和美英劉明到家用去吃飯，你倆到了那裏再說，千萬請你準時到場」，康寧道：「妳家住什麼地方，」淑嫻道：「劉明知道，你倆一同去好了」，說到此處，淑嫻便去吃飯，康寧只得也轉向男生飯廳，下午下課，他回到宿舍裏，劉明便約他到浴室去洗澡，他那有這個閒情，便說我不洗，請你自己去吧」，劉明道：「小康你不要把我這花扔出去，拜託拜託」，康寧聽了，向那懸着的藤蘿一看，只見已全部枯槁，心裏想笑，面上却表達不出，只得用鼻哼了一聲，小劉去後，康寧便躺在床上思索怎樣向美英陪罪，想到酸心之處，不由的落下幾點眼淚，劉明洗罷回來，便把電燈拈開了，搬過康寧的鏡子和凡士林，只用梳子狠命的在頭髮上用功夫，小劉故意作出滑稽的神色希望康寧問他，康寧竟是一言不發，小劉搭訕着問他今天怎的不大痛快，康寧道：「好像是病了，」小劉道：「這就是缺乏運動的原故，自從你和美英發生戀愛關係以來，運動場上，幾乎減絕了你的蹤跡，須知戀愛不忘體育，有健強的身體，終有健強的精神，有精神，纔配談戀愛，」康寧敷衍着說道：「是的，以後我要改變方針，恢復運動了」小劉把頭髮梳光了，又教康寧看，康寧只慢然的說一聲「漂亮，」小劉又約他到校門外邊散步，康寧道：「謝謝你吧，我實在不能陪你去，」小劉聽他不去

自己也不去了，康寧不好再給小劉冷蛋吃，遂搭訕着說道，「不料你和淑嫻的婚事，居然這樣一帆風順，怎不教人羨慕，」小劉道，「實告訴你說吧，在你給我信轉到淑嫻手中的第四天，我和淑嫻在操場遇見了，她說本想寫信答覆，因為這兩天功課很忙，沒有得寫，她也說「你的信寫得太客氣了，康寧美英替我們周旋，熱心更屬可感，當日我倆約妥次日下午到城裏去看電影，去時正演「月宮盜寶，」飛來伯表演非常精彩，看完之後，我送她到家門，纔一個人偷偷的回來，」康寧詫異道，「怪不得你倆以後都沒積極的表示，原來你們已經自動的進行起來，」小劉笑道，「太不費起你了，可是淑嫻也沒有告訴美英，」康寧一聽，這纔明白，過了兩天，又到星期了，小劉很早的起床，又催促康寧漱洗，在十點鐘時候，他倆便各騎了自行車，來到城裏省府街三條王淑嫻家中，王家住的是一所小四合房，家裏只有王太太和淑嫻，還用着一個女僕，由小劉上前扣門，淑嫻便和花蝴蝶似的迎出來，今天淑嫻打扮得格外漂亮，身上穿一件新作成的竹布旗袍，雅緻可愛，小劉喜歡得嘴唇都閉不到一塊兒了，笑問道，「娘在家嗎，」淑嫻道，「在家，你們快進來吧，」當小劉問「娘在家嗎」之時，康寧渾身覺得肉麻，不由的把嘴一歪，他倆進了上房，王太太已着笑迎上來，由淑嫻介紹已畢，王太太笑嘻嘻的只管瞧着小劉，到把小劉看得拾不起眼皮來，女僕送茶和點心盒，淑嫻便請他倆吃，康寧因為不見美英的面，心裏像是起來一把火，坐立不安，那裏吃得下去，有心問問淑嫻，因為常在王太太面前，不好開口，正在這時，外邊門環又響了，淑嫻忙把美英迎進來，美英今天的打扮，和平時一樣的，走進房時，康寧便想過去說話，其時美英早向王太太鞠躬，口中叫了一聲伯母，王太太忙着一把扯她過去，大聲說道，「哎喲，美英啊，我們雖然初次見面，但是你和康寧的事和你倆給淑嫻介紹婚事的一切，我都知道，今天一見，妳真是太可愛了，」說到此，用目望望康寧，又看看美英說

道，一年歲也相當，人兒都漂亮，我祝妳倆早日成功，」王太太這樣一說，美英和康寧的臉都紅起來，王太太依然繼續說道，「你們休着我是老年人，腦筋一些也不頑固，你們這兩對兒，由同學進到婚姻，我認爲再合理不過，實在以前的舊制婚姻，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兩個互不相識的男女，生硬硬的撮合到一起，背後用親權的勢力壓迫着，使這男女，不愛也要愛，不親也要親，只是這種不人道的措施，不知葬送了多少有爲的男女，不知破壞了多少美滿的家庭，不用說旁人，我就是舊制婚姻壓迫下的犧牲者，當我在高等女子學堂畢業後，家裏把我許配淑嫻的父親，王家的財勢，固然和我家取得門當戶對的平衡了，淑嫻父親的面貌與學識也都優長得很，只是一個缺點，身體太羸弱了，我心裏不樂意也沒法子，果然早早的就死去了，把我們母女拋得再苦不過，」說到此，她眼淚流下來，淑嫻的兩眼也紅了，因說道：「今天是請美英她們來吃飯，誰來聽您的牢騷，」王太太道：「我看劉明身體非常康健，心裏喜歡的不知怎樣纔好了，只要妳倆和和氣氣，不生齟齬，那末，我雖然死了也是瞑目的，這一席話說得淑嫻沒有法子答，只得把身子一扭，轉向康寧說道，「人要是老了，說話就頭三倒四，」康寧全副精神都注在美英身上，那有閒功夫和淑嫻細談，只得點了點頭，是時美英已和王太太去走入內室傾談去了，劉明却向康寧歪了歪嘴說到，「怎麼你們倆沒有說話，」康寧聽了，把頭低下去了，少時淑嫻吩咐女僕把席擺在上房，王太太從裏間出來，公然分配道，「我雖然是主人，可是今天婆坐上席，左邊是康寧和美英，右邊是劉明和淑嫻，」美英笑道，「這樣不好，伯母上坐是不成問題的，我們大家隨便坐坐到還有趣，」王太太連連搖頭，「我是主人，又比你們年長，當然要聽我指揮，」美英一聽，不好再說了，她不好先坐下，康寧也在那裏痴痴呆呆的望着她，後來還是王太太強着兩人坐了，劉明淑嫻自然要依了吩咐坐下，淑嫻提起酒壺都斟滿了一盃，王太太先端起來笑上，

道：「這一盃酒，祝你們兩對夫婦白首偕老。」說時一仰脖子吞了下去，美英忙着搶過酒壺給她滿上一杯，王太太向康寧說道：「你倆個每人一盃，從此婚姻成就，永無風波。」康寧笑道：「伯母，我不會吃酒。」王太太道：「這是祝你們前途光明的喜酒，能够不喝嗎？」又說道：「你喝了美英身體健康，美英喝了，你一生快樂。」康寧聽到這裏，心裏爲了祝美英健康，「不得不把酒盃擎起來，美英也是這樣想，康寧雖然把我氣的要死，那不過是一時的小衝突，爲了將來計，這「一生快樂」的祝詞，是不能白白放他過去的，於是他倆便一同喝了，美英因爲王太太說話，向來不知含蓄，喝完酒後未免小臉兒發紅，王太太又勸劉明和淑嫻各乾一杯，說了兩套吉祥話，隨着王太太又乾了幾杯，大家吃完了飯，王太太就吩咐女僕拾牌桌，令康寧四個人打麻將，是一塊逛花園，美英淑嫻康寧都會打，只有劉明對這一門不通，王太太道：「打牌在交際場上是必有技術，將來你們到社會上去作事，聯絡一般人的感情，非此不可，你千萬不要腦筋頑固，不喜打，也要學一學的。」劉明道：「我也能勉強成起來，只是不會算和。」王太太道：「有我給你看着。」商量好了，大家便打起來，劉明不會打牌，手氣非常之好，第一把就和了一個「平和」，隨着又是一個「清三番」，打到第二圈第二把之時，他又和了一個「滿貫」，於是三家的錢都輸完了，只把小劉喜歡的仰脖笑起來，由王太太指揮他每人再出一塊錢，打第二個四圈，這一回小劉的手氣不行了，整整的不會開和，打完了計算，小劉贏兩塊，淑嫻贏一塊，康寧不陪本錢，美英乾輸三塊，自然由康寧負擔。其時天已下午五點了，美英要早些回家，便向王太太告辭，王太太指揮康寧道：「你把美英送回家去，不要再往旁處去玩。」康寧正想賞這美差，怎能不連聲答應，美英便辭了王太太母女，同康寧走了出來，出了三條胡同口外，康寧纔帶着悲慘的聲音說道：「英！我早就想給哪陪一個不是，只是怎樣找，也見不到她的面，妳從

第五回

此能够原谅我吗？」美英板着脸而孔說道：「我只求你原谅，實在沒有資格去原谅你，但是我有一句話是要告訴你的，我的心，都是你的了，死了靈魂也附在你的身上，至於你能不能相信我，那只有事實來證明，細話就不用掛了。」康寧流淚道：「妳這樣一說，我更覺對妳不起了。」美英見他如此，不好過甚逼迫他，遂翻過笑臉說道：「你雖然知道我不是另外有了愛人，可是事實經過，必須要對你說的。」於是他倆一壁走，一壁說，美英所說，和淑嫻小劉的話，說的分毫不差，康寧把她送到家門，方纔騎上車子回去，這天小劉晚間八點纔回來，興高彩烈，唱唱咧咧，進門便把懸着的枯藤蘿擲在紙字裏了，康寧打趣道：「情人所貽絲毫爲重，你怎麼扔了？」小劉一聽，笑嘻嘻的說道：「我今天所得的味比這藤蘿花還甜呢。」康寧道：「淑嫻給你買糖吃了？」小劉跳過去扒在康寧耳上低聲說道：「臨走時，外邊很黑，只是淑嫻一個人送我出來，她給了我一個 *bonbon*。」康寧連連搖頭道：「喂！這個話不可隨便和第三者說呀。」小劉道：「司馬光有言曰，事無不可告人言，愛情是純潔的，神聖的，有什麼諱言之處？」康寧道：「既然如此，明天我給你們在學校裏宣布宣布好嗎？」小劉笑道：「你不要拿我開玩了，說實話，她給我這一吻不要緊，心到這時候還跳呢。」康寧一聽哈哈的笑了，自此以後，康楊劉王，過從越發親密，季考既畢，學校裏有兩班學生畢業，王淑嫻便是畢業生之一，同學方面照例要舉行一個歡送會，這事是由小王主辦，小劉康寧多人輔佐進行，在放暑假的第二天，遊藝會正式揭幕了，學生家長都被邀出席，除本校校長教員演說外，又請了鄰校兩位先生出席講演，表演的劇目都是本校教務課新編的劇本，一，妹妹來了，二，她的悲哀，三，春花開放，四，桃葉，五，口琴合奏，六，舞蹈，七，歌唱，大軸爲曹禹編著的劇本『雷雨』，都是由全體男女同學分別表演，康寧在春花開放裏担任小生李君明一角，劉明在她的悲哀裏担任壞鬼張三，淑嫻加入口琴合奏，美英表演梅花舞，又唱了

次歌，一是特別快車，一是桃花江，來賓聽了，莫不鼓掌讚嘆，尤其是美英的母親楊太婆心裏格外高興，在散場的時候，便扶了美英的肩頭，隨了衆人，徐徐向外走，剛剛出了校門，康寧忽然由後跑來說道：「美英，我預備明天清早八點四十五分的車回北京了，到開學時候纔能回來。」美英聽了，怔了一怔說道：「前幾天你不是說不一定回北京嗎？」康寧道：「在我沒有打定主意的當兒，接到家母一封信，說入夏以來，身體多病，很盼望我回北京去團聚團聚，」美英勉強說道：「老人身上不好，當然要去看看，况且正當暑假期間，」說到此，下旬噎住了，康寧也把頭低了下去，他倆的談話和情形，楊太婆看得非常清楚，見他們連連不捨的樣子，不由發了同情之心，剛要說話，忽又想起他兒子楊士杰的暴厲姿態便忙着說道：「好在不久康先生還回來呢，何必這個樣子，走吧，天太晚了，妳哥哥還在家裏候着呢，」美英聽了這句，麻木的神經立時有了知覺，便含淚說道：「康寧你到北京千萬常常通信，我這邊的情形也隨時告訴你，」康寧點了點頭，待要說話，美英已被楊太婆扯着走了，美英也明白這不過是短時的難別，有什麼奇怪，可是心不由己的就想哭，眼淚像是斷線珠子一樣，她只管用手絹子去擦拭，偏是越擦，淚水越如泉湧，她母親扯着走上大道，僂了兩輛洋車，美英在登車之時，回頭一望，康寧還在那裏發呆，是時由學校往大道行走的男男女女絡繹於途，她不敢久停，只得閉了眼，任那車夫把她母女拖進城來，到家之時，天已掌燈，楊士杰正看「省府公報」心有所感，見她母女回來了，不問學校的會是否熱鬧，却直着眼，指裏公報說道：「李子都跟我一樣是秘書，上次主席到四鄉去視察，也有他跟了去的，可是姓李的已發表署理滿城縣縣長了，我怎麼就沒有信呢，」說到此，兩眼向美英膘了一膘，嚇得美英忙着跑回自己屋裏，她的眼早哭腫起來，因為恐怕被士杰看見，後躡足潛蹤到廚房打來一盆臉水，洗了之後，又敷上一層白粉，對鏡照照，泣容已被掩住，她雖然如此佈置，可

是士杰並沒有叫她過去談話，少時母親走過來了，和她說些旁的話，也沒提起士杰有什麼動靜，這纔把心放下，天到十一點了，士杰那邊已然息燈安歇，楊太婆也同美英睡下了，美英心裏傷感着離別之苦，又懷着身邊的危險，她覺得康寧走了，像是失了什麼保障，況當暑假期間，小劉當然要回涿縣原籍去，倘然哥哥要是乘這機會，對她施起威嚴來，便如何是好呢，再說康寧回家，我實有到車站送行的必要，況剛纔在校門外面談話時，他已明明的說出八點四十五分車走，表面雖未說明求我送他，可是那意思已經完全呈露出來，還有一件最關重要的事，我倆都給忽略了，他住在北京什麼地方，我們始終沒有談到，明天在車站上，勢必要問個清楚的，她心裏只在嘖咕這件事，一夜不會穩睡，天亮時，精神疲倦了，剛要沉睡下去，耳中又聽得士杰漱口聲，知道哥哥每天起床固定是七點一刻，此時既是漱口了，至外已有七點半了，康寧八點半以後就走，距離此時只不過一個鐘頭的工夫，她不敢貪睡，因怕士杰問她，所以也不敢起床，就勉強睜着眼睛，耳中靜聽士杰的動靜，好容易聽着士杰開門走了，她纔一拘連身子跳下床來，到堂屋看鐘，正是七點三十五分，她不敢久停，口也不漱，便要往外走，偏是楊太婆這時醒了，問道，「美英今天作什麼這早起床，」美英忙又走入裏間說道「我去送康寧上車，」楊太婆一聽，嚇得兩隻呆眼大睜起來，翻着身子向四外看了看，才低聲說道「你哥哥走了嗎，」美英道「剛走不大工夫，」楊太婆道「姓康的走，與妳有什麼關係，」美英道，「同學的都去送他，我怎好落後，楊太婆笑了笑說道「傻孩子，你不要再迷着姓康的了，昨天夜裏妳哥哥說了，爲了和李子都嘔氣，非把縣長快快的弄到手裏不可，他今天預備去找民政廳交涉，順便把妳的舊事重提一下，說到此，臉上又泛出一種特別笑容說道，「好兒子，你的婚姻當然要由哥哥作主的，何必一定非姓康的不嫁呢，」美英爲了歡送康寧，恐怕火車開了，心急似箭，偏是母親不慌不忙的和她講話，



而所講的，又不是她喜歡聽的，只盼母親說話有個結果，也好騰身出來，無奈楊太婆的話說起來沒個頭緒，滴溜的鐘只管隨着這寶貴的光陰向前走，火車的汽笛嗚嗚長鳴，聲聲送入耳鼓裏來，母親的話，她沒法答覆，實在耐不得聽了，她便乘了一個機會脫身出來，好在從這裏到車站只不過一里之遙，僱了一輛飛快的洋車乘坐，路上什麼風景顧不得看，一逕到了車站，見站臺上的鐘已指到八點三十六分了，由漢口開北京的車，已然入了站，美英急忙購了一張月台票擠進來，只見上下車的客人，紛紛擁擠，萬頭攢動，那裏尋得到康寧的影像，同時她也不曉康寧是坐頭二三那一等的車，這一系列車長有半里之遙，她不因爲難找，失了勇氣，依然東張西望，前後亂找，再看大針指到八點四十分了，再有五分鐘車便要開了，美英急得幾乎哭起來，這個當兒，忽見有人倚着車門，笑着點手叫道，「美英，美英，」美英注目一看，正是小劉，隨着淑嫻，也探首出來笑道「康寧在這裏呢，」美英此時，不知是喜是悲，就死命的搶上車去，淑嫻在前擠，美英小劉隨在後面，果見康寧坐在裏邊了，是時已然立起身來，淑嫻道，「不出我所料吧，美英一定會送你來的，」又拍了美英肩頭一下說道，「康寧盼妳不來，他和我哭了幾次了，」美英那有閑情答覆淑嫻，只和康寧擠了個對面站立，兩方面情緒都熱到沸點了，雖然見了面，却不知說些什麼好了，兩個人，四隻眼對望着，最後康寧把他的手握住了，美英這時纔勉強說出一句話來，「你幾時纔能回到保定，」康寧緩緩的說道，「在開學前一星期我必回來，剛待繼續向下談話，偏是時不多與，無情的站長，把銅鈴嚕嚕的搖了起來，這是警告一般旅客，車要開行了，送客的快快下車吧，美英此時猶在發呆，被淑嫻扯着向外便擠，當美英扭身之時，眼淚隨着落下來，在人聲鼎沸的氛圍裏，只聽到康寧說，「美英，我們再見吧，謝謝妳，」美英淑嫻的四隻腳登在站台之上，又從車窗望見了康寧，同時也望見了小劉，距離康寧座位不遠，正向她

第一五回

備打招呼，美英想再說話，車身蠕蠕的走動了，美英淑嫻只得隨着車走了幾步，已看不見康劉二人的面，眨眼之間，不但康寧沒了影像，就是這列龐大的火車，也在煥燦的烏烟中，失去了它的蹤跡，美英立在站台邊上，像是失了知覺，眼淚滴在前襟之上，濕成一片，淑嫻却很坦然的勸道，「妳哭什麼，還不去去休息休息嗎，」美英一聽，幾乎哭出聲來，是時車站上的送客男女，陸續向外走，她只得在淑嫻攙扶之下，趑趄着走出站外，淑嫻道，「妳們兩人的眼淚，都來得很方便的，又不是永遠看不見了，偏生哭得天昏地暗，剛纔妳沒來時，康寧和我哭了半天，她說只怕妳在這暑假內受了什麼委屈，並且求我常常的到妳家去看看，有什麼不好的消息，馬上他就回來，」美英拭眼恨道，「我母親就悞事了，臨來的時候和我說些不相干的話，幾乎和康寧少見一次面，」淑嫻道，「你倆的情感太重了，難怪有這種表現，」美英又自恨道，「迫忙裏，忘了問康寧的北京住址了，」淑嫻道，「他到了北京還不給你來信嗎，遲早也會知道的，」美英聽了這番解釋，心裏的難過方纔稍見平穩，因說道，「不料劉明也走了，妳心裏怎不難過，」淑嫻笑道，「他北去正是可喜，我心裏那裏來的難過呢，」又說道，「實在告訴妳吧，劉明回涿縣去，把我倆的事稟明父母以後，隨着就回保定結婚，昨天我母親還教我送給他三十塊錢零用呢，」美英心中空虛得如無一物，那裏聽得下淑嫻得意的話，但又不好不接下言，遂勉強說道，「劉明家庭中沒有什麼問題嗎，」淑嫻道，「劉明說了，什麼問題都沒有，」美英忽然說道，「我們明天再見吧，」淑嫻不知美英對她含有妬羨之意，遂也點頭說道「再見，再見，」說道此處，兩人便各自回到家去，美英一夜未睡，又兼傷心傷得過分了，精神不但恍惚，而且頭也痛得厲害，伏在床上，眼淚依舊止不住的流，心也砰砰跳個不止，好容易精神安定一些，將要昏沉沉睡去，她母親楊太婆走進來推醒她問道，「今天車站上人不多，」美英模糊答道「不多，隨」

着又要睡去，楊太婆偏不知趣，一會兒又進來說話，一連驚醒她三四次，氣得美英不再睡了，遂即起身漱洗，因為眼淚流得太多了，眼也覺着乾痛，午飯吃不下去，下午病態現了出來，病狀是渾身疼痛，兩目鮮紅，心臟激跳，手足發軟，頭又發昏，一連兩日，索興連床也懶怠起了，楊太婆見她如此，心知是在對康寧害着想思病，因坐在床邊說道：「傻兒子，妳總是不聽娘的勸解，天地間的男人那有一個是東西，記得我在十七八歲未出嫁時，有一個鄰居的少爺，看我很好，野心勃勃的向我家裏打進路，先和我父親要好，後和我母親接近，那年秋天，正是我母親的生日，他便買了很厚的禮送來只把我母親喜歡得眼花撩亂，過了兩天，莊家裏舉行秋祭，又唱野台子戲，我和我母親去看戲，又遇上了他，他張羅燒水，拿椀子，把我們母女伺候的慰慰貼貼，母親把他當作兒子一樣看待，可是我却看他賊眉鼠眼不是個好東西，下午以後，戲唱得正在熱鬧之際，忽然下起雨來，他又把我們母女引到一個廟裏去避雨，雨下到天黑沒有止，他又拿出錢來教和尚給我們燒飯吃，吃完了飯，天已大黑，雨也住了，我母親就要領我回家，他說他可以借一頭小驢來，只是驢身上只能騎一個人，好在距離道路並不甚遠，他願意先送一個回家，然後再送一個回去，我母親一口就答應了，並說先把姑娘送回去，他喜歡的什麼似的，當他出去借驢的時候，我心裏就在盤算，這小子沒安好心，既能借驢，就能借車，爲什麼不把車借來，載我母女一同走，他的心地怎樣，不問可知，等他把驢借來，我就和我母親說，要我們一路走，不然明天再走，分開走是不行的，我母親還給我解說，大哥不是壞人，我很相信，他也說街坊世交有什麼關係，我說旁的意思都沒有，總而之就是駭怕，又不慣跟父母以外的人一同走黑道兒，他沒了辦法，高興的神氣立時就沒有了，他說你母女既是一道兒走，一頭驢也騎不下，當時就把驢送回去了，後來他回來說，既是你母女一道兒走，我也不送了，他說完就走了，母親還報怨我說，

## 第五回

「都是妳把大哥給得罪了，人家好心，妳到這樣鬼鬼祟祟，不然的話，咱們都騎驢回家好不好，現在我們只好深一脚淺一脚摸着回去吧，」那時我滿腹的話，因為是個沒有出閣閨女，想說也說不出來，就任這個糊塗母親去責備，我們一路走，母親還一路叨嘮，後來這個男子不但不到我們家裏來，就是在街上，對面都不說話，過了沒有半年，本村周村副家裏的二姑娘被他誘姦了，周家打算順水推舟把二姑娘嫁給他，他不但不要，反說凡是好偷嘴吃的女子，終于是喜歡偷嘴，她今天偷我，焉知道嫁我之後，不再另偷別人，他把人家的女兒糟塌了，還說這便宜話，足見男人的心，比豺狼還狠毒，周家二姑娘因為外邊風聲不好，羞忿難當，吃毒藥死了，周家把他告了，他就一跑了之，這件事還是出在鄉間，到都市裏花樣更多了，妳想假如我要是不早早的拒絕了他，豈不是和周二姑娘一樣，所以我勸妳千萬不要落到姓康的圈套裏，男人一經向女人討好，他的心就不問可知，俗語說的好，痴心女子負心漢，妳要明白這一點，我和妳的病不用吃藥就會好的，」楊太婆只顧滔滔不斷的說，仔細一看，美英早已呼呼的睡去了，她心裏生氣，便狠命的把美英推醒說道，「剛纔我說的話，妳到底聽見沒有，」美英道，「都聽見了，謝謝娘，請妳出去一會，我很想睡呢，」楊太婆到底討個沒趣，只得口中嘮嘮道，「不聽老人的話，早晚要吃虧的，假使妳背着我不出名譽的事來，哼哼，我是沒有辦法，妳哥哥那方面，要小心就是了，」美英的腦子和空了一樣，再沒有精神和母親辯白，室內清靜了，困魔二次侵來，於是他又昏昏睡去，鬍鬚他正同康寧坐在一隻小船裏，晶明的太陽，照在兩岸的樹上，綠的葉子，變成了秋後梧桐之色，那小船飄飄蕩蕩正往前走，康寧不語，她也沒話可說，但覺自己心裏有些發惡，非常難過，她把身子伏在船幫之上，想把要吐的東西，吐到河裏，不料她剛把身子扒上去，那船一歪身子一幌，口中吐出來了，船身也翻下去了，嚇得她大叫一聲「娘嘞，」渾身便哆嗦起來

但覺自己的身子不在水中，却在一個人的懷抱裏，耳中聽她母親說道：「好兒子，不要怕，妳作什麼夢了，瞧瞧，吐了我一身，又吞了一被褥，」美英徐徐的把兩目睜開一望，原來母親正在擁抱着她，室內燈光很亮，哥哥楊士杰面現愁容的立在地下，她懶怠說話，只用鼻子哼哼，楊太婆道：「這裏吐得一塌糊塗，不能聽了，挪到那邊床上去吧，」說着便扶了美英躺在床上，士杰道：「我昨天就說美英有病了，母親非說她沒什麼大病，如今已然證明了，回頭請個大夫來看一看，」楊太婆很温存的扒在美英耳邊問道：「好兒子，妳是真的病了嗎，」美英遲了一分鐘光景纔說到：「沒有病，」士杰道：「沒有病三天不起床，睡覺還要嘔吐，豈有此理，」楊太婆道：「我素來知道美英不喜歡吃藥，遲兩天再說，如再不好，那時沒法子請個先生來看看，」士杰過來用手摸摸美英的額角說道：「暑熱的天氣，頭上乾巴巴的，沒有一絲汗水，不是病了，又是什麼，」說着便轉身走了出去，楊太婆恐怕士杰不樂意，便把美英扶着倒在床上，隨着走到士杰房中，尙未說話，便聽士杰自言自語的說道：「哼，活該我的官運不佳，本來再有一個星期就用她了，偏是又病了，我主張快些給她看病，慫老人家還力持反對的態度，我真是該死，」楊太婆道：「廳長不是五月十五日的生日嗎，這時要給美英治病，還來得及，」說到此，又低聲說道：「我知到她沒有什麼大病，就是想姓康的，」士杰敲着兩腮說道：「她想誰也是白想，主權在我這裏，話又說回來了，都怪母親不好，沒有一點主見，見我就說嫁廳長好，見了美英，就表示不甚反對姓康的，到底是什麼主意呢，」楊太婆道：「我當然是依你的意思而行的，」士杰道：「要依我的意思，在五月十五以前把病給美英治好了，」楊太婆一聽，連說明天一定請大夫的，」說畢，她便拿了一把篋箚走到美英房裏，把吐下來的東西都收拾乾淨，又做了一碗麵湯送給美英吃，美英心裏想吃，只是吃到口中，覺得很苦，遂即搖了搖頭說道：「謝

## 第五回

謝娘吧，我實在吃不下去，「楊太婆道：『不能吃，不要勉強，妳到底是真有病了，你哥哥爲你的病，招急，無論如何，明天我要給妳請個大夫來，』美英聽了，覺得哥哥到底手足情深，見我病了，真的那樣發急，我若不看，豈不辜負了他，想到此，纔說道：『母親，我明天看看病就是了，』楊太婆一聽喜出望外，連忙又去告訴士杰，士杰面上纔現出喜容來，次日，依楊太婆要把大夫請到家來，美英道：『我又不是病得動不了，何必那般嬌柔造作，楊太婆爲了節省浪費計，當然是成美英之意的，在早晨九點鐘以後，母女二人便坐了兩輛洋車到一家中醫館去，經大夫診視病狀，是憂思過度，神經感到衰弱，又有些外感，開了方子，他母女順便把藥買回家來，下午吃下，美英精神便現得非常好轉，不但臉上愁容已去，就是肚子也覺出餓來，原來美英的病勢，大部分受有劇烈刺激所致，又兼連日足不着履，顛倒床頭，沒有病的人，也要因此而致病的，今天她的病象，忽然急轉直下，並不是藥的力量恰合需要，而是清晨出門，得有鮮潔空氣所促成，但是間接着却把此功歸諸醫生了，楊太婆候着士杰晚間回來，述說今日經過，士杰喜歡的高興起來，便跑過來和美英談話，美英感於哥哥愛護之善；更要表示十二分歡迎了，士杰道：『這個大夫看病很好，妹妹明天再去看看，大約也就好了，』美英道：『我一定去看，我想清早不必有娘同着去，免得家裏事沒人照看，』士杰聽了點點頭道：『妹妹這次有病，我非常關心，既然不久就會好了，我想送妳兩件衣料，做起來病後穿穿，也很有意思呢，』美英聽他哥哥送給衣料的話，覺得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幸遇，心裏覺着驚訝，口中却說道：『哥哥何必費錢，我這次的病已然花了好幾元錢了，』士杰道：『衣料是朋友送給我的，說來是個笑話，他們以爲我太太，其實他們看錯了，既然送了來却之不恭，只好放在省政府裏，明天我一定拿回來，』他兄妹一向不過細談的，今天居然談得津津有味，確是兩人的各別意向所促成，在士杰這方面，因有美英病勢

好轉，可以不誤五月十五的好機會，心裏怎能不高興，至於美英在暑假前，一壁忙着功課，一壁進行着戀愛事宜，那有閒情和士杰傾談，況士杰又是從中作梗的最有力者，現在康寧已然離開她的左右，在大病之後，心氣似乎有些平靜了，又兼平日看不到的士杰笑臉，今天居然看到了，心中怎不覺得榮幸，所以她也喜歡說話，兩人意思雖然立在敵對的場面上，愉快的精神却無端的吻合起來，楊太婆見她兄妹感情一時比一時好，心裏更是特別快慰，第二天士杰下班回家，真的帶來三個小錦匣，美英接過打開一看，一件是綠色的綢料，一件是桃紅色的，另外一匣，裏邊裝着半麻性的蛋青色紡綢，她看了，喜歡得心都跳起來，忙說道：「這衣料真好，只是我作學生的穿着，不甚相宜，還是存起來留着給有福的嫂子用吧，」楊太婆道：「哥哥給妳的，做什麼要說那話？」士杰很自然的說道：「這件綠的是印度綢，做一件短袖旗袍穿穿，再漂亮不過，這一件桃紅的是四川綢，再配上蛋青綢裏，做一件夾袍留着秋天穿更顯得貴族化，妳說當學生的不能穿，可是現在放暑假，在家裏穿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楊太婆接言道：「是的，在家裏穿什麼都可以，明天我就把裁縫找來，一齊做好，省得來回翻看騰了，美英不曉得他母子在向她使着詭計，便很高興的把衣料在身上圍來圍去，又照鏡子，又到院中去比較，鬧得全家喜氣融融，士杰又殷勤的問了一回病狀，據楊太婆說，今天又吃了藥，一切發燒嘔吐，筋骨酸痛等症全都沒有，又過了三五天功夫，美英不但沒有病了，就是兩件衣服也都做起來，午飯以後，士杰不在家中，母親到廚房去收拾碗盞，美英把那件綠印度綢旗袍穿在身上，對鏡照視，心中非常得意，她一壁顧影自憐，心裏一壁想到了康寧，她想康寧在開學前一個星期回來，那時天氣還熱，我穿了這件旗袍和他到蓮池書院去玩賞新秋的景象，那是多麼快樂的事呀，即便那時天氣漸寒了，我還還有桃紅色應時的夾袍，將來再要求哥哥給我做一件青色紅花和王淑嫻冬天一樣穿着的襪絨袍子，

這一年之內的衣服，什麼都有了，想到此處，她的心境突然轉變了，一面把那旗袍脫了，攤在床上，隨着換了日常衣服，匆匆的來到王淑嫻家中，剛好淑嫻纔由街上買了許多化粧品回來，美英道：「妳這兩天怎麼沒有到我家裏去玩？」淑嫻笑道：「我今天想去，明天又想去，終于因為家裏事忙，一直遷延到現在，妳的臉上怎的清瘦了呢？」美英道：「我病了幾天，怎能不瘦？」淑嫻笑道：「不用問，康寧一定還沒有給妳來信，」美英深深的點頭道：「是的，我正想和妳打聽打聽消息，劉明給妳來信沒有？」淑嫻道：「說時便要把信拿出來給她看，美英紅着臉攔道：「不用看了，我知道就是了，」淑嫻停手笑道，「妳和康寧臨別之時不是約定了來信嗎？」美英此時滿腔惆悵，一派嫉妬之情，那裏儘得淑嫻這一問，由不得心裏一酸，流下兩行熱淚，口中說道：「不料康寧的心，就是這麼狠惡，兩人見面熱情之火燒的不得了，一經轉面，就把人拋的冷冷清清，一點印象都沒有了，無怪家母常對我說：『天地間的男性，沒有一個是有真情的，』淑嫻聽她說了這席牢騷話，心裏也有些傷感，因陪她流淚道：「我想康寧絕不會如妳所說之甚，他不來信，其中必有原因，好在劉明三兩天就要回來了，待他來時，和他討論討論，一定會有辦法的，」美英拭淚道：「劉明作什麼這般快，就回來？」淑嫻紅了臉道：「他在第三封信裏說，我們的婚家中完全贊成，並且給他一千元結婚費，準備開學以前在保定結婚，過年劉明畢業，就到日本入醫藥專科，打算學一學漢醫，也許到北京入大學去，這些事都在計劃之中，總而言之，我們不久要行結婚禮，是不成問題的了，」美英的臉也紅起來說道：「妳們到開了特別快車，不知五分鐘以外，能不能生一對小寶？」淑嫻瞪了她一眼說道：「妳不要缺了，妳們結婚恐怕比我們晚不多少，」美英忙問道：「這話妳是由什麼地方見解出來的？」淑嫻笑道：「康寧見我和劉明結婚了，他豈能自甘落後呢？」美英聽了，表面自然要表示出不樂意即早結婚的樣子，其實她心裏，又何嘗不默



是美英來了，妳怎麼好多日子不來，」美英鞠了一躬說道：「伯母，我有病了，所以沒有來看妳，」王太太坐在床邊上說，「妳們年青人有病，我這老人又該怎麼活着，一定是在說假話，」淑嫻道：「她病了，是爲想康寧，」引得王太太哈哈笑起來，她在笑時，手掌子無意摸到淑嫻纔買來的化粧品，順手抓起一瓶雪花膏來說道：「美英妳着，淑嫻這幾天正忙着她的事，買布咧，做鞋咧，手腳不停，雖然是這麼暑熱的天氣，一點也不怕，我還替她就憂呢，」王太太說這話時，內中含有兩個意思，一是自詡女兒婚姻一帆風順，二是引着美英奚落淑嫻幾句，也好湊趣，偏是美英心境不佳，如今見了此景，傷心還恐來不及，那有閒情湊趣，她沒有什麼顯明的表示，只是小臉兒發紅，王太太也看出來了，便又正色說道，「康寧的消息怎樣，」王淑嫻插口道：「剛纔聽美英說，隻字沒有，」王太太道：「不會不會，康寧那小孩子最誠實不過，也許信發了在中途遺失，或是信到美英家裏被她娘接到了。嚴密起來也未可知，」淑嫻聽了此話，覺得很是，美英似乎也有些醒悟，面上的顏色，立時變成青白，顫着聲音說道，「即使真如伯母所料，我和康寧的前途，更不知發生什用波瀾了，唉，我的命就是這麼苦嗎，語至此，熱淚流下來，王太太道，「剛纔我說的話，不過是個揣度之詞，但願妳們的信不致那糊塗的母親，和無情的哥哥接到纔好，」淑嫻道，「還是美英給康寧寫一封信問問，真象如何，不難判明，」王太太道，「妳告訴康寧，所有來信都寄到我這裏，包管萬無一失，」美英道，方法是再好沒有了，但是康寧北京的住址我沒有法子知道，」淑嫻聽如這裏，把眉頭皺起來說道，「這到是一個問題了，」王太太道：「像孩子們，腦筋太遲鈍了，學校裏沒有康寧的住址嗎，」這一說，她倆都恍然大悟，淑嫻道，「教務處有學生名冊，一切年齡住址都很詳細，」美英道，「是的，我也忘了這事了，淑

嫻，妳是現在肯同我到學校去查嗎？」淑嫻沉吟道：「我是畢業生了，怎好意思再到學校去打擾，王太太道：『畢業生更應當到學校和教職員們聯絡，以免日久感情疎遠了，淑嫻一聽，只得答應同美英到學校去，美英心裏喜歡，又和王太太談了一會，她倆便出門僱乘洋車來到學校，只見校門外貼着招生告白，五光十色，像是一座大商店，學校鐵門關鎖着，隔了鐵門往裏看，只見號房門外，貼着『報名處』一個白紙條子，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淑嫻按了一聲電鈴，半响纔見老校役王敦，睡得困眼朦朧的赤着背提着繩子走出來問誰，纔見門外立着兩個女生，嚇得二次褪身回來，披了小褂出來，仔細一看，不是前來報名的新生，心中好生不樂，因整着臉說道：『妳倆幹麼來了，』淑嫻道：『到教務處去』，王敦道：『教務處沒人，』淑嫻道：『教職員都有誰在這裏，』王敦想了想說道：『只有事務員陳興漢，』美英道：『壞了，這學校裏職員，就是姓陳的不好說話，』淑嫻道：『我自方法對待他，』因向王敦說道：『我們和陳先生談一談話，』王敦道：『等着，我去看看，』說着往後便走，淑嫻又把他叫回來說道：『把鐵門開了，讓我進去等着不成嗎，』王敦一聽，翻着白眼望了望，纔又走入號房取出鑰匙，把門開了，放她兩人進來，然後說道：『我到裏邊去，找陳先生，妳倆小心看守門戶，淑嫻不耐煩道：『你快去吧。我們知道了，』王敦這纔不慌不忙的向事務處走去了，這裏美英便和淑嫻說過，『學校的校役，不料竟是這樣傲慢，教人看着非常生氣，』淑嫻道：『差不多學校都有這樣的壞風俗，原因就是學校當局引用私人，休看王敦是個校役，他也許是校長的舅父，也許是教務長的岳父，無論是什麼學校裏和校長沒有私人親屬關係的，就是充當一個校役，也是很難呢』；淑嫻說時，見號房裏小桌之上，七亂八糟的放了各色各式的來信，在那小小的信堆之上，壓了一個糙質的飯碗，碗裏只有麻醬拌麵條的痕跡，並且碗裏落了黑壓壓一片蒼蠅，淑嫻因為要看看那堆來信都

第 是什麼給人的，便也不顧慚，一步走了進去，那碗裏的蒼蠅嚇得忽啦飛將起來，淑嫻伸手把碗推到一旁，再看，這些信封上的收信人，都是本校同學，內中有兩封是寄給劉明的，一封因為經過日子太久了，白紙已變成淺黃色，另一封郵票戮記，和紙的顏色尙清新，拿起來一看，兩封信都是「北京西單牌樓燈籠胡同九十九號康絨」，北京姓康的給劉明來信，除了康寧那裏還有旁人，這一喜非同小可，忙着說道，「美英，這裏有康寧的住址了，」說着把兩封信拿了出來，美英接過一看，正是康寧的筆跡，見了字，如同見了康寧，心一發酸，眼淚又流下來，這時老校役王敦迺遞走來，口中叨嚮道，「這麼熱的天氣，我沒有地方去找，」淑嫻道，「謝謝妳吧，不要找了，改天我們再來好了，」又

說道，「這裏有劉明兩封信，由我帶了去，免得他又跑來一趟，」王敦道，「劉明和妳是什麼關係，」淑嫻道，「是親戚，」王敦道，「好好，由妳拿去，開個收信條給我，」淑嫻不多費話，便寫了一個條子，然後同美英走出校外，一壁向大道走，淑嫻一壁笑道，「真沒想到康寧來信是寄給劉明，」美英道，「康寧總算聰明，他若把信寄到妳家，也不如直接寄給劉明好，」說時，淑嫻已把第一封信拆開，她倆肩對肩的擠着，走着，看着，那信所說已於某日平安抵京，全家都很喜歡，只是母親有病，入夏以來痰喘更甚，另附一紙，是給美英的，大意抵京後魂夢不安，無時不在懸念，我（康寧）每日除了侍奉母親湯藥外，便到北京圖書館去看書報，令兄有惡表示否，妳近况如何，盼來信告知，「淑嫻再拆第一封，只見給劉明的信裏，沒有多少話，只求將內附一信轉交美英，美英一看，是康寧發急質問的信，說前信量已由劉明轉交，劉明沒有發信，妳也隻字未來，是何緣故，非常疑慮，是否令兄對妳施了卑鄙手段，妳不來信，劉明也該來信告知，」淑嫻笑道，「妳在報怨他不給妳來信，康寧那邊却盼妳的回信，這都是號房不負責任，幾乎就誤了妳們的大事，妳快快回家給康寧寫回信吧，下

次囑咐康寧，把信寄到我家好了，」美英連連點頭，兩人遂即各自坐車進城回家，美英把信藏在衣兜以內，不敢使她母親哥哥看見，這時正當盛夏，各機關辦公時間，都改在十二點以前，士杰下午雖然不到省政府去，在家裏却一時停留不住，不知道的以為士杰必到各娛樂場所消遣，其實他每天都是給廳長忙着辦壽的事，明天就是五月十五吉辰了，今天照例有煖壽之舉，士杰在吃完晚酒之後，便向廳長告辭，廳長拈着鬚鬚笑道：「楊秘書這回你不要打誑語了，令妹明天要不給我來拜壽，莫說是縣長，就是你現在這個秘書，也休想幹得牢穩，」一語畢哈哈大笑起來，士杰見廳長雖然和他是說笑話，爲了前途計，心裏何嘗不着慌，本來天氣很熱，他心裏一經發急，大汗由額角，像水一般的流下來，口中連聲應是，狼狽着跑回家來，坐在房裏，只是在肚皮裏打算盤，楊太婆見他如此，不由問題：「你在外面和誰嘔了氣，」士杰道：「不是嘔氣，我心裏爲我的前途就憂呢，」楊太婆道：「明天不是廳長的生日嗎，」士杰道：「我正是爲了此事，明天我如果不能把美英帶到廳長公館，這二百九十元秘書也不用幹了，」楊太婆直眼道：「這可怎麼好呢，」士杰道：「美英的全副精神注在姓康的身上，我如教她到廳長公館去，一定會吃一個大釘子的，可是不去又不行，我打算用一個計策，把她誘了去，只是娘須從中幫忙，」楊太婆道：「我當然要幫忙的，」士杰一聽，遂伏在楊太婆耳邊說了一派話，楊太婆連連點頭道：「非這樣子不可，」正說時衙門忽隆的一聲，美英從外回來了，美英前兩天給康寧發了一封信，她心愈似箭，恨不得立時就得到回音，所以郵寄的路程，也不仔細去算，每天只是到淑嫻家裏去候信，今天小劉從涿縣回來了，帶了許多土產物送給老岳王太婆，王太婆又預備些菜，給小劉接風，就便請美英作陪，美英眼望着這一對後進的情侶，不久就要結婚了，心中怎不發燥，她雖然作陪，想吃也吃不下去，好容易敷衍完，這個場面，便藉詞身上不好，告辭回家，剛走到院中，伊聽

母親很喜歡的叫她，忙着電入，見哥哥也在那裏笑盈盈的坐定，楊太婆道，「妳又到姓王的那個女同學家去了，那個姑娘比妳聰明的多，好像也很見過世面，和她常在一起，旁的學不會，講戀愛，交朋友種種的壞事，包管一學就會，我真不樂意」和她常在一起，」美英道，「天氣又熱又長，我除了到王淑嫻家去，幾乎再沒有第二個可以玩的地方了，其實我本心也是不樂意去的，」士杰接言道，「妹妹若嫌夏天沒個消遣。我現在就有一個法子，總比到王淑嫻家去開心的多了，」美英道，「是不是蓮池書院，」士杰道，「我說的還不是逛公園的事，明天五月十五，是一個同事辦五十整壽，不但家裏高搭喜棚，準備請人吃喜酒，更由北京約來京劇名坤角唱戲，這朋友是當科長的，和我階級相同，所以我們更可以借此機會，和他的眷屬聯絡感情，妹妹要去，不但可以聽戲吃飯，還能和文科長太太見面，豈不又多了一個女朋友，」美英道，「文科長太太有多大年紀了，」士杰道，「五十左右，資格很好，是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生，嫁給王科長，簡直是大才小用了，她如和她常常過往，學問方面，一定會把水準提高了，」美英此時正在無聊，聽了此話，豈有不樂意之理，遂喜歡道，「哥哥明天帶我去嗎，」士杰面上毫無表情的說道，「如若喜歡去，也沒什麼，」美英道，「可惜我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士杰道，「穿那件新旗袍就行了，再擦一些白粉紅胭脂，打扮起來，非常漂亮，」美英道，「只怕和旁人的小姐們比不上，」士杰道，「當然能够比上了，」商議既定，次日上午八點鐘士杰便把美英叫起來梳洗打扮換新衣服，一路忙亂，九點一刻，就叫來一輛汽車，兄妹坐了，一逕到廳長公館，廳長公館門外裝着五彩花牌坊，院裏高搭喜棚，還有一部消防隊駐守，因為時間很早，門外只停了兩三部「軍，美英今天非常高興，第一坐了汽車，是生平第一遭，第二，有這機會見世面，未使不是人生過程中一個必要的階段，她隨了哥哥，走進這所宏麗的宅子，一到院中，那龐大的戲

## 第五回

豪，已然映入她的眼簾，院中設着幾十份餐桌，都是油飾得煥然一新，桌套椅墊，無不鮮明考究，有二十來位胸前佩帶紅花的男客，有的在紅花下面又垂着一個紅綢條子，上寫「知賓」「來賓」等字樣，見士杰走入，大家似不約而同的拱手，滿面笑雲的說道，「楊秘書，來得很早啊，」士杰也拱手笑道，「拜壽當然要提前一點，若延到下午就沒有意思了，」說時便給美英介紹，這是建設廳的李諮議，那位是警務廳的劉督察，這是民政廳的孫科長，那位是財政廳的馬科長，又對眾人說，這是舍妹美英，大家聽了，紛紛拱手，美英耳裏只聽這個長，那個長，那裏看得清，記得住，只有鞠躬爲禮，介紹既畢，士杰便把她引入壽堂；壽堂裏坐了七八位太太小姐，有中年青年的婦人，有十七八歲珠光寶氣的小姑娘，士杰差不多都熟識，又給美英介紹一回，女性向來是愛羣的，尤其是美英的態度嫺雅，生得又格外漂亮，無論是哪一位女客都很喜歡和她談話，士杰乘着衆人和美英說話之時，一脚踏入廳長內室，是時廳長正躺在床上吸鴉片，士杰先鞠躬，然後纔低聲說道，「舍妹已經來了，」廳長一聽，把烟槍往旁一放，猛的坐起來說道，「快快請進來談，」士杰道，「先請廳長到壽堂受賀，然後再談也不遲，」往日廳長是指揮秘書的，這裏固不是衙門，可是廳長返到聽從秘書的指揮了，士杰請他出來，他竟毫無疑義的走了出來，廳長是一個矮胖的身材，走起路來，左搖右擺，像是沙灘上曝日的河鴨，他出了內室房門，外間客廳裏的女客，都慌着立起來，廳長用目一掃，已然看見美英鶴立雞羣的站在那裏，廳長沒容介紹便耐不住的哈哈喜歡道，「楊小姐快快請坐吧，天氣這般熱，爲了我這樣一個生日，勞妳大駕，」美英一聽這口氣，料着必是王科長無疑遂也含笑，道，「王科長不要客氣，」廳長聽了這個稱謂，覺着很是奇怪，不由張嘴一怔，又見士杰向他擠眼，更是莫明其妙，又聽士杰道，「請科長上面受賀吧，」廳長聽士杰也呼他是科長，並且改姓王了，覺得內中必有貓兒溺，只得回

圖呼道，「不敢當，不敢當，」其時美英已向喜堂行了三鞠躬禮，廳長客客氣氣的還禮，士杰也拜了壽，廳長搖着手說道，「走走，到後宅和我的女眷去談，士杰知道已然打動了廳長的歡心，遂高高興興的向美英說過，「王科長太太在後邊，我給她們介紹介紹，」美英糊哩糊塗的，只有隨着哥哥往後走進去，廳長公館，士杰走得腿兒很熟，廳長太太是常見面的，他爲了彌縫廳長與科長的缺陷，便着先跑入上房，和廳長太太低聲說道，「舍妹來了，她一向是怕廳長階級的。見面只說是科長太太，以免她心裏不安，」又補充一句說道，「這是廳長的主意，」廳長太太不知他們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便直着眼點頭，是時廳長已熱烈的把美英引入，美英呼做王科長太太，廳長的太太也就馬馬虎虎的答應，她說了許多客氣，美英滋牙笑，一句話也不會答，是時房裏坐的都是廳長的內親，廳長鄭重其事的囑咐太太「好生招待，」太太更不敢怠慢，丫頭老媽子也都忙着敬茶，廳長在這裏立脚不住，便把士杰叫到外客廳的那間內室，一壁吸烟，一壁笑道，「令妹最近更出息多了，此上回我看見時，越發標緻可愛，士杰道，「她對於給廳長當姨太太，極端表表示反對。今天她來，是受了我的誑騙，她平日對於廳長二字記得很牢。印象也不甚佳，所以改稱廳長是科長，藉以矜蔽她的感覺，」廳長皺眉道，「她不樂意，有什麼強迫的方法，」士杰道「因爲她受幾天教育，不與普通女性相同，若要他順序的承認，非使誘惑的手段不可，」廳長道，「怎樣誘她，」士杰道，「舍妹本是一個鄉間的女性，沒有見過較大的排場，今天見公館裏氣象華貴，壽堂上佈置得富麗堂皇，已足使她心曠神怡了，假使廳長再施一點小惠給她，不難作廳長的籠中小鳥，」廳長道，「施一點小惠，事到不難，停一會有了機會，自有辦法，」士杰見談話已告了一個段落，遂即退身出來和同事談天，時間近午了，賀客接踵而來，廳長和太太在壽堂應接不暇，門外已車水馬龍現出蓬勃的景象，庭院裏華筵開了，酒香看富，

第五回

百味雜陳，更顯得熱鬧非常，美英被女知賓讓到後邊一個餐桌之上，有胡科長太太，劉主任太太，王縣長太太，梁秘書長的大小姐二小姐，還有廳長的令妹高委員夫人，大家團團圍住，正在吃的得意之際，忽見廳長踉蹌着走了來，滿面堆着笑容說道：「來來來待我做妳們一盃，」王縣長太太和廳長有內親的關係，可以隨便談話，便笑道：「壽星老兒應當受大家敬酒的，我先敬你一盃吧，」說時提起酒壺來，廳長無詞可藉，只得舉起盃子說道：「我只能喝一盃，因為還要招待其他朋友呢，」王太太點頭微笑，廳長喝下一盃，又轉敬了王太太一盃，隨着又給各位太太小姐斟酒，斟到英面前了，美英紅着脸道：「謝謝科長，我不會喝酒，」廳長道：「今天是我的壽日，大家既是來了，當然要喝杯喜酒，楊小姐這樣拘泥，未免太煞風景，」美英見各人的杯裏都是紹興酒，恐怕喝下去丟醜，便懇切的說道：「紹興酒我更不能喝了，」廳長道：「不樂意喝紹興，有辦法……」說到此，便叫人開一瓶玫瑰酒來，美英實在不能推却了，廳長給斟酒之後，她便一口喝了下去，覺得甜甘甘的玫瑰氣味十足，只不過有十分之一的酒氣而已，喝到肚裏並不覺得怎樣痛苦，廳長待她第一杯喝罷，隨着又把瓶子舉起來，美英不肯再喝了，廳長道：「楊小姐喝三盃玫瑰酒，我陪喝三杯紹興，還不行嗎，」縣長太太道：「這樣拚命不合慶祝的意思，教我來調解這多問題吧，廳長不必陪楊小姐，楊小姐也不必真喝三杯，就請把第二杯喝下去，也就完了，」廳長道：「這個方法是一舉兩得，就請楊小姐把第二杯喝了吧，」美英被迫無奈，只得又把第二杯吃下，同桌的女太太們還鼓掌歡迎，美英經這麼一個棒場，一張紅臉羞得比平西的太陽還紅，復又一眼看見哥哥士杰遠遠的立在一座石壻之上，倒背着兩手向她張望，面上的表情很壞，大概是怪她不該吃酒的意思，美英不敢和士杰對眼光，只得低下頭去，飯罷之後，戲臺上有了敲打鑼鼓，第一齣照例是趙彥求壽，各位來賓太太小姐孩子們，都把臺前的座位佔滿了，第二



鮑是龍虎鬥，第三齣女起解，美英對於戲很覺興趣，士杰早就給她找了一個前排較好的座位，聽得非  
常入神，聽到第五齣寶蓮燈上場時，院中月水電燈，已燃點上了，這時士杰忽然匆匆跑了來，抓在美  
英耳邊說道：「科長請妳到那裏談兩句話，」美英道：「他叫我有什麼話可談，今天那老東西雖然招待  
殷勤，終于看着不是好人，」士杰「聽這話，猶如頭上澆了一盆冷水，噤得停了停纔說道：「妳不要錯  
看了好人，王科長爲人秉性純厚，况年紀又是偌般大，他怎能算是不正經的人呢，來吧，不要辜負了  
人家的好心，」美英聽了，只得隨着士杰去見這位王科長，是時應因爲應酬來賓，手脚都乏了，一  
氣鴉片吞下之後，躺在床上閉目養神，士杰引美英走入，廳長忙着坐起來笑嘻嘻的說話，這裏的戲唱  
得不好，秩序也不好，人聲鼎沸，狗叫孩哭，台上唱的是什麼都聽不見了，到不如在我房裏談談，還  
有些意思，」士杰道：「是的，」又向美英道：「妳在這裏陪着科長說話，非常有趣，」美英一把扯  
住士杰的衣襟說道：「哥哥不要走，你如走，我也不樂意停在這裏，廳長正色道：「楊秘書不要走，實  
在楊小姐和我沒有多少話說，士杰坐在小榻邊上笑道：「是的，我不走，」廳長道：「我雖然不是青  
年，好歹也是一個男性，」說到此處，便向美英拈了拈鬚，又引得美英忍不住笑道：「廳長正色道，  
」實在，我很喜歡楊小姐，不然怎能請令兄把妳請到我的裏間來呢，但是請你來除談些閒話之外，還  
有一件東西送給楊小姐，以作我們的紀念品，」說着，一回手從烟盤底下，抽出一個赤鷄心，上面綴  
以五色絲線編成的項環，高高的舉着說道：「楊小姐請收下吧，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美英見了那  
裏敢要，偏是士杰極力主張收下，同時美英心裏正想聽外面這齣法門寺，無暇久延，這纔收下返回座  
位，仍是聽戲，士杰見金錢不能打動美英的心情，怎能不表示着急，晚飯吃過了，美英便和士杰回到  
家中，楊太婆見兄妹回家，美英的情形與往日無異，士杰臉上却沒有一絲喜歡氣，心中未免懷疑，待

美英安歇之後，楊太婆便問今天經過如何，士杰道，「好費手眼，沒有弄出一點結果來，廳長那方面到是很好，只是美英像一顆冷石，什麼感應都沒有，廳長送她一顆金鷄心，她並不覺得怎樣可貴，在美英這方面到沒有什麼，可是將來廳長未免要疑我把妹妹作釣餌，騙了他的東西，如果那麼豈不畫虎不成。反類其犬麼，」楊太婆道「你不要多慮，看這樣子，廳長已然迷了美英，莫說是一個雞心，就把一座赤金山送給美英，她也不會起反感的，依我之見，還是設法壓迫美英，無論如何使她順了手，不然再遲些日，暑假一滿，姓康的來了，更不好辦了，」楊杰聽了這話，心中越發如火焚燒，自言自語說道「有了，有了，」楊太婆道「有了什麼，」士杰道「明天我和美英面談之時，妳老人家也就知道了，」美英今天玩得很痛快，把思想康寧的事置諸腦後，睡覺的時候，腦海裏時常泛出戲台上種種的影幕，心裏高興，再不會想到士杰正在準備和她發生一幕舌戰，次日十點起床，外面下了一陣灑波大雨，半小時後方纔止住，母女吃完早飯，士杰也下班回來了，楊太婆張羅士杰吃了飯，美英便要到王淑嫻家打聽康寧消息，士杰忽然喊道「妹妹不要走，我們談幾句話，」美英道，「哥哥有什麼話說，」士杰忽然把臉向下一沉說道，「以後妳的行爲應當檢點些纔是，上回我帶妳到王科長公館去，鬧得名譽太不好聽了，到了衙門裏同事的冷嘲熱諷的，教我除了紅臉，再沒有適當的話答覆他們，」美英直眼說道「這話從何說起呢，我在王科長公館並沒有什麼失檢之處，」士杰含着呂宋烟冷笑道，「妳本身當然不自覺的，可是旁人看得非常清楚，」美英氣得口都塞住了，臉色鐵青，說不出話來，楊太婆從旁假意裝作不解道，「到底外邊說美英什麼壞話了，」士杰道，「難聽得很，面子上更是十分難看，楊太婆伴怒道，「那裏來的野男子，浪了嘴，糊說我的孩子，」士杰拍了桌子一下說道，「娘，妳老不要糊塗了，世間上的人，只是原諒自己，責備人家，這根本就是錯悞，娘不探究外人說嫌

話的由來，反先怪人糊說，這樣不但外邊說話的有罪，就是我聽信外人話的也有罪了，結果呢，妳的女兒是一個大大的好人，完了，我不談了，」楊太太也帶氣說道，「難道外人說美英不對，就算她不對了嗎，」美英哭着說道，「這真是空穴來風，我不知怎樣行爲失檢了，」士杰道，「起初我也沒有注意這件事，後來聽同事的奚落我，纔覺得出來，昨天就有一個同事說令妹真漂亮，真活潑，後來又有人說，楊士杰的妹妹畢竟是受新教育的人，比起舊家庭的女性自然迥乎不同的，」今天又聽另外幾個同事竊竊私議說那天在王科長公館見到好多女太太小姐們，雖然醜妍不同，而比較清風頭最健，行爲浪漫的，要算是楊士杰的妹妹了，在戲臺前坐着眼風四溢，自覺傾國傾城，當下午晚宴之時，和王科長對杯吃酒這一幕，又和我們在飯館裏開條子叫密姐兒陪酒的情形有什麼兩樣，我聽到這裏，細一回想當晚情形，的確不錯，妹妹會和王科長有對杯吃酒之舉，並且我親眼看見了，妹妹的動作方面，實在有失體統，無怪旁人脫嫌話，」一席話，說得楊太太直了眼，回頭向美英說道，「有這等事嗎，」美英噎着氣說道，「有有有，但是我只喝了兩杯，」楊太太氣得翻了翻白眼說道，「好好，妳這小年紀，就是這樣不守女人的規矩，在學校和什麼姓康的講戀愛，在外邊宴會，又和王科長作出不規則的行動來，氣死我了，」說時兩手發顫，下頰亂抖，似乎要閉過氣去，美英此時有口難分，急氣交集，大聲哭了起來，一壁哭，一壁走向自己的房裏，在美英出房之後，楊太太的手也不顫了，下頰也不抖了，忽然嘆哧一笑道，「這回我作得鬼臉怎麼樣，」士杰低聲點頭道，「很好，很好，希望娘再裝下去，」楊太太當時便躺在床上了，腿發直，手發顫，鼻子又亂噴嚏，士杰忙叫道，「姑娘，不要生氣，姑娘不要生氣，」又大聲叫道，「妹妹快來，娘要氣死過去，」美英聽見呼聲，也顧不得哭了，二次跑回來，見母親僵屍的樣子，怎能不動心，急忙幫同士杰把楊太太扶着坐在床上，兩腿狠命的

盤起來，美英又哭又喊，半晌，楊太婆纔緩過氣來，一壁長聲短氣的哭着，一壁嘮叨自己怎麼命苦，養了這樣現世的女兒，士杰道：「娘不要難過了，關於這一點，我自有辦法。」美英聽他母子一唱一和的說話，又是氣，又是傷心，半句話也說不出來，眼淚撲簌簌的落個不止，只這一鬧，士杰下午也出不去，美英只是伏在床上飲泣，楊太婆畢竟是在表演，把這一幕怪劇表演以後，氣也不閉了，嘴也不叨嘮了，只待美英的情態變化如何，美英此時受到了這般侮辱，肺腑幾乎要氣裂，雖然猜不出他母子在弄詭計，可是心中多少有些不服，只待士杰出門，她好乘機去找劉明王淑嫻研究對策，無如士杰這一天只是坐在家裏沉着臉，到晚飯後，纔拿了一把芭蕉扇出去乘涼，美英感到身邊危機潛伏，越發懸盼康寧早日回來，無奈康寧至今還沒有回信，漫漫長日，何處纔能熬到了開學，天色已晚了，不能去找劉明，只得侍諸明日，母親今天也沒有細話和她談，只是嘆氣，次日士杰到省政府去了，美英便一聲不響的出了門，來到淑嫻家裏，王太婆說，淑嫻和劉明到蓮池公園去了，美英聽到蓮池公園四字，不由在腦膜上泛出過去的影幕來，她怔怔的答應着，兩隻眼淚裏的熱淚潮湧般的冒了上來，她遲遲的說道：「是了，她倆也到蓮池去了。」王太婆見她如此，便問道：「美英，有什麼傷心事嗎？」美英道：「沒有，」說到此，熱淚再也遏止不住了，倏的一閃，流得滿面，王太婆料着必然有事，遂說道：「美英，你有話何妨對我說說。」美英道：「我沒有話，但是我想和他倆玩一玩，」說着往外便走，王太婆叫她回來，她不答言，就踉蹌的走出王家，僱了一輛洋車乘坐，來到蓮池公園，舉目一望，園內綠蔭蒼翠，萬紫千紅，繁殖的楊槐掩映着紅綠的欄杆，假山石因為蒙受昨天的大雨洗禮，今日生出薄薄一層青苔，好像罩上一幅綠絨外套，鳥兒婉轉嘯歌，風兒習習拂面，天是那樣清明，日是這般可愛，她的魂魄都出的驅殼，就勉強着拖了空洞的身子向裏去，裏邊遊人男女很多，蓮池

面積很大，那裏去找王淑嫻和劉明，她懶洋洋的信步去，只願在心裏盤算，反到忘了自己到這裏所爲何來。一時模糊，一時清醒，就這樣昏昏沉沉的走着，在公園裏走了一個圈子，並沒有遇到劉王片影，她在道旁一把休憩椅上坐了，爽然的涼風吹到身上，渾身益覺疲乏，她靠着椅背，迷迷糊糊，似乎要走入夢鄉，但是她心裏却很明白，不該在這裏晝寢，無論如何也要掙扎着自己的精神，可是精神已不能完全受她的支配，就在似睡欲醒，欲醒又睡之際，一陣勁烈的風兒，吹來口琴之音，那口琴吹着美妙之歌，聲聲送入她的耳裏，美英勉強直起身子來，自己盤算道，「走一走就好了，千萬不要睡，這是那裏來的得意情侶，吹着快樂的琴音，心裏想時，身不由己的沿着琴音走去，不遠面前便是她和康寧常常聚會的紫藤架下了，那琴音恰好是從燦爛的藤蘿隙處婉轉的發出來的，美英見景傷情，眼淚落在胸前，落在胳膊之上，還有幾滴落在鞋尖之上，她一壁試着淚，一壁向藤蘿架下走，迨她走入裏面，却見有五六對情侶，都很公開的在那裏，或坐，或立，或舞蹈跳躍，或相挽偕行，甜蜜的情緒，佈滿了四圍，只是她孤伶仃的，但她的兩眼，在瀏覽全景之後，已然看見王淑嫻和小劉兩人偎坐在一把長椅之上，小劉吹着口琴，淑嫻正唱『可愛的春天』之歌，小劉閉着眼吹琴，當然顧不得一切，可是淑嫻唱在得意之際，兩眼也是目不旁觀，美英怔住了，此時雖然正當酷暑，但在上午九十點鐘時候，夜涼尚未退盡，况又在這倚疊繽紛的藤蘿架下，其涼如水，可是美英頭上的汗，却止不住的激流下來，她再不想前去參加劉王美的享受，正待退身之時，偏是被淑嫻一眼看見了，忙着叫道，「美英，美英，」美英想迴避也不可能了，同時由不得流下淚來，她低着頭，只管狠命的遏止淚水，小劉淑嫻早已跑到她的面前，淑嫻推着她的頭說道，「妳哭什麼」，小劉道，「不要強制她，見景生情怎能不哭，」復又說道，「小康太沒有人格了，淑嫻和我都給他去信了，到底沒有見他的隻字回來，美英不

要傷心，我一兩天再給小康去一封信，如再沒有答覆，就到北京去一趟，找到他，不開青紅皂白，先打個痛快，然後再說話，『美英拭淚道，『不是那樣簡單的事，相信康寧決不會騙我，』淑嫻用鼻子哼着說道，『妳還這樣迷信他，既說不是騙妳，爲什麼拋得妳這麼清苦，』美英道，『查看我們從學校拿來的兩封信，足可證明的，』小劉道，『男性用情不專，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同時，更會隨着轉變，當他發那兩封信時，是一個環境，現在沒有隻字，當然又是一個環境了，』美英聽他倆這番解釋，自己心裏更沒有把握了，因直着兩眼說道，『如果康寧真的變心了，我應當怎麼辦呢』，小劉道，『沒有其他的妙法，只有找到北京，』說到這裏，美英沒有下言，淑嫻也答不上話了，沉默了七八分鐘光景，淑嫻纔說道，『這些步驟還須從長計議，』又問道，『妳心的也有閒情到蓮池書院來玩，』美英見問便把天兄妹口角及今早尋淑嫻的情形述說一番，小劉咬牙說道，『令兄熱中作官，未免卑鄙無恥，欺侮弱小胞妹，其心可稱殘忍已極，其心如是，即便將來僥倖當了縣長，也是悞國殃民的贓官，』淑嫻道，『這話我們沒有批評的資格，當前的急務，還是謀一些對策，防備美英令兄的狡獪手段，』美英又拭了拭淚說道，我來找你們就是爲了討論這個問題，如能解除我們的痛苦，真是我的好恩人了，』說着，熱淚繼續流下來，淑嫻道，『我們從旁處走走，以免引起遊人的注意，至於對策，也須費些時間研究，』說時，三個人便款着脚步向西，邊走邊談，依了小劉的主意，還是適用前回的方法，以新聞記者資格，再給楊士杰下一個通牒，美英道，『那天辦壽的科長究竟是不是我印象的廳長，還須調查後證明，』小劉道，『他這樣壓迫妳，並且血口噴妳，那背景當然廳長無疑，我們就事論事的講，令兄如此給妳身上狠命的潑些髒水，教妳不嫁也要嫁的，哼，他的用心甚苦，可惜手腕使得太幼稚了』，說時，三個人走上了長廊，面前有一座玻璃房子，房中列有古代石碑，約有七

八通之多，另外又陳着一個徑圓七八尺的烏龜蓋子，淑嫻很好奇地問劉明，這龜蓋怎的這麼大，是不是假做的，「劉明道，『是真的，這裏還有一段很好的故事，此事雖然出在保定，保定的人知道的確是很少，我見一本雜誌上登載過，大約事實是這樣，某年這蓮池的鐵閘開了，爲是引進外河的水來，藉以點綴園中的風景，不料水閘開後，蓮池裏就泳進這個烏龜來，晝伏夜出，很能興風作浪，遊園的小孩，不知有多少失了蹤，園主對這事非常發愁，有的主張把這怪物捕上來，有的迷信家就主張引用韓愈祭鹽魚的方法，大家燒香請它另往旁處去修行，結果燒紙引了鬼，那烏龜反到白天也出現了，惹得一般好奇的男女，爭着前來觀看，一天，蓬池四週，圍了許多男女小孩，正在盼望烏龜出來，那烏龜果然把腦袋從水裏伸出外面張望，嚇得男女們紛紛四逃，有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未及逃脫，竟被嚙入水中，但見水面一層殷紅，那小孩不見了，小孩是某軍閥的兒子，那天是由姨太太老媽子監護着來看烏龜，不料被烏龜吃了，忙着跑回去報告，某軍閥正在當道，有權有勢，聽了這個消息，痛不欲生，就派了許多兵丁駕了幾隻船，托着步槍手溜彈，一面尋找屍體，一面準備和烏龜鏖戰，那龜很是頑強，特有堅強的背蓋，槍打不穿，彈炸不透，兵丁們又死了六七個，一連戰了三天，沒個結果，某軍閥更怒了，打電話給在青島駐紮的海軍司令，借來十二顆水雷，往水裏沒頭沒腦的亂炸，那烏龜可憐的很，終於敵他們不過，水雷爆炸聲響停歇之後，它這龐大的身子，就昂然的翻到水面上來，脖子長約丈許，確實是千年以前的兩棲動物，由兵士們打撈上岸，某軍閥命割爛了肉，割斷了頭，模樣都很快意的作到了，最後只餘這龜的蓋子，堅固如鐵沒有方法毀滅了，只好交蓮池主人放在這裏陳列，以作遊人的觀賞品……」小劉這樣津津有味的談着，淑嫻聽得兩眼都直了，美英却興味蕭然的佇立在河邊，望着兩岸的條條綠線出神，淑嫻道，「不問事實果真如此，談起來很有意思，」兩人談話時，

走下長廊，湊到美英身邊，淑嫻問道，「妳有什麼，」美英含淚道，「我見了那座紅橋，就感到了非常的傷情，在以前，我會和康寧立在橋上傾談肺腑，他說爲了解除我家庭的痛苦，願把他的生命體膚交在我的掌握，並說，設若不幸發生了私人交涉，就是公堂興訟，決不畏縮，聽他那話，是多麼慷慨淋漓，時間不久，他依然帶着他自己的生命體膚，往北京去了，公堂興訟，與他無干，而我家庭裏的壓迫索興日甚一日，男人說話，就是這樣不負責任嗎，」小劉聽了，忿然說道，「康寧還說這等話來，足見是欺騙妳的，我回頭到家就寫信問他，限他立時答覆，」淑嫻道，「發平信恐怕康寧還不答覆，最安全的就是發雙掛號信，有了他收到的名章，量他決不敢再沒回信，」小劉道，「這個主意更妙，」商議之時，大家走出蓮池公園，一同來到淑嫻家中，小劉到旁的房裏去寫信，淑嫻美英來見王太太，談起美英令兄的舉措，把王太太氣的不得了，因忿忿的說道，「楊士杰的個性太壞了，從沒見有這般樣子的男性，說來也是怪美英不好，既早曉得哥哥不懷好意，爲什麼還到什麼科長廳長家裏去拜壽，要知那廳長年紀雖老，心却不老，這路人多半出身卑下，歷年以來經過多少波折，受了若干辛苦，好容易得到了廳長地位了，只是壯志難達，年事已老，有許多金錢，享不到青春的樂趣，飽暖思淫慾，於是便想討個小老婆以解渴饑，同時就有沒志氣的下屬，願把胞妹貢獻給他，以作陞官之階，官場中多少都是如此，原不希奇，所奇的就是美英，明知哥哥引妳去的地方是虎穴，爲什麼還要去呢，既知廳長沒懷好意，又何必和他對杯吃酒，更不該受那廳長贈與的金雞心，據我的武斷，錯誤全是楊士杰一個人的，多少也是美英太沒意識，」美英苦着臉道，「起初，我並不曉得那所謂的科長，就是懷有野心的廳長，對杯時候，是那廳長厚着臉皮，死力要求，贈給金物我是決對不肯收的，家兄一定強我收下，後來我會對他說我看這老東西不是好人，他說科長秉性純厚，年紀諾大，不要辜負了科



長的好心，可是到了家中又怪我不該這樣，不該那樣，千百個理由都被他佔去了，」王太婆道，「當時爲什麼不和他反駁一下，」美英含淚道，「我肚裏雖有二百分理由，在母親哥哥面前，怎好毫無感情的口角衝突呢，」說到此處，小劉寫完了信，要美英看了，內容詞句非常激烈，最後結論，如不回信，美英必到北京去找，美英看罷認爲滿意，小劉急忙着發信，美英在王家吃了午飯，到下午兩點鐘，纔回到家來，

第六回

宿兩鳥雲鶯聲恬靜  
秋河冷月天影迷離

楊士杰母子，利用親權地位，強詞奪理，一口咬定，終日嗷嗷，給美英精神上蒙着好大的損失，但是美英處在黑暗的氛圍裏，因爲尙有待康寧回權的一線希望，只有忍氣吞聲，不料一連又是六七日光景，她把淑嫻的家門幾乎跑破了，終于沒有見到康寧半個字，淑嫻以爲康寧有信寄到學校去，遂又和美英去了一趟，遍找也沒有，還惹得學校的事務員陳興漢發了一回白眼，她倆越發垂頭喪氣，回到王家，劉明也是忍耐不住了，便說道，「小康這小子太無情了，現在隻字不來，難到下學期就到學校來了嗎，雖然這樣潑恨，也是沒有辦法，金風拂暑，秋色清新，距離開學只有一個星期了，這天正是劉明和王淑嫻在城內聚和飯莊舉行結婚嘉禮，王家的親朋故舊及育才中學男女同學都來參加，就是劉明父母也在期前由涿縣趕了來，美英參加這個盛會之後，像是受了冬天的煤毒，頭昏耳鳴，再也支持不住了，只得悻悻然回到家裏，憂鬱美妬，各種情緒一時叢集，次日就懶怠起床，第三天淑嫻和劉明來看她，她只有流淚，同時劉王這一雙得意鴛鴦又很遭楊太婆的白眼，但是他們的來意，注重在

美英身上，所以任是楊太婆怎樣冷淡並不放在心上，談了一時，劉王方纔辭去，至於楊士杰這幾天心情却很緊張，他全副精神只在開學後姓康的是否繼續上課，然後再定方針，現在不過是靜觀情形而已，今天劉王到楊家來，晚間楊太婆就告訴士杰，士杰含着呂宋煙搖頭說道「唔，怎麼放這一對狗男女進來，」楊太婆道，「他倆是一壁進門往裏走，一壁喊着美英進來的，我想攔他們，來不及了，」士杰道，「下次再來，娘千萬不要招待他們，」楊太婆道，「今天我就沒有招待，」他母子談話時，聲音並不甚低，雖然和美英隔着一個房間，馬馬虎虎也能聽個大概，美英想，爲了我的事，兩個同學都被波及了，教我心裏怎不難過，現在什麼希望都沒有了，只有等待開學時和康寧見了面再談，她想到傷心之處只有掉淚，她的病情確實很重，母親哥哥都不來照顧她，她自己也很願意病死，也好脫離這苦悶的環境，同時她又很希望趕快的和康寧見而，屈指計算後天就開學了，前幾天已經接到學校方面的通知，料着此時各同學都到齊了，次日清早，她便扶病到學校來，問號房王敦，據說住校的男女學生都到了，還有一部份新生也搬進來，只有康寧還沒有報到，美英聽了，兩眼發花，但是她心裏很不相信王敦的話，便無聊的走到男生宿舍，到了康寧劉明宿舍之前，見門框上貼着名條，一是劉明，一是張繼祖，「張繼祖」是誰，康寧的名子怎不列在這裏，莫不是學校當局給康寧變更了房位，失望的是張繼祖，「張繼祖」是誰，康寧的名子怎不列在這裏，莫不是學校當局給康寧變更了房位，失望的情緒，烘托着滿腹懷疑，由不得隔着一個窗洞向裏望，見劉明的床舖已然布置好了，康寧的床位，木板上尚沒有鋪陳東西，但是地下已放了一個很大的行李捲，這顯示着那個姓張的新同學已然到達了，美英看到這裏，魂靈早已脫出軀殼，仔細再看，房門被一顆黃色銅鎖，牢牢扣住，正在彷彿之際，耳中忽然有脚步聲音，她只得懶洋洋的走開，是時腳聲已從月亮門響了出來，舉目一看，來者正是同學小王，她爲了要得康寧一個消息，遂連忙開口說道，「王珍，我們好久不見了，」小王平日很少和她

談話，今天一見，怎不喜出望外，遂笑着走過來說道，「好久不見了，蜜絲楊在暑假內作什麼消遣，」美英道，「我竟生病了，不但沒有消遣，就是連課本子也沒有翻翻，」小王道，「明天就開學了，妳也搬到校裏住嗎，」美英道，「是的，我預備來住，苦於沒有閑的宿舍了，」又說到，「你知道現在我們學校裏，除畢業的以外，還有誰退學了，」小王道，「我是昨天纔來的，誰退學還不大清楚，蜜絲楊若找宿舍，可以到教務處去，」說着小王匆匆的走了，美英在敷衍小王幾句之後，覺得精神上非常吃力，回想小王說到教務處去打聽，到是一個根本辦法，於是她又嫻嫻的來教務處，教務長及其他的職員都不在，只有事務員陳興漢坐在公事桌上看報紙上登載的小說遺閱，這陳興漢是一個短胖的身軀，重重的頭髮，眯縫着兩隻小眼，吐氣揚眉，大有不可一世之慨，見美英拉開房門走入，他索興把頭更低下去，作爲沒有看見，美英走到桌前，鞠了一躬說道，「陳先生，」陳興漢停了約有一分鐘纔徐徐的把頭抬起來，兩隻小眼勉強睜開一部分，放出尖銳的光芒說道，「什麼事，」美英道，「和陳先生打聽一個同學，康寧他已經到學校來了嗎，到底住在那一個宿舍裏了，」陳興漢道，「康寧是個男生，妳找他有什麼事，」美英聽他這一問，其意好像康寧已經來了，精神不由的振奮起來，忙含笑道，「我和他有親屬的關係，現在有人給他寄來一封信，在我手裏，我想當面交給他，」陳興漢道，「他的信怎麼寄到你的手裏了，」美英忙又扯謊道，「因爲那個寄信的朋友是家兄的同事，他給家兄的信裏，附帶着夾來一封給康寧的信，家兄教我送了來，」又說道，「陳先生費心查查，康寧到底來了沒有，」陳興漢慢然說道，「沒法子查，」美英強笑道，「豈有此理，無論住校不住校，凡是來的學生，都要報到的，那有查不出來之理，」又說道，「勞駕陳先生，請給查查吧，」陳興漢不聽煩道，「告訴你沒法子查，就沒法子查，」說畢，把兩隻手藏在袖筒裏，依舊低頭看小說，美英繼

續說道，「陳先生費心吧，那登記簿子不是就在那裏嗎，請翻看一下，就會查出來了，」陳興漢仰起頭來，慢條斯理的說道，「誰有閒工夫翻看，學校裏學生男女不下五六百人，都來翻看，我就累死了，」說時，他又把頭低下了，美英道，「請陳先生借我自己翻翻看，」陳興漢一聽，向美英翻了翻白眼，一聲不響的將那登記簿放在抽屜以內，繼續着仍在看報，美英討了一個沒趣，只得默然的轉身出來，在學校裏轉了一個圈子，遇見許多住校男女同學，見她們都是活潑潑地那樣活潑有趣，相形之下，美英心裏更覺空虛萬分，她剛要向校外走，聽見小劉走來了，小劉先開口說道，「美英，妳是來交學費嗎，」美英道，「不是，我是打探康寧來的，你們宿舍裏怎的沒有康寧的地位了，」小劉搖搖頭髮說道，「明天就開學了，康寧的房子又被新同學佔用，待他來時，這居住的地點就成問題了，」美英皺眉說道，「康寧是不來了，」小劉道，「看這樣子，似乎是不來了，但是在我心裏想着，康寧平日的人格，他不會就是這樣悍然不顧的拋妳，說不定康寧是生病了，」美英聽到這句，心房裏積聚的恨和悵，像是一個雪球拋在火爐裏，立時融化於無形，失望之液，泛出同情的憂思來，不由怔怔說到，「康寧是真有病了嗎……，」話未說完，眼淚早已溢滿眼眶，小劉道，「無非是我這樣想，是否真的有病，我又由何得知呢，」美英聽了，只有放着恍惚迷離的目光，向一株老槐上呆望，小劉道，「現在也斷不出康寧的真象來，我預籌今晚回家和淑嫻商量商量，她是一個很清閑的身子，必要時打發她到北京去一趟，也就判明是怎麼一回事了，」美英道，「我很希望你們今晚到我家去談談，」小劉搖頭道，「唔唔，尊府我們是不敢去了，還是請妳到我們家裏來好，」美英嘆口氣道，「好了，吃過晚飯我必去的，」說到此，兩人分手。美英迥趨着出了校門，精神疲乏得很，口也渴，手脚發熱，心曠更是突跳不停，她並沒有力氣行動了，就隨身坐在校門外一塊白石上喘氣，仰頭望着天上的秋雲，

隨風飛來飛去，像一隻孤雁，在尋覓它的伴侶，樹上的枝葉，受了秋霧的浸潤，平添了一層黃色彩，她睹物思人，心裏怎不辛酸，她想，時序變遷，也和人情一樣，男女在初戀時期，像是一個美麗的春景，百花待放，欣欣向榮，甜蜜的情緒，托着愛的新芽，希望將來，前途偉大，待到熱戀之時，有如夏天嬌陽過地，無處不有炙手可熱之感，萬物化生，蓬勃燦爛，到了離別階段，即如峭寒秋景，兩人心趣，如天上流雲，水中浮萍，戀愛途中，最易因風變幻，至於變幻到了什麼結局，實難逆料，總而言之，戀愛如果踏近第三階段，那是很危險的時期，及至不幸演到失戀了，那真是遭到了嚴冷的冬天，凜烈朔風，吹得天昏地黯，有的奮起精神，在這險惡的環境裏掙扎，掙扎到春暖風和，恢復了舊有的姿態，但是得到最後收穫的究竟能有幾人，尤其是戀愛，大部分的可憐蟲們，不免要死在雪地冰天的懷抱裏，咳，人生何必有男女，又何必有戀愛，我將來就是戀愛場中的犧牲者啊，想到此處，手足又從火熱，變成了冰冷，渾身不由自己的哆嗦起來，她又想，文似看山不喜平，愛河的波紋，往往是皺得沒有法子數它，我既然由家庭的不幸，墜入戀愛窠中，只有賭着我的命運，尋求理想的坦途，王淑嫻和劉明的愛，直截了當，未免太無價值了，想着時，通身僵了的血脉，又蘇轉回來，一陣涼風吹在她的臉上，滿腔心火，突然的燒遍了嬌軀，頭一發昏，便由青白石上摔倒地下，立時失掉了具有的知覺，校役王敦一眼瞥見，連忙喊叫，當時喊來七八個男女學生，劉明也適逢其會，跑來救護，半晌美英纔醒轉過來，由劉明僱了一輛洋車，護送進城，劉明見她精神有些明朗了，遂說道：「妳趕快回家休息休息，最好明天再請個大夫看看，關於康寧的事。希望妳暫時擱置起來，容病好了，我一定盡全力幫忙的，假使康寧真的壞了心腸，我願在扶持正義的立場上，給你解除失戀的痛苦，至於妳的家庭，因為我在暗地裏支持，令兄決不敢十分使妳難堪，」美英心氣頗樂得很，心中有話，口

中懶意說出，她仰在車上，只有翻着白眼點點頭，口中半晌纔說道：「謝謝你，再見吧」，劉明去後，洋車夫把她拖到家門，付了車資，她不敢呼喊母親來攙扶，就用手扶着磚牆，一步一挪，挨進了家門，這時楊太婆正在廚房做菜，沒有注意到美英身上，飯做好了，到美英房裏取東西，見她面如黃臘，氣息咻咻的臥在床上，眼裏含了兩泡清淚，不由說道：「妳哥哥主張這一學期不要忙忙的去，一則妳在生病，二則家裏的款也不充足，哥哥更因為縣長活動不到手裏，心緒也不好，妳不明白家長的苦心，只是希望到學校去，一個女性即便大學畢了業，終於是要出嫁的，出嫁之後，生殖必繁，縱然妳有什麼樣的超人學識，無非和美玉金珠埋藏在糞土裏一樣，終於是沒用的，妳偏是不聽，一定要繼續求學，無端的今天到學校去望閑景，把自己的病弄得更重了，何苦來呢，」美英哭着道：「娘不要這樣說話，人各有志，哥哥的意思，和我不相侔的，他不顧手足之情，盡情的向我施展暴力，已然够我忍受的了，但有一些性靈的，誰不同情我這可憐的人，不想娘受哥哥的威嚇，和虛榮的誘惑，居然拋棄了骨肉之恩，爲虎作倀，娘要知道，我的心志，早已決定，任是處在什麼樣的威逼之下，決不稍移的，即便拚這一命死了，在所不惜，這學期起永遠不再求學，因為哥哥把握金錢的權威，當然拗他不過，我可以屈服，此外的一切，都是我的自由，請娘轉告訴哥哥，請他不要再毀謗我，威脅我，終於是枉費心機的，」說畢嗚嗚哭起來，楊太婆見她語調如此強硬，情態又如此可憐，心裏又沒了主張，怔了半晌，只得嘆口氣道：「唉，這都是哥哥的主張，我有什麼法子呢，好兒子，妳不要這麼發急，頂好妳倆個公開的談一談，以免我從中爲難，」楊太婆希望女兒再說幾句，那裏知道美英在努着力說了一席話後，隨着又昏過去了，楊太婆以爲她是睡了，遂又嘆了口氣走向廚房，少時美英自動醒轉，既悲哀自己的遭遇，又惦念康寧是否有病的問題，焦急之時，不由的起了自殺之念，復又想到：「自

殺是弱者的行爲，我決不承認女性在不能排除萬難之後，便以自殺結束一切，我不自殺，我更不可想這自殺的下策，心裏胡思亂想，耳中聽着士杰回來了，母親進來叫她吃飯，她那裏能吃，只搖了搖頭，她的氣力，本來不足應用，深恐哥哥進來和她談話，她閉了兩目一直挨到次日天明，今天育才中學正式開學了，天氣是那樣的爽朗，學生是那樣的歡欣，儀式相當隆重，人情也熙熙攘攘，這裏沒有著名的體育健將康寧，更看不見美麗聖潔的美英小姐，有許多關心美英的女同學，到教務處去調查，楊美英並沒有繳費註冊，又有一般男同學，尤其是足球校隊長小王，早就從教務處打聽明白，康寧也沒有註冊，大家非常覺得奇怪，小王知道康寧和劉明很要好，就來問他，劉明覺着康寧忘情負義，非常可恨，就把康楊的秘密，合盤托了出來，小王聽罷，氣得亂叫，說道，「我又得了一層經驗，外表越是裝得忠厚老誠的人，其心更是臭不可聞，楊美英中了他的誘惑之計，說不定貞操還許被康寧偷盜了去，女人崇拜偶像，往往會墜落奸人術中的，她倆既是那樣熱戀，當然是談到婚姻問題了，小康回家去說，一定遭了家庭的反對，他沒有法子再來應付美英，所以想出這下策，有信不答，課也上不了，北京學校林立，縱然沒有轉學證書，考編級生一樣能夠繼續上課的，只顧他躲得乾淨了，誰還管楊美英的後事如何，」劉明聽王珍斷得非常有理，便說道，「我早有赴北京親身去找小康之意，一則忙着和淑嫻結婚，二則也開學了，所以沒有那樣積極去作，可是我們若不出來干涉這事，美英只有受其欺了，她雖然能忍，我們旁觀者，却不能忍，」王珍道，「話當然是這樣說了，可是你又有什么方法把小康一把抓回來呢，」劉明道，「我哥哥在北京晨報作事，打算寫封信請他去找康寧，所有真像，請他轉達於我，然後並根據信中所說，相機辦理，」王珍道，「這個方法妙極了，請你趕快寫信好了，」商議既畢，小劉便跑回宿舍，寫了一篇長函給他哥哥，小劉在校裏，逢禮拜六纔回到淑嫻

家中團聚，開學這天是星期二，信發之後，一直延到星期六了，沒有見到哥哥的回音，小劉未免着急，下午回家時，還到號房去問，王敦回說沒有，他只得回到家中，把情形告訴淑嫻，淑嫻笑道：「你只願意氣用事，忘了一切，哥哥是一個成人了，同時又在社會上富有經驗，只憑一封信，就替你去找小康，豈有此理，還有一節，無論是甚麼樣緊急的事，甲因為有直接關係就覺得十二分緊張，可是乙並沒絲毫關係，看來就是無足輕重，這雖然是很普遍的現象，當然也是世道人心之病，然而愚者如斯，智者亦所不免，再說康寧何人，哥哥又是何人，他絕不會就那樣冒冒失失的去碰釘，」小劉道：「姊說的很是，即便他不樂給我們管這閑事，也該回覆一封信的，」淑嫻冷笑道：「不回信是對你客氣，回得信來，至少是罵你荒唐，」小劉也笑道：「那麼，我們就那樣眼巴巴的看着美英被小劉泣棄了嗎，」淑嫻道：「我預備一兩天就到美英家裏去望風，我想她的家庭是那樣的險惡，小英又是這樣無情，為維持美英永久計，將來還是教美英親身到北京走一遭，」夫妻倆正在談得熱鬧之時，母親王太太走進來了，問明是在談論康楊問題，遂說道：「如果楊美英有那勇氣，路上的花費，統由我們担負好了，」母女們爲了美英的事，談論起來沒個結局，晚飯後，天氣陰沉起來，隨着就淅淅瀝瀝的落下秋雨，小劉曾和淑嫻約定去看電影，現在不能去了只得甜密密的廝守，一直到了安睡，次日雨仍不止，王太太命女僕做些好菜吃，過這陰天，日間的雨時歇作，嚇得他不敢出門，次日清早小劉冒雨回學校去了，不料這秋雨綿綿，一連下了四五天不肯止住，這天是星期三，午飯已過，小劉正預備午後的功課，淑嫻忽然跑來了，扯開宿舍的房門直眼說道：「不好了，」小劉嚇得心幾乎跳出來說道：「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淑嫻見房中沒有旁人，便坐在床鋪邊上說道：「我們不是曾經替美英計畫着到北京去找康寧嗎，不料此計尚未貢獻給美英，美英却自己實行起來了。」小劉道：「怎麼見得，」淑嫻



道，「美英的母親剛纔到咱們家來找人了，她說美英已失蹤兩日了，她帶着一身病症，居然在夜間冒着雨走得沒了影子，楊老太太遍找也沒有，坐在咱們的家裏哭哭啼啼，那意思是，咱們平日和美英非常要好。美英到底往什麼地方去了，抑或是生是死，都需要我們詳細的告訴她，可是我們未免太冤枉了，美英失蹤與姓劉的，姓王的又有何干，偏是她坐在那裏不走，並說如不肯說，楊士杰就要和我們起訴了，母親被她糾纏的不得了，派我來找你，頂好請幾天假回家，應付這件不相干閑事，」小劉聽了，兩眼冒火，說道，「我們沒有負着監護人的責任，找到家中來什麼用，」淑嫻道，「固然美英不是由我們匿藏起的，理由更是十二分充足，可是楊老太太痛女心切，哭得兩眼都腫起來，」小劉聽這事態要鬧大了，只得向教務處請了半日假，隨了淑嫻匆匆的回到家中，原來，楊士杰對於胞妹美英，無時不想把這奇貨送給廳長，以便博得好官坐坐，經過多少波折，費了若干心機，只是精神一貫，方針不變，育才中學開學了，美英沒來報到，這便是士杰所施的兩個計策發生的效果，第一，利用美英有病不能上課，第三，發揮着金錢勢力，故意不許美英繳費，美英個性雖強，終於拗不過，美英在失了談愛的根據地後，但是她已料到康寧決不會再來了，那所謂的談愛根據地，也失了重要性，所以她心中雖是不快，尙沒有激起什麼反感來，只是她有一件最關心的事，就是康寧不來上課，是否有病的問題，想到緊張之處，幾乎暈絕了，她始終不以為康寧在狠心拋棄了她，總疑是在生病，同時她也在病榻纏綿之中，只有悲觀，沒有快樂，又兼連日秋雨瀟瀟，惹人煩悶，尤其是顛倒病榻的美英，心緒格外難過，她耳邊聽着外面的雨聲，心中在悠然的想，我真從此一病不起嗎，我死了，固無足惜，只是見不到康寧的面，未免抱恨終身，又想我死了可以，康寧千萬不要同我一樣病死，因為他是現代的英才，前途光明遠大，而况家中父母期望之殷，必較我這家庭勝強萬倍，他不能死，他決不會死

，唉，人個一方，消息隔絕，他的近況如何，真的把我悶損死了，想到其間，兩眼空自發熱發痛，丰  
 滴淚水流不下來，天色又昏黯了，雨尚未停，士杰從外回來口中連說好冷，楊太婆忙著把呢大衣從櫃  
 裏取出來，要他披在身上，士杰便問妹妹今天有什麼現象，楊太婆低聲說道「飯也不吃，只是睡覺，  
 睡醒了，就是哼，我和她說話都不願答；她這病的確很重，剛纔我坐在房裏想，美英的學校已不去  
 了，聽說姓康的也不來保定上學，她心裏正在失望。最好先把她的病治好了，隨着就進行廳長的事，  
 包管一帆風順，假如再延遲下去，恐怕真的病死了，說到此，楊太婆的熱淚遏抑不往的流下來，既而  
 又道「你父親只生了你兄妹兩個，我居孀多年，倘然美英死了，無異是要我速死，再說你對她所施的  
 手段，不是爲着運動一個縣長嗎，她如病死，在你也是往返徒勞，依我之見，她的病不要再就慢下去  
 了，」說到此，忍不住嗚嗚哭起來，士杰笑道「老人總是多憂，美英是一個小孩子，這點小病就能死  
 了麼，娘不要着急，我必想法請大夫來治，可是今晚我有幾句話要同她鄭重共事的談談，依了我的主  
 意，然後纔治病，否則，只好是死是生，我不再去過問了，」楊太婆道「我想還是等她病好了再談，  
 人都是有良心的，能够在她病愈之後，不依你的意思嗎，」士杰道「現在人有良心的很少，尤其她，  
 反動力最大，有事不先講明，是不成的，」楊太婆見他如此嚴厲，沒法調劑只得隨聲附和的依了他，  
 到下午八點鐘光景，美英在睡醒之後，腹間覺着飢餓難當，不由得把母親叫進來，請她做一些吃食，  
 楊太婆因她要吃飯了，喜不自勝，忙着跑到廚下給她煮來一碗雞蛋掛麵，美英吃到口裏覺得其味甚苦  
 ，勉強吃下兩個雞蛋，就請母親撤下去，這時士杰昂然走了進來，自己扯了一把小椅，坐在美英面前  
 ，美英想去裝睡，來不及了，便聽士杰嗽了一聲說道，「妹妹今天的精神漸好了，」美英勉強應道「  
 是的，只是心臟跳動的很，」士杰道「不要緊，吃些藥就會痊愈的，我心裏本來有許多話要和妳商議

「今天到是一個好機會，美英知道他要說什麼話，心裏好生煩悶，便搖頭道：『哥哥容我病好了，再說不行嗎？』」士杰冷笑道：『說出來你的病就好了，美英聽了不懂，便問是什麼意思，士杰道：『說出來，你依了我，馬上就去請大夫，你的病豈不就好了嗎？』美英道：『原來如此，謝謝哥哥的美意，你的話我不希望聽，我的病更不希望好，請你回房休息去吧。』」士杰一聽這話，立時無名火起，把脚一蹶說道：『你不希望聽，我也要說的，自從你和王科長對杯飲酒的醜風吹出之後，我幾乎不能在省政府立足了，爲了生活問題，不得不涎着臉去作，固然那日之事，在你是很坦白的，外人那裏得知，現在我想了一個順水推舟之法，王科長實在也很喜歡你，我預備把你嫁給他，你們結婚了，以前的謠言不關自息，同時我的面子上也有了光榮，其實我明白你對這事有兩個不樂意之處，一個是王科長年歲很大了，一個是王科長本來是有太太的，但是這裏我有兩個解釋，第一，王科長太太是最高學府畢業生，知識豐富，見解曠達，和王科長結婚二十年來，從沒有生過子女，她很同意再娶一位，以冀得個後續，有這層關係，所事我敢保證，日後絕無爭風吃醋之虞，至於年歲過大，這節到是你的幸福，你嫁他他必感到意外的滿意，待遇上必然格外優厚，況他富有資財，北京有煤礦，天津有金店，電車公司有股票，中國銀行立着存款銀摺，據一般人大致估計，王科長的私人財產不下三十萬元之多，他當科長是省主席請他幫忙，絕不是爲着賺那二百八十元的薪俸，假如嫁了他，不但一生吃着不盡，就是王科長的壽命並不會長，至多十年八年也就完了，那時你再生個兒子，那些財產豈不由你大權獨攬嗎？母親豈惟得了你的孝敬，就是我也佔光不少啊，我的話都說完了，妹妹，你要仔細想想我容你考慮五分鐘，』語畢，便燃了支呂宋，兩腿相互的搭起來，又看了看手錶，時計指到九鐘零七分，室內什麼聲音都沒有，士杰一口一口的向着柵頂冒着縷縷青烟，覺着非常有趣，再低頭看錶五分鐘已經過去了，美英

連大聲也沒有出，士杰望了望，見她閉目含睛睡在那裏，動也不動，笑道「這本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難怪五分鐘不够考慮的，好了，以前的不算，由現在起，再限十分鐘，」說罷，他依舊仰着頭向棚頂噴着大小不同的烟圈，耳內聽着窗外緊一陣慢一陣的雨聲，十分鐘很快的又過去了，仍不見美英少動，他急燥起來了，用手推了一把說道，「怎麼不作答覆，」誰知他不推便罷，推下去覺着美英身子十分挺硬，再借燈光往她面上一看，美英的臉已如白紙一般，分明是氣絕了，怎不把他嚇得跳起來，膽一發虛，連忙三步兩步跑到外間說道「娘快去看看吧，美英怎麼是死了，」楊太婆本來躲在外間，聽動靜，如今聽了士杰的話，由不得大哭起來，兒一聲，肉一聲連喊帶跳跑進屋中，一看，美英果然氣閉了，這時士杰也二次跑入，覺得美英如果真的死了，陞官中道，從此就算絕望了，因為有這連帶關係，不得不設法營救，於是他便幫同母親把美英的腿盤起來，由楊太婆極力給她用手掌舒胸中之氣，一直到了夜內十二點，美英纔緩過氣來，她一句話沒有，只是哭，但是哭也沒有眼淚，她雖然感到萬分的痛苦，心中却不着慌，她把一切都置諸度外，只是默禱着運死，死了並不可惜，死了也不能遂這無臉恥尊長的心願，士杰因為明天還要到省政府上班，不便久停，便咳聲嘆氣的回房安睡去了，楊太婆見她悠悠醒轉，生怕她再閉過氣去，因勸道「哥哥本來是一番好意，因為說話沒有耐性，所以才把妳氣昏過去，好兒子，妳的脾氣不要太暴燥了，看看哭都沒有淚，我也知道妳傷心傷到極處了，妳放心吧，婚姻雖然是妳哥哥提議，大部份還須由我認可纔能行呢，妳好好養病，病好之後，我必給妳做主，無論如何不能依他，」美英雖在發昏，心裏却很明白，聽了母親的話。分明是說着謊語，她想，妳母子同心協力，玩着把戲，康寧死了，我就和他一同死去，誓不作無恥人的貢獻禮品，想到此處，心氣突然興奮起來，她不傷心了，像是一個荷戈侍發的勇士，為爭自由，很樂意到炮火槍烟的氛圍

裏奮鬥，她的精神一振，便睜開目說道：「請娘休息吧，爲了女兒的病使娘這般就憂，我太對不住妳老人家了，」一席話不料正碰到楊太婆辛酸之處，忍不住大聲哭起來，口中說道：「兒子，寶貝，是我對不起妳，不是妳對我不起呀，」美英見母親的真情暴露，良心也發現了，自己不由也哭了，因爲是由心靈的深處迸出來的悲哀，雖然淚海已涸。却從眼角激出兩點紅水，嚇得楊太婆連喊不得了，不得了，美英，好兒子，妳的身體虛弱的到了極點，不可再傷心了，」說着便尋手帕子給她擦拭左右兩個眼角，在燈光下往手帕上看，果然是血，正待說話，忽聽士杰隔房說道：「娘不睡覺嗎，做什麼哭哭啼啼，吵得我睡也不安，」楊太婆忙答道：「我們就睡，我們就睡，」說着連忙收拾床被，熄燈睡下，次日士杰照例去上班，楊太婆見美英的病態無何變化，只是心裏很想暗中請個大夫來，又恐不得士杰同意，惹起反感，她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勸慰美英努力加餐，但是美英想吃也吃不下去，延到午後，纔勉強進一點油茶麵，士杰下班回來，今天非常高興，便和他母親說道：「在衙門裏和廳長正式談判了，我說舍妹的事，目前就可實現，廳長喜歡的不得了，當時就命我寫一份履歷，說一兩天就提出省政會議，一經通過，我這縣長馬上就發表了，」語畢，滿面現出得意之色，楊太婆却毫無喜容的說道：「美英病的那樣重，怎能送給廳長，」士杰道：「明天看病，明天看病，」又說道：「廳長今天本想交一份定禮過來，後來又想起上回曾送給美英一個金鷄心，把那個當作禮物，豈不更好，」楊太婆道：「那雞心我只看過一次，不知美英弄到那裏去了的，」士杰蹙着眼笑道：「嘻嘻，我就不相信女性不愛財的話，她總是失口不嫁廳長，可是廳長給她的金鷄心，却牢牢藏起來不放，由此即可洞見其心，」楊太婆聽士杰允許給美英看病，喜不自勝，連忙跑到美英房來，想把看病的事告訴她，不料這時美英正然坐在床邊，啞着嗓音哭泣，到把楊太婆嚇了一跳，忙說道：「兒子，妳怎麼坐起來了，快快躺下去吧，原來美英

第六回

剛纔聽見士杰回來，和母親低聲說話，聲浪帶有喜歡之音，她想，凡是哥哥覺着可喜的事，定然與我不利，況他昨日已然公開的和我講了，大有非嫁那假科長真廳長不可之勢，此時他們所談必然是這回事，想到此，他便撮息靜聽，連大氣也不敢出，只是隔着兩層房屋，斷斷續續聽不真切，她知道已當緊要關頭了，不可再事疏忽，此時外面又下起雨來，聲音細碎，更把那邊說話的音波攪得一些聽不見了，她再也耐不下去，便鼓起勇氣，從床上爬下地來，把耳朵貼近門帘，又輕輕掀開一道小縫，那邊的話完全被她聽個真切，她怎能不驚心動魄，徐徐走到床邊，坐在那裏哭起來，一面哭，一面打算自己的主意，這時母親進來了，勸她到床上去躺，問她因爲什麼又哭起來，美英懶聲懶氣的說道，「我只恨自己不速死，死了到也乾淨，」楊太婆道，「青年人不要那樣想，」哥哥決定從明天起把大夫請到家來給姊治病，「美英道，「我不想好了，謝謝他吧，」楊太婆咬牙低聲道，「姊這嘴總是愛說哥哥不喜歡聽的話，快快躺下吧，」說着便強拗着她躺下了，美英閉目仰在床上，心裏胡思亂想，她想哥哥既是乘我之危，決定把我嫁給那個老不才，此時最好我是死了，不過，看我這病象雖然不能再好，但是要死也還很難，要想如我心願，只有到北京去找康寧，他如病了，我就和他同死，他如已經死了，我就到他墳前死掉。以免在這渾濁的世上討生活，反復思想，覺得除此一着之外，別無他策，而況小劉也會有這主張，明天再和劉明淑嫻商議一回，再作道理，既而又想，本身的問題，還須本身來處斷，問旁人是不中用的，再說休看他們主張我本人到北京去，可是一經正式和他們提出商議來，他們又要勸我不要輕舉妄動，看來還是由我自己裁決自己吧，「主意想好，心中反到痛快了，外面雨聲比方纔還緊，反到把她疲憊了的心情，振奮起來，同時又想剛纔我會下地走動，但覺邁步有些吃力，筋骨並不十分酥軟，只要能够努力走到街頭就不怕了，盤算之際，士杰无安歇了，楊太婆也收拾睡下，

夜雨紛紛，催人速眠，楊太婆操作了一日，更是睡得快些。美英知道母親有一個錢袋，日間同腰帶繫在腰中，晚間歇睡，成在枕頭旁邊，鑽敲了一點，母親沉睡得沒了知覺，士杰的鼾睡的聲音，也隔房送了過來，覺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室內油燈縮回燈口裏邊，只放出微弱的光芒。她就在這略約可辨的照耀下，顫着手，狠着心，輕輕的先把錢袋得到手中，椰在腰裏順手扯了一條花布包袱，蒙了頭髮，便就蹣跚躡脚，恍恍惚惚潛至街門，摸着門的插關，扯開了，走了出來，不料心一發慌，一跛栽倒地下，雨點層層的壓在她的身上。地下的泥土黏滑相兼，約有了三分點工夫，她纔二次爬將起來，幸喜錢袋沒有摔掉，好是在很熟的道路，沒有燈光，也會在黑暗裏摸索，心幾乎跳得碎了，惟恐被士杰發覺從後追來，好容易摸出了巷口，看見馬路上電燈之光，天可憐她，偏生湊巧，有一個洋車夫拖着車子，正在尋覓坐客，耳邊聽着車站上火車汽笛吼吼的叫聲，她由丹田裏努了十二分氣力，勉強喊了一聲「洋車」，車夫應聲走來問道，「您上那裏？」美英道，「火車站」車夫要三毛錢，美英但求即早離開這個環境，便徐徐登上車子，一會工夫到了車站，美英付過錢後，舉目望見車站上一切景物，想起了暑假送康寧時的情形，不由落下眼淚。同時她心裏又感到一層歡欣，她想，我倆不久就要見面了，於是她便在心境恍惚之中，鑽進了車站，車站門外只立了一個鐵路警察，見她來到，便問上什麼地方去。美英道，「上北京去。」警察道，「現在早得很呀，由漢口開來的第一四七次列車，非天亮五點半不能聽到，五點四十分由這裏往北開。」美英道，「勞駕先生，現在幾點了？」警察道，「一點四十五分還有三個多鐘頭呢。」美英道，「我住的很遠，回去再回來，恐怕要誤了車，這裏允許我等候三小時嗎？」警察用目上下打量一回問道，「妳是有病嗎？」美英道，「是的，我有病了，預備回北京去看。」警察道，「妳在什麼地方？」美英緩了一口氣道，「育才中學。」警察一

聽，再審查她的態度，確實是一個有病的女學生，警察覺她很是可憐，便指點她到候車室去坐，美英挨到候車室裏，只開着一盞電燈，不十分黑暗，她在一把長椅上坐了，想起走時慌張，忘了帶一條棉褥，身上被雨淋得濕透了，臨膝胸襟，及兩個手掌有栽倒時沾的烏泥，把花包袱解下來，乘着包袱上雨濕之氣，把手上的泥擦拭乾淨，然後再擦膝胸胸襟等處，擦畢，仍把濕包袱結在頭上，只這樣經營一時，已把她累得氣促神頹，靜坐不久，便沉沉睡去了，身子似乎走一個很幽靜的小巷裏，裏邊的住戶，都是朱門半掩，從牆裏現着一排桃花，非常整齊有序，她心裏想，這不是自然的結構，一定是有人計劃蓋成的房子，不然那裏來得這十足的匠人氣味，賞鑑之際，忽見康寧從一個朱門裏走出來，低着頭沒有看見她，她故意把身子藏在一隻電線杆子後面，待康寧走至臨近，猛的一把抓住他的肩頭笑道：「康寧，你好狠心呀，今天可把你捉住了，」那康寧經這一嚇，正面向她一望，不由把美英嚇了一跳，只見來者不是康寧。却是一個麻面無鬚三十以外的男漢，她忙着放開了手，扭頭便跑，耳中聽那男漢哈哈的笑聲，又覺有許多人在亂亂嘈雜的喊好，她羞愧極了，狠命跑，那嘈雜聲音索興灌入耳來，睜眼看時，身子依然坐在候車室裏，面前的時鐘已指到五點十五分了，嘈雜聲音，不是笑她，却是許多乘客正在爭着購票，她不敢怠慢，便也擠上前去，好容易纔買到一張三等車票，二次又走回候車室，覺得自己的病體有些減輕了，腹中飢餓，口也覺着很渴，只是這裏沒有賣吃食的，又候了一會，站長出來剪票了，大家魚貫着向裏走，一會兒美英也隨着走進去，這時站裏纔有賣麵包汽水的，她不管病中飲汽水是否有害，便喝了一瓶，吃了兩塊麵包，精神比前益加壯旺了，這時火車已然到了站，車上的客人往下擠，車下的往上擁，約有四五分鐘，才得就緒，美英幸喜得了一個座位，她恐怕母親哥哥發覺她在雨夜之時潛逃，到車站來找，她想我已然到了車上了，若被他們擒回去，那真是該死，心



## 第六回

裏胡亂打算，時錶指到五點四十分了，車站上銅鈴搖起來，汽笛一聲長嘶，便在黎明曉雨之中，開出了保定車站，直向北京駛去，車上人極擁擠，氣氛非常氳氳，美英在飽食安心之後，精神又感到疲憊，她把頭靠緊了車窗，兩眼輕輕的合在一起，腦海又映出家庭的影幕，她想，母親往日撫慰之恩，若非爲了掙脫哥哥的羈絆，爭取個人的自由，何能忍心拋棄了白髮的老娘，她更明白母親爲虎作倀，也是出於不得已，母親年老了，父親又死得早，難怪她心無主張，她很可憐，我何嘗忍得離開她的左右啊，一想到此處，眼眶裏勉強溢出兩滴淚水，停在眼角，不肯流下來，車身頻頻搖動她弱了的身軀，耳中聽着很有節奏的機輪軋軋之聲，車未走出車站，她已被颯颯引入甜蜜夢鄉之中，查票時被列車長把她喚醒，一會兒又睡去了，車到長辛店，她才醒轉，見車上的男女都準備查點行囊包裹，到了前門車站，美英在人聲鼎沸之中，隨了羣衆走出車站，許多車夫圍將上來，問她到什麼地方，美英怔住了，她不答話，走到城牆之下，懶洋洋席地坐下，抬頭一望，正陽門樓巍然孤立，城樓頂巔，有幾隻灰鴿飛上飛下，地下車馬往來，行人幅幅，她平平憶着京市的繁華，此時已經映入眼簾，精神爲之一振，這裏一切事物，不但較保定龐大富麗，最使她感到驚訝的就是馬路中心南北奔馳的電車，嘈嘈聲嚶，載着擠滿了的乘客，情勢比火車中更形緊張，她發疑了，不知那車載着這許多人往什麼地方去發落，是時秋陽西斜，人們浴在金色的光芒裏，給這秋的古城加上了一層柔和的光澤，休息半時，腹中又覺飢餓了，雖然看見正陽門下有許多賣吃食的小販，一再躊躇，終於不敢前去購買，同時她又想道「康寧的住址雖然在我記憶之中，可是這老大的城池，人烟摩集，要我那裏去尋，」一絲疑之際，又有一個車夫走過來問道「您要車嗎，」美英聽了便問道「西單燈籠胡同你認識，」車夫道認識，要兩毛錢，」美英聽了，心中喜歡，更不計較車資多寡，先開發了錢，然後上車，車夫便如飛的跑進城裏，

美英無心瀏覽路上的景物，心裏只在想着，現在就要和康寧見面了，我願他歡欣跳躍着出來迎接，他緊緊的握住我的手，他的淚水積在眼眶裏不肯流下來，我一頭扎在他的懷裏，把他撞倒，我倆偎抱在一起，在地下翻滾痛哭一場，他說妹妹，我實在對不起，累你不辭勞瘁，從保定奔到北京來，我爲我燬滅了家庭，你爲我粉碎了天倫之樂，你爲我不顧身體的病弱，奮勇而來，你真是我的好妹妹，我一生永遠愛你……」，一路想時，好像康寧真的在她耳邊輕俏委婉的說話，她心裏感到格外酸辛，她的熱淚又流下來，繼而又想，不對，不對啊，康寧如果仍在新鮮活跳着，豈能連一封信都不給我，他是病了，恐怕此時正在沉重病中，哎呀，他如在病中，我將怎樣親侍湯藥，我明白了，他的病一定凶想我而病，和我見了面他的病好了，我的病也好了，我永遠住在北京城裏，這京市的繁華的確值得人們流戀啊，」心中胡思亂想，洋車在穿過幾條平坦長遠的街市之後，折入一條寬寬的巷口裏，又走一時，車夫懷疑的問道「這是燈籠胡同了，怎到誰家去，」美英道「你知道康寧住在那一個門裏，」車夫笑道「門牌多少號，」美英道「九十九號」，車夫舉目一望，剛好走到九十九號門前，他忙着把車停下，說「到了，」美英一看，門牌上標着確是九十九號，並且在朱色的門心裏嵌了一塊銅牌是「康寓」二字，美英很興奮的跳下車來，三步兩步登上康宅門上的四層石階，用手推推，那門裏邊阡住了，紋絲也沒有推動，隨着便要用手拍打那面擦得晶亮照人的銅門環，這時他的腦海裏突然泛起一層猶疑的波瀾，她想這是一個莊嚴富麗的家庭，不是育才中學的男生宿舍，我是什麼人，來驚動康宅的上下，假使有人出來問我，我將以什麼話對答，在他家庭裏聽說有女同學由保定找來這話之後，他們是表示着歡迎，抑或把我當作無恥的下流，嚴厲驅逐開去，再說康寧此時是否在家，這都需要深澈考慮的，想到此處，她勇往直前的手，早又瑟縮着退了回來，身不自主的下了石階，索興走出十來步以外

，她把身子靠住牆邊，只管望着康宅的大門發怔，簡單的行人，輕巧的車輛，不時的從她眼前掠來掠去，時間很久了，不見康宅大門開起，陽光漸漸的離開巷裏每一家的房頂，暮色也徐徐的壓了下來，她心裏感到了恐慌，她恐怕從此康宅不走出一個人，她更顧慮到延至夜深沒有歸宿，「我是一個青春的女兒嘞，」她想到這點，益發駭起怕來，兩腿和腰酸僵的不能動轉，腹中輾轉，時有雷鳴之聲，她急得沒有眼淚，頭上也流不出汗來，但覺通身燒倦，幾乎僵萎在墻下，在這時候，忽見由巷口駛來一輛嶄新四燈的包車，車鈴噠噠的震響，到了康宅門前停住了，同時康宅的大門也悠然開啓，有一個女僕出來，再看車上坐的不是康寧，却是一個年將五旬的長者，胖胖的身軀，滿月的臉形，烏黑的小鬚，襯着一副赭色水晶眼鏡，頭戴青色小帽，身上穿着團紗馬褂，灰嗶嘰夾袍，在他跳下車時，看見下部穿着寶藍色綢褲，白襪青緞鞋，結着寸寬的青絲腿帶，那長者款步走進去了。車夫也把車拽入院中，隨着那朱色大門，依然關得緊緊的，美英見了此景，心跳得幾乎撞破了胸口，她只顧猜想這長者是否康寧的尊長，忘却了身體的疲乏，迨那大門關緊了，她的心情才得安定下去，她把頭上鬆了的包袱，重新整結了一次，徐徐走到康宅門下，不由的照樣發呆，門還是那樣靜，院中却放出收音機聲，正好唱着王人美的漁光曲，她聽到耳裏，想起了同康寧泛舟的陳迹，她想我恰如漏網的小魚，正在尋求逃生之處，她心裏難過到了萬分，像有一把利刃，插在她的臟腑，暮色一時比一時深了，巷裏的電燈也放出脆弱的光芒，她知道今天不會再見到康寧的面，想到了將要在什麼處所去存身，心無主意，像一隻失了巢窠的乳鴉，停停在浮雲的籠照裏，信步走出巷口，忽然想起劉明來，她想會聽劉明講過，他的長兄在北京晨報充當編輯，並會爲了她和康寧的事，寫過一封信，雖然沒有得到覆函，這件事，他總是知道了，這時只有去找他。除此別無善策，主意打定，便在巷口外僱了一輛洋車，一會兒被車

第六回

夫拖到一條漫長的馬路中段，左旁一座大門之前停住了，美英舉目一望，在大門的中央懸有一盞磨光電燈，下面照着一條白木牌子，上寫北京晨報館五個大字，她顫顫巍巍的向大門裏走，心裏像有一千隻出水小蝦在亂跳，尚未走到門裏，便有一個男子由裏匆匆出來，只向她望了一望，走向外面去了，美英依舊努力往裏走，將要到了院裏，這時門房闖出一個男子問道「別往裏走，找誰，」這一問等美英問住了，怔了怔說道「我找我找找劉先生，」門房人道「劉什麼，」美英結結巴巴的說道「劉明的：」哥哥二字尚未出口，那門房人好像明白了，便點頭說道「妳找劉民，是編輯部的嗎，」美英忙說道「是是的，」門房人即叫她少候一會，走入裏去，少時回來說道，「請客廳來坐，」美英謝了，即由門房人把她引入客廳，她坐在顫軟的沙發椅上，通身的骨節都像離了筋子，於是她便癱在那裏，不由的昏沉的睡去，不知經過多少時間，才被房門的響聲把她驚醒了，睜眼一看，見面前立着一個穿藍綢袂袍，青紗馬褂，二十餘歲的漂亮男子，那男子的兩隻袖頭高高挽起，露出雪白小褂，精神奕奕，面上帶着笑容，向她鞠躬說道「貴姓，」美英勉強支持着立起身來說道，「姓楊，我是保定來的，找人沒有找到，您是劉先生嗎，」那男子點頭道「是的，蜜絲楊由什麼地方認識我，」美英道，劉明和我在保定育才中學同學，他平時提到劉先生是他的哥哥，在北京晨報當編輯。我因為無處投奔。才找到這裏來打攪，」說到此，她勉強咧嘴一笑，劉民聽了這話，面上帶出狐疑之色，怔了半晌才說道，「蜜絲楊找錯了人吧，我沒有弟弟在保定上學，剛才蜜絲楊提說那姓劉的是不是涿縣人，」美英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劉民道「果然是找錯了，蜜絲楊所要找的必是劉俊臣，他現在發稿，我進去找她問問，」美英謝了劉民，眼望着他跑向裏院去了，又停了沒有十分鐘功夫，來了一位矮胖身軀，穿咖啡西服，結青色領帶的男子，年歲雖然約有三十以來，從面龐的輪廓，和鼻眼的部位視去，和劉明長的

差不許多，她求救心切。那裏顧得羞怯，連忙呼「劉先生，劉先生，」那劉俊臣面上毫無表情的說道「啊，是是是，請坐請坐，」說着俊臣也隨身坐在對面沙發之上，發着蒼涼的音調說道「楊小姐的名字是叫美英嗎，」美英道「是的，」俊臣道「我會接到舍弟的信了，言說楊小姐的同學姓康的，忘恩負義種種情形，我聽了很對楊小姐表示同情，不過因為我們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實在無法從旁置喙，」美英道「我這回到北京來就是爲了這件事，他的家我已經去過了，因爲人生地疏，沒得和他見面，預備明天再去找他，可是時間晚了，房子沒得住，飯也沒有吃，我身邊有許多錢，沒法子花用，我來但求劉先生行個方便，分神給我找一個住所，買一些飯吃……」，她說到這裏，下旬咽住了，劉俊臣見她可憐的樣子，羞澀的神情，不由起了同情之念，撓撓頭髮說道，「我家的地點很狹，沒法子留客，請候一候問問同仁們不熟識的旅館沒有，」美英道「多求劉先生費神了，」劉俊臣出了客廳，呼茶役倒茶待客，美英一天沒有得到半滴水吃，見了茶便和惡虎撲食似的一口吞下，又向茶役陪笑道「勞駕先生，請多賞我幾杯吃，」那茶役似乎也很同情她，便把茶壺提了來，她一氣把這壺茶完全喝乾了，身上淫淫的出了一遍汗水，心裏痛快，精神也漸漸奮發起來，這個當兒劉俊臣和劉氏同時走來了，俊臣介紹道「這位劉民劉先生是我的同事，他對於楊小姐的事非常熱心，他現住在順治門內順城公寓，那裏很清靜，房屋也很多，現在時間不早了，就同劉先生去看房子好了，」美英此時已如失羣孤雁，她心裏不樂意同這陌生人去走，可是實逼處此，不得不走，又見這位劉民文雅得很，不似流氓浪子之輩，有劉俊臣介紹，想來不會有錯，再說他在報館裏任職，更不致有了麼危險性，和着時，她便表示同意了，劉民即呼聽差叫了兩輛洋車，美英隨劉民向外走，俊臣送到門外，車到順城公寓了，這裏有三個房間都在空閑，美英選了一間潔淨的，恰好和劉民的房間坐個對面，劉民很熱心的照顧她，

因爲時間很晚了，只命夥計叫來一碗餛飩，十個鍋貼，五個醬醬燒餅，無如美英腹中雖餓，有病在身，聞到了鍋貼的油味，幾乎嘔惡出來，勉強吃下一個燒餅，一碗餛飩，這筆小小的開銷，是劉民死命候的賬，夥計送來兩床薄被，又送來臉水香皂毛巾漱具等物，言說是劉民先生贈給楊小姐的，美英便想道，不料天地間有這許多慷慨任俠之士，比之哥哥士杰的一切行爲，實有天淵之別，美英洗了臉，關了房門，展開被子，很想藉此休息休息，不料睡魔不來，心緒又亂，前三後五，一古腦兒都想起來，想到傷心之處，自然要掉淚，想到得意處又不禁高起興來，這樣翻來覆去，直到天明，也不會安睡，她坐了起來，借着羸弱的電燈光芒，打開那只錢袋仔細點數，鈔票共有三百餘元，她不由的吃了一嚇，暗道「這是母親的積蓄，怎麼全都被我偷竊出來，我走之後，不知母親要怎樣着急呢，又想我在旅店之中，候着訪問康寧，一天兩天恐怕這個問題不能解決，沒有餘資那裏能行，想到此，她又喜歡起來，鷄聲破曉，大地皆明，院中已有人走路之聲，她忙着跳下床來，呼夥計打臉水，漱洗既畢，仿照每日在學校的習慣，命夥計買來一碗豆漿，兩個油炸鮮花，吃渴已畢，兩眼發呆，二次躺在床上，悠悠睡了，到下午四點鐘才醒，見桌上擺了一個鉛筆寫的字條，拿起一看，只見寫得是，「楊女士，妳這中勞頓了，睡的太美了，我居在主人地位，本想招待一下。又恐攪了妳的好夢，妳夢見妳的愛人康寧了嗎，他或許對妳說兩句體己的話兒吧，一笑，請妳原諒，我今天爲了代表報館，出席京西燕京大學的學生會，我要參加講演，恐怕非到夜間不能回來，我已準備明天下午六點假長安春飯莊，給妳洗塵，並請劉俊臣兄作陪，屆時尚祈惠臨爲幸，和而安劉民手上即刻」美英看罷，翻眼向房頂望了望，心裏不知在想什麼，半晌，她覺這姓劉的熱心固屬可感，但也未免無聊，請我原諒，原諒你了麼，你到燕大出席學生會，與我又有何干，回不回來何必告訴我，請我吃飯更屬小題大作，想了半天，

想不出個答覆的辦法來，心中一陣嘔惡，兩眼便覺發黑，耳鼓磁磁亂鳴，那聲調聽得像是呼着一康寧，康寧，康寧，「他沒有心情再看那紙條子，這時公寓櫃房的鐘敲過四下，她便呼茶役，鎖好房門，幌幌悠悠走了出來，公寓裏住了幾個男女學生，紛紛下課回來，剛好和她走個對頭，男的神彩奕奕，女的活潑天真，看到眼裏；再把自己遭遇對照一下，心裏怎不傷感，她頭也不敢抬，懶洋洋的向巷口外邊走，僱乘一輛洋車，又來到康宅門外，她恐怕被人看着認識了她，就遠遠的瞭着，康宅女僕到街上購買晚餐，回來不大工夫，那長者依然和昨天一樣坐着包車回來，洋車照樣拖到院裏，大門照樣緊緊關住，無線電收音機放起來，是陳玉梅的「燕雙飛」，她不樂聽這調子，同時更明白今天這一次採訪，又是徒勞，腹中飢了，天色暗了，她只得回到公寓裏去，在茶房給她開啓門鎖之時，劉民，劉俊臣都從對面房笑嘻嘻跑出來，劉俊臣問她到什麼地方去了，美英伴言道，「出去玩玩，這裏比保定繁華多了，最可愛的就是漫長的油漆馬路，」俊臣道，「不是油漆的，那是瀝青路，」說着三人都擠進美英房間來，美英兩腿累得幾乎不能動轉，還要勉強應付這兩個朋友，茶役送來一壺白水，俊臣和劉民都不喝，美英喝了三四杯，心裏才不突跳的，俊臣見劉民給美英留的紙條子放在桌上，順手拈起來看看，笑向美英道，「密絲楊看過了嗎，」美英道，「早看過了，」俊臣道，「我今天來是受劉先生之託，請妳千萬明天準時到場，」美英道，「我正要爲了這事請二位劉先生談談，要知我這次來到北京，心中苦楚，非言語所能形容，真可謂食不甘，聞樂不樂，實在沒有赴友人宴會的心情，劉先生的美意，只可心領，即如身受，就此謝謝好了，」劉民道，我倆爲了等待密絲楊回來當面約一下子，赴燕大去的稿子一字都沒有寫，俊臣到了上班的時候也還沒有去，我請密絲楊決不是假意，尙望賞臉賜光，」美英心裏滿含着辛酸之露，那有赴宴之意，她始終極力推辭，最後說話都懶怠了，劉民無端

的討了一個沒有下台，臉紅起來，俊臣看得清楚，就轉言道，「好在是明天的日期，請密絲楊考慮以後，再規定吧，時間到了，我們上班去了，」又說了一聲再見，兩人便蹣跚的辭出來，美英淡淡的說了兩聲對不起，她便把房門闔上，躺在那裏，休息一個鐘頭工夫，才命茶役叫來一碗餛飩煮了四個雞蛋，吃完了把劉民那張紙條擦擦桌子，隨手擲在痰盂以內，展開被子，燈也閉上，室內漆黑，院裏尙有客人行走之聲，她閉目想，劉民的哥哥劉俊臣，看似是一位忠厚的人，這位劉民也是非常熱心，他們對我的照應週至，衷心委實感激，只是今天兩人齊來約我明天吃飯，其意實有未妥，我不深怪男性對於女性永遠不懷好心，只怪他們把我也當作一般愛慕虛榮貪圖小惠無知鮮恥的女子看待了，我是何人，豈能爲貪口腹，失掉了自己的人格，「越生氣，最後氣得在被裏哽咽起來，她越是覺着環境險惡，越盼想早日得與康寧會見，她的感覺中以爲身旁有了康寧，一切危險都沒有了。康宅的朱門，望得熟了，康宅的女僕和車夫的面孔，時常在她回憶之中，尤以長者的形容，最易記憶，他是康寧的父親，大概不會錯的，康寧是一個新時代的青年，父親是一位過去的雍僕風度的人物，就那兩撇小鬍鬚看去，多少要有些脾氣，更不知康寧的母親是怎樣一個臉形，最低限度也須象王淑嫻令堂那樣一副頭腦，才算合度，不然，我和康寧結婚之後，這兩位老人却是一個問題呢，想着時糊塗的睡去了，次日清晨被院中人說話聲音吵醒了，有說道，「起來沒有，」有人答道「沒有呢，若是已然起床，這房門就開啓了，」美英聽那問話人的聲音，似乎是劉俊臣，心房一顫，嚇得索興不敢出氣，好半會院中再沒有那人繼續說話聲，她才敢下床，輕着嗓音把茶房叫進來打臉水漱口，茶房伺候既畢說道，「晨報的劉先生來了，先找對面住的劉民劉先生清早就出去了，又問楊小姐，因爲沒有起床，他才走，」美英耳裏聽得清楚。口中一字不答茶房剛剛出門，劉民在門外叫道，「蜜絲楊蜜絲楊，起床了嗎，



「美英聽說，不由把眉頭皺一皺，半晌才答道，「是的，」口中雖然如此說，並沒有推開房門請劉民進來談談，可是劉民很不客氣的拉門走進來，手中捏着一把綠荷紅蓮，色彩配搭的非常藝術，他進門便先深深的鞠躬說道，「密絲楊房子裏太乾燥了，特意清早到中南海買來一些荷花，以便把這房子陪襯起來，美英道，「謝謝劉先生，可惜我這房裏沒有花瓶放置，」她說話面上沒有絲毫好的表情，劉民把荷葉蓮花桌上，笑嘻嘻的走出去了，美英不好意思堵氣把東西往外邊去，但她也不想伸手去動它，這個當兒，劉俊臣又來了，問她送來三十元，以備不時之需，美英急忙托詞拒絕，俊臣留腳不住，便到劉民房中，見他坐在椅上，正然發呆，見俊臣來了，幾乎笑出來，俊臣愕然道，「有什麼事，」劉民道，「沒有什麼事，我實對你說，你這個朋友楊美英我特別愛她，只是不易就範，如何是好呢，」俊臣笑道，「楊美英這個女性，頭腦非常清楚，與一般女性，決然不同，我這兩天的工夫，把她看得很透澈，同時你對他有意進攻，我也明白，只是不可過於急躁，剛才我以朋友的真精神，特由家裏送來三十塊兩，給她零用，不料竟遭了她的拒絕，其他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我不怪她不懂人情，實在她心中尚有姓康的背景，她雖然腦筋靈敏，終於是個痴情的少女，姓康的既不和她通信，她又找不到姓康的踪影，分明已被姓康的拋棄了，她不自省悟，依然意志那般堅決，說來也很值得我們佩服，」劉民道，「我愛她就是爲了這點關係，」劉俊臣笑道，「不要忙，反正她已沒有和姓康的破鏡重圓希望了，你且勿燥，慢慢的等待時機到來，有我給你爲力，包管使你成功，至於今晚請她吃飯的事，可以不必再提了，從此更不要再露鋒芒，以免惹起猜忌，」劉民道，「我爲討她一點喜歡。特意到中南海買來兩束荷葉蓮花……，」劉俊臣連連搖頭道，「太笨，太笨，那蓮花放在桌上已到半死期，她如果喜歡那東西，決不會放在那裏，」劉民聽了，心火似乎平靜了，兩人又談了一會，俊臣方才回家，

劉民送俊臣回來，見美英門房鎖上了，問茶房，才知在十五分鐘以前就走了，他只得嘆了口氣，美英滿心在訪查康寧，早飯不吃，出了公寓，見大家都登電車，他想上去嘗試一下，又不曉得需要多少錢，踟躕半晌，仍是僱車來到燈籠胡同，她這次更不敢到康宅大門附近停立，却站在巷口外面觀風，這樣往往返返又是三四天光景，連康寧的片影都沒有見到，有時她急得在公寓裏哽咽飲泣，桌上的紅蓮綠荷早已枯了，堵氣命茶房扔到外面去，這天美英起床之後，正要預備到康宅去偵訪，尚未出門，雨下來了，兩小時後，寒氣侵到她的身上，覺着支持不住，出門不得，只好擁被坐在床上，聽着淅淅雨聲，心都要碎了，同時又想起自己身上，尚無適當禦寒的衣服，如再有十天見不到康寧，誰來給我計畫這件事，想着時，忽聽院中有人吆喝道，「看報來看報，看看這新聞報……」美英無聊之極，便叫住報童，買了一張，打開看看，國事不大關心，社會新聞多半是姦淫殺掠的案子，她無心細看，只在文藝版上注意，文藝版的文字，一會兒被她讀完了，並沒有發生什麼美的感應，隨手擲在一旁，身上格外寒冷，索興躺在枕上，預備蒙頭大睡，不料當她展被之時，把床上的報紙吹得翻了一翻，無意中眼角裏映出「康寧」二字，「她驚急起來，忙抓起報紙仔細查看，洞我康寧二字，再也不見了，她覺着奇怪，自言至語說道：『鬧鬼，剛才分明看見報上有康寧二字，怎的只一搵動，就沒有了呢，』她不相信是眼睛看差了，狠命的一字一字的讀，從政治社會新聞版到文藝版，終於在報紙的一個角落的「體育欄」裏，把「康寧」二字找到了，她精神上得到的快感，如和康寧見面傾談一般，仔細讀着，原來是「北京師範學校中華足球隊，已與通州森林學校明明隊約妥，定星期六下午四時在森林體育場作友誼比賽，中華隊有足球健將黃天祥，明明隊有長球名手康寧應戰，屆時必有一番精彩表演……」，下面列着兩隊出場隊員陣容，那森河隊的右鋒正好列着康寧的名字，她看到這裏，不由目眩口呆

起來，她想，康寧已經轉到通州森林學校去嗎，又想，不會的，他若是轉學了，必然給我寫信的，這一個康寧，也許是另外一個人，然而，康寧是育才中學足球隊的右鋒，這森林學校的右鋒也叫康寧，天下之事，真有如是之巧的麼，這一定不是他，他還是在生病吧，想到此處，心火又平靜下了。她很平穩的躺在枕上，但是沒有方法制止她的腦子對這康寧的疑問打回旋，她閉目又想，康寧也許轉學到森林去了，倘然如是，我何不就此往通州去一趟，總比到他家去會見方便多了，想到此處，心裏不知是喜是悲，復又拈起報紙查看，今天就是星期五了，不由啊喲一聲，一翻身跳下床來，久病之身，那裏儘得這樣強力的動作，心有餘力不足，想要邁腿向外走，身不由己的軟癱在地下了，她的呼吸短促得很，兩耳長鳴，眼也發黑，喉管裏聽得呼嘯呼嘯之聲，精神與肉體雖然感到萬分苦楚，但是她的心境却很清明，尤其不能停滯了心房裏所存的希望，她自己安慰着自己，「不要發慌，停會子就好了，容我休息片刻，去找劉民劉先生，問他是否知道通州距離北京有多少路程，我現在起身，明天是否能夠趕到森林學校，又想，即便趕不到也沒有關係，好在我什麼時候到學堂，都可以找到他的，又想，假使找到了那裏，不是我的康寧，豈不受窘，又想，受窘又有甚麼關係，美英坐在地下往返想了好久，終於把精神復原了，徐徐立起，慢慢的走動，推開房門往外走，不料被很急的雨絲，把她淋得渾身回來，她口中說道，「外面的雨，下得竟是這般大啊，」打開玻璃帘子向外看，劉民的房門外面，很明顯的加一道銅鎖，她暫時失望了，只得二次回到被裏，發燥之時，茶房進來問道，「楊小姐買什麼東西嗎，我到街上去可以一塊兒帶來，」美英明白這是茶房偷懶，但是大雨的天氣，把兩趟併作一踏，也未嘗不可，遂說道，「你到飯館叫一盤雞絲湯麵，十個燒麥，帶一小碟鯊魚就行了，」茶房去後，美英仍是在盼想着劉民，趕快回來，也好打聽這個路程，坐起來打開窗帘看，但見雨絲未斷，

院裏絕少行人，劉民的房門，依然嚴鎖未動，怔了半晌，不得已復又躺了下去，一會兒，飯館夥計，打着雨傘，提着食盒來了，擺在桌上，復又走去，她滿懷心腹之事，那裏吃得下去，只把頭躺在枕上不肯起來，耳中聽着雨聲，眼裏望着湯麵和燒麥的白蒸氣，沒有一點主張，這時茶房走來，問道，「楊小姐看着飯館送來的對不對，」美英道，「不錯，」又信口說道，「你知道通州離北京有多少路程嗎，」茶房道，「四十里，」美英見他說話不加思索，覺得必是草率答覆，遂又逼緊一句問道，「你怎麼知道的這般精確，」茶房答道，「我是通州人，」美英聽了，這才明白，遂問道，「森林學校在什麼地方，」茶房道，「我是南門外的人，那學校就在南門外，我小的時候，時常帶着小弟弟妹妹們到那裏去玩，」美英覺得問茶房比問劉氏還詳細，於是，引起她的興味來，遂又問道，「從北京到通州需要坐什麼車，幾天可以走到，」茶房笑道，「有火車，有長途汽車，都是兩毛錢票價，有四五十分鐘就到了，而且火車到站不用坐洋車就可以走到森林學校了，」美英聽罷，喜歡得幾乎笑出聲來，忙說「謝謝你吧，明天上午什麼時候有開往通州的火車，請你打聽來告訴我，」茶房道，「有火車表，取來看看，」說着去了，少時回來說道，「早晨有兩次車，一是八點三十五分，一是十一點十六分，下午也是兩次，二時五十八分，七時四十三分，」美英聽了，連忙命茶房用鉛筆記了一個條，她在興奮之後，胃氣大開，胡亂吃了早飯，躺在床上把那無上的體育欄看個一字不遺，覆又熟讀三遍，然後把那賽球名單撕下來，同那紙條放在兜內，下午五六點鐘外面的雨止住了，聽劉民房門鎖響，知道回來了，她沒有和劉民接頭的事，所以不作一聲，劉民對她的熱情，似乎失望了，更不想再來和她談話，只這樣靜默着，直到次日上午十點半鐘美英方才睡醒，若趕坐十一點十六分的車來不及了，遂決定下午二時五十八分去，到了通州，正好是舉行球賽的時候，其中的康寧，是不是他，也就明瞭

了，況今天氣象非常晴朗，精神也很振奮，內體蘊藏的病症，好像完全消失淨盡了，吃過午飯，叫茶房打來面水洗洗手臉，又把身上的塵垢用簕帚掃刷一回，頭髮梳梳，照舊把花包袱結在頭上，這是保定小姐一種習慣，並不是由這花包袱要烘托出怎樣美麗來，收拾既畢，天已兩點，叫茶房鎖了房，僱來一輛洋車，一直拉到前門車站，那車站上高聳入雲的大鐵，剛好指到兩點三十分，她對於車站的情形生疏得很，問警察，才找到售票的處所，二毛錢購了一張票，覺得經濟得很，隨了人衆走入頭裏，這趟車客並不甚多，不像京漢車那樣擁擠不堪，她坐在車上不大的功夫，就開行了，又不大的功夫車到了通州車站，許多客人紛紛下車，她也隨着出了站，抬頭一望，目前現了一片森林，綠烟靄靄，像是一幅圖畫，她回憶茶房昨天所說的情景，料着森林學校必在面前，沿着似乎不平的土馬路，徐徐的向前走，走不多時，一座小形的城門現入眼簾，她不由懷疑道，「走錯了吧，那裏來的城門，」又想到會聽茶房說道，森林學校就在通州南門以外，這一定是南門，又向半空望望，日已西斜，更可識明這是南門無疑了，無論如何這城門是不能走過去的，想着時，抬頭再看瞥見道旁一帶斜十字木欄中間，現出一個西洋式的木柵欄門，門中上懸了一個七八尺長白色木牌，上寫隸體黑字「通州森林學校」，在木柵欄中部另外釘了一個小白牌，寫了八個楷書字「學校重地，閑人免進，」她看到這裏，把勇往直前的脚步，不由的放鬆了，只是立在木牌之下發呆，她心裏既沒有把握斷定報紙上登的康寧即是她的愛人，自然沒有勇氣到學校門房去打聽康寧二字，同時這木柵以內但見綠草叢生，曲徑連綿，和一座野外公園差不多，聽枝頭的百鳥喧嘩，找不到學校一些房舍，更不知學校的城房究在什麼所在，這裏又有一個「閑人免進」的木牌，攔阻着來人的前進之路，叫我想什麼方法才能闖入這森林的深處看個究竟呢，正在焦急躊躇之際，忽見有一個貧苦之小孩由馬路上走來，毫不在意的推開木柵欄門進去

了，美英想和那小孩打聽打聽詳細，在她口吃的時候，那小孩已然拐過曲徑，身子被四五尺高的叢草掩住了，隨着又有兩個鄉間男漢步履匆匆，也於小孩一樣，隨便走了進去，美英覺得奇怪，她想，剛才進去這三個人，看來不像學校裏的人物，即便是個校役，也該穿着制服，尤其是那小孩玩皮的外表，襤褸的服裝，更不似學校裏任何一部分員役，是「閒人」當然不成疑問的，可是這裏「閒人」是不許隨便進去的啊，她狐疑得很，但是決沒有那樣勇氣推開柵欄邁腿走入，同時她又感到男性畢竟是社會上不可缺少的中心人物，譬如康寧隨在我的身旁，這種疑問就會立刻解決了，我是一個女性，是青年的少女，怎好和陌生的人貿然打聽路程，思想之時，忽見從曲徑拐灣之處，跑來一輛洋車，車上坐着一個擦脂抹粉，盤髮纏足的鄉村少婦，闖出柵欄門一直往南邊大道去了，美英這時明白了，這門外的「閒人免進」字樣，已然失去遵守的價值，他們既可隨便出入，我又何必這樣拘泥，想着時，真的奮起精神推開柵欄。走了進去，畢竟心虛，雖然走進去，還是不敢公然的走，只是試着脚步，緩緩的行着，路上遇見許多往返行人，對她都沒有什麼驚訝的表示，走約半里，她的心方才平坦的放下來，經過之處有土山有野花，有森林，有平地，再走一時，耳中聽到有籃球的砰擊之聲，又聽有高呼喊叫之聲，學校的風味，漸漸逼真了，同時亭榭洋樓，小橋碧水，像是一幕西洋景，由淺而深，由深而親臨其境了，這裏有不見小孩和鄉人的玩皮，更不會再有洋車拖着鄉村少婦在路上走，活潑氣象，充滿了美英的眼簾，男女學生像春天的桃李，欣然的，鮮艷的，開在這青春樂園裏面。她心裏在想，這個學堂設備太完善了，最妙不過，設在擾攘的城市之外，這靜的校園，新的空氣，確實是一個適合現代教育設施的學校，康寧果真在這學校讀書，我也不回保定了，無論如何要和他同在這裏，享受美的環境，心裏在熱烈的幻想着，脚下徐徐的踏入園地以內，雖然男女學生都在那籃球場裏跳動着，却沒

有一個人來問她，她意識着這學校的性質，外表是務求美麗，門禁是絕不森嚴，她無心去看練習籃球，很想找到學校傳達處的所在，以便打聽足球場在什麼地方，偏是遍尋不得找到，她很愛這座校園，很樂意普遍的在裏邊走走，越過一座洋式樓房，眼前現出一帶叢林，綠葉扶疏，有幾隻白色，蝴蝶，點綴在粉色的陽光之下，她信步走到叢林裏面，發現幾座漢白玉石墩，但是，並沒有一个人在那裏休息，她兩腿走得累了，身不由己的坐在石墩之上，口渴得很，偏生湊巧，見不遠又有個自來水管子，四外望望，仍無一人，便忙着走過去，開了龍頭，把口含住，緩了幾次氣，肚子才算喝飽了，剛把龍頭閉上，耳中便聽林外有人說道，「中華足球隊的隊員，雖然年歲都比我們大，實力絕對不如我們，再說他們從北京來到這裏，第一，坐着長途汽車累得各個精神不振，第一，場子不熟，很容易失去相當的機會，我們以逸待勞，實力又這麼充足，包管貫他們五比零，」又一個人說道「咱們快去看看吧，現在已經四點了，」說畢，一陣很急的脚步聲響，跑得沒了影子，是時美英隔着叢林看得清楚，那說話的是兩個穿白色制服的男生，他倆邊說邊跑，繞向一帶土山後邊去了，她無意中得了這個路綫，心中甚喜，便也循着這條道路向土山後走，走過之後，舉目再望，又是一片松林，更有兩座紅色洋樓接連，氣象非常宏麗，這個所在所見到的男女學生，比剛才更多了，大家差不多都向百步之遙那座小橋走，美英恐怕被他們看出是校外的學生，忙把頭上的花包袱撤下來，也隨着這些人往前走，穿過小橋，又繞過一帶平房，才看見這森林學校的足球場，場外立滿了男女觀戰的學生，另外還有穿長袍短褂的教職員，在場的西首外面，停了一輛大汽車，車前插了一個小白旗，旗上「繡着中華」兩個黑字，場裏的角逐，已然開始了，中華隊員是紅色運動衣，黃色加黑道的褲襪，在胸前佩有一個白地黑「中華」字布繡的徽章，明明隊是紅白藍三色雜陳的運動衣，白褲襪，每人頭戴一頂白色壓髮帽，兩軍

裁判非常鮮明，裁判員上身穿着白西服襯衫，灰色燈籠褲，隨着隊員往返奔馳，極盡監察裁評之責，球兒飛得或高或低，像流星一般快，人馬精神壯旺，四外殺聲震天，美英看了，不由也有些高興，但是她沒有計較任何一方面勝負的閒情，兩隻眼只注意察視明明足球隊員之中，有沒有康寧的蹤跡，因為正在雙方交戰激烈之際，隊員所在地位，已然混亂不清的，她沒有法子判別那一個是明明足球隊的右鋒，又把撕下來的報紙掏出來看看，人名雖然讀滾瓜爛熟，却找不到康寧一些踪影，她心裏似乎失望了，想着報上刊載的，一定不是我的康寧，那報上的康寧必然在這裏面，從氣管到胸際，像是搓了一條冰棍的涼，心中突突跳動，四肢都有些發軟了，她順身坐在地下，無心再看這場廝殺，但求休息片時，趕快回到順城公廨去，這時前一個太姆比賽終結了，不知誰勝誰負，學校當局爲了聊盡友誼之情起見，派校役送來檸檬水口香糖，雙方隊員在熱烈騁馳以後，誰不需要這些飲料，大家紛紛牛飲，場外的觀戰同學也都隨便走動着，互相談講剛才的戰績，美英再也延遲不了，便把身子二次立將起來，想要往回路走，這個當兒，裁判員的預備笛聲響了，雙方隊員當時換了陣地，美英心中一動，暗想在人影匆匆之時，不好辨視康寧的面目，現在部位業經站立穩妥了，何不仔細瞧瞧，想着時用目向明明隊右鋒陣地一看，立在右鋒的康寧，是一個年方十八九歲黑色面皮，瘦長身量的健兒，口中嚼着香糖，白髮髮帽攪在手裏，正在鼓着勇氣，準備這最後一場鏖戰，隨着裁判員號令的笛聲響了，雙方戰將，又拚命的肉搏起來，中華中鋒盤球直上，越過明明前衛中堅，如小船一帆順風，大有直搗黃龍之勢，明明右鋒翻轉回去，急救大本營，幾步截住了勇不可當的敵人，中華中鋒見勢不佳，急將球兒遠遞中華右鋒，右鋒得球再往明明腹地傳遞，被明明右鋒得住，舉足一踢，想把那球蹴出奧賽線外，奈因敵人五鋒齊上，有如怒潮澎湃，心一發慌，球蹴空了，場外觀衆一陣狂呼「喂，糟了」緊急之際



，幸明明二門如流涎般的趕上前來，砰的一聲，球兒飛上半天，直落兩軍交界線部位，這一險球，算是完全救出去了，不但場外觀衆長出一口氣，就是無精打彩，欲行復止的楊美英，也爲明明隊捏了一把汗，她想，這一球險些就悞那叫康寧的身上，假使若是我的康寧，絕不會出這樣的舛錯，因爲看得很有趣味，脚下忘記走了，呆呆的看到終場，但見兩軍捲旗息鼓，個自收兵，中華隊員謝了學校當局招待之情，紛紛登上大汽車，向一帶松林的深處開去了，這裏森林學校同學，圍着幾個重要隊員喊着「啦啦」的美調，表示慰勞之意，美英見場裏場外的人，散得快沒有了，她只得趨趨向南走，尋求剛才的來路，不料她所走的，不是原路了，眼前見到的房舍，洋樓，樹林，花木，與前見不同，心中不由納罕，暗道不會錯啊，我記得非常清楚，怎麼不對了呢，一壁懷疑，一壁信步的走，道上輕易見不到一個人，抬頭再看，面前又現出一座宏偉壯麗的樓房，走到近前一看，門的橫楣之上，有六七尺見方的三個金字是「圖書館」，樓房巖巖閉着，上面懸了一個白木牌寫着「今日星期六下午停止閱覽」，樓前設備非常幽雅，馬尾松圍成一個長方形的院牆，院的中間設有洋灰造成西式噴水池，在瀝青甬路之下，設有幾隻休息長椅，圖書館正門四層台階，每一階的兩旁，擺有夾竹桃，及正在含苞未放的菊花，碧綠幽香，富有詩意，美英愛這環境，不肯走去，身不由己的坐在長椅上了，勁烈而柔的秋風，吹在她的面上，頭髮都被掀翻起來，只得二次用花包襟把頭包好，閉上兩眼，頭又發暈，雙腿酥酥的麻木，手足又發起癢來，她心裏又在胡思亂想了，她羨慕這座設備完善的學校，她願意加入這些活潑幸福的同學之中，每日依次上班，縱然老死這美麗的樂園之中，終身也是無憾的，心裏正在沒個主張，忽聽馬尾松牆外約有四五個人走路說話之聲，有男有女，有笑有說，聽一個女的發着細高的聲音說道「……這一個球我們輸得太遺憾了，假使今天康寧要是上場，決不會有此一失，」一個男生道

「你們總是崇拜傀儡，康寧的球技固然不容漠視的，可是他的身體那樣壞，兩個太姆踢不下來，」又有一個男生道：「康寧這小子太可惜了，成天際只和馮愛珠耳鬢廝磨，將來必被學校當局開除，」女生道：「你總喜歡談論旁人的事，而且嘴裏更不會說出好話來，人家是親戚，有密切的關係……」說着繞過圖書館後樓走得遠了，美英聽得清楚，心要跳得碎了，她既已知道康寧今天並未上場，更知道她另外有了愛人名字叫馮愛珠，熱血鼎沸起來，她想急遽的追上那幾個學生，問個水落石出，不料身子才一移動，兩腿又一發軟，登時跌倒長椅之下，身顫，心慌，耳鳴，眼黑，以後便失去了整個的知覺，待她悠悠醒轉，仰天一望，清風徐來，銀河在天，半輪朗月，照得遍地泛出銀色的波浪，這是入夜的光景了，四外人聲靜寂，蔥蘢的遠樹，也變成了鬼影幢幢，她悚懼極了，狼命的扶着長椅爬起，想要呼號狂奔，又覺胸部有異，伸手摸去，黏而有液，借着月光一看，其色鮮紅，不由啊啾一聲說道：「那裏來的血，」用手再摸，血液更多，低頭細看，前胸被血污漬一片，又想，莫不是我被人用刀子扎傷死了，我真的不在人間了嗎，想到此處，通身哆嗦起來，二次軟攤在地上，休息片刻，耳鼓裏聽到遠遠犬吠之聲，再看面前幾座大樓，從高高的窗簾裏射出依稀的燈光，她長嘆了一聲，知道自己尙還沒有死，在長嘆之時，因為喉管得有舒展的機會，覺一發甜，吐出一口黏物，叭的聲音響，落在地上，乍看是黑色，用手指醮醮，利用月光細看，原來是紅色的，而且和胸前所有的紅液相同，美英看到這裏，恍然大悟，她知道自己是在吐血，因為胸中積塊完全傾倒出來，反到得了暫時的痛快，她不駭怕了，她這時不想再找康寧，只想尋到了通州車站，像箭頭一般回到北京順城公廩裏，她認定順城公廩就是收圓結果之所，她的死，承認是命運應該，不敢怨尤哥哥無情，更不怪康寧薄倖，心裏所不忍者，便是自己的生身的母親，如果得到劉俊臣傳給她的死耗，不知要痛哭暈絕多少次了，只有這一次，

覺得對不起她老人家，想溜時，幾乎哭出聲來，她懶懶的，狠狠的走出了松墻以外，不曉得什麼是來路，也不管那裏是去路，信步踏着宛如圖案的花影，向她理想中的通州車站走去，走約半時，得不到一條明路，引領張望，依然沒有出離這使人傷心的學校範圍，但是眼前現出一帶長廊，長廊之下，房舍櫛比，隔二間三，放出嫋嫋的燈光出來，美英在吐血之後，口中奇渴，她想敲打任何一個有燈的房間，求一杯水吃，她努力走上前去，想步上石墻，復又畏縮的止住了，她明知此隨是亟需上前討水吃的，順便可以打聽够奔車站的路程，畏縮也要上去的，然而她此時又想休息一個時辰，再奮勇努力，遲疑之際，又被她看見每一個房門的外面，掛了一個白色的小木牌，月光之下，看得清楚是「第三舍」「第十四舍」「第十五舍」……她又明白了，不料走到學生宿舍了，她想，學生宿舍，是可以隨便說話的，我必須前去討水，問路，正在此際，猛聽遠處一陣鐘聲，嚇得她連忙把身子隱在一座假山石後，鐘聲尚未響畢，各宿舍以及樓窗裏透出的燈光，和四外寥落的路燈同時熄滅了，眼前一陣黑暗，舉目再看，天心的秋月，反到大放光明，雖無路燈，却不妨碍走路視線，只是全校熄燈，學生完全入寢了，水，那裏去喝，路，又何從去問，心裏發急，眼中又哭出淚水來，她把脆弱的身軀，靠住了山石之後，借着月光張開手掌看看，上面血跡模糊，她含着熱淚想，這是我死到臨頭了嗎，活人居然變成了鬼，想喝一口水都無處去尋，我就是這樣死了，但是康寧和我見不到一面，雖死也難瞑目，想到此，又向明月仰視着，心中祈禱道「上天可憐我，假我一二日的陽壽，並且希望月之神助我，使我和康寧得見一面，那時任是教我怎樣慘死，決不怨天尤人，」想到此，熱淚從眼眶裏像斷線珠子般的滾到臉上，灑在胸前，口渴得很，內腑裏像是着了火，手足發燒，想起白天曾在一個森林裏的水管子喝過一氣冷水，這時想找，却又迷失了方向，她越想白天飲水的情形，心裏越發乾燥，這個當兒，

中忽聽有人一壁從容的走着脚步，口中一壁唱着「萬里尋兒記」——「從軍伍少，小離家鄉，嘆雙親……我的妹流落他鄉……」這首歌詞，她知道得很熟，那唱的是男子聲音，雖然信口謳歌，而在這淒涼的秋夜裏，給傷心的美英聽了，已足使她淚盈升斗了，那唱聲的發源，來自十步以外，不但字句聽得清清楚楚，而且聲調還覺特別熟悉，因為她心情非常凌亂，再想不起在圖書館前聽得男女學生談論康寧的一席話，她這時只把自己當作一個偷兒，從山石的隱處，探首暗暗張望，只見是一個穿白制服的男生，意態很優閑的，緩着脚步向南走，身材短小魁梧，頗似康寧往日的神情，她看到這裏，心火忽又升騰起來，隨着就是一陣心跳，兩眼也發花了，恨不得張口呼叫出來，身子剛離開山石，復又縮了回去，她想，那人不是康寧，再說這裏的康寧我今天已然看見了，是一個瘦軀，更不會一個學校裏有兩個叫康寧的，而況此時已是夜深人靜時候了，倘然不慎把那男生叫過來，他不以為我是不良的女性，也要疑我有精神病的，她心裏這樣裏，兩眼却不肯移開那酷似康寧的男生背影，多少也有一些望梅止渴的用意，見那男生想着時，忽然頭上呀呀的叫了兩聲，抬頭看時，却是一隻失了歸宿的白色水鴉，從空中飛掠過去，那男生也在停步向天上望，一部銳利的月光，正好照在他的面上，美英距離他只不過十六七步之遙，倏的一閃，那男生的臉形，被她看得清楚，不但身材和康寧一樣，相貌更酷肖十分，美英心又一跳，她想，這個個男生莫非真的就是康寧嗎，喜歡之露，浸着恐懼之心，她不敢相信那男生確是康寧，很想看個究竟，是時那男生徐徐向南邊花木葱蘢之處走，美英也輕着脚步，利用叢旁的花蔭隱避着身子，節節的隨在後面，那男生拐過一叢桂樹，沒了影子，美英也積極的走到桂樹之下，探首張望，那男生的背影，又被她看見了，她鼻孔中嗅着桂花的馥郁之氣，把身子又輕輕的移到另外一叢桂樹之旁，她忘却口渴心荒，更想不起自己這樣追隨那陌生的男性，究竟爲了什麼，那男生轉過

一帶芭蕉樹，又失了影像，美英急忙也走到芭蕉之下，探首窺望，不料右手碰到一物，裂膚奇痛，嚇得抽回手來一看，原來芭蕉之下，尚有一片高矮不齊，長圓不等的仙人掌，仙人掌上的芒刺，刺破了美英的手背肌膚，神經感到疼痛，同時她也看到了冒出血來，她心恍惚得很，無暇去惋惜自己皮膚，繞過芭蕉，躲着芒刺，又把身子移到一叢馬尾松下，伸頭再望，眼前有一個方亭，那男生發現在方亭的南端，居然變成了兩個人影，她停住不再向前追了，猶疑之時，却聽有女性嬌笑之聲，聲音不大，恰巧從那邊颯來一陣柔細的秋風，把那笑聲絲毫不遺的吹入美英耳鼓之中，美英越發不敢前進，她很明白這必是男女同學，在度着戀愛生活，她也會和康寧享受這甜的幻境，不由又把前塵影幕回憶起來，她越是往回想，越疑那男生是康寧，於是她的踢踏的兩腿，又承起最初的使命，向前追去，她繞到了方亭，看見那男女已走入一座龐大的藤蘿架下去了，四外爲萬花環繞，的是一個談情妙境，她借着花叢障避着身子，輕着兩腳，提着呼吸，慢慢的移到藤蘿附近了，探首再窺，原來藤蘿架後，尚有一片假山石，崎突不平的山姿，懷抱着那一雙情侶，兩個人併肩坐在一起，很隨便的坐在柔細的草茵上，浴在晶朗的月光裏，她雖然隱身綠葉叢中，難免羨妬之意，仔細再往那男女兩人面上遙望，女的穿一件似乎是褐色短袖旗袍，披着長長的學生髮，身材是那樣的窈窕，動作更百般活潑，再看那男的面龐，幾乎和康寧一樣，只是下頰稍尖，精神不似康寧壯旺，美英心裏又跳得按捺不住，她自己勸道：「我大概是在作夢吧，怎麼我疑惑那男生是康寧，居然臉形就像康寧，抑或是我希望康寧的情緒紊亂了，兩眼看任何一個人就像康寧，也許是神經上的變化，但是我絕不相信，那男生真的就是康寧，心裏想着，她又分着錯落的花枝，把身子向前移動，藤蘿架被她越過了，只和這對情侶，相距十步之遙，若沒有亂草障住她的身軀，幾乎要被他們瞥見了，她此時不敢探頭縮腦，只屏息靜聽談些什麼，一

陣秋風掠着草尖過去，即聽那女性伸着清脆的珠喉說道，「……我總看你對我不是一條心，有時想起來就傷心，」男生道「我怎能不和如一條心，今天本來學校當局約安了我參加這次和中華隊賽球，她偏是把我扯到北京真光，去看「巴黎情血」，片子固然是好，可是把我對校當局的信用喪失了，」女生生氣道，「到底你是不把我看重了，誤了一場球賽，你就絮叨起來沒有完，其他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康寧，你要把心放在正中的胸窩裏呀……」，美英看到這裏，聽到這句，心曠已然迸裂了，此時既然判明那男生確是康寧，又見到康寧這第二個愛人，她如何能够忍耐得下，精神紊亂得很，手脚顫抖起來，聖潔的小姐，不懼吃醋，更不曉得捉姦，她跳動的心房，只想一把將他倆抓住，至於抓住之後如何發落，此時却不在她計劃之中，情急之火，已不允許她再事躊躇，便積極的衝破了草圍，躍起乾紅的兩眼，伸出彎曲的雙掌，咬着牙，鼓着氣，緣着花陰，直向康寧走來，美英從南面藤蘿架旁向前躡，身子未全現出，人影已然明顯的照在地上，她帶了包袱的頭，像是戲台上表演無常鬼的面首，額下的結扣餘出的梢端，酷似無常鬼口中吐出的長舌，况兩手向前直伸，作撲抓之狀，實在可怕得很，這時那女生已經看到地下的怪影了，嚇得直跳起來，喊一聲「康寧，有鬼有鬼，」邁腿便跑，男生不暇細看，嚇得也隨着喊一聲「鬼來了，」隨着立起身來，美英恐怕男生也跑，不由狠命的喊道「康寧，康寧，」一聲音啞得不成聲，恰與鬼呼無異，嚇得男生抱了頭顱，突破綠草圍幕，死命向東狂奔，美英拚命追出草幕，見月光下照着一帶平原，女的跑不甚遠，跌倒地下，摔得鬼叫了一聲，康寧跑過去將那女生抱起來，繞過黑團團的草地，沒了影子，美英狂追不及，兩腿一頓，忽然撲倒在地上，登時跌昏過去，半晌她才蘇醒過來，仰天再看，月已西斜，四外寂然無職，但聽蟲鳴唧唧，她坐在地下，只管收縮着散漫了的芳心，這時有話無處述說，有淚再也滴落不下，但覺頭暈目眩，四肢都不

和身體相連了，徐徐立起身來，回首望着康寧逃避之處，長嘆一聲，心中哭道：「康寧，親愛的，再也預想不到，你轉了學，另外又有愛人，怪不得你的新同學都在背地談論你，我絕不怪你喪心，深悔不該高攀了你，這時，拋棄了我，絕對承認是我的幸福，不然啊，我倆不幸而結婚，豈不由你對我不滿意，而破壞了你的終身樂趣，如果那樣，更不知我的罪孽，深重到什麼地步了，康寧，我始終是愛你的，你何必見了我就那樣奔逃，我不會燬滅了你們的愛情之塔，我死後的靈魂，也願作你們愛之護持者，親愛的康寧，你知道我在給你們祝福嗎，想到此處，她果然哭出聲來，此時她再沒有和康寧見面的希望了，她就勉強掙扎着，拖着這失了知覺的身子。沒頭緒的走去，並且自命運已到盡頭，但是她仍舊不願死在這失意的亭閣裏，很想快些回到順城公廨，寫一封遺書給母親，首先自責女兒的不孝，然後再敘述爲戀愛犧牲性命的情形，心裏只在構思遺書的詞句，不覺走到另一個境地，眼前見到片片連綿的蘆葦，耳中聽到嘎嘎的羣蛙唱聲，默然的繞過土山，却是一帶長河之畔，飄飄的秋水，接受斜照的月光，反映出銀輝激灑之美，蛙曲奏得格外響脆，震斷她燻了的肝腸，沿岸柳絲絲絲，從頂巔直垂到水面，像是對這傷心的姑娘，表示同情飲泣，美英只是蹣跚着走，終於走入夜霧迷離的柳蔭，消失了她的蹤跡，

第七回

畫裏識幽情  
新聲作譜  
夢中傾隱恹  
故劍難忘

在暑假開始之時，康寧含淚離開可資留戀的保定車站，見到愛人楊美英站上的徬徨，怎能禁不住眼中的熱淚，他只是呆呆的望着車中每一個人視車身幌動的頭顱，激流的淚水，洒遍了前胸，他不自覺

，幸虧車中尚有劉明勸他，過了兩大站，才走到盥漱室洗了一回臉，劉明道：「愛人分離固然是可憐的一件事，可是在這短暫的期間，不久就回來，何必如此，未免有些英雄氣短，要知一個男性生在社會上，責任龐雜的很，不單只戀愛一事。國家的需要，社會的攪擾，家庭的殷重，在在都須我們以忠誠奮發的精神，分別去應付，倘然只爲了這一個項目，就惹你靈魂失了依據，將來獻身國家，投入社會越發無法支應了，換句話說，成了人寰裏的廢物了，」劉明一路這樣解勸他激勵他，多少心中也有些舒服，車到涿州小劉下去了，約定開學時再見，康寧到了北京家中，見了父母又是一番心情，較剛離車站之時，自然不會那樣緊張了，他本來想給美英往家裏寫信，又怕落到楊士杰手中多有不便，到了晚間，關上房門，寫好書信，次日親自購貼郵票擲入信筒之中，信封所寫，是煩育才中學傳達處速轉楊美英女士，第二天恐怕學校傳達王敦故意搗亂，又給劉明寫了一封，也寄在學校，他因爲根據劉明所說，「到涿縣辦了錢就回保定和王淑嫻結婚，」的話，計程信到學校，劉明也就回保定了，第三天第四天，又連忙發了兩封信，遲了一個星期之久，不見劉明美英隻字覆來，他很懷疑，但又想不出保定方面究竟出了什麼情形，悶極無聊，又寫了一封長函，責備美英不該沒有回信，可是又過一個星期，仍然沒有回音，他急的恨不得立時回到保定去找，以明真像，遂即走到父親房中，剛要聲述自己的意思，却聽他父親康先生說道：「今天是星期六，中和戲院楊小樓和梅蘭芳演霸王別姬，聽說梅蘭芳不久就要到上海去住，再來不知是何年何月，楊小樓爲碩果僅存的武生，可稱得是看一回少一回了，我很想帶你們去聽一次，」他母親康太太從旁贊成，康寧不敢過拂父母之意，只得勉強隨着去，到夜裏一點半鐘才回來，他爲了美英的事，腦汁確實費了不少，雖在夜間，睡不着，次日又想向父母親回述打算先期回保之意，恰又有朋友來訪，談了好久，父親便同朋友出去了，他急不可奈，就轉向母親



去說，康太太覺他這種要求非常奇怪，因為作不得主，只好等待康先生回家時再說，康寧沒得着要領，心裏抑鬱，一個人走向西單商場閒遊去了，在吃晚飯當兒，康寧尚未回家，康太太正要和康先生提起康寧之意，忽見女僕孫媽拿進一封信來，說門房老了才接到的，康先生接過一看，上寫康寧收，下署英絨，本來無心拆看那信，這時康太太却乘機提起康寧要回學校的事，康先生是有經驗的，覺得一個青年，在學生時代，幾乎沒有一個喜歡讀書，每到暇刻滿了，尙在家中徜徉不去，如今康寧居然要提前回校，怎能不疑，他並不疑心康寧在外有了愛人，却疑到學校裏面有了共產黨，恐怕康寧有加入情形，遂忙着把那封「英絨」的信拆開查看，裏面文詞，情話綿綿，亦怨亦慕，好不艷麗可喜，康先生看罷，氣的鬚子高高擡起來，他說康寧壞了，血氣未定的青年，尤其在讀書上進之際，居然和什麼不尷不尬的女生談戀愛，真是豈有此理，我爲什麼把他打發到保定去，不是恐怕染上都市學堂的惡習慣嗎，不料這種壞風，居然到處皆是，氣死人了，康太太也把信看了一過，心中的氣，雖然不像康先生大，可是也有八成不贊同康寧戀愛女同學的事，計議結果，一方面積極給他另拔學校，一方面吩咐聽差的老媽子們，遇有由保定發來給少爺的信，一律交在我手，不准有一封被少爺接去，商議既定，飯也吃完了，康寧回到家中，真的絲毫動靜沒有得到，第二天還請問母親，父親是否准他早回保定去，康太太一味支吾，過了幾天，門房又接了一封，是劉明的來書，並有王淑嫻署名，指責他不該沒有信，康先生看了，越發大怒，當日便對康寧說，保定學校不好，還是在北京找一個學校，康寧聽了，怎不如冷水澆頭，他苦苦哀求，容他在保定畢了業再行轉學，康先生大氣也沒有出，康寧不曉得他的秘密已被父母知道，還在要求母親說項，康太太也不以爲然，暑假京中各校招生，康先生強拗着他去報名，康寧不去，還被父親痛罵一場，但是他只有哭泣，康先生沒了辦法，又兼接二連三的接了許多

### 第七回

保定來信，他看一回，明白一些內幕，不但知道康寧的愛人叫做楊美英，並且曉得其中尚有劉明王淑嫻一男一女，他更不想教康寧回保定，最後決定，書可不讀，也不能任康寧捲入社會不良漩渦中，康寧見父母都主張在北京上課，他急得沒法，每天還是寫信，親自到郵筒去發，雙方的信不少往還，只是南來的被康宅家人接收了，北去的除最初幾封被楊美英王淑嫻到學校拿了走，其後續到的，校役王敦都一封封的送到事務員陳興漢那裏存儲，陳興是一個沒受過新教育，熟讀「子曰詩云」的落伍者，他無端的到了這新的學府服務，對男女學生的動作大不謂然，他很崇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所以他對於男女生互相通信，認為是大逆不道的行爲，吩咐號房王敦，以後如有這類信件，不論是誰的，通通交到教務處羈押起來，康楊戀愛途中既有楊士杰從中作祟，又逢着這麼兩道險要的關頭，楊美英真的苦了，康寧始終得不到保定方面的回信，急得和熟鍋上螞蟻一樣，眼看著暑假滿了，父母還沒有答應他回校的恩旨，急得只是哭泣，索興連飯也懶意吃了，這天他主意決定了，父母雖然不答應回校，爲了我的前途計，爲了和美英會面計，決定一兩天自行赴保定，母親有首飾鑽戒，偷點出來，學費宿膳費都有了，心裏想着，果然在一天的下午，乘母親不在家，便把保險櫃開了，一看，現鈔首飾都有，既有現鈔，何必再去當當，遂偷了二百元擲在腰中，把櫃照樣鎖好，但是初次作賊，他的心幾乎跳躍出來，出門坐洋車到了和平門外琉璃廠，商務印書館，把下季應用的課本等物購辦齊畢，提了小包走出商務印書館，正在要下台階之際，忽見有一位十二分漂亮的小姐坐着洋車，停在那裏，康寧只看了一眼，並沒在意，低頭向下便走，忽聽那小姐展着清脆的嬌喉呼道：「康寧，」康寧二次注目再看，才認出是母舅的次女馮愛珠。不由笑道：「愛珠，妳也來買書嗎，」馮愛珠上下打量他一遍，然後撇着小嘴兒說道：「書，早就預備好了，今天是賈林紆譯外國名著十字軍英雄記的，」康寧看她說話

的神氣，覺得有些肉麻，不耐多談，遂點頭道，「再見吧，再見吧，」說着要走，愛珠攔道，「忙什麼，」說到此，看着腕上手表，復又說道，「一點半了，我倆到中央去看電影，今天片子很好，陸克表演的空城計，」康寧搖頭道，「我不想看，改天再去吧，」愛珠一聽，登時把小兒嘴撇起說道：「我太不自量，人家康寧是什麼樣的有名人物，我偏是妄想高攀，好了，請你快些走吧，留神街上的瘋狗咬了你的腿，」一壁說，一壁堵氣往裏走，康寧恐誤會，便追進印書館低聲說道，「妳剛才不該說那話，因為我手裏拿着東西，看電影太不方便，」愛珠看也不看的說道，「快去吧，留神我敲你兩毛錢的入門券錢，」康寧陪笑道，「這話說的越發難聽了，我今天決定同妳去看還不行嗎，」愛珠聽到這裏，把身子向玻璃櫃上一靠，看着康寧的皮鞋尖半响，才又翻眼笑道，「你不怕同我走，丟了體面，」康寧發急道，「我的嘴沒有妳能說，我不說也就完了，」愛珠一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遂拍了他肩頭一下說道，「姑丈只是舊腦筋，把你送到窮鄉僻壤去求學，結果，口中連一些漂亮話都不會說，回手又接康寧的紙包，康寧道，「這是作什麼，」愛珠道，「你不是嫌它不方便嗎，我來替你拿着，」康寧有氣無力的說道，「好妹妹，妳不要這樣開玩笑，」馮愛珠見他可憐的樣子，又是一陣嬌笑，兩人出了商務印書館，僱乘兩輛洋車，來到中央電影院，由康寧購了兩張頭等票，兩人相將走了進去，是時距離開演時間，尚有二十分鐘，前幾排和樓上男女觀客，都坐滿了，二等也滿了三分之二，只有頭等地位，尚在稀稀落落的，愛珠坐下了，康寧却和她隔了一個位子坐下，愛珠笑道，「我這裏沒有尿，也薰不到你身上穢氣去，何必離我那麼遠，」康寧一聽，不敢聲辯，只得移過來和她併肩坐了，愛珠道「康寧，我不是反對你們的家庭教育，實在姑丈的頭腦太頑固了，一個時代的青年，有一個時代是動作，二十世紀末葉，確乎不和以前的家法相同，青年應以活潑、振奮、健康、明

## 第七回

爲原則，像你這個見不起人的樣子，在社會上只有給人牽馬扶籬，要想作個人中的領袖，羣中矯矯者，恐怕你家中的教育法，還得澈底改造一下才成，」康寧道「我很想自己改造一下，只是沒有機會，家父又是那般古舊，如何才好呢，」愛珠道「辦法有的是，第一你保定的學校不要去了，在北京找一個相當的學校，把每天死命溫習功課，和查看參考書的精神，提出十分之八，以三分作適當的運動，以三分作正當的娛樂，再以二分作一些老人平日最不喜歡的事，例如看電影、逛公園，聽戲，看小說，打麻雀，交女朋友等事，第二，要求姑丈姑母解放了你的自由，承認你是一個有爲的男子，在不違反國家法律範圍以內，准你隨便發展，然後你才有好的希望，」康寧道，「實不相瞞，老人最近打算要我不回保定去……」愛珠接言道「這也許是姑丈有所覺悟了吧，」康寧有心把細話對她談一談，又怕被愛珠透漏消息給母親，停了一停才說道「是否老人覺悟，不得而知，可是我很不樂意憂然的和那育才中學斷絕，我今天買了書，一兩天就到保定去的，」愛珠道「保定沒有什麼可去的價值，依了我，依了姑丈，就在北京讀書，是再好沒有的了，」康寧見她如此，心裏越發招急，何懶懶的答道「北京也找不到遂心的學校，」愛珠道「我們通州森林中學，是最合乎學校設備的，除了燕大清華之外，中等學校可以稱得首屈一指，你如樂意去，我可以和校當局商量，准你插班受課，」康寧道「謝謝你吧，我作不得老人的主張，」愛珠道「我可以向姑丈姑母面前去進言，說時，電影開映了，康寧在黑幕裏閉目想，這馮愛珠舉動太浪漫了，比起美英的天真儒雅的姿態，誠有天淵之別，我起是煩厭她，她越來和我談談講講，誰來求妳到我父親面前去說話，我本來不樂意在北京求學，妳作什麼也來加油，想到此，不由咬了咬牙，他有心乘這黑暗之際逃走了，偏是馮愛珠看到陸克表演可笑之處，就把頭伏在他的肩膀上笑，他走也不得脫身，只有忍耐，好容易盼到「休息十分鐘」了，燈光復明，他想藉着

小便的機會溜之乎也，遂即拿了書向愛珠說一聲對不起，愛珠道「作什麼去，」康寧不好說小便去，遲說道「我我到食堂去買點東西就回來，」馮愛珠道「我倆一同去好嗎，」康寧怔怔的說道「也好，也好，」馮愛珠在前走，他無奈只聽隨着來到食動，裏面名買糖菓食物的人，擁擁擠擠非常之多，康寧又想乘這亂哄之際逃走，不料馮愛珠引他到一張小圓桌坐下，要了兩杯冰激凌，一盤西洋點心，含笑請他吃，康寧自知逃脫不得，只好勉強吃下半杯冰激凌，愛珠吃罷，付了錢，二次又好他拽回座位，愛珠道「康寧，你心裏不願意我嗎，」康寧道「我沒有那個意思，」愛珠道「爲什麼臉上上一絲兒笑容也沒有，」康寧苦着臉齒牙道「你看，我不是同妳笑了嗎，」愛珠見他呆頭呆腦的樣子，忍不住哈哈笑起來，十分鐘一忽兒的過去了，電影繼續開演，康寧像坐監似的盼着終場了，心說，我倆此時可以分手了，不料出了影院，愛珠要到康家去看姑母，康寧恐怕愛珠給他介紹學校，便忙着說道「家母這兩天不甚舒服，正吃藥呢，」馮愛珠道「姑母有病，我更應該去探望，談得到招待不週嗎，」康寧心說，馮愛珠真是我的死冤家，她要去想什麼方法，才能攔住了呢，遲疑之際，愛珠又把車僱妥了，康寧不能不上去坐，只得垂頭喪氣，一言不發，到了家門停住了，愛珠又付了錢，康寧一壁住裏走，心裏一壁啾咕着兩件事，第一，是母親丟錢的問題，不知此時發覺沒有，第二，就是恐怕愛珠給他介紹學校，愛珠不去理他，便三步兩步跑入康宅，一直到了上房康太太臥室，是時康太太正坐在床上看小說，聽女僕姜媽喊「馮小姐來了，」這才翻身坐起，愛珠進門便說道「姑母有什麼病了，」康太太愕然說道「我沒有病，才從外邊回來，」又問道「妳聽誰說的，」愛珠道「康寧，」康太太道「這孩子最近有點神經錯亂，說話無倫次，他現在那裏，」愛珠見問，回頭看看，康寧沒有跟她進來，因爲聽康太太說的和康寧不一樣，聰明姑娘，便改口說道「好像一眼看了他，我也不知道那

裏去了，」說到此，姜媽送上茶來，康太太又問道：「妳同康寧什麼時候見着的，」愛珠道：「幾天以前了，聽說姑父不主張他到保定去了，有這事嗎，」康太太點頭道：「有有有，那裏的學校，不見得比北京好多少，」馮愛珠道：「新的學校找到了嗎，」康太太道：「姑父要他擇一個學校去考，他總是不去，」愛珠道：「我們通州森林學堂，比城裏任何一個學校都好，那裏又是鄉間，距離北京也不甚遠，姑父如果同意，我可以和教務長說一下子，不用轉學證書，就能插班上課，」康太太一聽，登時喜歡了，笑着握了她的手說道：「這樣是再好沒有的了，回頭必和姑父商量，大概一定同意，我不是當面誇妳，康寧雖然是個男孩子，比妳大幾歲，成天死沉沉的，那裏及得妳活潑伶俐，他如和妳同學了，希望多多照顧一點，」愛珠道：「不必姑母囑咐，」原來馮愛珠是一個天性活潑放蕩不羈的新女性，對於康寧早有愛慕之意，既喜歡他性情溫厚，又愛他體格健強，以前曾經幾次向他示意，無如康寧麻木不仁，絲毫沒有覺察出來，又兼遠在保定讀書，彼此見面機會太少，如今有了這個良機，她自然不能放過，同時女人都有這種特性，無論是怎樣漂亮有錢有勢的男性，一經竭力向女性追逐，女性必自抬身價，作出引餌釣魚的態度，反之，男性若不喜歡理他，她偏是趕上前來死纏不放，任是怎麼損失人格，也在所不惜，馮愛珠自然不能例外，她心裏想，從此我可以同康寧在一起了，他那怔忡的態度，每天都可以給我看見，那是多麼有趣的呀，此時她很想康寧進來和她談一些話，偏是連一點影子都沒有，其實康寧早已蜷在自己房中，心中着急，渾大氣也不敢出，停了一會，車鈴響了，知道是父親回來了，又聽上房裏馮愛珠嘻嘻哈哈的笑聲，他聽了這個聲音，頭都痛了，功夫不大，姜媽走來說道：「少爺，開飯了，老爺太太叫你去吃，」康寧搖頭道：「我有病了，」說着隨身躺在床上，姜媽出去，少時復又轉來說道：「太太問你有什麼病，」康寧道：「頭痛，」姜媽又走入上房去報告，

隨着愛珠跑了來推着他的腿說道，「寧哥，你是不樂意我來嗎，康寧忙跳下床來，苦笑道，我很歡迎妳，只是這時忽然病了，」愛珠道，「沒有什麼大病，請來陪我吃飯，不然我就走了，永遠不到你們這裏來，」康寧恐怕得罪了愛珠，母親要生氣，不得已，只好隨了愛珠來到上房，他瑟瑟縮縮的坐在末位，拿了筷子端了碗，一聲不敢響，愛珠偷眼看他，像一個舊式家庭娶來的新娘子，羞澀之中，含一派嬌媚之態，越發覺得可愛，心裏高興，不由狂放起來，康先生每飯必要吃兩杯白乾酒，他照例喝完了，便要吃飯，愛珠忙把酒壺擎起說道，「姑父，我勸你再喝一杯吧，」康先生笑道，「吃不下了，」愛珠道，「姑父如能多喝一盃，我給你唱一個歌兒聽，」康太太接口道，「愛珠唱的好極了，在學校總是考第一名，」康先生道，「那末我就喝一杯，妳也唱一個」愛珠聽了，真的立起身來，輕舒喉嚨，兩眼睨着康寧唱道，「盛會喜筵開，賓客齊來，紅男綠女好不開懷……」一曲歌罷，康老夫婦都鼓起掌來，只是康寧連頭也不敢抬，愛珠斟滿了酒，康先生高興的一飲而盡，連說唱的好，又問歌名叫什麼，愛珠道，「這歌名字叫做特別快車，康先生端起飯碗，夾了一塊紅燒鯽魚吃着說道，「一唱的好，譜也好，只是名稱不雅，裏邊的詞名不大適合小女孩子的身分，我聽着似乎有這麼幾句，情話早經念熟了，背書一樣背了出來，又訂婚戒指無須買，這未免肉麻了，」愛珠道，「姑父的腦筋總是這麼舊，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唱一唱又有什麼關係，康先生平日有個特性，最不樂意聽旁人諷刺他腦筋陳腐，今天愛珠如此說，因為是內親，恐怕得罪了太太，心裏不愛聽，反到哈哈笑起來，而況今天又多喝一杯，形跡有些散漫，偏是湊巧，此時康寧吃飽了，推開飯碗，起身要走，康先生道，「康寧回來，作什麼忙着吃完就走，看你那樣子，像是作賊了，」一句話，正說在康寧心癢之處，又兼他神經有些錯亂，不由落淚說道，「雖然偷了母親的錢，可是買書了，一共沒有花幾塊，」康

老夫婦聽他說出這話，覺着詫異，連忙追問，康寧一邊哭，一邊把實話說出，隨着又將腰中的錢鈔通通掏出來放在桌上，康先生氣得鬍子一起一落，半晌說不出話來，康太太兩手也哆嗦了，愛珠却不以為怪，說道，「這不能怪康寧作賊，是姑父姑母的教育不良，無論是否到什麼地方上學，下季的書也該買了，姑父姑母不給錢要他去籌辦，他爲了前途計，當然不能悞了寶貴的光陰，偷錢買書，這不能算是有罪，」康先生氣道，「這都是在保定學來的，不但偷錢，還和什麼女學生講戀愛，經過種種證明，保定絕對是不能去的，」康先生這樣揭穿了說話，不但把康寧嚇得兩腿發軟，心口空跳，就是愛珠聽到「講戀愛」三個字也是一怔，康寧在奇怪着『我的事父親怎麼曉得了』，愛珠心裏也在想『不料他居然也有愛人』康太太除了望着一疊洋鈔生氣之外，也沒有話說，女僕姜媽立在地下，嚇得翻着白眼，望望老爺太太，又看看少爺和馮小姐，室內反到鴉雀無聲了，康先生越想越生氣，放下飯碗，就要起身離座，愛珠看那樣子，是要用家法了，連忙扯住衣服說道，「姑父不要動怒，我敢担保，寧哥不是沒有出息的人，現在已經決定由我介紹到森林學校，有我隨時規勸，此後不會再有偷錢和講戀愛的事了，」又說道，「康寧，還在那裏立着作什麼，」康寧聽到這句，如逢大赦，頭也不回，連忙跑回自己房中，低聲哭泣去了，愛珠此時心裏很不舒服，但又不得不勉強敷衍，康老夫婦都氣得吃不下，大家離開餐桌漱口，姜媽遞過熱手巾，內室早有另外一個女僕王媽，把大煙燈燃着，愛珠便勸慰康先生去吸煙，勸了好久，康先生終於把康寧求學的問題，完全委諸馮愛珠了，天到九點，外邊黑得很，康先生命門房老丁僱了一輛車送愛珠回家，可憐康寧今天買來的書籍，完全被康先生扣押起來，並且禁着他不出門一步，康寧到了此時，再也想不出辦法，延到後夜，他想自殺，燈光閃爍，引進了窗外的蟲聲，展了信箋，擰開自來水筆，含淚寫道，



美英，自從暑假分手，無日不在想念，原冀在這短暫期中，書信往還，破我寂寞，不想我連發了無數封信，始終得不到妳隻字覆來，妳負我，另有所歡嗎，根本對我就沒有誠意，這幾個問題，固屬可疑得很，然而我爲了衷心愛妳之故，都不相信確有這等事實，我想臨生雙翅飛到妳的面前，看看妳真正的面孔，聽聽妳良心上發出的語言，那時我縱然死了，到也落個明白，那裏知道家庭中又發生了前進的障礙，父母禁我外出，使我變成一個囚犯，既失意於情場，復剝奪整個的自由，我不願永久被人擯棄在絕壑裏，我決離開這煩惱重重的人世，與明月清風相化合，照激了無情人的心肝，吹沒了愛情不專的烟樹，休矣，美英，妳果有情，速隨我來。康寧。

「絕筆」二字尚未寫出，猛由背後伸過一隻巨掌，刷的一聲把那寫完未乾的信抓了起去，嚇得康寧通身筋肉，一陣緊張，回頭看時，正是父親瞪着眼撇着鬚子，氣誦誦看他，他遍體冒出盜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康先生咬牙說道，「康寧，康寧，你要自殺嗎。」康寧依然張口直眼在望着，康先生繼續說道，「不料你在寫絕命書，我身體雖然康健，年紀却已超過五十，半生幸福精神，完全消耗在你的身上，不知努力讀書，報答老人栽培養育之恩，反因戀愛一個女學生，甘心毀滅了一切，好，你是想死嗎，我看着你死，你死之後，這封信我一定替你寄到保定的，」康寧聽了父親一派辛酸之語，怎能不覺悲傷，一時良心發現，由不得跪在地下哭道，「爸爸，剛才是一時懵懂，幾乎把事作錯了，我此時已然覺悟了，父母養育之恩，比男女間的愛情萬倍珍重，我從此不再發那不孝的悖謬思想了，」一說到此，伏地嗚嗚哭起來，這樣一番吵鬧，不但男女僕人由夢中驚醒跑了來，康太太更是格外關心，哆哩哆哩從外走進，見老爺立着哭，康寧跪在腿下哭，她也不由的哭了，忙問你父子爲了什麼事，鬧得四鄰不安，康先生咬牙拭淚道，「剛才因爲到廁所去，見這房中燈光很亮，爲情絲繫縛的孩子

## 第七回

，只顧專心寫信，我走進來的響動，都不覺得，現在絕命書被我抓住了，正在審問他預備怎樣自殺，「康太太聽了，怎不驚心動魄，忙把康寧扯起，問道，「你是要自殺嗎，」康寧哭道，「娘，我不想自殺了，」康太太握着他的手說道，「好兒子你不要惹老爺生氣，你心裏有什麼說不出的話，不妨和我商議，」又勸康先生去安歇，康寧交我照管好了，康先生聽到這裏，惡狠狠看了康寧一眼，方才氣哼哼的走回上房，康寧此時，心境似乎有些轉變了，他想，我未免太痴情了，情，是互相交換的物品，只由一方面發出得不到對方半點回響，結果，被棄者反要自殺以殉，我雖然至愚，何愚到這步田地，況父母偌大年紀，剛才父親簡單幾句話，真是痛澈心脾，我的自殺既無代價，尤其是對不住父母養育之恩，罷了，保定不回去也好，回去，更要使我傷心，從此不再談戀愛了，我要洗心滌慮，在學業上下功夫，那才是男兒正當的志趣，想到此，精神反到興奮起來，康太太勸他好久，雖然沒有一句能夠打到他的心裏，可是口中却不斷的唯唯稱是，康太太畢竟年高有些經驗，以為康寧在起意自殺之後，忽然改變了態度，必定假意敷衍，有了機會還是暗地自殺，有這一想，嚇得只陪着康寧講話，並且追問在保定經過情形，康寧終於不肯實說，母子談到天亮，康寧倚在床上睡了，下午四點醒來，才知道馮愛珠今天一點多鐘會來一次，打算約他到中央公園去玩，聽說他在飽睡，不肯驚動，又聽康太太姜媽述說昨夜情形，馮愛珠爲了要明白這位保定的姓名，很想看看康寧的信，康太太說她姑父擔過來在烟燈上燒燬了，愛珠未免失望，康太太爲了調劑康寧目前苦悶計，便託愛珠提早和校當局接洽，如果圓滿，大家也就放心了，愛珠道，「現在本校新生已然考完了，正批閱試卷，大概教務主任可以到學校去工作，我明天往通州去一趟看看動靜，康太太謝謝她費神，第二天沒有音信，第三天下午六點多鐘愛珠跑來了，報說昨天因爲身上不舒服沒有動身，今天上午九點三十五分坐火車到通州，可

巧教務主任還有幾位重要的教職員都在辦公廳裏批閱試卷，我把來意說明，並要求免試入學，教育主任說在暑假期中學校董事會爲了新生考試的問題，開過幾次聯席會議，除討論考試各案外，對於免試入學這層，也附帶着討論了，結果，本校爲了整飭校務起見，不但對新生考試取嚴格的方式，免試入學是決對不許可的，同時我想康寧的學業，久已荒蕪不堪，如果考試，恐怕要落了榜，後來經我一再要求，教務主任無奈，才想出一個通融辦法，他說此次本校嚴厲考試新生，合格的恐怕不會能足校方預想之數，那時免不掉要二次招生，設若名額只差少數，便要有隨時補考的辦法了，那時康寧如去，教務主任決定把他取上，康太太一聽，覺得愛珠也沒有什麼把握，好生灰心，愛珠也看出來了，但她並不以此事可憂，便走到康寧房裏，見他正在翻看中國歷史，便笑道，「寧哥，你仔細預備一下，我今天到學校接洽，雖然沒有什麼結果，可是大致尙稱圓滿，」遂把教務主任的話說了一遍，此時康寧心裏，既然對楊美英失望了，不由的看看馮愛珠漸漸有些好感，又見她美麗活潑四個字都被佔有了，更是引人發生美感，他不但把往日憎嫌愛珠之心，完全拋掉，反而希望她把補考入學之事斡旋成功，免得荒廢學業，愛珠滿口應承，康太太見康寧和愛珠談得很好，才把對他的監視解除了，當下她依了愛珠的要求，准康寧隨愛珠出去走走，康太太並說，玩一會回來吃晚飯，康寧連日悶氣，如今得到解放命令，自然很樂意同愛珠走，他倆出門，約定到西單商場轉個圈子，往日康寧但覺愛珠討厭，今天看着好像她雖然是一個女性，熱心却十二分可感，於是兩人邊走邊說，有時也笑得哈哈的，他們談話的題材，就是愛珠逼問保定小姐待你好嗎，你倆有沒有發生肉體關係，她不給你來信，是不是另外有了愛人，你們談戀愛的經過是否由於朋友介紹，有時問得康寧面上發燒，口中囁嚅着說不出話來，他越是這樣羞羞澀澀的，愛珠越要問他，因爲問不出康寧的負責的話，便扯着他到美美茶點社，去吃咖

啡，康寧依然不說，愛珠覺着再問也沒意思了，這才終止盤詰，回來在康宅吃了飯，康老夫婦很感激愛珠熱心，愛珠臨行時還囑咐康寧好歹也要把功課預備預備，康寧點頭答應，自此隔兩三日愛珠便來找他出去玩耍，康老夫婦不但不疑愛珠存有旁的用意，更十分希望她領導康寧走入正軌，轉瞬又是一個星期光景，在前幾天愛珠給康寧報了名，今天康寧接到補考的通知，就很高興，同愛珠乘火車到森林學校去，康寧到了那裏，一看校中景物，便發生留戀的美感，深恐考不上，失去這讀書的良機，愛珠爲了維持康寧入學，在教務主任面前，很努了些力，畢竟因爲她是個活潑可愛的女生，教務主任雖有威嚴，也吃不住小姐的死魔活賴，到了揭榜之日，康寧居然考取了，康寧偕同愛珠看榜這天，他幾乎感激零涕，由是，愛珠在康寧這方面已造成一個權威者，在康老夫婦面前，更得到十二分信任，開學的前三天，愛珠把康寧帶到學校，這學校男女生宿舍相隔甚遠，康寧到了新宿舍，不免想起舊宿舍來，他覺得現在的宿舍，固然比育才的設備完善，只是每人一間房子，獨處其間，未免寂寞，他又想假使我若能和楊美英在這裏同學，不知她要怎樣歡欣跳躍呢，一經想到了美英，他心裏一團高興，便會澆得冰冷，有時想着楊美英負義薄情，未嘗不恨得牙根發癢，又想到美英或許不是對我負心，說不定被楊士杰給關起來，倘果如是，她在那一方受罪，我却深埋在綠波泛濫的校園裏讀書，未免我又無情了，想至其間，心又砰然而動，既而又把父親愷切的語言重又溫習一遍，對美英的信賴，似乎又消失了，他究竟抱定一個什麼宗旨，自己也不知道，有時哭，有時悶，總而言之，無一事不愁，可以引他喜歡的，只有眼前羅列有青松，和蜿蜒不斷的碧水，聽到了翠鳥的嬌歌，心房欲碎，再看看幾行飛舞的白鷺，眼淚又津津流下來，只是馮愛珠對他照顧得非常週到，這天她扯開了康寧的房門，一步走入說道：「明天就開學了，一切課本都預備齊了嗎，」康寧道：「齊了，」愛珠道：「省得臨時手忙

第七回

脚亂，「愛珠從兜中掏出一張課程表說道，「都齊了，恐怕這個沒有吧，昨天我特從教務處，多要一張來，」康寧道，「有了有了，我也是由教務處拿來的，謝謝妳，」愛珠見他如此冷淡情形，不由問道，「你大概想起情人了吧，怎麼臉上連一絲喜容也沒有，」康寧道，「妳不要多疑，我沒有情人，」馮愛珠用手指着笑道，「如今你已然在我的網羅裏，還敢扯謊，說出實話來便罷，不然非對新同學們給你宣布一下子不可，」康寧道，「豈有此理，我若真有情人，早就和妳說了，」愛珠見他不說，氣得開門往外便走，她以為康寧必然追出來請她回去，不料她走出多遠，回頭看看，康寧並沒出來，愛珠心裏好生難過，她想，我待他可稱極盡幫忙之至，不料居然如此待遇，怎不使我傷心，一壁落淚，一壁走回自己宿舍裏，很想痛哭一場，以消胸中苦悶，第二天身上感到不適，寫了請假條子，開學禮她沒有出來參加，算計着康寧也許跑來看她，可是一連兩天沒有見到康寧到來，她沉不住氣，又恐康寧秘密退了學，下午到班上課，也沒遇到康寧，下課回來，苦悶的幾乎要自殺，有心到康寧那裏去看，又覺自己太沒趣味了，躺在床上，正然胡思亂想，忽聽房門響了兩聲，忙問誰，外面答道，「康寧，」愛珠一聽是康寧來了，心中驚喜交併，但是她反到作出沉重的聲音說道，「進來，」說罷，果見康寧扳着面孔走入，愛珠作出啾啾之聲說道，「我要死了，你來幹什麼，」康寧道，「妳先別死，我特來與妳商量，我想退學了，」愛珠本想和康寧撒個嬌痴，圖他安慰安慰，不意康寧竟說出退學的話，再也顧不得裝腔作勢了，猛的從床上跳下來說過，「爲什麼，爲什麼，」康寧道，「開學兩三天了，同學們沒有一個和我談話的，可恨妳躲在房裏生病，不去給我介紹，要我冷豬油似的那裏能够挨得下去，」愛珠聽了，不由笑道，「傻哥哥，你不要性急，我今天病已好了，上午上課了，明天我們如有機會見面，必先給你介紹幾個同學談話，以後大家就容易相處了，」康寧道，「那末，我再等幾

天看看風頭怎樣，可待，我便在這裏，不可待，沒有法子，寧願退學失學，也不願在這裏裝死鬼，」愛珠見康寧呆頭呆腦的樣子，心地非常坦白，態度格外強硬，不敢再以撒嬌撒痴的手腕挾制康寧，只有改換笑臉說道「你悶，不要緊，我現在就陪你去玩不好嗎，」康寧道，「我不想同你一道同走，」愛珠肚中忍着氣道，「我們這個學校設備，比中央公園差不多，咱們一同出去走走，帶你見識見識去，」康寧要自回宿舍，愛珠不放，便強拗着將他架出宿舍，到校園裏繞個週遭，遇到舊同學時，愛珠便給康寧介紹一回，一會功夫，介紹已有十來個了，康寧此時已不勝其煩了，說道，「何必這般積極的介紹，再說我也記憶不清，愛珠姊放心，退學的念頭已然沒有了，請姊回去休息吧，」愛珠道，「我是有些累了，那河邊有一條長椅，歇歇談一會，再去吃晚飯，康寧道，「胡說，河邊上那裏來得椅子，」愛珠指着說道，「那臨河一片藤蘿架下，不是有一張長椅嗎，」康寧聽了，仔細一看，果然不錯，那裏一個人也沒有，但是他雖然看見了，口中却大聲說道，「有椅子我也不坐，再見吧，」說時要走，不防一把被愛珠抓住了，康寧那裏肯依，却只管扭着頭，把耳朵向着愛珠的臉，不肯和她對眼光，愛珠覺着情形有異，不願說話，只拉着他要有康寧的臉，兩個人就在地下轉着圓圈，半晌，終於被愛珠發見他的兩眼流着熱淚，不由驚訝道，「你爲什麼哭，我請你河邊歇歇談談，並沒有謀害之意，」康寧揉着兩眼說道，「我沒有疑姊害我，」愛珠道，「那末，你這眼淚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康寧道，「一陣風颳迷了我的眼，」口中雖然如此說，却不好再拒絕愛珠所求，於是他倆便坐在長椅上，愛珠很高興的指着說道，「假使要當仲春之季，這架紫藤蘿開得培壘連綿，我們精神方面，不知要愉快到什麼程度了，」她說時，不防康寧的眼淚越發過止不住了，愛珠那裏曉得他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反到一疊連聲問他，爲什麼落淚，康寧哽咽着說道，「風又吹迷了眼，」愛珠見他抽抽咽

咽的樣子，似乎明白他在傷心，不由沉臉問道，「你又在想保定小姐嗎，」康寧索興痛哭起來說道，「說話總是這一句，我不理你了，」說着，起身跑回宿舍，愛珠忍不住哈哈笑起來，用手指着說道，「你跑，我也要說，」說時，不由從心窩裏泛出一股酸氣，哼了一聲說道，「到底要問個明白，」主意打定，她便一直追到宿舍，是時康寧伏在床上哭得很是沉痛，她見了越發上氣，便捶了他腰兩下說道，「康寧，你如果想那愛人想得厲害，何妨再回保定，此時趕了去尚還不遲，」康寧扭身說道，「愛珠，妳快走吧，我沒有閒心和妳開玩笑，」愛珠氣哼哼的說道，「那末，你到底爲着誰哭，」康寧被她問得沒法，便信口說道，「很想我的母親，」愛珠仰着脖子一笑道，「原來如此，後天就是星期了，明天下午就可以回北京，三十分鐘的火車，其快無比，這也值得哭嗎，」康寧拭淚道，「我不哭了，請妳快些走吧，不然被旁的同學見了多有不便，」愛珠聽他逐她，心中越發有氣，臉兒一紅，轉身走了出來，回到自己房中，肚中思忖道，「康寧的心，終於難以就範，想個什麼方法，才能打斷了這個念頭，」星期六上午下課後，看看車表，一點十七分有一趟車，便忙着吃了飯，然後到男生宿舍來找康寧，不料康寧的房門早已鎖上了，跑到男生飯廳巡視一回，只見許多男同學，都在桌上，風捲殘雲的吃着，笑着，說着，只是沒有康寧的影子，問起旁的同學，都說沒有看見，愛珠心裏慌了，看看手表，時針才指到十二時半，忙着回房修飾，修飾既畢，又到各處去找，不但康寧沒有，其他男女同學人數也漸少了，手表時針，指到一點了，不容她再事徬徨，只有暗暗嘆了口氣，比及坐車趕到車站，却見站台上許多候車男女中間，康寧却雜在裏面，連忙跑過去推了一把笑道「遍找也沒有，不料在這裏碰上了，你回北京怎不約我一同走，」康寧原來在下課之後，想趕十一點三十分那次車，不想到了車站，車已開行了，他不敢回去，深恐被馮愛珠把她糾纏不放，只有候在這裏，好容易候着車快

來了，偏是越怕愛珠來到，愛珠真就來了，怎不把他嚇一跳，忙陪笑說道：「我以爲妳早走了呢，所以沒有去找妳，」愛珠因爲站台上還有很多到北京去的同學，不便和他分較，少時車從東門繞過來了，大家紛紛登車，他倆坐位距離很遠，不得談話，到了前門下車，康寧在前走，愛珠滿腹氣恨隨在後面，康寧僱車回家，愛珠也跟了來，康寧到了此時，不得不周旋了，便假意把她請入上房，康太太却非常歡迎他倆，當日下午留愛珠吃飯，第二天康先生請愛珠和康寧看電影，下午康寧和愛珠返回學校，康寧到宿舍，愛珠又跟進來，康寧實在忍不住了，便陪笑說道：「愛珠，妳怎麼不回宿舍去歇息，愛珠板着面孔說道：「我的心裏失了火一樣，死都不顧了，」康寧道：「這真成笑話了，」愛珠道：「本來是個笑話麼，」又說道：「康寧，你不要沒有良心，我心裏實在是愛你，雖然有些不揣冒昧，可是自量身份和其他一切，當還值得和你談這愛字，但是我越是愛你，你越是厭煩我，你要知道，一個女性，一生只許愛一個男性，這是我們舊家風範應守的道德，你如不許我愛你，我就算失戀了，女性失戀沒有第二個路途可走，只有自殺而已，」說道這裏，眼淚流下來了，一席話說的康寧怔住了，半晌才嚅嚅着說道：「妳在愛我，我事先並不覺得，而且我更沒有厭煩妳，更談不到自殺二字，好妹妹，妳這時大概因爲電影看得累了，請妳回去休息休息去吧，」愛珠見他仍然沒有接受她的意旨，心裏越發難過，更覺方才冒然說出那話，淡而無味，因說道：「你愛不愛我，不敢勉強，只是除我以外，絕不許你再愛旁人，否則，我就是死在你的眼前，」康寧笑道：「奇怪得很，我不懂得什麼叫愛，只妳，我就不敢談愛，那裏還有旁人，愛珠得不到下台，哭了一場，獨自回到宿舍去了，康寧見愛珠對他公然表明心跡，覺得像是一塊豬油貼在身上，想抓，也難抓得下去，暗想，世間還有這樣不顧面皮的女子，教我如何應付呢，他想來想去，也是沒有法子，於是又引起他的舊感，想到美英的人格，是



第七回

多麼聖潔可欽，她不來信，自然有她的原因，同時又想起在保定時，曾有一天應王淑嫻母女之召，到王家去吃飯，何不寫封信問王淑嫻，假使天從人願，得到了確實回信，無論如何，也要掙脫這個羈絆，回到保定，想到其間，一時也耐不住了，便拔開自來水筆給王淑嫻寫了一封信，一方面報告轉學經過，一方面刺探美英消息，最後並說，無論如何要回一封信的，寫畢，獨自走到本校販賣部，購了五分郵票，貼好，便把信裝在兜裏，預備抄到大禮堂前那個信筒裏，剛剛走出販賣部，冤家路窄，又和愛珠走個對面，原來愛珠在房裏越想越悶氣，二次出來想和康寧來個最後決裂，她尚未走到男生宿舍，却見康寧走出來了，她連忙把身子隱起來，一直跟到了販賣部，見康寧進去半天沒有出來，不知作何事體，剛要闖進去，却和康寧走個對面，同時她的腿快，看見制服兜裏，露出半截信封，心中一動，反正色問道，「你作什麼來了，」康寧道，「買點東西，」愛珠道，「我也買點東西，好，回頭見，」說畢，愛珠邁腿走進販賣部去了，康寧見她這次不來糾纏，料着她一定傷心了，心裏反覺不忍，可是又自慶幸，默祝她永遠要這樣子才好，「一面想，一面匆匆忙忙走到則禮堂把信擲在筒裏，急忙跑回宿舍，他以爲此信發後，不久會有回信到來，那裏曉得心地聰明的馮愛珠，在他抄信之後，便忙着了信筒，一看上面標明「下次取信時間六點五十分」第二天清早就候在那裏，郵差來開信筒，她便佯說奉校當局命令，檢查信件，不當發的，要扣留交教務處，恰好這郵差是個新到任的，見愛珠顏色動人，談幾句話，就覺迷迷糊糊，愛珠假意接信查看，見了「康寧自通州森林學校緘」這封信，忙着挪在兜裏，繼續胡亂把旁的信，看了看，然後交郵差道，「沒有什麼可扣的，你拿去吧，」郵差喜喜歡歡走了，愛珠把那信帶到宿舍展開一看，證明了康寧確有愛人，而並知道這愛人名叫美英，因爲信中沒有提起美英的姓，所以她不知道姓楊，他把全信看完了，氣爲心口隱隱刺痛，暗想，怪不

## 第七回

得姑丈姑母那末指摘他，他又是這般神魂顛倒，我自從和他見面，只在學校來考試以前，矜矜覺他對  
我情形緩和了，入校以後，故態復萌，所致之由，當然就是這個叫美英的作祟，若想把他的愛整個的  
移到我這邊來，非杜絕她們的往來通信不可，想到這裏，當時把那信撕得粉碎，又恐遺跡被康寧察見  
，到旁的同學房裏，找來洋火，燒成細灰，扔在痰桶裏面，這才覺着妥當，可憐康寧，好容易想到給  
王淑嫻通信，不料被她從郵差手中偷了去，他無日不再盼想王淑嫻有信回來，偏是隻字毫無，石沉大  
海了，愛珠心裏明白，暗中窺察他偏促不安的樣子，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愛珠對於談愛，也很聰明  
，她明白男性心中既然另有所歡，一時是不容易移動的，假使她若積極的從正面向康寧求愛，當他火  
焰高張之際，不但不能如願以償，反而增加繫念故人的情趣，此時到不妨以冷靜態度處之，以觀其變  
，有這一想，她雖然暗地考察，表面對康寧到冷淡起來，康寧連日悶悶不樂，又值本校選拔足球校隊  
，他爲了排遣自己的無聊，就胡亂參加競選，畢竟他在體育上有着很好的根底，平日不在場上活躍，  
到了比賽之時，到底不同凡響，當日雖未樹立大功，體育主任已看出他是一個有用人材，並且指導他  
平日要常常練習，必有出人頭地的成績，愛珠聽說康寧被選校隊隊員了，愛他之心，更如鼎沸，然而  
她在表面，仍舊保持着冷靜，康寧參加足球校隊之後，前幾天也會遵從主任之囑，在球場積極活躍，  
既而又有和本校及鄰校幾個比賽的機會，很容易惹起一般人的注意，愛珠得到康寧「確實健美」的證  
明，恨不得登時把這隻嬌弱的身軀，躺在康寧的懷裏，但求他用手撫摸頰部，體貼的叫一聲，「妹妹  
，我愛妳，」那，她就死了也是甘心的，無如康寧的心如死灰，如蠢牛木馬，毫無情感可言，愛珠送  
他一把鮮菊花，他接了又漫不經心的擲在一旁，任其枯萎，送兩盒巧克力糖，康寧並不拒絕，但是他  
雖然收下了，隔幾天再去察視，依舊放在原處，原封不動，那天愛珠又到康寧房來開生，鼻孔裏嗅着

一股噴鼻的脚臭之氣，被她從床下翻出來六雙運動襪來。拿到自己房裏洗滌乾淨了，有一小窟窿地方，用針線縫好，很鄭重的送來，康寧見了，滿面佈着感激之情，口中說了兩聲謝謝，以後又沒有話說，愛珠知道康寧最不喜歡諷刺「保定小姐」的話，爲了避免摩擦起見，她已好久不提起了，只是一經到了這種場合之下，就想奚落兩句，終於嚔回肚去，木張張的坐在床邊，沒個下場，肚內有話又不肯說，証了半晌，方才走去，她無聊的回到宿舍，苦心籌議，又被她想起一個方法，她雖然是一個黃花少女，而在平日常看言情小說所得，知道一般男性，多是喜歡女性臉上擦着脂粉，康寧自然不會例外的，於是她便在禮拜六和康寧約妥一同回北京去，未走之前，把自己的臉部修飾得紅白勻調，像一隻出水芙蓉，又兼畫着秀如春山的眉，塗着紅如櫻桃的口，攪鏡自照，覺得艷美絕倫，下午和康寧同車時，兩人坐個對面，料着康寧今天須要對她有一種特別表示了，誰知康寧只是低着頭讀着林語堂主編新月雜誌，任她怎樣引逗，終於惹不起他的注意，愛珠連次失敗，心中萬分懊喪，星期下午回到學校，一個人坐在靠椅之上出神，心中暗想，我對康寧，愛已愛到極點了，用心也用得碎了，只是他對我永远保持全然不理的態度，如何是好呢，又想，他所以如此之故，不外是那保定小姐叫美英的在他腦中作祟，欲求隔絕他這個心腸，只有把這女生的名字揭揚出來，那時我以這點爲要挾，那怕他不馴服就範，想到此，突然的高起興來，是時天已下午十點了，忙着起身往外就走，出門未走兩步，腦海裏又打了個迴旋，暗想，這個辦法還是不妙，早日搗起保定小姐，他還感到十百二十分的不得煩，今天若是說出愛人的名字，豈但惹起他的反感，恐怕還要追究名字的來源，那時我豈不反受他的盤問了麼，越想，越覺着不安，只得收斂勇氣，二次返回房中，沉思一會，學校熄燈了，她也隨着睡了，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怎樣也是想不通，關於這個問題，困難是很困難的。可是沒法子請第三者來參加

，尋思一夜，直到天亮，脖子酸痛，喉管發乾，兩眼也有些痛，心臟跳得突突的，她想，我真的爲了康寧，想得病了麼？傷心之時，不由落下幾行眼淚，精神疲憊得很，學校上堂的鐘聲又叮叮噹噹的敲起來，只好寫了告假條子，教校役送到教務處去，一連又是兩天沒有上課，康寧對於愛珠實在沒有注意到，他這幾日正在悶悶不樂，很奇怪給王淑嫻去的這封信，已隔兩個星期了，不見回音，他非常失望，感到了人生值如戲場，在搬演着一個劇目時，彼此熱烈歡欣，誠摯有如手足一般，及自離開了現場，立見涇渭分流，各不相關，此時想求一封回信都不可得，看起來，不但楊美英對我變了心腸，就是劉明王淑嫻也不是我的朋友了，馮愛珠近來對我進攻很是激烈，在我這失戀的環境下，本來可以接受她那熱誠之愛，可是就本身體驗所得，人對人之間，彼此來頭越是熱烈，其反面必是更冷，與其結果使我大大失望，曷若根本不談爲愉呢，再說馮愛珠這人的個性，是活潑而浪漫的，比之楊美英熱情莊靜的女兒截然不同，美英對我尚復如是，愛珠的將來，不問可知，謝謝愛珠的善意吧，我從此決不敢再愛一個女性了，想至此處，心裏冷了半截，眼淚也隨着滴流不止，這天，愛珠病已好了，上午下課，飯不想吃，躺在自己床上，翻閱一摩登雜誌，裏面的材料，多是偏重迎合青年人心裏的讀物，有名人創作，時事論文，文學討論，孔子平生史略，時人小傳，諧談雜綴，婦女常識，影壇碎語……，分門別類，蘊蓄非常豐富，愛珠尤其喜歡讀看好萊塢影星小史，正在讀看之際，不料康寧敲了兩下門走進來了，愛珠因爲對他也有些灰心，所以不由的傲然問道，「康寧，你來有事嗎？」康寧道，「外面樹葉黃，被風吹落下來，滿地翻飛，我感到秋深，夜裏有些寒冷，上星期回家時，母親本來給我多預備床一棉被，我很討厭披着它上火車，當時沒有拿來，果然老人家是有見地的，她會說秋後的天氣，餘暑雖未盡退，但是不知那一天就會驟然的冷下來，今天正值陰天，說不定要下雨呢，可是我沒

有第二被子，恐怕夜裏要冷，我嫌妳這裏的被子很多，可否借我一用，下星期我的被子帶來時，馬上就奉還給妳，」愛珠依然平穩穩坐在床上說道，「我這裏被子，不錯是很多的，借一床也可以，只有一層，可惜你是男同學，我不能借的，」康寧忙陪笑道，「愛珠，妳怎麼和我打起官話來了，」愛珠把雜誌拋在一旁笑道，「由於你不把我當作近人看待，才有這種話答對你，康寧臉一紅道，「好好，我不借了，」說着開門往外便走，不料外面真個下起雨來，瀟瀟颯颯，把平坦的土地，淋得濕透，他才一停腳住，便被愛珠追上來扯住他的手笑道，「下雨了，在這裏停一會再走不遲，」康寧轉身回到樓上坐了說道，「這雨固然很大，若是緊跑幾步，也會跑到宿舍裏去，」愛珠又陪笑道，「寧哥，你不要太認真了，剛才我所說，是故意和你玩笑，我也會想着給你送過一床去，又怕把好心換來你的驢臉，你既自動來借，當然再歡迎不過的了，我決定借給一床，以後希望不要把我當作普通同學看待，那末，我就於願已足了，」說着她忽然哭了，康寧雖然未必同情她的哭，何嘗不是傷心人，也忍不住陪着流下淚來，康寧道，「我自到這學校來精神總是不好，有時怠慢了妳，也是出於無心，不料到引起妳的恨會來了，愛珠拭淚道，「我很希望我內心的憂鬱，是出於恨會，只怕，只怕……」康寧道，「只怕什麼，」愛珠道，「只怕是你故把我推在北冰洋去掙扎，」康寧聽到這裏，覺得愛珠所說，不是他心裏所喜聽的話，便又扯開房門望望說道，「這雨怎麼還不止住，」愛珠生氣道，「被子在這裏，請你冒雨拿回用吧，」一壁說，一壁扯下一條蛋青華絲葛的擲在床邊，康寧見這被子非常乾淨漂亮，恐怕被雨濕了對不起愛珠，因說道，「我預備先回宿舍去，等雨住了，再來取它，免得髒了，」愛珠道，「下這大雨，下午教員又都請了假，你在這裏多坐一會不行嗎，」說時，順手扔給康寧一本雜誌，康寧不好再走了，只得拿起來坐在椅上觀看，愛珠見他留住了，心裏才有一些痛快，自己

便躺在床上，繼續讀看，「摩登雜誌」，兩人默默的各自坐着，室內一些聲音都沒有，但聽窗外浙浙瀝瀝的雨聲，有時擊得窗紙濕了，康寧在雜誌裏看了一篇「歐洲列強軍備之檢討」，內中並隨文插圖，解釋非常清楚，看到這裏，不由想到中國陸軍沒有整個系統，空軍等於兒童玩具，海軍更提不到話下，比之歐洲各國，真是望塵莫及，翻開書頁，再看，後面載有一篇統計表，計德國陸軍爲二百萬，戰車二千輛，海軍爲十三萬六千噸，空軍飛機七千架，俄國陸軍二百一十五萬，戰車七千五百輛，海軍二十七萬九千噸，空軍飛機六千五百架，英國陸軍六十五萬，戰車一千五百五十輛，海軍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噸，空軍飛機四千架，法國陸軍八十萬，戰車一千七百輛，海軍五十一萬一千噸，空軍飛機三千五百架，義國陸軍六十萬，戰車一千三百輛，海軍四十三萬噸，空軍飛機二千架，美國陸軍四十九萬，戰車七千輛，海軍一百二十二萬噸，空軍飛機一千四百架，這是根據一九二八年的調查統計，到了現在各國造艦雖然立有嚴格的限制，像德義英法的增強國防實力，已成公開秘密了，假使允許我們公開調查的話，他們的軍備數字，更不知要怎樣驚人，中國的軍備是談不到的，政治又爲一般貪官污吏所把持，教員雖然漸次發達，只不過是一線曙光，和世界各國比擬，仍是慚無顏色，加之小多數莘莘學子，在讀書上進之際，又有妄談戀愛的危機，壯志消沉，人情怠惰，更是中國的絕大危機，我是中國的國民，天既生我，就該負起國民應盡的義務來，戀愛不談了，決定立志上進，以期不負此生，想到此處，把那本雜誌向棹上一拋，挺身往外便走，愛珠道，「你上那裏去，」康寧道，「回宿舍」，愛珠道，「雨還沒有住呢，」康寧道，「沒住也可以走，」愛珠道，「被子你拿去嗎，」康寧道，「晚間雨住了再來取，」說着頭也不回，便就冒雨回到宿舍，下午的課堂真就沒有打，證明教員們都已爲雨所阻，他把被雨淋濕的制服脫下來，晾在椅子背上，翻開課本，講義，在屋裏自習，他

心裏清靜得很，什麼也不想了，晚飯以前，雨已止住，到飯廳去吃飯，有幾個同學約他到操場練習一會足球，天黑了，他纔往宿舍去，忽然想起今天在大雨之後，夜間必然加倍寒冷，愛珠那床被子，勢必要借來一用的，想着時，他便改道走向女生宿舍，到了愛珠房門之外，輕輕敲了兩下，許久不見裏邊有人答言，把門一推的隨手開了，探身走進去，只有見室內燈亮照耀下，一切都歸於沉靜狀態中，房裏沒有愛珠，只有那條花被斜倚在床欄之下，他本想把那被子夾走，又因主人不在，與禮節上說不下去，只得坐在床邊兀自等候，不料等了好久，不見愛珠回來，心中有些煩燥，想起白天看的那本雜誌，上面刊載的材料，確實給了人們很大的幫助，他想再看一看，無奈翻了半天，也沒找到，又恐這時愛珠進來，看了不便，於是他便停住了手，一次坐在床邊想道，「再遲一會不來，我就把被子拿走，想着時，信手把被子打疊一個四方形，預備挾在脇下，這時一眼又看見那被後放了一本雜誌，封面印着一幅裸體美人半身像，姿態嫵媚，十分動人，康寧雖然立志上進，但也儘不得這種畫面的誘惑，不由拿起細看一回，見上面標題是「摩登雜誌」，如此名稱，如此封面，其內容不問可知，他想愛珠作什麼買這種讀物看，豈但於青年人智識方面毫無補益，更足以引入墮落之途，尤其是青年少女，更不應該看這東西了，他很不贊成這刊物，順手又擲在床上，不料叭咬響了一聲，從摩登雜誌裏迸出幾張小像片來，拾起一看，不由怔住了，只見那像片共有十二張，都是三寸大，照的是一男一女，赤裸着身子，作出不同樣交媾的式子，說肉感，當然到了極峯，說難看，也難看到了極點，康寧臉紅了，心跳起來，眼不由要仔細看，兩手冰冷，腿都有些發僵了，他咳了一聲，自言自語道，「愛珠怎麼竟有這種不堪厲目的照片，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她的行為如此不知檢點，日後要我怎樣和她在一起讀書，我一定要規勸她，千萬不要再有這樣舉動了，胡思亂想之際，愛珠忽然走進來了，康寧事先沒

第七回

有料到，此時再想把那一打照片還回摩登雜誌書頁裏，已來不及了，慌手忙脚，不知怎樣才好，愛珠見秘密東西被康寧發現了，也嚇得小臉通紅，忙說道，「康寧，我不在房裏，作什麼隨便翻視我的東西」語時早就一把從康寧手中把照片都搶過來，康寧本想用些義正辭嚴的話勸她一回，只是此時他的心；統被慚愧之膜緊緊障住，口吃吃的，再也說不出話來，四隻眼睛相對着看了半晌，康寧不知怎的，反到噗哧一聲笑了，他心裏越發慚愧，回手揀起被子往外就跑，愛珠見他如此，猜透康寧心已無主宰，遂乘勢將他攔住說道，「主人不在房裏隨便動人東西，你已觸犯了學校的規章，此時想一走了事，那是不行的，」康寧發急道，「固然我是犯了學校規章，到了教務處，頂多記了大過一次也就够了，可是妳宿舍裏居然有這特別不合學生生活的照片，至少要給妳掛牌開革的懲罰哩，」愛珠抿嘴笑道，「話雖如此，但看你肯發不肯發了，」康寧道，「妳要告我私人宿舍，我便把這件事合盤托出來，」愛珠咬着下嘴唇笑道，「我倆誰也不要去告發，豈不兩全其美」說到此，雙手把康寧推着坐在床邊，媚然笑道，「這照片不是買來的，也不是誰送給我的，是有一天我在華樂戲院聽戲，下樓梯時，拾了一個紙包，打開一看，就是這個東西，我正沒有地方放它，今天你既看見了，總算這照片和你有緣，不用偷視，索興就送給你吧，」說時，便把像片往康寧手中擡，康寧那裏肯接，握緊了拳頭，要想逃走，偏是愛珠死纏不放，兩個人始而推推搡搡，繼而在床上滾成一團，有嘎嘎的嬌笑聲，有粗重的哈哈聲，康寧平日力氣很大，儘不得一陣散漫的大笑，通身筋力都消失了，結果，反被愛珠強接在床上，他從來沒有接近過女性體膚，此時却得到整個溫馨之氣，又兼腦海裏有着照片印象，再也不能支持，於是魂魄飄飄了，筋骨酥軟了，嘎嘎哈哈的笑聲，由高而低，最後低得一絲兒聲息沒有了，到天將發曙之時，康寧才由愛珠房中挾了那床被子，東張西望的走回自己宿舍裏，自此以後，康



寧和愛珠的情感之間。作風突然一變，往日康對馮的嫌憎，馮對康的猜疑，到了此時，全歸一掃，兩人相處，幾如同胞手足一般，大有日夕難離之勢，至康寧腦海裏楊美英經過這猛烈的火焰，燒得一絲兒影像都沒有了，愛珠對康寧的愛固然到了極點，不過她在用情方面，仍嫌施之過猛，因而兩人一度火熱之後，康寧對她又漸漸生了煩厭之心，只是彼此既已發生肉體關係，表面上不得不敷衍她，愛珠在精神上時常感覺不大舒服，便要想法把康寧擒在跨下，知道操之過急，收效反到甚微，於是她又改變方針，想用懷柔之策，這天是星期，昨天下午兩個人一同回的北京，今天下午約安到真光去看電影，在電影院裏愛珠便和康寧要求，以後不要每星期回京一次，在通州儘管有可玩的地方，學校裏的一切景物，恐怕比中央公園還要可愛，康寧是時也明白愛珠之意，她是希望乘星期的日子，同學們十分之九都回家，學校裏非常清靜，儘可在宿舍摟摟抱抱，若到北京，既不能公然親近，還須應酬一切家人的談話等事，他想到這裏，未免卑視愛珠淫蕩，心裏不樂意，口中不好拒絕，只得答應了她，散場後回家，和母親說知，康太太以為康寧勤於學業，不但不疑心另有別情，反到加倍的獎勵幾句，康先生更是喜悅非常，因對康太太說道，「你看康寧換個學校好了，自己知道愛惜光陰，將來前途一定很有希望的，」康太太道，「話雖如此，因為他知道苦心攻讀，近來面龐瘦多了，據我看，他的血色也不十分鮮潤，」說到此眼淚在眶裏轉了一轉，幾乎流下來，康先生閉眼搖頭道，「妳們這種女人，總好稿這個，孩子不讀書，成天際嘴裏叨叨嘮嘮，一千個不好，都是我的，現在孩子知道用功了，又什麼瘦了，沒有血色了，這又是我逼他念書之過了，」康太太忙陪笑說道，「老爺錯會意了，我剛才的傷心，是從喜歡中得來的，」康先生聽了，只用鼻子哼一聲，康寧星期不回家，得到父母的許可，他本人並不見得怎樣高興，可是愛珠喜歡的不得了，又到星期了，校裏清靜極了，愛珠修飾得格外鮮艷

第七回

和康寧在宿舍打鬧得不亦樂乎，晚飯後再度加意修飾，在潔白的月光之下，兩人坐在叢林的花影裏，互相偎傍着，聽樹間翠鳥啾啾之聲，看天心白雲隨風飛舞，甜甜蜜蜜，如入神仙之境，愛珠似醉似醒的說道：「寧，你是從心裏喜歡我嗎？」康寧道：「我從心裏喜歡妳，」愛珠聽了，認爲不甚滿意，因磨續說道：「這樣說法不行，我要你心裏的話，」康寧道：「這就是我心裏的話，」愛珠道：「我不相信，」康寧道：「妳不相信，我有什麼法子，」愛珠恨得捏了他一把說道：「你只是這樣冰冷的，我心裏終於安神不下，」康寧道：「我沒有冰冷的，我不知道妳安神不安神，」愛珠問不出滿意的答覆，心中不由傷感，停了半晌，又說道：「你看我今天擦的粉好嗎，」康寧道：「好，」愛珠道：「我打算到北京改燙一個飛機頭，」康寧道：「好，」愛珠又把他的手提到自己左頰之上說道：「天這麼涼爽，不知怎的，我臉上總是一陣陣發燒，你摸摸燙手不燙，」康寧道：「燙，」愛珠道：「我不是有病了，」康寧道：「不會吧，」愛珠道：「我打算到校醫那裏看看去，」康寧道：「不用送也好，」愛珠停了一停說道：「你不愛說話，大概瞓了吧，我送你回去睡好麼，」康寧道：「不用送，我自己會回去的，」愛珠生氣道：「你既這樣沒有精神，咱倆走怎麼樣，」康寧道：「聽妳的，」愛珠到了此時，忍氣不住了，忽然轉到康寧對面說道：「康寧，這已證明你不是真心愛我了，」康寧道：「我愛妳，我愛妳，」愛珠道：「這樣不行，」康寧道：「怎樣才行，」愛珠道：「你必須把我摟在懷裏，吻我三下，叫三聲好妹妹，」康寧一聽，真就把他摟過來，叫三聲，吻三下，愛珠勉強滿意了，她便趁勢在康寧懷裏亂滾一回，頭髮散亂了，衣服滾在地下，沾上灰土都不顧了，康寧道：「我不敢愛妳，一經愛妳，就像瘋狂似的，」愛珠道：「哥哥，因爲你愛我，我心裏高興之故，現在我還有話問你呢，」康寧道：「不要這樣拉拉扯扯的，大家坐起來說，」愛珠扭扭道：「不，我就這麼，

「康寧長出口氣道，『說吧，』愛珠道，『我把身子整個的交付你了，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康寧道，『我始終不明白，』愛珠擰了康寧臉上一把說道，『你裝糊塗』康寧道，『我不是裝糊塗，』愛珠道，『我想和你結婚，』康寧道，『結婚先須徵求父母同意，』愛珠道，『用不着費那手續，』康寧道，『就在這裏舉行結婚禮嗎，』愛珠氣笑道，『放屁，狗也不能那麼容易，』又說道，『我想先和你正式訂婚，畢業以後，我們再結婚，』康寧道，『請妳容我幾日的考慮，然後再正式答覆妳，』愛珠道，『我倆肉體都發生關係，你還用考慮什麼，』康寧道，『因為以前我沒有考慮和妳發生關係，才有現在的死纏不放的情形，訂婚如再不考慮，我一天應付妳，時間就不够用，課更不用上了，』愛珠見他如此，不敢過於強迫，只好把這個談話節目打斷，又談了一會別的話，兩人方才分手，各去安歇，愛珠因為得不到康寧熱烈的表示，心像被人刺了去一樣，空洞洞氣也喘不勻，康寧回到宿舍，頭昏得很，心裏不知對愛珠的討厭情形，作什麼感想，躺在床上，再也睡不安穩，聽學校的鐘敲了兩點，脖子都酸了，兩眼睜的格外大，難過得很，只得跳下來床，燃了一支洋蠟，想把歷史看看，翻了幾頁，看不下去，秋夜爽涼得很，想起自己身上，早晚應該加一件毛衣，但是忘記初之來時，是否把這東西放在柳條包裏，遂蹲下身子，把柳條包扯出來打開翻看，想起裝這些衣服之時，是經母親親手放置的，一件一件尋找，在箱底終於把一件毛背心找出來，擲在椅前，二次又把衣服往箱裏收拾，不料在一件制服兜裏把劉明給他和美英照的那張划船的像片摸了出來，看到眼裏，驚在心頭，頭一發昏，當時坐在地下，半晌方才醒轉過來，他在燈光之下，用手心握着像片，高高舉起，含淚說道，『美英我犯罪了，妳能原諒我嗎，我從來是一個潔身自好的人，不料着在這種惡劣的環境裏，使我斲喪了身體，作出不名譽的行爲，我一萬個對妳不起，我縱死在妳的眼前，也難贖這滔天大罪，說着

時，不由伏地哭起來，因為時在深夜，他滿腹悲傷，不敢放聲，狠命的壓住聲帶，嘴裏遭受意外的限制，便把鼻涕涎痰擠出來，他哭了一時，把衣服胡亂收拾完了，柳條包仍舊推到床下，自己躺在床上，反復細看那張惹他愛思的甜蜜影子，一方面回憶當時情形，心緒越紊亂，掉上的洋燭燒得盡了，燈光自由熄了，室內突然漆黑，聽外面的鐘敲過四點，他才昏沉睡去，忽見房門一閃，美英端正淑靜走進來，坐在對面椅上，臉上什麼表情也沒有，他心裏存着慚愧的事，不敢逕直的走過去，只有遠遠的立着，半晌，不由他不說話了，因顫顫巍巍的說這，「美英，美英，親愛的，我的身子雖然離開保定，這顆心實在無時不縈繞在你的身邊，我犯罪是環境使然，是被迫而從的，但是我心裏永遠是在愛妳，我對妳不起，我通身是口，難以遮辯，只求你原諒我，終身感激永世不忘寬宥之德，」一壁說，一壁哭，只見美英口中像是有多少話說不出來，一扭身子走出房去，他想趕快的把她追回來，不知怎的，兩腿半步也移挪不動，他怕美英從此負氣走了，急爲大聲喊道，「美英，美英……」耳邊却聽有人笑道，「這裏沒有美英，愛珠來了，」康寧吃這一嚇，瞠眼看時，果見愛珠似笑又怒的立在床前，手中正拿着他和美英合照的那張像片瞧着，康寧想往回搶，自己心裏慚愧，再也沒有那個勇氣，只得手足無措的跳下床來，直眼望着愛珠的臉，愛珠回眸冷笑道，「和你一同去照像的女生，就是剛才在夢中喊叫對不起的美英嗎，」康寧張着兩手，結結巴巴的說道，「美美美英，啊啊，不是，愛珠，愛珠……」，「愛珠嘿嘿一聲道，「你不要認錯了人，我不是你心上的美英，」康寧繼續說道，「愛珠，妳好醜了我我吧，」愛珠把眉毛一挑說道，「豈有此理，我爲什麼有醜你的資格，」復又說道，「這個一定是美英了。從先我在某一個機會裏，得知這位保定小姐名字叫做美英，既美且英，聞其名如見其人，今天從照片裏一看，果然超出我理想以外，你看，厚厚嘴唇，大大的眼睛，小小的

鼻子，偏偏的臉兒，天下美人如此，可嘆觀止矣，無怪惹得你夢魂搖蕩，寢食不安，旁的不用說，就這土頭土腦，一副老態的風采，撈遍了都市小姐們，恐怕都難找到，好了，玉照在這裏，請你寶藏起來吧，我今天無心中得睹芳容，深感三生有幸，同時還希望康先生恕我冒犯之罪，」說時，便把像片端端正正的放在枕頭之上，仰頭笑了一聲，推門走出去了，康寧在聽了愛珠一席刻毒話後，再增上悚惶的神情，通身的知覺，幾乎全失，愛珠走後，他深自慶幸像片沒有被她撕碎，急忙藏在柳條包裏，想道，「愛珠剛才負氣走去，料着將來的死纏，一定倖免不了，不如即早扯個謊言，把這事掩滅過去，最低限度落個耳根清靜，主意打定，便忙着跑出屋外，學校上堂鐘噹噹的敲起來，他又把步停住了，想着先上課好，還是先應付這個問題好呢，眼望着諸同學紛紛往教室裏走，他肚裏翻了一次，最後先到愛珠那裏，如愛珠已然到教室去了，只得等到下課再說，想着時，他倆來到女生宿舍，是時院裏非常靜，知道女同學們都上課了，他即來到愛珠門外，尚未敲門，那門自己開了，往裏望望沒有人，但見課本講義拋得滿地，像花蝴蝶一般，最奇異者，地下擲着幾床被子和枕頭，他不由的邁腿走進去，回手要關門，那門自己就關上了，同時也看見愛珠從門後閃出，哈哈一陣狂笑，猛的躡起來扒在康寧的身上，康寧知道她在發狂了，忙反過手去，拖住愛珠的臀部，像母親背嬰兒的，把她送到床上說道，「愛珠，妳怎麼了，」愛珠一壁在床上亂滾，一壁哈哈的說道，「我高興，無意中得見東方第一流的美人，我狂喜了，我覺得要因此折滅我十年壽命，死了也有代價，哈哈哈哈哈……」說時又一翻身，若非康寧手快，愛珠幾乎跌倒地下，康寧忙勸慰道，「愛珠，愛珠，妳不要氣壞了身子，」愛珠叭叭打了康寧兩個嘴巴，依然哈哈的說道，「放狗屁，我氣死與美英有什麼關係，」康寧皺眉道，「怎樣才好呢，」愛珠道，「快滾出去，從此不要登我的門坎子，不是完全解決了嗎，」說到此

，她便跳下床來，狠命的往外推搡康寧，康寧見她滾的頭髮散亂，和瘋女人一樣，覺得十分可憐，他再也顧不得美莪了，急忙把愛珠摟在懷裏，懇切的說道，『珠，你原諒我吧，』愛珠那裏肯聽，伸出兩掌，沒頭沒腦的又是一陣啃巴，打得康寧直管閉眼，他知道愛珠已入瘋狂狀態了，不得已和她親個嘴，說道，『愛珠，親愛的，我很希望妳休息一會，』語畢，『連又吻了幾下，愛珠在接受第一吻時，身上掙扎的力量就減低了，儘不得一連幾吻，愛珠便軟癱在康寧懷裏，反到嗚嗚哭起來，康寧見這險惡情形，已然急轉直下了，二次把她抱在床上躺了，又由地下拾起一個枕頭，請她躺好，隨着蹲在床邊之下，親摯的說道，『愛珠，我已承認是我錯了，此時只求不傷心，不生氣，一切懲罰，我都情願承受的，』愛珠聽了，突又坐起說道，『我有什麼資格來懲罰你，這學校不上了，我今天就回北京，把你我的詳情，完全報告姑母，報告完了，我再自殺，你和美莪可以破鏡重圓正式結婚，我失身於你，罪由自招，死了也很乾淨，豈非一舉兩得，康寧聽了此話，心越發慌了，又見愛珠面色鐵青，縱有九牛之力也扯不回來，他如何不害怕，尤其是『報告姑母』四個字，聽到耳裏，有如晴天霹靂，她沒有話說，身不由己的跪在床下，緊緊摟住愛珠兩手哭道，『好妹妹，你不要這樣焦灼，我現在這裏，有如待割的小雞一般，我整個的人生從今天起，完全交付妳手，只要不把這兩件事稟知母親，那妳就是要我死，也毫不猶豫的死在妳的眼前，』語畢，嗚嗚大哭起來，愛珠經他這一哭，情形更見和緩了，她漫然說道，『你不要和我賣乖弄巧，絕不再上你的當了，』康寧道，『口中若有虛言，當時就死，』愛珠道，『不要多說費話，你如不使我稟知姑母，必須應我個一條件，』康寧道，『是什麼條件，愛珠道，『第一，從今以後，要洗心滌慮，在校讀書，不得再有軌外行動，保定的美莪，更不准時刻想念，』康寧道，『剛才我已下了決心，不再娶你了，因她不但不能給我幫助，反是貽害終身』

「愛珠喜歡道，『你既明白這個道理，希望永久奉行勿懈，』康寧道，『我一定這麼辦的，』愛珠道，『第二，爲永絕禍根起見，那張照片要你撕得粉碎，拋在河裏去，』康寧道，『這個，我我當然是撕掉他的，』愛珠道，『第三，希望澈底瞭解我對你的真義，美英雖然對你好，未必有公然把整個身體獻給你……，』康寧道，『美英是沒有的，』愛珠繼續說道，『就這一點觀之，足可證明孰真孰僞了，我這第三個條件，就是要求你把真誠拿出來，』康寧道，『此後我決定愛妳了，』愛珠一聽這句，禁不住笑道，『可憐的，起來吧，』脫時伸手一拉，康寧趁勢立起，隨着便把地下拋的東西一件一件的拾起，同時愛珠也把屋子收拾了，對鏡理罷頭髮，往外便走，康寧道，『上那裏去，』愛珠道，『到你房裏撕像片去，』康寧支吾道，『那不昝忙事，我們先上課好不好，』愛珠一聽，臉色又沉下來，嚇得康寧忙說，『這時撕了也好，這時撕了也好，』康寧在無何情形下，終於引愛珠來到自己房中把美英像片尋出，撕得粉碎，愛珠志願已達，心裏格外高興，康寧自美英像片被愛珠消滅之後，就像失了魂魄一般，終日愁眉不展，課不去上，躺下來就睡，醒來就怔忡似的，靈魂上的確受了巨創，一連四五日光景，愛珠見他如此，心裏不明白，因爲他是一個戰勝者，對於俘虜的一切，都肯揭起寬大的旗幟，再過幾日，因爲康寧在性的方面，受到愛珠充分供給，神經漸漸麻醉了，愛珠見他慢慢的已入就範途，心裏怎不欣喜，這天森林學校的明明足球隊，與北京中華足球隊約妥，在森林場比賽，明明隊的右鋒決定由康寧担任，偏是愛珠不肯把星期六這個好的時期放過，上午下課，愛珠便把他纏住，強拗着到北京去看電影，康寧想通知足球隊長都來不及，晚間回校，聽說本校被中華隊所敗，原因就是他們臨時缺席，陣容失去整備，康寧聽了，越發慚愧，却又不敢瞞怨愛珠，只這樣悄然無聲的處置之，到了學校熄燈之時，他應着愛珠之約，在月光下情談一會，然後再去各自安歇，不料

他倆正在山石之前，藤蘿架後談情，忽然發現可怕的人影，事出倉卒，怎不把他倆嚇得抱頭鼠竄，康寧抱着愛珠逃到女生宿舍附近一顆梧桐樹之下，方才停住，兩人心臟都感着突突怪跳，愛珠直眼說道，「剛才那影子一定是鬼，可把我吓死了，」康寧摟着她的肩頭安慰道，「不要駭怕，據我看也許是人，不會是鬼，」愛珠道，「是鬼是鬼，不會錯的，」說着時，她神經上感到一種意外刺戟，通身起了一層鷄皮粒，忙又藏在康寧懷裏，康寧被愛珠鬧的，也是六神無主，聽聽四外再沒有什麼動靜，把愛珠送到房裏睡下，他才回到自己宿舍裏，躺在床上，回想方才所見，突如其來，固然可怕得很，但那鬼影當我和愛珠逃跑之時，會聽着喊我「康寧，康寧，」世間真的有鬼，已成奇談了，鬼再能說話，而且知道我的名字，豈不更是奇談了嗎，不對，不對，那一定是人影子，更可斷定確實是人，因為當她追趕的時候，我會聽見有脚步之聲，他返復的想，簡直不再相信那影是鬼物了，同時又想，能够這樣喊叫我的，只有兩個人，一是楊美英，一是馮愛珠，那鬼不是愛珠自無疑問，然而，莫非是美英找到這裏來了，想到這裏，他心中似乎受了一種意外的感應，眼淚便簌簌的流下來，他自言自語說道，「一定是美英，她不遠數百里之遙，果然找到這裏，我只掉頭不顧的藉勢逃走，在良心上如何過得去，我即便對她負心，也不該把她這樣丟爲冷苦，越想，心中越覺不安，他在床上躺不住了，跳起來推門走出，是時月已西斜，花影叢脛，萬籟無聲，他循着小道不暇思索的一直來到山石之前，藤蘿架後，舉目一看，除却幾枝樹葉因風擺動之外，什麼異狀也沒有，他在附近一帶找了四五個週遭，都無美英踪影，到了此時，他又想，這也許是我神經過敏了，美英如何得知我在這裏，剛纔的情形，也許是我猜錯了，真是笑話，放着覺不去睡，深更半夜在這裏找美英，誰說不是精神病呢，他在那裏怔了半晌，方纔徐徐走回房中，那時室內已經透入一派很清新的曙光來。



## 第八回

卿意安乎于懷渺渺  
妹心碎矣此恨綿綿

當那時候，美英抱着這隻空洞的身軀，沿着潞河之畔，懶洋洋的走，像是一隻迷途的羔羊，她想把身子投到碧水裏，洗淨了這腔麟氣，又很想和母親見一面，然後再死，心裏七上八下，拿不定主見，信着步走，目光一時比一時淡，天色一時比一時光明，走盡了潞河，如哥布布發現了大陸，越過一叢綠草，遠遠望見一條蜿蜒如蛇的鐵路，天上飛過幾隻喜鵲，唧唧呀呀啞了幾聲，她似乎脫出了黑暗氛圍，重現光明天地，心裏有些喜歡，但路上還是不見一個行人，鐵路長得不知頭尾，更看不見車站巍然之型，只有沿着鐵路沒頭的走，東方現出新的日光，照得天空的白雲，像是被畫家着了一層色彩，她只是向西走，終於找到一個車站，抬頭一望，站名是『雙橋』，因狐疑道，『呀，雙橋是什麼所在，』到了站上和路局服務人員打聽，纔知自己走出京通路的半段，再有半段就是北京了，她兩足痛得很，鞋尖也破了一個窟窿，腿根發脹，再也走不動了，只得坐在椅上休息，回想方才康寧和愛珠甜蜜的情形，不由嘆口氣，心裏踐咕道，『我很希望妳倆永偕白首，我不生氣，我很原諒你們，一想到此，兩眼容自發熱，想哭又哭不出來，一會兒車站上聚集了許多鄉人，都說是上北京的，又一會兒，票房售票了，美英隨衆購了一張，待火車由通州開到，她便昏昏沉沉登了上去，轉瞬之間，到前門車站，美英隨了這些男女出站，僱坐一輛洋車，回到順城公廡，清晨時候，公廡裏茶房正打掃院落，見她狼狽歸來，前襟並有淺色血跡，有些驚訝，忙着跟進屋來，美英一頭騎在床上，不作一語，茶房怔了半晌才說道，『劉民先生昨晚曾問楊小姐到什麼地方去了，答說不知道，』美英有氣無力的道，

「他打聽我作什麼，」茶房吃了一碰，只得拿了臉盆出去，打來一盆溫水，復又走去，美英的精神確實消耗淨盡了，她那裏顧得洗臉，早就像死了一般的睡去，她明朗的前途，從此毀滅了，今後將要踏入什麼階段，再也沒個主張，重返自己的家庭，母親是不成問題的，哥哥一定不允許，縱然允許，仍是脫不開作他的「易官」禮品，始而是爲了爭取自由，才和康寧進行戀愛，現在失敗回去，重入網羅，對哥哥俯首就範，豈不矛盾了我的主張，無論如何，這家是不能回去的，那末我就自殺了吧，自殺是弱者的下策，而況女性的本身存亡，絕非僅只爲了戀愛一事，天地之大，儘管有路可走，不相信除了自殺並無二法，然而，那裏是我應走之途，這到難了，叢雜的問題，侵佔了全部腦海，使她無法周章，雖然表面睡得香甜，腦裏像一座時錶，左搖右擺，得不到半分鐘休息，到了下午六點多鐘，房門響了一聲把她驚醒，睜眼一看，茶房立在牀前回道，「晨報館劉先生來見，」美英道，「是那一位劉先生，」茶房道，「劉俊臣，」美英怔了怔說道，「請進來吧，」劉俊臣進來之時，美英尚未爬起，勉強努力，頭又痛昏，俊臣見她非常吃力，便忙攔道，「不要起身，楊小姐，」實在美英也勉強不來，只得顫聲說道，「對不起，劉先生，」語畢復又躺下了，俊臣道，「楊小姐幾日不見，怎麼落成這個樣子，妳是缺少用款嗎，」美英勉強笑了一聲道，「不是用款，我有病了，」俊臣道，「自從楊小姐來到北京，我就看着有病，何不即早請個大夫看看，」美英道，「我的病不是醫藥可能治療的，所以不甚重視，」俊臣忽又指着她胸前說道，「那是什麼，」美英道，「昨天犯病了，吐兩口血，沒大關係，」俊臣點點頭道，「昨天小姐到什麼地方去了，」美英遲了遲說道，「身體不爽快，沒有出門，」俊臣道，「楊小姐不要瞞哄我，我是劉明的長兄，劉明是妳的同學，大家都有很厚的交誼，最好把實話說了，有什麼困難總可大家設法解決的，」美英苦笑道，「沒有困難事，」說到此，眼淚流下

來，俊臣道，「小姐不肯說，我的來意不得不說了，對面住的劉民先生，是我同事，人格非常可欽，他對於楊小姐的遭遇向來表示同情，因為彼此不甚嫻熟，過去很有幾次惹起楊小姐的誤會，她很慚愧，從此束身自愛，不敢妄自出頭，所以妳倆個雖然住在咫尺，事實則等於海角天涯，今天他曾聽茶房報說，楊小姐昨天午飯後打聽明白赴通州的火車，一會兒就走了，直到今天清早才回來，滿身是血，垢面蓬頭，情形有異得很，當昨天小姐走後也會問過茶房一次，由此可見劉民對妳的關心如何，在今天四五點鐘時候，劉民忽然跑到報館去找我，滿面現出驚惶之色，他說楊小姐昨天一夜沒有回來，今天回來情形十分淒慘，不知受了什麼委屈，他特請我來打聽，不料小姐一味支吾，這樣到教我爲難了，」美英聽了，覺出頭越發痛起來，翻身面向裏去了，口中若斷若續的說道，「謝謝劉先生善意，只是我現在精神壞得很，懶怠談話，我們改天再說好了，」劉俊臣吃了一支冰棍，張着口，只有噤了一聲說道，「好，再見吧，」說着，他便徐徐走出屋外，此時美英耳根清靜了，她長長喘了口氣，心中叨念道，「心裏已經瑣碎得沒法排遣，不料眼前又有這個劉民的絮絮叨叨，劉民莫不是想要作第二個康寧，但是他只有自己想像好了，我已經是情場失敗者，豈能一悞再悞，」想着時，氣忿與苦惱相擊，不由的嗓子發甜，吐了口血，血濺在牆壁之上，形成一顆燦爛的曇花，她不忍細看，也不敢再看，復又翻轉身來，閉目靜養，一會兒又睡了，夜間一兩點鐘時候醒了一次，隨着再睡，到了天亮，因爲她這疲憊的嬌軀，經過了長時的安息，精神漸次復元了，呼來茶房伺候漱洗，又命買來一碗豆腐漿，幾塊洋點心，吃下之後，精神越發壯旺起來，把身上穿的藍衫脫下，胡亂洗了洗，以血跡沒有了爲標準，到午飯後衣服乾了，二次穿上，經過這一番工作，身子又有些疲乏，只得躺在床上，翻視那張已然剪毀的舊報，偏是思潮乘這時候，湧上了心頭，康寧那方面固然絕望了，自己將來要投到什麼地方

去，到現在還是沒有決定，她氣忿之時，便望着外面的一片白色浮雲自言自語說道：「天地之大，難道真沒有我容身之處了嗎，」她哭了一時，暈了一時，顛倒床頭一連又是四五日，這天上午十一點將過，美英正無聊的躺在床上，茶房又走進來報說晨報館那位劉先生又來求見，美英此時也很想有人同他談話，所以不加思索，就把劉俊臣請進來，俊臣開口便說道：「楊小姐這幾日養息的很好了，」美英很愛聽這句話，便含笑說道：「怎麼見得，」俊臣說：「面皮上的黝色全退了，生出一部寶色的光芒，」美英忙起身向椅上取過破鏡子照了照笑道：「可是我自已看不出來，」又問道：「劉先生怎的這般早就來了，」俊臣見問，忽把眉頭一皺說道：「劉民先生這兩天有病了，沒有到報館工作，我不放心，特來看他，」俊臣說完這話很希望美英追問一句「什麼病」，不料她在聽了那話之後，只是一怔，隨着便說道：「怪不得劉先生來的這般早，」俊臣嚥了口吐沫，自言自語說道：「他這病非常奇怪，據說吃不下東西，心總是跳，夜裏不能安睡，同時對人生表示悲觀，他剛才說，他願意從此病死，以了此生，決不請醫生診治，妳說這不是很奇怪嗎，」美英道：「倒是很奇怪，」俊臣見她依然不問，急得擠了擠眼，不好往下再說了，美英想把今後自己的出路請俊臣給她計畫一下，也無從說起，停了一會，俊臣無聊的辭去了，過了兩天，俊臣又來了，一進門便向美英說道：「一對門劉先生的病，經我勸導，並且給她介紹一位中醫診視，據說情形很好，同時我又想起楊小姐也有病，並且是吐血，順便和醫生打聽，據說可以醫治，現在那大夫正給劉先生平脈呢，我想順便把他請來，也給楊小姐看看，」美英道：「謝謝劉先生，我這病不是醫藥可能治的，今後我的命運已然自己注定了，除却「有死而已」之外，恐怕沒有第二條路走，」俊臣道：「這是小姐的偏見，換句話說是拙見，小姐所以說出此言之故，不外是因爲康寧沒有找到……美英不待說完便流淚說道：「康寧被我找到了，在沒有找到時

，尚有一線生機，不料找到之後，使我萬念俱灰，他很幸福，我從此絕望了，」說時伏着桌子哭起來，俊臣聽了，覺得是個刺探真情的機會，忙說這話我聽不懂了，美英見問，便哭哭啼啼的把尋見康寧的情景說了一遍，說到悲痛之處嗓子一發癢，一連吐了三口鮮血，俊臣見這情勢非常險惡，不敢再給他刺戟話聽，遂胡亂安慰幾句，乘機辭了出去，俊臣走後，美英病勢又增，通身發軟，頭也疼痛，便倒在床上，想動也動不起來，次日清晨，精神又有些振作，回想昨日景況，覺得自己心事，不該對劉俊臣都說出來，心裏正在盤算，俊臣又來了，說道，「昨天眼望着小姐吐血，我連飯都吃不了，這樣重的病症怎能不看，莫不是經濟方面有問題，如果爲了這事，我可以替小姐担任一些藥費，至於醫生，是我很好的朋友，由始至終可以不給出診費，」美英道，「經濟方面我這裏很充足，不過我自知病已不治，治了徒自茹苦，絕對沒有幫助，再說我的境遇遭逢不幸，很想快快病死，不治到是幸福呢，」俊臣吸了口氣道，「我這新聞記者，所遇見的事到處都是新聞，而且無獨有偶，劉民有了病主張速死，小姐也是這麼主張，假使人人都是如此，社會上可以沒有醫生，更無須乎再設醫院了，」語至此冷笑一聲復又說道，「我很明白這都是失意的話，假使有人開導勸解，一經納了忠言，這種觀念自然可打自消的，劉民經我勸了幾次，已然接受忠告，幾天以來，診視服藥的結果，漸漸恢復了健康，我很希望楊小姐也和劉民一樣聽我的話，那末，妳這病不難在短期間恢復原狀的，同時我再報楊小姐一個喜信，關於小姐和康寧這段羅曼斯，昨天和劉民說了，非常同情妳的遭遇，他說他的病，就是爲同情楊小姐而病，如今又知道楊小姐在情場上終於失敗了，越發引起他的憤慨，他說，如蒙小姐不棄，情願和妳結一個同情朋友，關於醫藥生活等費完全由他担任，小姐病愈，如仍繼續讀書，更表同情幫助，否則，就任小姐自去，決不留難，同時更加重一句聲明，對於小姐絕無任何野心蘊藏其間，但

是只求小姐不加懷疑，慨然以此事見委，任何犧牲在所不惜，」美英待他說完，態度很沉靜的說道，「不用劉先生來說，我早就明白劉民先生的好意，我所以不敢妄自高攀者，第一，我已成了一隻疔病枯花，不足以當案頭清供，二則，自卜命運，早經踏入悲慘之途，縱然不死，絕無求偶之望，劉民先生對我的同情，我是十二分感謝，請你把此意代為轉達過去，千萬不要因為同情我，召來無限煩惱，」俊臣道，「話雖如此，劉民對小姐的熱誠已如燭天之火，恐怕就這簡單的幾句話，不能壓住了澎湃的心情吧，」美英變色道，「那是劉民先生的錯覺，於我是毫不發生作用的，今後並希望劉先生不要再提起此事，那末，我死了也是感激你的，」俊臣吸了口氣道，「病也不看，有人担任醫藥生活等費也不接受，只好請妳仍回保定，否則，我在朋友道義上，豈能坐視小姐病死，」美英搖頭道，「保定更不想回去了，」說到此，又流下眼淚來，繼續說道，「劉先生如果真的幫助我，最好在我未死之前，給我一個正當出路，但是要把交男友這件事除外，」俊臣道，「謀個出路，也不嘗不可，但不知小姐想要一個什麼樣的出路，」美英道，「我雖然有病，自信尚能做事，無論機關公司等處，充當一個職員，都可以勉力爲之的，」俊臣聽了，又吸了一口氣道，「劉小姐的志趣，我是非常欽佩的，不過，社會上給女性留着正當的地位很少，休看現在機關裏揭着提倡女性職業的標旗，事實上，他們用女職員的意義，仍不脫侮辱的成分，飯館戲園的女招待，早經弄得身敗名裂，就是機關公司裏的女職員也很少不受男職員調戲的，以小姐正當純潔品格度之，選擇職業反到成了一個很難的問題呢，」美英聽了這席話，失望的說道，「那末，除此以外，再沒有女性應走之路麼，」俊臣想了想道，「有，那就是醫院當大夫，學校當教員了，」美英道，「當大夫我沒有醫學造詣，可是當小學教員或者可以勉強勝任，劉先生如能替我爲力，所有苟延之年，都是劉先生所賜，」俊臣道，「看來，也只有教育

昇尙可涉足，不過北京這塊地方，我對於教育界尙無拉攏，劉民先生在未到晨報服務之先，曾充大華通訊社採訪部主任，專任採訪教育消息，我想求他幫忙，大概不成問題，「美英忙攔道：『劉民先生對我所求不獲，反去求他謀職業，豈有不遭碰壁之理，』」俊臣搖頭笑道：「劉民的人格，恐怕未如小姐所想之卑鄙，他對小姐的一切，都抱定坦白光明的同情，並且已經聲明在前了，他不但對於小姐其摯同情，就是對我們一般同事朋友們，也都是赤裸裸衷心幫忙，絕非唯利是圖，狹量妬狠的小人可比，關於小姐所求，担保必能慨然幫忙的，」美英聽了，面現感激之情說道：「不料社會上居然尚有這樣好人，」俊臣道：「事實勝於雄辯，請小姐安心候信好了，」說畢，俊臣走了，美英回想劉俊臣聲述劉民的人格如此偉大，難免不敢憑信，若果如是，這人反到值得欽佩呢，再想和劉民在晨報館初會面時，就他的態度裝束看去，很像是一個花花公子，那有三分鄭重氣慨，劉俊臣有心給我倆撮合，少不得要乘機給劉民吹噓，可惜我已經是心死的人了，任他怎樣大張其辭，聽到我的耳中，也是等於零的，又想，劉俊臣既是那麼說了，且看事實來證明吧，過了兩天，美英精神比前更加充足些，今日午飯之後，就走到院中站立，受着和煦的陽光洗禮，通身更覺舒暢，這個當兒，忽見劉民由外匆匆走入，低着頭只往美英房裏瞟了一眼，開了自己房門走進去了，美英知道劉民沒有看見她在陽光下站定，自己不便久停，便也匆匆回到房裏，此後再聽不見劉民有什麼動作，下午四點敲過，美英隔着玻璃無意中睹見劉俊臣來了，一直走到劉民房中，約有半小時光景，劉俊臣才轉到美英房來，美英連忙表示歡迎，俊臣坐在椅上說道：「關於楊小姐要謀職業的事，當日就和劉民說了，劉民很贊成楊小姐的意趣，他決定力疾爲小姐去謀求，剛才我爲了此事跑來問他，據說北京各小學教員專任的佔大多數，聘任的也都在開學以前請齊了，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很難找到一個位置，後來他特別給小姐想了一個法

子，據說天津河北有個私立小學，高初級幼稚園都有，規模相當完善，校長于醒華和劉民是老同學，他想寫封信把小姐介紹到河北私立小學去任職，即便沒有教員的缺額，臨時還可以充一名職員，等到下學期再正式聘任教職，無論如何，總算有職業了，法子只有這一個，但不知小姐肯離開北京，到天津去否，「美英聽了，怔了怔才說道，「北京，北京，這使人傷心的北京，我很希望即早離開它，劉民先生既肯幫忙到底，我這方面是毫無問題的，任教員，當職員，都是我希望作的，就請轉達劉民先生，並請趕快給于校長寫信就是了，」俊臣見美英願意到天津去，便連忙跑到劉民房裏商量，美英這裏也在肚裏盤算，一會兒劉俊臣引劉民來了，美英此時不想再給劉民冰棍吃，只得強打精神表示歡迎，又見劉民面容較前黃瘦得很，已證明他確實病尚未愈，想到人家爲了我的事，連病都顧不得養，這重如泰山之恩，將來怎樣圖報呢，一面在心裏盤算，一面招待這二位劉先生，美英少不得要向劉民說幾句感激的話，劉民正色道，「爲了楊小姐的事，兩日以來，經我奔走都沒有結果，無疑的是我力量薄弱所致，再說句不負責任的話，那就是小姐的運氣太不佳了，剛才聽俊臣先生說，楊小姐已然同意到天津去，這事據我預想，似乎不成問題，不但可保很快就會實現，並且小姐到了河北私立小學去服務，必能受到于校長優待的，」美英滿面佈着感激之情說道，「倘然藉二位先生大力，使我如願以償，真不啻再生之德了，」劉俊臣道，「話雖如此，我們只能盡人事，成功與否，還須聽諸天命，」美英一聽這話，覺得光明的前途，又起了暗影，剛剛一怔，劉民却又搭話道，「楊小姐請放寬心，我和于校長交誼很重，求他這點小事，量必不致推辭，縱有困難也易解決的，美英耳裏又聽見負責的話了，心中的驚疑，方始稍定，大家又談了一會病情，劉民便回房寫信，由俊臣帶到郵局發了，過了四五日，在這幾天之中，有時美英和劉民見面，彼此淡淡的打個招呼，此外細言不套，美英絕處逢生，對



劉民慷慨好義的精神，不由她不衷心感佩，再回想康寧往日在育才中學河畔，挺身願爲她解除痛苦的情形，又何嘗不似今日的劉民，結果呢，使我傷心，飽嚙失望之苦，就此看來，社會上的男性，表面任是如何忠實，究竟是靠不住的，想到這裏，對劉民的感激之情，不但化歸烏有，反到生出一派更可怖的心情來，再過一日，這天下午六七點鐘，劉民忽然來到窗外，高聲喊道，「楊小姐不在，」美英聽了這個聲浪，料着天津那個小學校必有信來，而且更能斷定吉凶，遂連忙應聲道，「在在在，劉先生請屋裏來坐，」劉民拉門走進，美英就看見他手中拿了一封已經拆看的書信，驚疑之際，劉民早把信遞了過來，美英展開一看，果然是天津河北小學校長于醒華的覆函，內容所述，本校初小部及幼稚園正擬聘請一位女教員担任訓育職務，我兄推薦的楊女士資歷及程度如何，作事能力又如何，即請就便在京代爲試驗，倘我兄認爲相符，即請通知楊女士急速來津云云，美英沒把信看完，面上的喜悅之情，就遏止不住了，因含笑說道「于校長這封信，對劉先生完全表示信任，足見平日坦白公正的人格了，可是，我能不能担起校方這個重任，還須劉先生對我仔細考驗一下，以免……」話未談完，劉民便搶着說道，「以楊小姐堅強坦白的精神，賢淑貞靜的個性，正好是一位女性的典型，社會的良師，若使小姐專任一二門功課，未必給予學生們多少較大的利益，這回充任訓育職務，我認爲正是小姐發揮善良天性的機，兒童們得到良好訓誨，真是幸福無涯，何須再談考驗呢，」美英道，「劉先生過獎了，使我反覺無地自容，到校任職之後，一定遵從劉先生這席過獎之辭作去，以報提掖獎譽之恩，」正說着劉俊臣來了，聽說美英的事已順利成功，喜歡不迭，又見美英在歡悅情緒下，面上絲毫沒有病容，便趁勢催促美英早日赴津就任，商議結果，美英今天就去剪髮，購買兩套學士服，鞋襪及其他一切應用之物件，明天即乘火車到天津去，議畢，俊臣又問用錢不用，美英恐他們不信，把錢袋

拿出來請他們看，二人方信美英有錢，不是客氣，二劉辭出，美英對那錢袋，觸動心酸，想到母親，不知疑我是生是死，這種况味，比之女兒所受之苦，不見得是兩個滋味，哭了一回，然後到西單商場把一切東西置辦齊全，次日更換裝束，自然另有一番新的氣象，過了正午，俊臣和劉民前來促駕，劉民手交介紹信一封，並且開明學校所在地點，二劉送她到車站，美英滿心感激，口中却說不出來，只有在車開動之時，落下兩行清淚，美英坐在車裏，心情複雜已極，有時想到家庭，心如冰炭，想到康寧，她便忍不住熱淚盈睫，其實康寧既不知美英由保來京，更想不到美英經萍萍水相逢的朋友，介紹到天津去任教職，他被馮愛珠生擒馬下，終日隱在這錦繡校園的一個角落裏，飽嚙溫柔鄉境滋味，初時尚自想念美英，兩三月後，再也想不起來了，他終日沉醉在甜蜜的寢血裏，功課那有閒情去上，愛珠的課本更是永遠不翻，由於連次曠課，引起校當局的注意，經過澈底調查之後，才知康馮二人不但荒於學業，而且破壞校風行爲，在沒法原諒之下，舉行一次校務會議，決定把這兩個害羆之馬開除，並將開除理由，函知雙方家長，康寧狼狽回到北京，所有自己的行李等物，不敢搬回家去，遂在西單公廨賃了一間房子暫住，一面假稱有病，請假回家調養，康先生夫婦初時信以爲實，待到接得學校通知，他才明白康寧和愛珠同時被開除了，但就信中所下的「荒於學業，有礙校風」八字批語觀之，怎能儘得康先生死力逼問，康寧不會扯謊，只有哀哀哭泣，待他父親到銀行去了，他便跑到西單公廨，正巧愛珠前來找他，遂把父親接到學校通知的事說了，愛珠很不在意的說道，「我家也接到通知了，家父並沒有深加注意，姑父也太認真了，這個學校不要，北京的學校不止一個，戀愛是神聖的，遭逢任何波折也休想給我們打斷了，經過這次打擊，我想，在我們雙方情感上，好像更加上一層錘錘呢，」康寧發急道，「這是我們的主義，可是家父極力逼問詳情，如何是好呢，」愛珠道，「這更好答

復了，就說同學中有幾個男性，都想娶我作太太，我因為未到成人之年，所以完全把他們拒絕了，這些男生羞惱成怒，就在學校散布流言，說我和你有妨礙校風行爲，不加調查，就把我倆開革了，這話和姑姑姑母去說，不怕他們不信嗎，」康寧聽了，喜歡道，「你真聰明，這席謊言，難得想的出來，一愛球得意道，「這是口角中隨便就能說出的話，有什麼奇怪，對姑父的話，不但要那麼說，而且今天還可把行李搬回家去，以却其疑，待到寒假以後，我倆還是一同去考學校，」康寧聽他說得這般容易，心裏緊張情緒，完全一掃而淨，兩人在公寓裏耳鬢斯磨的，直樂到下午六點，方才分手，當下康寧把公寓的房間退了，用洋車拉着與李什物逕返家中，康老夫婦繼續前問他，他便按照愛珠教導的那些話，說了一遍，康老夫婦對於愛珠的行徑，多少有些懷疑，只是對康寧闊兀的神色，很相信他決不會作出妨礙校譽的事，雖然在保定會發生戀愛的事實，那也是女性浪漫，引誘了他的兒子，此次康馮之愛，他夫婦在精神上絕對不承認真有其事，在他夫婦想着，必是愛珠在學校有妄講戀愛情事，被校方查出，康寧因與愛珠有親屬關係，因而遭了池魚之殃，想到這裏，康先生便向康太太說道，現康寧被開除了，到是一個幸事，愛珠那孩子年歲雖幼，人却非常活潑，康寧成天際和她在一起，實在危險得很，將來再考學校，千萬不要和愛珠一塊兒去了，「康太太聽這菲薄馮愛珠的話，心裏自是難過，可是礙於老爺的情分，不好再替愛珠分辯，只有點頭唯諾而已，過了兩天，愛珠因為不見康寧踪影，便跑到康宅來找，愛珠沒有提起被開除的事，康老夫婦更不好說，只有照例對她表示着普通歡迎，愛珠見康寧躲在家裏，像是一隻綿羊，不由心中好笑，乘室內無人之際，便咬牙指着說道，「像你這樣沒有鋼鐵成分的男性，社會上實不多有，我爲愛你，就不願犧牲一切，決定完成我們苦心培植戀愛之花，我知你一經受到刺戟，就把戀愛之火，消滅得一絲兒也沒有了，我們這幾天的離別，把我的靈

現都搖動得寢食不安，幾乎無一時不在想你，可是今天我來到尊府，看你的面部表情，何嘗有絲毫情別留戀之意，你的心理，我也明白，只要父母不來責備，於願已足，至於我的一切，那當然不在你的意想之中，我算是打錯主意了，只因愛你，就不願終身福禍，把整個的肉體與靈魂交在你手，如今呢，對我竟毫無顧惜之情，怎不教我失望，我走了，從此不要再見了，」說着往外便走，康寧忙扯住她的胳膊說道，「愛珠妳作什麼生氣，妳……」下句尚未說出，愛珠早把胳膊一甩說道，「不要糾纏，我實在不能和你多談，小心你又受父母的整詰與責問，」說時她便氣呼呼的走出門外去了，康寧想追她深怕父母見了問他，不追呢，只給愛珠這樣下台，越發要生氣了，思維再四，終於次日下午三點多鐘來到馮宅，愛珠礙於父母的監視，不好放肆，便私下對康寧說道，「你今天枉駕到舍下來，大概我也明白是什麼意思，可是這裏人多耳目衆，細談有些不便，你先在中央公園習禮亭等候，我隨着就去，」康寧苦着臉道，「愛珠，妳的吩咐我一定依從，只是千萬要保持信用，」愛珠冷笑道，「那是你沒有信用，我何嘗騙過你，我約你到中央公園去，因為還有許多要和你詳談的話呢，」康寧一聽，這才信以為實，便出了馮宅，坐洋車到了中央公園，初冬的際候，園裏充滿了肅煞之氣，滑冰場方在籌備開幕，遊人寥若晨星，其時已是下午四點，一派古老的青松，在深深的抱住了兒童體育場，他無精打彩的走到習禮亭前，隨意散步，不時望着含有詩意的迴廊，注視愛珠的來路，果然愛珠並未爽約，隔了沒半個時辰，真的婀娜的走來了，見她穿了一件桃紅絲絨長袍，外罩米色皮領大衣，燙着女學士長髮，面上施着很鮮艷的脂粉，肉色長筒絲襪，青色鹿皮夾金線的半高跟鞋，嬌娜行來，十足表出少艷的風味，那有半點學生氣概，但是她這種服飾，送入康寧眼裏，不由愛火高燒，滿面堆着笑容迎過去說道，「天氣冷得很，你穿的衣服太少，我們到來今雨軒餐廳去坐好嗎，」愛珠點頭

道，「當然要找個地方坐的，」康寧聽了，急忙把他引到來今雨軒，此時大餐廳裏卻已分隔了十來個雅座，設備富麗堂皇，只因時在冬令，來客不甚踴躍，他倆在東北一個角落裏，找了個雅座，茶役放下門帘，愛珠先要了一杯熱咖啡，康寧要了一杯紅茶，茶役即打手巾把，照例擺了兩盤西洋點心和瓜子，愛珠坐在這裏，停了約有五分鐘，身上的冷氣才消，康寧待她吃下一口咖啡才開口說道，「我今天前去找妳，原意就是爲的負荆請罪，並且要剖明我的心跡，我在家中，是什麼地位，父母面前，好歹要有個規矩，這不僅是我們一家爲然，但是爲了遵守家規，對妳難免要失於周旋，不料到引到妳的悞會來，妳怨我，可以稱得是無微不至，我心領而身受之，那能沒有感覺，感激之不暇，豈能另著別意，妳昨天負氣走去，我自己哭了一夜，同時更覺着這半新不舊的家庭，不是我們久居之所，我很想和妳早日結婚，另組一個新家庭，那時左右無所顧忌，一切任我們所欲爲而爲，這種無端的疑慮，自然會消滅於無形了，但是話雖如此，這事若求實現，却很費斟酌呢，第一，我們的婚事，是需學請出一位介紹人分頭向我們雙方家長去撮合，第二，結婚之後，豈能依舊仰賴父母的供給，少不得要謀一些職業，所有我們的學業，從此就算擱淺了，想來也很可惜呢，今天我的全般態度是表明了，愛珠，妳將怎樣處理這件事，所有方針完全依妳的意思行之，這裏很清靜，我希望馬上就討論出一個辦法來，」愛珠待他把話說完，面上似乎發出不以爲然的笑容，她把盃裏的咖啡都喝完了，才徐徐的說道，「這話，在從先，我是希望你急速表示而不可得的，今天承你爽然的說出來，我心裏怎不喜歡和感激，可是，話固然是說出來，在這個時候，似嫌太晚了，」康寧裂嘴笑了笑說道，「這也是我早要預備說的話，因爲時機尚未成熟，所以遲遲未發，妳嫌晚了，我也承認，只求原諒就是了，」愛珠搖頭道，「我還不是那個意思，所說晚了的話，因爲我們戀愛途中起了一個很大的波瀾，但是究其實，都錯

## 第八回

在你遲遲未發上面，回想我倆在森林學校之時，我怎樣不顧顏面，死命的向你求婚，你只是漠然置之，這不能說我沒有誠意，實在你的心情，過於偏重那位保定小姐了，如今我們的婚事起了變化，固然責由你負，可是那位保定小姐更不能辭其咎呢，「康寧狠命的喝了口紅茶，墩着茶杯在碟裏說道，「妳說這話，我覺得非常糊塗，所謂起了變化，無非由於昨天的小悞會所起，現在已經解釋明白了，風波自然隨之平息哩，」愛珠吸了口氣道，「我說的變化，不在你我這邊，是由我家庭裏發出來的，我約你到這裏來，主要的就是爲了報告這段突如其來的經過，」康寧擠了擠眼問道，「什麼經過，」愛珠道，「我父母已然替我主婚了，」康寧忙問道，「怎樣主婚，」愛珠道，「父母要我和另外的一個人去結婚，這不是突如其來，起了變化麼，」康寧顫着聲音說道，「到底是怎么一個意思，」愛珠嘆口氣道，「事先我也不曉得，剛才聽了家父說，現在已然給我主婚了，對方在河北省政府作事，地位很高，大概二十七八歲，是一位青年有爲的小政客，問我以爲怎樣，我始而表示反對，後來我又說在求學時期暫不需要結婚，母親插口說，念書到了大學畢業，終於是出嫁的，這位新婿，在河北省政府當秘書，家裏只有一位母親，人口非常簡單，愛珠嫁過去，包管幸福無量，假使把這個機會錯過了，以後到很難找呢，父親說這是河北省王廳長的介紹，那人是有地位的，半月前在一個宴會裏，提起愛珠的婚事，他說可以物色一個相當的，那時我還以爲是信口云云，第一，他並沒有見過愛珠的面，第二，他日理萬幾，那有工夫管這閒事，我當時答應他，無非敷衍了事而已，誰知王廳長居然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如今提了起來，我怎能拒絕呢，母親又對我說，妳固然是不需結婚，可是父親的面子要緊，無論如何要妳承認，我聽父母說得如此懇切，很費了半天斟酌，同時想到妳我的事，豈不是個絕大的難題嗎，」是時康寧早已嚇得面色如紙，兩眼都紅腫起來，他結結巴巴的說道，「那末，妳妳妳到

到底是怎樣答覆的呢，「愛珠道，「我當時窮於應付了，最後才想起一個救急的話，說，婚姻父母作主是當然的，可是關於男方的儀表學問，很需要當面調查一下，父母聽了我這話，當時就說，最近一定讓你倆見面談談的，於是這段話，就算暫告終了，我請你來和他們商議商議，究竟怎樣應付，」康寧沉吟半晌說道，「無論如何，妳定不能答應他們的，」愛珠道，「我本心也是這樣準備着，可是將來事實如何演變，實在難以逆料，」康寧苦着臉道，「雖妳的口風，好像有棄舊迎新之意了，」愛珠道，「胡說白道，我若有心棄你，今天就不能和你再商量了，萬總歸源，都是怪你不好，當初你若應許了我的要求，同時再徵求父母同意了，焉有今日的波折，」康寧道，「那時因恐父母不許可，才遲遲未發，咳，我好生後悔，」愛珠冷笑一聲道，「到了這時，你一定會明白保定那位美英小姐，不能爲你福，適足爲你禍了，」說到這裏，室裏電燈亮了，愛珠便說道，「這個問題，討論到這裏，算是一個節目吧，將來事實演變到如何程度，我們再想適當的法子好了，」說畢，愛珠匆匆的走了，康寧呆坐了半晌，心像是掉在酸梅湯裏，不知怎樣才能把這風波安定下去，付過賬，便丟魂失魄的走回家中，心裏只在算盤這件事，他想，愛珠倘然被人娶去，我只有死在她的眼前，同時他又感到愛珠以前對他的熱意，確實比楊美英勝強百倍，精神與肉體變方面，都已得到相當的安慰了，假使她另外和人結婚，天地之大，那裏再找像她那樣美麗，活潑，愛我的女性呢，越想，心裏越覺難過，晚飯也不想吃，只在房裏百無聊賴的枯坐，過了兩天，不見愛珠前來，心中尤覺萬分惶恐過午天色陰沉，含有雪意，他便身不由己的走出了家門，一路想着，一路走到馮愛珠家中，據馮宅女僕說，昨天小姐同老爺到保定去了，說至多一個禮拜才能回來，康寧聽了，仰着頭嘔了一聲，問道，「那末，太太也去了嗎，」女僕道，「沒有去，」康寧道，「我同太太談幾句話，」女僕道，「太太剛到吳公館打牌去了，」康

怔了半晌才說道，「好，明天上午我再來吧，」語畢走出馮宅，他想馮愛珠到保定去，必是他父親給介紹那個青年政治家據她前日，在來今雨軒對我表示，不會冒然把婚事應允了，這個麼，我也很相信她，不過女性是喜慕虛榮的，一旦那方面在她個性的愛好上有所貢獻，到也難免心有所動，那時她突然的移轉了愛我的目標，而改愛了他人，那便如何是好呢，舅父太糊塗了，怎麼把愛珠帶到保定，真是豈有此理，想到此處，不由狠狠的在地下蹀了兩腳，疑慮與氣惱交併，隨着洒下淚來，回家之後，精神更覺恍惚，次日他不再去找馮太太，苦悶悶的挨過了四天，這天又到馮宅來，見了馮太太問起愛珠的消息，馮太太道，「爲了愛珠的婚事，舅父帶她到保定去了，本想七八天就回來，昨天接到舅父來信，說那位新婚禮主席到石家莊視察去了，再有三四天才能回保，他們現住在王廳長公館裏，待遇非常豐厚的，看樣子，恐怕十天未必能夠回來」康寧道，「那末，舅父此去，不能把愛珠嫁給他們嗎，」馮太太道，「據我看，舅父已有九分誠意了，」康寧一聽，幾乎覺絕過去，他以後沒有話說，就恍恍惚惚的回歸家中，他沒有第二個辦法，只有默禱上蒼，使她們這樁婚事，即時破裂，然後再向父母提起他們的婚事，豈不更妙，一天一天的苦挨過去，到了第十天了，康寧又到馮宅，聽馮太太說，已然接到舅父來信，說已與男方家長面談，經過非常良好，因爲王廳長熱心苦留，擬在保定多住幾日，同時王廳長又向省政府保薦，將來或許給舅父辦下一個參事地位來，每月有五百元乾薪，什麼事也不作，這有多麼好呢，「康寧聽她說得越好，心裏越是難過，回家之後，只有哭泣，一連幾日，因爲寢食不安的結果，就倒在床上了，他母親康太太以爲他是受了感冒，連忙請來醫生，康寧輾轉床頭，到第三個星期，方才勉強起床，攬鏡自照，已是病骨支離了，他無日不在盼望愛珠回來，走到他的榻前，伸出纖纖玉筍，拍着他的肩頭，含着兩泡熱淚，低聲問道，「寧，你是因爲想我得病了嗎



，現在我已然回來了，那邊的婚事完全被我反對下去，如今問題全都解決，咱倆個要幾時就結婚了呢，」他心絃上只是妄彈着這闊溫柔之調，事實竟是和他的願望相違，愛珠不但沒有片影，連一絲兒回來的消息都沒有，這天他精神稍好一些，外面冷氣却十分逼人，他不顧母親的苦口勸阻，居然冒着寒風坐着一輛洋車來到馮宅門外，正巧馮宅的女僕立在門外閒眺，見他來了，便搖着手說道，康少爺的回去吧，太太到保定找老爺和小姐去了，「康寧有氣無力的說道，「太太，太太，也去了嗎，」女僕道，「是的，大概小姐的婚事成功了，依着男方的要求，聽說準備在保定結婚，」康寧聽到這裏，心火不由上沖，兩耳一陣長鳴，眼前都視不見人了，經過一個時辰，眼再看，身子已然陳在自家床榻之上，聽母親在院中大聲說，「謝謝妳，要不是妳送少爺回來，難免就要發生意外哩，」又聽馮宅女僕說道，「姑太太何必這樣客氣，寧少爺蘇醒過來，請快去照顧吧，」語畢，又聽衙門忽隆隆的關閉之聲，隨着母親和王媽先後返回屋來，康太太道，「你現在好些麼，」康寧道，「心裏只是突跳，大概病後又受風寒了，」康太太道，「老爺已經到外面打電話請大夫去了，你要好生的等待着，」說時眼淚流了下來，這時衙門又響，康先生回來了，進屋便說道，「康寧這病，從多方面考察，恐怕他和馮愛珠必有不實不盡的關係，不然焉能一再的往馮家跑，打聽愛珠的消息呢，」康太太道，「老爺先不必研究致病之由，再說你方才所說，大部分近乎是理想，事實未必盡然，」康先生冷笑道，「太太總喜歡把愛珠拋開，可是我總覺得康寧的病多少與她有點連繫，不信我們現在就問康寧，也就明白了，」康太太道，「康寧和愛珠無非一度同學，彼此愛慕，容或有之，但是若有什麼不實不盡的事，那你不但冤枉了康寧，似乎還有些損毀我們馮姓名譽之嫌，」康先生仰天大笑道，「馮愛珠是妳娘家侄女，她的行為好壞，與妳却有直接關係，爲了保護妳們馮姓顏面起見，就不惜在我面前，發揮妳的口才

天才，不知社會上的壞事，不作則已，作出來就難免爲人識破，「康太太正待和他辯論，女僕報說大夫來了，才把她們的話頭打斷，大夫胡亂開個方子走了，康太太就命女僕去買藥，康寧恐怕父母要因他發生口角，他只有簌簌的落淚，康先生見了，越發覺得可疑，當日沒有發作，過了幾天，康寧病又好了，只是元氣虧損過甚，精神萬分萎靡，只是康先生爲了整肅家規的心情所趨使，再也忍不住了，這天晚飯之後，容康寧把一碗掛麵，兩個雞蛋吃完了，便厲色說道，「康寧，你給我太失望了，我這樣兢兢業業的爲家庭而努力，爲栽培你不用盡若干心機，不料你竟爲惡潮流所薰染，既在保定妄談戀愛，又在我的眼前，和愛珠弄得不清不白，糟塌了人家的女兒，損毀了我們禮教家風，你是社會上的罪人，你是人倫裏不孝之子，今天我問你的話，如知悔改，趕快據實的說了，否則，那我不惜焚琴煮鶴，犧牲了這條老命，」語畢，擲着鬍子哭起來，康太太接口道，「老爺從何處得知康寧和愛珠弄得不清不白，你不要運用着嚴父的權威，壓迫兒子屈打成招，換句話說，你兒子可以胡亂應允你的所問，我那侄女的名譽是犧牲不得的，再說愛珠現在就要結婚了，此事若被風傳出去，男方聽到耳裏，豈不越發鬧得天昏地暗麼，」康先生把拭淚的手絹向地下一扔，蹀腳說道，「放屁，妳們女人向來是護短的，康寧受了愛珠的誘惑，弄得身敗名裂，妳不知表示遺憾，反來替妳侄女找立場，刁頑之婦，我是絕對不能承認的，」又向康寧指着說道，「說——」，「康寧見父親氣沖霄漢，母親也淚眼婆娑，嚇得心無主見，又兼在大病之後，身心都在痿弱時期，他沒有巧辯和扯謊的勇氣，渾身一陣發抖，就跪在父親面前，說道，「父親，你老人家不要生氣，我和愛珠的事，通通告訴您吧，」於是他便把愛珠怎樣誘他迫他，怎樣通姦，怎樣私訂白首之盟，一字一遺的說了一遍，康先生聽着，氣得渾身發抖，康太太爲了娘家體面關係，氣得五內俱裂，頭一發昏，整個的擗地倒下，大家急忙來救，康先生

見狀，急氣交集，也昏倒了，康寧見勢不妙，心中駭怕，便乘齊僕人們亂叫亂喊的當兒，偷了些錢，溜出家門，是時天色昏黯，朔風狂吼，街市上的一切，都在塵沙籠罩之中，雖然尚有不斷的車馬行人，在慘淡的馬路燈光照耀下，畢竟是可怖的夜景了，他昏頭昏腦逃走，不知逃到什麼所在，才是安全地帶，出了順治門，到了驛馬市大街，是時各商號都已閉門休業，他徬徨道左，尋不出一些歸宿，馬路當中，立着警察，不時向他注目，他怕受到警察的盤詰，不敢久停，又沿着南新華街近了和平門，想找一個公廨暫時休息，不料問了幾家，都沒有空閒房號，只得順着巍峨的城牆，向西緩走，這是北京路政當局最不經心的一條街道，城牆下堆滿了垃圾，龐大的身軀，默視着對城的房舍，地下的浮土，深可沒脛，一經雨雪之天，行人車馬，莫不呼着「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況當深夜時候，寥落依稀的燈火，有如秋後流螢，冷森的冬夜，造成了陰暗的長途，康寧走一步身子一傾，再抬一步，要努力從浮土裏拔腿，身子陷入可怕的境地裏，給他胆量上注了射麻醉之油，天冷，心怕，合併起來，使他身子不由自主的抖起來，幸他平日在體育上有着相當造對了這難行之路，尙能奮力起趨，一陣惡烈無情的旋風，掀起十丈土塔，沙塵擊在面上，如百十鋼針刺入肌膚一般，身子傾在土籠的懷抱中，呼吸都窒息了，他不由哎呀一聲，連忙抱頭倚在一家門首，這陣狂風過去，正要邁步向前再走，忽聽那家的大門忽隆的開了，有人送客出來，那客走遠了，送客的便走到對面城牆的垃圾堆下小解，康寧此時急於尋找住所，他不敢再事躊躇，便迎住那人說道，「勞駕，這裏附近有公廨沒有，」那人聽了，看他一眼說道，「你是那裏來的，」這一問，幾乎把他問住，他遲了一遲說道，「我是通州森林中學的，今天到北京來玩，沒有趕上火車，找公廨也找不到，」那人道，「這裏就是公廨，你看不是掛着牌子嗎，」康寧借着路燈仔細一看，果然有個多年未曾油飾的長木牌，上有尺大宋體字是「順城公

厲，」只是上面的字跡已然模糊了，他看到這裏，心中暗喜，忙苦笑道，「不料這裏就是，不知有房子沒有，」那人道，「不曉得，等我給你問問，」說着，那人走進去了，隨着又出來說道，「這公厲的夥計太可惡，雖然有房子，他說沒有行李不租，你請進來，咱倆和他交涉，」康寧見這人非常熱心，便道了聲勞駕，走進之時，夥計已在院中迎住，笑着向那人說道，「劉先生，不是我不懂面子，櫃上的規矩，我不敢破壞，」劉先生道，「我愛管閒事，你看看，他是不是一個學生，住一宵就回通州去了，你要怕他是歹人，我作個保證好啦，」夥計遲疑道，「掌櫃的不在家——」劉先生搶着說道，「有什麼責任由我負好啦，」又催促說道，「好啦好啦，我沒有閑工夫在院裏凍着，」夥計到了此時，也不好執拗了，只得開了一間房間，擰開室內電燈，劉先生陪康寧進門，又大聲說道，「咳呀，屋裏沒有火呀，」康寧道，「沒有火不要緊，平日我在學校也是不用火的，謝謝先生吧，」劉先生道，「恕不奉陪，」又吩咐夥計多拿兩床被，語畢退出去，康寧洗了臉，把咀裏的土用水漱了漱，擰了身上的浮土，遂即熄燈安歇，室內雖冷，賴有雙重棉被包裹，當不致十分寒悚，他躺在枕上，睡魔不肯降臨，滿懷心事，像一堆亂麻似的，纏住了心頭，他深悔不該和愛珠發生這次肉體之愛，荒蕪了學業，損毀了名譽，結果呢，美人終爲他人所有，自己嘗到了失戀的悲哀，骨肉分離的痛苦，迷到這淒涼的境地，固然今天的災難是避過去，來日方長，碎了的心，無法補救，父母傷情，又當如何安慰他呢，難道我從此就飄泊到外面，想到失戀况味，他要哭，想到父母的離別，更忍不住落淚，他悔，悔到了極點了，他自恨，恨不得自殺，反覆思維，兩重傷心之事，溶成了一片悲哀，手足冰冷，頭也昏沉，一直到了天亮，他需要休息，便又拚命，把被子壓在頭上，好容易才安睡兩三小時，醒來正好外面的鐘敲了十二點，聽院裏人問道，「對房那個學生起來了沒有，」夥計道，「沒有呢，」康寧

聽着是昨天那位熱心幫忙的劉先生聲音，連忙扯開被子，跳到外面一看，果然是劉先生，立在對面房門之外，手裏拿着一把牙刷，康寧道，「劉先生我起來了」，劉先生笑道，「今天該回學校的吧，」康寧道，「是的」，劉先生道，「我還沒有問你的姓名呢」，康寧本想說出實話，又怕有許多不便，遂信口說道，「我姓馮，名叫馮寧」，劉先生道，「外邊冷得很，請到屋裏談談」，康寧應了一聲，即隨劉先生走入房中，康寧見這房裏陳設十分雅潔，一切都有秩序，和他住的那房，迥乎不同，覺得這人必是一位學者，不由問道，「劉先生現在什麼機關做事」，劉先生笑着遞過一張名片，康寧一看，上寫「劉民字殿卿，北京晨報館編輯」，他看了，不由起敬，忙說道，「常見報上有劉先生作品，不料今天居然會面了」，劉民道，「受着生活鞭策，不得不以腦汁換他菽米之資，想來也很可憐呢」，康寧道，「我很希望劉先生作我的老師，將來投身報界」，劉民搖頭笑道，「馮君，千萬不要發這心願，社會上可作的事業很多，惟有報界是絕對不能入的」，康寧道，「這是什麼原故」，劉民道，「個中苦味，實不足爲外人知道，請你不要細問的」，兩人談了一會，覺得這位劉先生的個性，委實豪爽可欽，他心裏在想，如我的家實在不能回去，就請劉先生給我謀個職業，想着時，劉民便穿大衣，康寧知道他要出門，遂即退回房中，胡亂買了一些肉食，食畢，想起臨逃時，父母曾被氣昏，是正逢着危險不得而知，還是回家看個動靜，然後再定區處，主意打好，他便走出公廨，夥計追上來說道，「這位請把房錢付了」，康寧道，「我也許回來住」，夥計道，「你也許不回來了」，康寧聽他說道不信任的話，只好照章付給四角，匆匆的走出順城公廨，坐上電車，在西單商場車站下來，走入巷口，到了自家門外，見門庭的姿式，並無異狀，過往的車馬和平日一樣的多，他此時有些放心了，他想如果父母都被我氣死，或是氣死一個人，門外一定吵吵嚷嚷，添些販夫走卒之輩，既是和往日沒

有變化，足證父母尚都健在，他想推門走進去，見了父母長跪哀求恕罪，又怕父親在盛怒之下，對他施行嚴重的朴責，父母責打，到是無足奇怪，但是我這犯罪的原因，太令人難以罄述了，爲了和異性行出不遜不恥的事而受到家庭處罰，這是多麼難堪，慢道無顏以見親友，就是家裏用的老媽子，我也沒有那種厚的面皮再充老爺了，越想越是慚愧，於是他起了重大的踟躕，這個當兒，忽聽衙門的阡關響動，嚇得他連忙隱在遠遠一家門首，偷眼細看，只見車夫把人力車山院中拖出來了，用布揮抽打上面的浮塵，隨着父親出來，登上車子，直向巷外馳去，他很覺奇怪，現在正是下午三四點鐘，不是父親上班的時候，又想，明白了，今天是禮拜，父親這時出去，一定是和銀行同事的去打牌，如此閒情逸致，足見家庭裏沒有發生什麼變化，此時母親必在家中有氣，我正好回去先把她老人家哀求好了，父親那方面就好辦了，想着時，便要前去，既而又想，不好，我沒有臉見老媽子和聽差的，他要是暗地恥笑我，真的不如死了痛快呢，想到此處，他回家的勇氣，又被銷磨殆盡，最後想着，不要猛撞，順城公廨的劉先生在報界作事，經驗必定宏富，我這個難題，要不請他給我解決一下呢，這個主意，覺得再好不過，於是他又照定原路回到順城公廨，至時，劉民外出尚未回來，再想住那間房，公廨夥計已另租旁人了，康寧道，「我和劉先生是朋友，請你把他的房鎖開了，我進去候他」，夥計道，「沒有劉先生的話，我們不敢開的」，康寧聽着，也是道理，遂即走出公廨，一個人無聊的走到順治門電車站，讀着閱報牌上貼着的世界日報，在「大眾服務版」裏看到一段「關於踏上歧途的青年」的作品，是燕大任品三署名，內容所述，大致和他本身的遭遇相符，結論是，「青年是人生危險時期，歧途是青年葬身的溝壑，青年誤入歧途，多數不能避免，然而，我們在歧途中不要斷喪了自己的志趣，歧要在歧途裏尋找新的天地，於是乎反造成健全的青年……」他越看心中越是興奮，他想我是墜入歧途

的青年，文中鼓勵我要在歧途裏尋覓新的天地，分明是上帝指我這一條明路，然而，這新的天地，教我往那裏去尋呢，停了一會，想不出新天地究在那裏，可是網幕，又重重的壓來，壓得商家的燈光，一時比一時明亮，他在一個小舖子裏吃了晚飯，便又來到順城公廨，夥計答說劉先生一天沒有回來，此時正在報館工作，不到夜裏十二時不能完事，康寧聽了，覺得時間長得很，天上又飛着浮雲，氣候冷得伸不出手來，假使今晚見不着劉民先生，居住就要發生問題了，天冷得很，這裏不能站立，無奈只得沿着順城街往東閑踱，他此時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求住在劉民房中，順便把自己的實話說出，求他設個法子，心裏盤算之時，不知不覺走到前門了，出了門洞，想在前門大街瀏覽一回，然後再回順城公廨，不料他剛剛走到正陽橋上，忽有震天汽笛長鳴之聲，灌入他的耳中，這是火車要開行的信號，他每期待保定之時，耳中是聽熟的，今天在萬無聊賴的環境中，聽到這種聲浪，怎不惹起了他的舊恨新愁，美英的莊嫵典雅的丰姿，愛珠的活潑玲巧的浪態，層七架七的潑入腦海裏來，「保定保定，是我最高傷心的境地啊，如今火車汽笛長鳴，分明在暗示着我，勢必要有保定之行，縱然見不到愛珠，也許和美英再會一回面，那時我就死在她的面前，也是甘心的，我太對不住美英了，但是美英不是已然和另外一個人結了婚，不能，我很相信，她有堅強的意志，她有潔白的心情，她不會和旁人去講戀愛，她的人格，絕不是愛珠所能和她比擬的」，想到這裏，他的精神似乎有些錯亂了，信步走到車站，問鐵路警察，剛好，正售賣京漢通車車票，他心情受着大良的排遣，不由照自己的決定要往保定一行，他八分是想尋覓美英，二分要找愛珠去理論，購票登車，擠在人叢裏，不一會車開了，他載着滿胸窩的傷情之淚；就任那龐大的車頭，將他托向保定而來，車距保定越近，他的心越是發酸，車進保定站時，他哭出聲音來了，是時天已微曙，車站上的樓頭屋頂，全被白雪所掩，裝成了銀的世界

## 第八回

，所可喜者，雪中氣候溫和，不似在北京時奇冷，出了車站，究竟要往那裏去，他心裏又感到沒了主張，趑趄出了車站，見各家商號的店門，尚在靜悄悄的掩閉着，上面紅油黑字的對聯，大致不脫「洪範五福先言富，大學十章來理財」等等浮泛之句，康寧一壁沿着馬路走，一壁在尋思怎樣去找楊美英，尋思之時，不知不覺竟到育才中學附近了，道上的積雪，拖着往來車馬活動，天上烏雲漸薄，高懸的太陽，悄悄的隱在雲幕之後，似乎在窺探康寧的失意消息，他仰面望望天空，就已往在保定的經驗，看太陽所在的部位，知道已至上午八九點鐘了，踏着雪路，往前走時，耳中又聽到學校鐘聲隨着小風襲來，「這時育才的第一堂已經下課了」，想到此處，過夫的景幕，立時演映出無限的傷情，籠罩了整個的心版，他不想再往學校前進了，可是抬頭看時，身子已到校園的牆外，他兩腿發軟，脛部覺着麻木難堪，烏色的皮靴，早已濺得泥雪狼籍，停了未久，上校鐘又響了，他隔着墻垣的隙處，往裏看，他想到這機會裏可以看見美英的芳姿，他默禱着美英丰度不減當年，或者比以前更要鮮艷，他更盼望美英湊巧從這墻壁下姍姍走過，他忙叫一聲英，你還記得康寧嗎，她看了他，眼流停在烏黑的眼睫裏，她滿腹的傷心話，欲說又無從說起，她悲極了，也氣極了，一扭身子走向教室去了，他候在墻外，等她二次尋來，隔墻罄述別後話，那有多麼甜啊，然而，他心理幻想，終於成了幻想，他看了半响，男女同學只有半數是舊相識，其餘的臉形，都是今天才看見的，至於楊美英，則是半片踪影皆無，心中很覺奇怪，奇怪之中，已充分的表露出失望的情緒來，他一直等到了下課，有幾個學生吃完午飯到體育場去遊戲，正好由他面前經過，他恐怕有熟人，連忙把臉轉向墻壁站立，耳中却聽那幾個學生，一邊走，一邊說道，「自從教務處的事務員陳興漢升了教務員之後，我們同學們受到了無限的痛苦，不經意一些小過錯，他就報告教務主任和齋務主務，記過開革的不知有多少，我們真得全體



第八回

「反對他！」，他們說時，一掠的走過去了，康寧深恐被舊識同學瞥見，那時反覺不美，因為自己這狼狽不堪的樣子，實在不能和他們會見，想到此處，他便毅然決然離開了學校附近，蹣跚着走進城來，他爲了要明白楊美英的消息，遂來到淑嫻的家門，剛待上前扣打門環，忽聽背後有女性發着嬌細聲音問道，「找誰」，康寧回頭一望，見是淑嫻，是時淑嫻也出來了，忙驚笑道，「啊，康寧嗎」康寧見她豐富的肌膚，怡然的神色，反來對照自己敗落的環境，怎不傷心，不由的流下淚來，接口說道，「是的，我找你來了」，淑嫻道，「快進門吧，我昨天還和劉明提起你呢」，康寧此時見到淑嫻，猶如海浪之中，蓬着一葉扁舟，他不肯再事躊躇，三步兩步走了進去，到屋落坐，淑嫻便把母親王太太請出來，王太太見他這種神色，便驚愕着說道，「啊，乖乖，你怎麼弄成這般光景了，你不在美英在北京過着快樂的日子，到這裏又來作什麼」，康寧聽了這話，覺得萬分詫異，方一怔間淑嫻却搭言道，「不用問，他一定和美英犯了意見」，康寧越聽越是離奇，遂慘然說道，「你們的話，我聽了怎麼覺得糊塗，美英難道不在保定了嗎」，淑嫻母女聽了，也覺糊塗起來，王太太更是吃驚道，「楊美英，逃跑了，沒有去找你嗎，我們爲了你們的事還遭了一場官司呢」，康寧搖頭道，「我沒有見到她，我這次到保定來，就是爲了找她的」，淑嫻向王太太道，「這事弄得兩歧了，美英沒有和康寧在一起，恐怕性命要有危險呢」，王太太道，「這麼說總是不會合攏到一起，先教康寧說了別後情形，我們再說這邊的事，然後才能整個的明瞭了呢」，康寧喝了兩杯水，便把別後不會接到保定回信，這邊美英的事，如何被家庭方面調查出來，禁止繼續來保求學，怎樣轉學到森林中學和馮愛珠發生戀愛，怎樣失戀，怎樣氣昏了父母，如何逃了出來，這些情形，詳細的說了一遍，王太太聽了，長嘆一聲道，「這都是頭腦維新的好結果，男女學生在校裏不知平心靜氣努力學業，專門在男女戀愛上用功

夫，時代是這樣到無足深怪，可是戀愛也要有個原則，走到正途，可以獲得美滿家庭，輔導得事業逐漸發展，用之不當，就會走入歧途，弄得身敗名裂，我的腦筋向來不承認是陳腐，可是總以不越乎範圍爲原則，像你這樣性情不定，隨波逐流的戀愛家，再加上家庭裏父母的頭腦頑固，意見一經相左，焉有不發生慘劇的道理，你既悞了楊美英又沾污了馮愛珠，拋棄了生身父母，流落到他鄉裏來，你可以說是罪大惡極的青年，萬難爲社會諒解的壞蛋，現在還有臉面向舊日親朋詳述始末，你你真是太無心肝的人了」，說到此，她的老眼裏含了兩泡灰色的熱淚，她的乾枯的食指伸出來頻頻點着康寧的眉間，罵得康寧有話無法說出，只有痛哭流涕，淑嫻見了此景，暗怪母親未免過於直率了，把康寧罵的狗血噴頭，如何使他下台，而況康寧既然先說未見美英，足見美英並沒有和他見面，那叫馮愛珠的又有強制與他戀愛之嫌，一個人沒有處到惡環境裏，當然要說些毫不費力的便宜話，母親這樣罵他覺得太可憐呢，她想到這裏，便根據自己的見解和母親解釋，不要過於怪罪康寧，他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若謂康寧果然辜負了美英，今日又何必到保定來找呢，據我看，也許美英辜負康寧了呢，」王太婆聽了，覺得也很有理，滿腔心火，立時銷滅於無形，反到翻出笑容來說道，「康寧，你不要過意伯母口直心快，剛才的話，不是專專罵你一個人，社會上的青年，有近乎你們這種事跡的，一律在我痛罵之內」，語畢，哈哈笑起來，康康拭淚道，「伯母方才所說，確是苦口良言，我到此時，已然深澈覺悟了，過去的行爲，雖然出於不得已，究竟是我意志薄弱所致，弄到現在已悔之已晚，我此時沒有其他的奢望，但求憑藉淑嫻姐姐之力，把美英找來，我倆見面抱頭痛哭一回，從此就去自殺，以抵滔天罪惡，」淑嫻道，「康寧的頭腦是不清楚了，剛才不是首先說明了嗎，美英逃走了，我們還吃了一場官司呢，」康寧這時才注意這句，不由愕然失色，他便直着眼，顫着聲音說道，「美英，美英，她

不在保定，逃到那裏去了」，淑嫻道，「她在育才中學開課後的一個雨天的清晨，離開那萬惡的家庭，雖然我們事先不知其情，事後揣測，她必是到北京找你去了，可是自她失蹤之後，她母親哥哥，各處尋找，都無踪影，最後找到我們這裏來了，劈頭便說，把美英獻出來便罷。否則，必以法律周旋，劉明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焉肯忍受這種侮辱，他和楊士杰始而口角，繼而怒目相向，劉明真要以武力解決了，畢竟楊士杰是個小政客，不似學生那麼野蠻，他便乘機逃走了，過了幾天接到法院傳票，上面註寫的事由，是「被告涉及隱匿原告之妹嫌疑，傳訊」十四個字，知道是楊士杰告狀了，後來劉明和我到法院對質幾次，纏訟兩個月之久，休看楊士杰是省政府秘書，一經到了法院，完全視同平民，絲毫面子沒有，偵查結果，法院認為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訴訟費仍由原告負擔，這場官司楊士杰整個失敗，在那時我們腦海裏只存着美英到北京找你去了，我們爲了要完成你倆的美滿姻緣，所以對法院所供，「全不知情」，誰知我們爲你們遭了官司，那美英並沒有和你見面，這到是個很奇怪事呢，」王太太道，「都不怪，只怪康寧手懶，沒有信給我們來，我們去的信不知有多少封，通通沉於大海了」康寧道，「這太奇怪了，我在北京，不知往學校和你們這裏王公館發了若干封信，始終沒得隻字回來，中國郵政的管理，信用昭着，怎麼弄成了這麼一個大悞會，不用說，從中一定有人，給我們作了障礙了，」王淑嫻道，「是的，恐怕這事就是令尊大人所爲吧，」康寧道，「在家寫好的信」，或是由外來的信，都可以受到父母的截留，可是有時我也在外面去投信，妳們這裏也沒見到一封，豈不是奇而又奇的事嗎，由此看來，美英的性命一定難保了，」話未說完，他又嗚嗚哭起，引得王太太母女也陪着落淚，淑嫻留康寧在家吃了午飯，約定等候劉明下午從學校回來，大家再替康寧籌劃今後應取的方針，康寧此時很想安睡一時，向王太太要求，王太太允許在上房借一榻之地，康寧

第八回

躺在床上，正要睡去，淑嫻忽然送進一張報來說道，「看看報就會很快的睡了，」康寧謝謝她，接過報來，找道教育新聞，只看了不到兩段，果然投到睡神的懷抱裏去，他一直睡到下午六點以後，劉明從外回來，把自行車放在院裏，不注意倒在地下，擣得那車嘩喇的響了一聲，當時把康寧驚醒，劉明進到房中，一把攔住他的手，很熱烈的說道，「康寧你把我壞了，美英現在很好吧」康寧聽了，喉管裏似乎堵了一個饅首，連氣都哼不出來，只有翻眼望着劉明，隨着激出兩熱淚，他一頭扎劉明懷裏，嗚嗚的哭起來，是時淑嫻母女都跑了來，由淑嫻代表，把康寧的狀況聲述給劉明聽，劉明聽罷，急得撓撓長髮說道「啊呀，美英那裏去了呢」，康寧道，「我心裏很是惦念她」，劉明沉吟一會道，「就她平日的性格推斷，恐怕她在找妳不着，要自殺了呢」，康寧哭着說道，「若果如是，那我死了也難補償我的罪狀」，淑嫻見他說話之時，凄慘悔恨之情，完全呈諸臉上，恐怕再要刺殺他，真的要自殺以殉，遂轉言說道，「這無非是玄想，事實未必如此，總而言之，在未證明她果然自殺以前，我們還是探訪她的消息爲是」，果然康寧聽了這話，激憤與熱情的火燄，漸漸低熄了許多，因轉了轉眸子，向劉明王淑嫻二人望望說道「同在一個學校裏讀書，彼此的遭遇就是這樣不同，看哪，劉明你的面上溶光煥發，精神奕奕，是多麼得意的表情，淑嫻態豐腴，活潑美艷，是多麼滿意，教我看了，怎不羨煞」，王太太接言道，「還有一個好消息報告你，淑嫻以經有了喜，今早出門，就是到醫院去檢查，據說來年陰歷二三月就要生產了」，淑嫻瞪了一眼，羞慚慚的說道，「誰來問您這話」，康寧向劉明點頭道，「妳們的婚姻這般美滿，莫要忘了當初的撮合人，當那時候我和美英戀愛的進度裏，很需要妳們從中斡旋，偏是妳們時常發生衝突，我和美英，爲了完成我們的愛的結果起見，纔間接着把妳們也撮合到一起，誰知我們反到落於悲慘境地，你們到得意洋洋起來」，王太太道，「劉明和淑嫻

初戀的情形，也常聽他們和我談起，那時劉明很有欺侮淑嫻的行爲，不料結成婚姻之後，劉明對她愛的程度，出乎局內局外的人們意料之外，最近因爲淑嫻有了喜，劉明更是愛她了，兩人約定，下學期劉明畢業了，兩個人帶着新生的小孩，預備到青島北京旅行一個月，然後再到北戴河去避暑，她倆昨天已約定，若生一男，名叫劍光，若生一女，名叫碧蘭，孩子沒有養，先把名字起卜了，你說可笑不？」康寧道，「得意的夫妻，這種情形是必然有的，可是，不知道我和美英今生今世還有這麼一天沒有了，」語至此他的眼淚又流下來，劉明淑嫻知道他越是聽了得意的話，心裏越感到深切的悲哀，遂藉了個詞，請王太婆出去照料，又見他傷神得很，便順手把床上那份報拿起來遞給康寧道，「這是北京寄來的晨報，上面體育消息很多，請你看一會，再休息一會，我和淑嫻請你到文明樓去吃飯，」康寧道，「文明樓，文明樓，是不是我和楊士杰見面會談的那個文明樓？」劉明道，「是的，」康寧道，「我不去，到了那裏我更傷心了，」劉明想了想說道，「保定除了這個飯館還是沒有適當的地方去，」康寧道，「在裏也行，」劉明道，「還是文明樓比較隆重些，」語畢，轉身走了出去，康寧獨自坐在房裏，回味文明樓的前景，心中焉得不感傷，如今保定一物，幾乎無處不引我的酸心之淚，唉，天地間的苦味，除了我，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够嘗的了，他在思想之時，一雙淚眼無意向晨報的廣告欄看了一眼，不料被他發現了兩條使他尤其驚心動魄的廣告，並且那兩條廣告併着肩登在一起，第一條是「尋人，」上載「寧兒悉，自你走後，我和你母，日夜思念，現在你母已病，望見報，火速回家團聚，以前的罪惡，決不深究，父白，」第二條是「楊士杰馮愛珠聯合啓事」文中載稱「我倆承家長之命，名人介紹，於某月某日在保定正式訂婚，除另行慎選結婚佳辰外，特此聲明，諸希親友學世誼公鑒」，康寧沒把這兩條廣告看完，因爲神經上給他強烈的刺戟之故，頭一發昏，就從

床上倒到地下，劉明聽了墮地之聲，忙趨跑入將他扶起，口中叫道：「康寧，康寧，你怎麼了？」康寧忽然哈哈大笑道：「這個請你看看就明白了。」一語時，又是一陣狂笑，隨着伏在床上嚎啕哭起來，劉明把那廣告看完，憤然說道：「啊呀呀，楊士杰這小子算是完全勝利了，他不但破壞了你和美英的婚姻，並且佔據了你的愛人馮愛珠，這實在使人難以忍受，但是欲圖報復，我有主意。」康寧拭淚道：「你有什麼主意？」劉明道：「最好由你親筆給馮愛珠寫封情書，首先叙述你倆在森林學校熱戀經過，更要把肉體的結合，赤裸裸的表示出來，然後再痛斥她背義罪狀，信要寄在河北省政府秘書處請楊士杰轉交馮愛珠，楊士杰接到信，一定要拆視，那時你這破壞的工作，就算完全成功了。」康寧道：「意圖陷害他人，上天不佑，我是不屑寫的，況楊士杰與馮愛珠的婚姻，未必是他故意爲之，湊巧該當形成了他的勝利的脈絡，我對愛珠早已失望了，楊士杰又非有意奪我之愛，更沒破壞他們的必要，不過我所最傷心的，却是楊士杰在無意中獲得天然的勝利，怎不給我重大的刺戟，現在我心裏只有兩樁事需要順利解決的，一則是父母在報上的呼喚，我應怎樣答復，二則是美英的卜落怎樣尋找，這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說着他又哭了，劉明道：「這兩個問題都不簡單，至少要費一番考慮才能定奪，現在時間已晚了，我們到了文明樓再行商談好了。」康寧心氣雖然十分頹喪，儘不得劉明誠意相邀，只得胡亂洗洗臉，梳了梳髮，是時淑嫻早經化妝完畢，見她穿一件青地花條福祿綳的駝絨短袖旗袍，外罩純綠色呢絨絨大衣，白白的臉兒，襯着珠黃色的香額，中間鮮艷的塗着合度的紅唇，肉色絲襪，青鹿皮半高跟學士鞋，劉明還是穿着學校青布制服，外套一件灰花迷縹呢西服大衣，頭上戴一頂半新灰呢帽，康寧狼狽不堪的隨着他倆往外便走，劉明看着，表面上不甚雅觀，遂把一件舊青呢大衣借給康寧穿了，然後纔出門，好在出了巷口就是大馬路，再走不遠，已到文明樓，是時文明樓門前，

燈火輝煌，停了許多人力車，自行車，還有惹人注目的一輛咖啡色最新式汽車，昂然停在那裏，康甯無心瀏覽門外閒景，就隨他倆走了進去，當然他心坎裏不白的湧出不快之感來，劉明找好一個雅座，三人走入坐了，不客氣由劉明要了四個菜，一是紅燒魚塊，二是軟炸裏脊，三是清炖三絲，四是梅干菜燒肉，最後又要一個砂鍋雞塊，多加一些干貝，另外要了個小拚盤，燙一斤陳紹，淑嫻笑道，「康甯你有什麼不中意的菜，可以換一換，」康甯這時心裏正在盤算着旁的事，沒有聽清淑嫻的話，忙問道，「什麼，什麼，」淑嫻笑着重說一回，康甯道，「很好了，這樣豐滿的酒餚，」少時拚盤和陳紹送上來，由淑嫻把起酒壺來，三人痛飲，劉明吃下一些酒，話頭來了，對於康甯的父母登報呼喚之事，主張使他急速回家請罪，以慰老人懸念，康甯道，「我心何嘗不是這麼想，只是連次受着強烈的刺激，實在無顏以見老父，至於美英的下落，又感徬徨迷離不可捉摸，爲今之計，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自殺，第二有個職業，倘在幾個月以內沒有職業，美英再無消息，那我除了自殺再沒有辦法了，」劉明聽了，覺得康甯的主意，很有道理，因說道，「找個職業是我同情的，我前幾天會接家父的朋友于振江先生來函，據說他現任天津中華銀行金庫主任，希望我前去給他幫忙，我因爲過年畢業了，不忍使我的學業功虧一簣，再說我已和淑嫻約定了旅行的計劃，並沒有作事的心，不過人家對我倚重得很，驟然拒絕，未免不情，不答覆更屬不情，現在正爲難呢，你既想作個事，這到是一個好機會，一則成全了你，二則也能敷衍這個面子，」淑嫻接口道，「是的，我在家裏也想到這個機會了，只是那時不知康甯有沒有意思作事，所以沒敢提倡，」康甯喜歡道，「我很樂意去，一則調劑調劑我這失戀的苦悶，二則也好使父母知道他的兒子，不是專會講戀愛，在離開他的懷抱之後，還能在社會上自謀立足之地，我想在他二位老人家接我從天津中華銀行發信之後，不知要怎樣興奮，同時，對我的

印象，一定會很快的轉變過來」。劉明道，「男兒生在天地之間，應當有這個偉大的志趣，況老伯是位銀行家，他的兒子依然是銀行家，此所謂父業子職，相得益彰了」，康寧聽到劉明這席略加潤色的話，心裏越發高興，劉明笑道，「你既願去，我應祝你前途光明，請你喝下這杯」，康寧果然猛力吞下，淑嫻又來敬酒，他更在感激之下，一飲而乾，三個人一邊說一邊吃，一會兒酒足飯飽，由劉明會了賬，便和康寧商議，今晚回去寫信，明天午後一點二十分康寧携函乘車赴北京，然後轉道天津，計議已畢，三個人相將着步出了文明樓，是時因為是飯罷之際會，食客們也都往外走，於是把門外排列很有秩序的洋車，都影響得亂七八糟起來，最可怕的是那輛鶴立雞羣的咖啡色汽車，此時也橫在門外，但聽車夫按得喇叭八鳴七的響，不見乘客由飯館出來，所有由裏走出的人們，都須分兩旁繞着那輛汽車走，劉明不悅道，「汽車階級就是這樣脾睨一切，人還沒有走出，車先堵住了道路，真是豈有此理」，康寧道，「社會上不平的事多得很，不要生這閒氣了」，淑嫻也說道，「走吧，管人家什麼事」，剛說道這裏，忽見眼前許多人的目光，都向他們身後集中起來，惹得劉明康寧淑嫻不由也往後看，只見由裏走出一男一女，男性是個高大的身軀，穿一身巧克力西洋花呢洋服，內套白色襯衣，紅藍白三色交織的領帶，頭戴一頂古銅色鴨絨的禮帽，左臂夾着一件灰色絨呢大衣，足登深黃色皮鞋，口含雪茄烟，滿面春色，洋洋得意，那女性是個嬌小玲瓏身材，燙着好萊塢明星式的捲髮，內穿一件肉色金絲絨旗袍，金漆皮高跟鞋，外套一件最新式貂眼皮大衣，粉團團的玉面，紅艷艷的嘴唇，秀而且直的鼻樑上，還架了一副淺藍色女士養目鏡，她的左臂早已把住了那男性的右臂，併肩走出，鵝鵝翩翩，怎不給保定一般土頭土腦的仕女們，一個驚訝的刺激，劉明忙靠了康寧肩頭一下說道，「看，你的大舅子來了，好闊傢伙」，康寧其時早已看清舅是楊士杰，女的便是絕情絕義的馮愛珠，淑嫻心快



，恐怕康寧對士杰有什麼出乎正軌的動作，忙用力把康寧扯在一旁說道，「這裏太亂，快走快走」，不料康寧此時早和愛珠對了眼光，他思想愛珠會捨了她的新愛人，跑到他的面前來作懇摯的表示，誰知愛珠在看見他之後，早把頭臉隱在士杰身旁，再一轉瞬，一變得意而欣快的鶯鶯，已登上咖啡色汽車，一溜烟衝着黑色的浪幕，跑的沒有影子，康寧怔住了，劉明也怔住了，淑嫻更莫明其妙的怔住了，康寧心裏在難過，馮愛珠本是愛我的一個人，如今改愛了旁人，竟把舊日歡情，棄如蔽屣，似這般薄情，不勾妳心中如何能够安神得下，而况我爲報答你往日愛我之情，不惜犧牲一切，到了現在弄得身敗名裂，今晚邂逅相遇，你應表示遺憾，唉，我到現在才明白「蛇蝎女性」四個字的真義，什麼叫作愛情，與其說是愛情，勿寧謂之性慾，當那時候，妳此力對我追求，無非爲着解決性慾而已，甜言蜜語，嬌態慳安，都可證明是女性誘人的武器，我今天親身在體驗着得到了澈底的回味，愛珠、愛珠，我碎了的心房，永遠不會再留妳的影像了」，劉明這方面想，楊士杰帶着的這個小密絲，好漂亮啊，「莫非就是他的未婚妻某某女士」，同時他又想起康寧說過楊士杰的未婚妻，就是他的第二個愛人馮愛珠，想到此，他不由推了康寧一下說道，「那漂亮而妖艷的小密絲，你看見了嗎」，康寧道，「她就是馮愛珠」，一語未完，由不得滴下兩行清淚，淑嫻起初只注意擔心康寧和楊士杰的衝突，不料內情却有這麼一幕，她在聽了康寧吐出「馮愛珠」以後，便胡亂的說道，「大冷天，在這裏立着有什麼意思」，劉明這時也把康寧的手扯過，一壁走，一壁故意打趣道，「這都怪我，今天非要到文明樓吃飯不可，無端的遇上了這對冤家，真是再巧不過了」，他說時不見康寧答話，一直走回家中，康寧始終不發一語，到了屋裏，也不去拜見王太太，就伏在床上，劉明淑嫻忙把剛才之事，向王太太一述說無餘，王太太聽了道，「這才是冤家路窄呢，我相信康寧必然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可憐的很，

你不是準備把他薦到天津做事嗎，就趕快的給于振江寫信，明天打發他走，不要使他久留保定，否則恐怕生氣要把他氣壞了呢」，劉明淑嫻認爲老人所見極是，他便寫了封薦函，「請求委用同學康甯君」，康甯次日由保定赴天津，這個難以下嚥的苦味，比由北京到保定來時，尤其苦中發酸，他有心要哭，覺得愛珠背信而哭，未免太不值了，爲恨她而至於哭泣，更屬無味之極，那末，滿腹辛酸之露，將要怎樣使之發洩呢，最後他爲悲傷自己的命運大哭起來，他直哭到上了火車，與劉明作了一個懇摯的握手，才把哭聲止住了，車到豐台，即依路局指點的路線，換乘京津特別快車，越着使他不忍遠離的北京城，一路來到了天津，天津中華銀行，設在大胡同附近，他按圖索驥的找到了于振江主任，于主任展開劉明的薦函，又問了他一次話，見他惴惴怯怯的神情，和垂頭喪氣的樣子，年歲又很青，閱歷又沒有，斟酌半晌不能決定，當日康甯找了一個「銀城旅館」住下，第二天沒有信息，第三天是星期，延到第四天，他已等候得煩燥了，他想倘然沒個結果，我還是回北京去，一往的壯志，只好打消了吧，他無聊的找到中華銀行，于振江又和他見面了，說道，「劉明把你薦來，我是最歡迎的，只是這裏適合康先生所作的事太少了，但又不能使你失望回去，幾天以來，我很爲難，今天我倆商量商量，因爲我已看出康先生是急於謀求工作的，豈可任意就攔，我打算給康先生補一個練習生，暫時維持現狀，一年以後，即可升充事務員辦事員及行員等職，不知康先生肯屈就否」，康甯道，「這是我所最希望的，倘然希望作大事，我的資格是不够的，主任如何栽培，我情願學習銀行事業」，于振江看他希望並不甚大，次日就下條子，把他的名子補上，下星期一，正是二月一日，即開始到行服務，康甯一面給劉明寫信報告就職經過，並且發了一封快信給他父母，原文是：

父母親大人恩覽，謹稟者，兒自倉皇離家，輾轉數百里外，晨報廣告，兒已拜讀，敬知二老大人

，秉慈愛之隆恩，不咎既往，仁光照耀，足證愛兒之情，本應急遽返里，以慰慈念，良以兒罪彌天，雖見諒於椿萱，其乃天良不爲兒怨何，矧兒呱呱墮地，承父母之雨露，受灌溉之栽培，體與日增，性仍愚陋，在二老殷望之中，期好花之繁茂，在鈍兒之志願，亦思有以慰雙親，乃事願相違，中途驟變，崎嶇世路，躑躅難行，時至今日，兒知罪矣，負我雙親，返里無顏，更躊躇以見老父，茲承友人介紹，任天津中華銀行練習生，從此決埋首案頭，謀前途之發展，倘天從人願，助我成功，則報恩之期，或不出三年以外，亡羊補牢，時猶未晚，謹此奉函陳稟，伏維俯納愚誠，允兒自立，並乞時頒訓誨，以策進行，弗勝屏營待命之至，肅此恭稟，懇祝

鈞安

不孝男兒康寧泥首泐

月

日

信發以後，他的精神上又受了很大的刺戟，寢食更覺不安，夜間魂夢顛倒，他只是懷疑父母見信之後，不知要作何等的表示，同時他更盼望父親的手諭火速到來，在發信的第三天清早，正巧是星期日，因爲昨夜沒得好睡，此時兩眼想睜，也睜不開了，這個當，忽有一個差役走進來說道，「有一位老先生來找你」，康寧想着，我才到這裏幾日工夫，並沒有一個朋友，更沒有結交什麼老先生，怕是找錯人吧，懷疑之際，又聽差役道，「那老先生說也姓康，是從北京來的」，話未聽完，他早一躍身子跳下床來，大聲呼道，「啊呀！爸爸來了」，說着沒命的往外便跑，果然康先生含着兩泡熱淚，在望着他，父子相見，抱頭痛哭，把宿舍同人都驚醒了，康先生即帶到清泉澡堂去沐浴，並勸他趕快回京，因爲正在求學的時期，家中很不需要你出來作事，況你母親日夜思念，身體羸弱非常，你只要能够改過，以前的事可以不必提了，無如康寧在受了失戀痛苦之後，他的志趣，業經整個的轉變了，北京決不想回去，學校更不必去，今後決在這狹隘的涵洞裏，開闢平坦的前途，康先生見他志趣甚堅，不便

強他回去，遂給他一百塊錢作爲零用，約定以後每月由家中津貼四十元，待他升了行員，並由康先生在北京銀行界活動，把他調到北京去服務，那時全家團聚，以前的罪惡自然會一瀉而清了，當下康先生在天津住了兩日，然後回到北京，康甯換了這個生活環境，覺得很有意味，況北京家裏，每月又津貼四十元，經濟方面綽有餘裕，果然金錢充實是容易結交朋友的，始而銀行裏的小職員對他表示好感，繼而一般大職員也很樂意同他往來，舊歷年過了，轉瞬春光遍地，百花爭妍，康甯每到星期必偕二三同人到公園去消遣，這天恰好是銀行界的一個紀念日，照例放假一天，他在吃過午飯後，便想約兩個同事，到河北公園去散步，這兩個同事一個叫李萬和，一名張春浦，年歲都在十八九以來，個性與趣味，也很相符，所以幾十位同人之中，以他三個人，交誼最深，張春浦和康甯住在銀行職員宿舍，清早起來兩個人就到李萬和家中，三人會到一起，進了河北公園，時在仲春際候，晨寒尙自掠體，園中的百枝花枝，却很舒展的開放起來，因爲今天才是星期四，遊人不似星期日那般多，正好趁這機會拍幾張富有藝術情趣的照片，張春浦自身帶着小像機，逢到柳絲低垂，畫廊隱約之際，就指揮康李把身子點綴其間，任意拍來，非常有趣，同時引得窈窕的遊人都佇足瞻望，於是更給他們尋覓藝術背景興味，提高起來，這個時候，園裏白鳥清歌之中，平添了一陣啾啾喧囂之聲，隨着便見有一羣十餘以下的小天使，跳跳躍躍從一叢林的深處，分枝拂蕪的跳了出來，甲乙相呼，踵肩摩接，一派活潑的氣象，給這寂寞的亭園，增加了不少生氣，還有一個身量較高的女士，手中執了一面白色小校旗，見她把旗手一招，這羣小天使都在林外一字排開了，內中恰分男女兩部，男生穿着青色制服，戴白色黑箍的學士帽，女生上着竹市布小褂，下襯尺長青布短裙，白長筒襪，藍幡布嵌黃皮前後包頭的鞋，烏黑的頭髮，在腦海部位斜壓着一頂白色瓜皮小帽，已開得爛爛如雲的桃林爲背景，偎抱着五六十個可愛

的羔羊，好像一副美術的畫面，李萬和拍了張春浦肩頭一下說道：「老張，快給她們攝一張照片，」張春浦同意，急忙展開像機，發覺膠捲已然用完了，忙把匣內膠捲抽出，另外再插入一捲未用過的，安排既畢，忙着托了像機向桃林這邊奔馳，不料那羣小天使已在飄揚招展的校旗領導之下，迤邐着向南走去，張春浦還要照，康寧笑攔道：「機會錯過去了，不要再照了，」李萬和也是如此主張，那些小天使走得遠了，他歪個却來到一座方亭之下，李萬和道：「剛才要不是老張的膠捲用完了，我們攝下一張來，不知要多麼有意思了，」康寧道：「我在保定學校之時，常和一個姓劉的同學，還有兩個女同學，到蓮池公園，或是曹家花園去拍照，洗出來真的不忍釋手，現在我家裏還有幾張可資紀念的照片呢，」張春浦笑道：「小康，聽你這麼說，在學校時，一定和女同學講過戀愛，快快發表出來，」康寧自知是失言了，忙搖頭道：「這是沒有的事，我不曾和誰談過戀愛，」話未說完，心房裏像是被醫生注入一滴辛酸素，眼紅了，淚就隨着落下來，他忙着掏出手絹擦拭，無如那淚水和決口黃林一般，再也抑制不住了，張春浦笑向李萬和道：「不會錯的，他不但有着一篇，或是不止一篇戀愛史，並且還能斷定小康必是戀愛史中的傷心者，現在事過境遷了，談談又有何妨呢，」康寧含着淚笑道：「你們不要胡疑，我沒有傷心史，」張春浦還是逼問，李萬和攔道：「戀愛史是有的，此時我想不必去問，等到了宿舍再行細談，也還不遲，」康寧經李這樣營救，當時的窘狀，幸爾遮掩過去，一個人最怕回憶以前不得意的經過，而況又是血淚和成的一篇痛史，所以他從現在起精神便覺十分恍惚，張李二人見他如此，越發存心要問，依了他的意思，很想回去，騎在床上，把舊溫一過，無耐張李的遊興未闌，只得垂頭喪氣的隨在他們身後，張春浦走一處，攝一張，繞過了大禮堂，見一座紀念碑附近，現出一帶榆林，隱隱約約，露着一片紅色小房的一落，張春浦道：「這又是一個好背景，老李小康，

你倆隨便走到石碑之下，或立或坐都可以，我再攝取一張」，李萬和道，「我不照，你一個人照吧」，李萬和果然很高興的把身子倚在石碑之下，當張春浦攝取之時，李萬和耳中却聽榆樹林後，嬌嬌囀囀的透過一派嬌脆的歌聲。那可愛的天真的調，把園裏的百花，都震得香風流溢，張春浦收了像機說道：「走，咱們到那邊看看，一定是小妹妹們在高興的唱着，」李萬和當然同情這個提議，康寧雖然滿懷心事，也只有勉為其難的隨着他倆穿過榆林，但見現出一片平坦小廣場，四週桃榆杏柳，連理交錯，懷抱着一羣天真爛漫小姑娘，最大的也不過十歲以下，她們穿着白色短褂，鑲藍色襟袖邊緣，下面襯着青色短裙，烏黑的髮上，每一個項頸偏左部位，伏着一隻紅綢蝴蝶結，這一般小妹妹，確實比以前到的還覺有趣，人數在四五十名以外，只有兩個女教員在那裏指揮照拂，女教員的年齡都不甚大，一個身體比較肥碩些，約有二十一二歲，穿一件白綢長衫，外套一件赭色毛線馬甲，一個十八九歲，身材枯瘦，皮膚黑而無光，髮長得很，似乎不甚重視修飾的樣子，穿一件青色印度綢夾袍，手裏執着一面小校旗，因為那小旗受着春風吹拂，特特亂抖，所以看不出她們究竟是什麼學校的來，是時小妹妹們受着胖體的教員指揮，大家分了五批，每批的學生，都互相扯着手，作成一個圓圈形，五批即成了五個圓圈，遠看恰似一朵梅花形式，她們在很有規律的領導下，放着清麗的嬌喚，唱着木蘭辭，是時在場週行看的男女很多，個個都很感覺興趣，李萬和張春浦更是忙於拍照這這張美的畫面，左一個，右一個，照起來沒個完結，康寧却把這種活潑潑景幕，看得味同嚼臘，他懶倦的身子，無聊的在一株桃樹之下，席地而坐，只把頭低着，用手拈七零落的花瓣消遣，那羣小妹妹唱罷木蘭辭，隨着又唱「可憐的秋香」，因為是載歌載舞的表演着，惹得場週行着的人們，鼓起掌來，這樣捧場，不但小妹妹們感到十分興奮，就是那一肥一瘦的女教員，也是高興，可憐的秋香唱罷，經教員指揮一字排

開，接着又唱「漁光曲」康寧耳中聽到這個唱調，心裏便覺萬分辛酸，他把下頰放在一雙膝之上，只管用手刮着地下的浮土，他想起了曹家花園碧水輕舟與愛人楊美英飄蕩湖心的陳迹，他身子就像搖在船裏一樣，他的熱淚忍不住的滴到膝上，滴到土地之面，歌聲是那樣悲感淒涼，攻陷了他內裏糟粕不堪肺腑，歌聲未竟，他已哭出聲音來，連忙強忍着嗚咽，立起身來，用手帕拭乾了眼淚，但見李張二人仍在準備拍攝好的畫片，興味非常濃厚，他實在不能久停了，決定他倆如果仍是留戀此地，我一個就回去了，正思想時，猛的一眼，見美英立在他的面前，只是給他一個背影，看不到正式的面孔，他心猛烈的一顫，隨着突突跳起來，定睛再看，原來不是楊美英，却是那個穿黑旗袍枯瘦身材的女教員，不由長出口氣，他很承認自己的神經是錯亂了，他更回憶着美英原是一個豐滿的身軀，更不似這女教員黧黑的膚色，但是看她背影的動作，却又酷肖美英的神情，他明知那教員不是美英，因為她背影像是美英的原故，便想仔細看看她的面龐是不是和美英一樣，情感與好奇心相衝動，身不由己的沿着場的周邊，轉到女教員的側面，再看，不由又吃一嚇，那女教員的臉形，怎樣這般巧合，和美英一般不二，他懷疑着自己的眼是看錯了，天地間的事那有這般湊巧呢，他不相信她真的就是楊美英，把眼重又擠了擠，再看看那女教員的面，又扭向那邊去了，他不甘心，索興把身子移到她的對面，注目看時，居然被他斷定確是楊美英無疑，只是肌膚枯槁，面形憔悴，已不似當年可餐的秀色，他看到眼裏，驚在心中，口中不由急遽的脫出，「美英，美英……」，那女教員聽到了呼聲，果然把頭扭轉來，向他望了一眼，但是面上無表情的，又扭回去了，隨着款開了脚步徐徐向林外走去，康寧那裏肯捨，急忙追了出去，再看，那女教員已穿過一叢開得十分繁茂的紫藤架下，轉向一個草亭後面去了，他連忙急步向前趕，口中連叫美英，美英，你的康寧來了，他瘋狂似了在後喊，那女教員走的非常之快，

眼前又逢着一座紫藤蘿架，女教員走進去，他也隨着進來，很想一把抓住了她，不料這藤蘿架下，就是公園後山，那裏有牧草生，守衛警，門外有汽車和人力車，還有售賣零食的小販，人聲非常嘈雜，女教員倉促出了後門，恰好又來了幾輛膠皮車，毫無秩序的停在路心，乘客下車付錢，車夫溜腿擦汗，正把康寧的去路遮住，待他繞過這個難關，注目再看，那女教員早騎了一輛自行車，拐向半里以外的大馬路去了，他想再追已來不及不由仰天想道，「啊呀，我是作夢，不是呀，分明這是河北公園，她也許不是楊美英，不然我只是在後追趕，好歹也要回頭看看，況我已經把姓名告訴她了，她豈能對我這樣淡然處之」，因為那女教員已經逃的沒有影子，這時他自信的心情，也有些輕浮了，於是他又想，大概還是我看錯了，美英是多麼美麗的小姑娘，她既不會到天津來任教職，更沒有剛才見到的那般蒼老的面孔，幸虧我沒有上前把她抓住，否則恐怕真要鬧出什麼笑話呢，想到這裏，嘖嘖心緒又覺輕鬆了，同時想起李張二人尚在園裏，只得二次往回路走，迎面却見那些小妹妹已如青天乳雁，排得很齊的行列，由那肥碩身軀的教員率領，緩緩，向園外走來，隨着這個行列，還有幾個看得有趣的男子，忽前忽後的觀望她們，康寧因了適才所見了形似楊美英的，此時的懷疑，尚未盡釋，他不由的迎住那女教員鞠躬笑道，「貴校是什麼學校」，女教員不知他是什麼意思，便很坦白的說道，「河北私立小學」，康寧待要問她，那位枯瘦教員姓名，又想未免有些造次，才一遲疑，那女教員已然脚步不停的走得遠了，他想再問，來不及了，痴立了半晌，眼望着那行小天使爲紫藤蘿障得片影不見，他才轉身往回走，走不多遠，耳中便聽李萬和叫道，「康寧，你往那裏去了」，又見張春浦道，「剛才我看得清楚，他追那女教員去了」，李萬和道，「要說好，還是弔那個脾臉的，那瘦小枯乾的有什麼興趣」，張春浦道，「不料小康外表老老實實，實際却不老實」，康寧正色道，「你們都說錯了，因



爲我看那瘦小的女教員，和我一個親戚相仿，受着好奇心所趨使，才追攆出來，結果，還是被我認錯了，幸虧沒有迎面攔阻說話，李萬和道，「據我看你今日的神情，確實和往日不同，這裏不便細談，咱們到宿舍再說」，康寧勉強支持道，「我心裏很坦白的，你們不要胡疑好人」，三人談談講講，回到宿舍，李張二人忙着到照像館沖洗膠，無暇問他，但是他經過這次足以震顛神經的景幕，雖然不敢斷定那女性必是楊美英，也難禁他把舊事潑上腦中裏來，反復思維，把晚飯忘却吃了，他想，我這時很希望和美英會在這裏，果然實現，真是天假之機，並且希望那女教員真的就是楊美英，那時我倆舊好重溫，不知要甜到什麼程度了，他心裏胡亂思想，腦海裏像是仲夏的雨天，忽陰忽晴，忽喜忽慮，不知怎樣才好，燈光初上，李張二人由外回來，問起他的心事，他誠口不應開了半晌沒個結果，只得馬虎過去，康寧心裏有這個疑團，心神似乎離了固有的地但，食不嚥下，睡也不安，對於公事，尤其無心料理，這天是星期，他爲了要打聽明白那酷似楊美英的女教員姓名，在早晨十點多鐘獨自尋到河北私立小學，那學校隱在一片陰森的樹林裏，半月形洋式門外，栽了兩行枝葉繁茂的龍爪槐，細碎青白長子軋成平坦平滑的走路，再襯以門內高低疊錯的紅綠油窗，表現出含有維持舊道德的古典作風來，心中不由讚嘆，他想起我這樣不能遏止青春火焰之輩，正好投身到這學校裏來修養，無端的跑到銀行去，每日所接觸了是金錢，眼睛看到的是閑閑名聞，和大腹的商賈，縱使我心平如水，也難免蕩動波紋，唉，那裏是我相常棲息之所呢，「徬徨之際，忽有一個差役從門房裏走去，覺得機會不可錯過，連忙搶上前去苦笑道，「勞駕，勞駕」，那差役停步問道，「您找誰」，這一問到把康寧問住了，心想，我並不會知道那個女教員的姓名，我究竟說找誰呢」，才一遲疑，那差役却因他衣冠齊整，不甚討厭，便又說道，「今天是禮拜，找誰也得明天」，康寧無可奈何的說道，「哦哦，我明白，今

天是星期，可是我和他打聽一個人「差役腳下」，非要邁步的樣子說道，「誰」，康寧嚥了口吐沫說道，「這學校裏的女教員有叫楊美英的嗎？」那差役不加思索的說道，「有，小學部的訓育員有位楊美英先生」，他這一說不打算，康寧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冒了一身冷汗，他不知是喜，是驚，是悲哀，是快活，萬感交集，忍不住擠出兩泡熱淚來，他忙着用手掌掩住了兩目，口中却說道，「我是楊先生的親戚，從北京來的，她如在校裏，請給回一聲兒」，差役吸了口氣，又想了想說道，楊先生到是在校裏，不常出門，這時在不在，不一定，請隨我來，「康寧忙道了一聲十二分誠摯的謝，那差役把他引入一座會客室裏，請他稍候，又要了康寧一張名片，匆匆走入裏面，康寧坐在这座敞潔的客室裏，等得時間很長，不見差役返回，見那旁有報架子，上面分門別類的擺了許多報紙，他信手抓起一根報棍，舉起一看，是「天津報」，其實他那有閒心閱報，只是無聊的翻看，消磨這漫長的時光，看看科學週刊，又讀了兩段「星期文藝」欄裏的新興作品，約有半小時光景，那差役仍無踪影，往院裏望望，體育場的黃色地皮上，集了許多跳躍高歌的小麻雀，不知牠們是在覓食，還有追求異性的伴侶，靜悄悄的，連個人影兒也沒有，他想，如再有十分鐘差役不來，我就走了，無論如何，明天勢必要和美英見面的，思想之時，二次走回座位，無聊的又一翻那報紙，見各地新聞欄裏，載有一段引人注目的緋色新聞，他不由注目一看，

（本報保定專訊）河北省政府有秘書楊士杰者，畢業於某政治學校，爲人機警權變，尤擅交際，去歲秋，與北京小姐馮愛珠發生甜蜜之愛，旋經人介紹，於去冬正式結婚，花燭之夕，楊得知女非完璧，不由大怒，旋以貪戀馮女之美，姑隱忍之，嗣經嚴重盤詰，女始吐實情，承認婚前曾與異性某某等數人，作肉體之結合，但均感情破裂，今後決仰體本夫不咎既往之德，洗心革面，再作新

人，楊某頷之，詎該女放蕩成性，雖一度斂跡，而虛榮之火，不旋踵乃又高張，適有某廳長王某，耄耋之年，風流內蘊，對馮女固早垂涎，月之十七日，王廳長藉宴客爲名，招來友朋十數，楊夫婦亦應邀到場，宴罷，時已夜深，王廳長遂藉打牌之舉，故意留難馮氏，楊以翌日仍須到省府服務，乃求早退，初未疑有他變，次日（十八）下午，楊自省府歸宅，未見馮氏歸返，詢諸家人，皆稱不知，楊大疑，急趨王第，詎爲閹者所阻，謂「廳長方會客，楊太太昨夜已歸去矣」，楊無奈返家，遍覓無着，越二日，遇廳長於省府，叩詢馮氏消息，答不知，楊更大疑，莫如何也，二十三日，適星朔，楊以失妻，心殊不懌，黃昏之候，躑躅曹家花園，抵溪畔，見愛妻馮愛珠，盛妝坐石鼓上，拈花微笑，意態自得，侍其旁者，鶴髮童顏，春風流溢之王廳長也，楊大駭，欲上前捉捕，復懼廳長身旁，備有衛士二名，自分不敵，苦思無計，倉皇返廬，無所措手，及夜半，殺機頓起，乃懷利刃，潛入王邸，入密室，白刃長揮，梨花海棠，夢中喋血，痛極而呼，楊棄刃遁去，事爲警局偵悉，兇犯楊士杰被捕，廳長王某受傷較輕，已入醫院救治，淫蕩無行之馮愛珠乃於飲刃後十一小時，死於醫院，從此香魂縹渺，無復爲此花花世界，點綴旖旎風光矣，聞兇犯楊士杰被捕後，已承認前情不諱，日內即將解送法院訊辦，後事如何，容訪再誌云。

康寧看罷，早已汗流浹背，心裏突突的跳，兩眼一陣發黑，幾乎暈倒，他忘了身在河北小學客室裏，更忘了行將會面的愛人楊美英，他爲馮愛珠想，覺得情形再慘不過了，她受到白刃的兇殺，當然是她罪有應得，但是在她受到重創之後，血不知要流多少，十一小時的痛苦，怎麼使她吃得消，他越想越覺心酸，他的神經簡直痺麻了，這個當兒，差役走進來了，笑道，「時間費得太久了，因爲楊先生有病，市立醫院的李大夫來診察，上身衣服脫了，我不好意思進去，一直等到診察完了，才把名片

遞進去，半晌沒有回聲，再等一會，我們校長由裏邊出來了，說楊先生有病不能會客，這位康先生如果有面見的必要，我可以代表見見，這是我們于校長說的話」，此時康寧腦海裏的情緒，複雜到了極點，不知是爲愛珠惜，仰是顧念到美英的病情，又聽說于校長從屋裏出來說話，這種情形，顯見得和美英是最要好了，美英是否再演羅曼絲，也是一個疑問，再說前幾天在河北公園見到她，步履非常矯健，而且更能騎得很快的車子，不見得一經有病，就會連客不能見了，而况似我這樣的客，自料尙是「非比尋常」，但能支持，也會急遽的跑來和我抱頭痛哭一場，然而，究竟是怎麼一個情形，真是使我難以琢磨，而且我更相信楊美英不會和馮愛珠一樣的任意戀愛」，心裏想時，口中不由問道：「貴校于校長大名叫什麼」，差役道：「于蘊華」，康寧道：「不像是男性的名字」，差役道：「本來就是女性」，康寧聽到這句，心中之火才像達到一盆凉水澆灌，立時平熄下去，因緩了口氣道：「楊先生患的是什麼病」，差役道：「楊先生平日就是喜歡有病，但是遲不幾天，就會好的，她的痛勢，剛才聽我們校長和大夫說，來得非常洶湧，通體燒得火一般燙，唏吁哮喘，呼吸似乎都短促了，所以不及到醫院去，忙忙的把大夫請了來，今天星期，還是特意到大夫家中用汽車接來的」，康寧聽這病情，非常嚴重，才把惋惜馮愛珠的心，完全一掃而光，他顫着聲音說道：「大夫診察之後，結果怎樣」，校役不耐煩道：「不知道」，又說道：「康先生打算見我們校長不見了」，康寧搖頭道：「不見了，謝謝你吧」，說着往外便走，他像去了魂魄似的，頂着受了劇烈刺激了創傷，落着遏止不住的熱淚，逡逡的走出校門，不遠學校旁門外面，有一部汽車，一個穿白手術衣的大夫，手提着大皮包，登上去，一溜烟兒跑了，時當午後零時三十分鐘，河北馬路中心的標準鐘，指得分厘不爽，他think我爲今生今世和美英見不到面了，不料上帝降福給我，居然又在這異地，使我倆相逢，我怎不感激上蒼佑庇之

德，然而，既欲使我倆重相會見，就歡天喜地見面好了，偏是又給這一杯甘泉之中，滴了一些檸檬之露，酸，我是嚐遍的了，何必非給我酸的味道吃呢，我不見她，她可以帶着許多小朋友們活潑潑地到公園的廣場裏去，我要見她了，她就突然的病起來，而且病重不能見客了，其情勢之重，不問可知，她病的我不曉得便罷，既然知道了，怎能不去看她，今天就那醫生看來，可以測知病是很重的，大概服藥以後，一定會轉危爲安，明天我必須到學校去看她，任是校方怎樣描寫，也要看的，肚中思想之時，身子已然走到金鋼橋了，往來的車馬，緩急的行人，把一個「忙」字，形容得非常明顯，竊見道旁有家點心鋪，信步走進去，打算買一些點心，明天送給美英，看了幾樣，都是很普通的式樣，這不能代表情人所餽之品，思索一會，決定晚間到租界去買，二次出了點心鋪，回到銀行宿舍，有幾個同事正預備去看電影，約他也去，他婉言謝絕了，他很想把美英這病的問題思索一回，究竟以什麼方式會見爲是，徧生宿舍裏有幾個同事拉着胡琴很高興的唱起來，這個學梅蘭芳，那個就學孟小冬，吵得房裏煙舞氣瘴，他無權干涉旁人行動，只有自己步行出來，在院中一個假山石坐定，仔細思索，覺得這顆才得休息的腦筋，從此又要緊張起來，可是他有時又自慶幸，他想，雖然腦筋又感到複雜些，此處究竟不是保定，也不是北京，在保定有楊士杰爲難，在北京有父母作梗，此時，她在河北小學任教職，我在銀行充練習生，彼此的身體是很自由的，又無其他障礙，相信我倆在見面之後，必能遂了我們一向憧憬着心願，那時我倆在公餘之暇，到寧園，河北公園，清溪碧水，月下花蔭，都是我倆談心之所，高興了到電影院去，到戲院去，到飯館去，到我們想要去的地方去，那是多麼快活的环境啊，想到此，他轉又高興了，不由的立起身子在院裏背手亂踱，踱了一時，又想起美英有病了，想的固然是好，美英有病，是不能出門的，可是她有病，只聽學校校役的傳言，到底病到怎麼一個樣了，

還是疑問，我想，她縱然是有病了，也不會病得動顫不得，我如去了和她見面，心裏一經快慰，其病自然會不醫自愈的，于校長拒絕見客，未免小題大作了，想到此，情緒一陣興奮，遂又想到，我去了，她的病必然能好，看起來，我晚去一時，她的病多纏綿一時，還是快去見她好，她幸爾能够下地出門，我倆就在外面去吃飯，飯後就去看電影，今天我被校役擋駕回來，未免太無意義了，他越發想，越覺有理，回到房中修齡一遍，正好晚飯開上來了，胡亂吃了幾口，出門僱乘膠皮車，匆匆來到河北小學門外，是時已是下午八點時候，校門的鐵門，已經關閉了，下車按鈴，當有一個校役走出來，康寧道：「我找楊美英先生」，校役毫不思索的說道：「楊先生有病不見客，校長白天下了一個條子，通知我們，說有客來，請留下姓名住址，必要時當另函邀請面談，康寧借着院裏的電燈之光細看看，應門的不是白天那個校役，同時他的心也冰冷下來，忙又顫着聲音說道：「那末，我特別要求見一下子怎麼樣」，校役道：「不行，請您留下姓名好了」，康寧怔了半晌，肚中忖量，校規是不能違反的，還是遵守爲是，再說我把住址留下，美英也會到銀行去找我，想到此，便說道：「也好，請你費心拿紙筆來」，他說完了，聽不見有人答言，抬頭看時，不意那校役早已走回號房去了，他發怔之際，又給他腦海裏一個思索的時間，他想，于校長的條子下得那麼嚴厲，美英的病象當然很是危險，不然也許是她另外有了愛人，爲了避免見我，才利用校長的權威，拒絕我的求見，這這這，也是意料中的事，有這一想，他更要見見美英以明真象，但是又想，校長既然有那條子，校役當然奉行不敢違，這鐵門關得牢牢的，不許我見，難道就勤起野蠻打了進去麼，不好，我想個合理的辦法，不如要求和于校長見一面，聽她的口風，間接着也會探得個裏真情的，主意打定了，遂又把電鈴按了一下，那校役不耐煩的走出來，叨嚮道：「不能見，請你回去好了」，康寧道：「我不見楊先生，要和于校長談談，這

裏有個名片，請你轉進去」，校役懶洋洋的隔着鐵門，把名片接進去，緩緩的走向裏邊，等得功夫不大，便見客廳的燈亮了，那校役走了來，用鑰匙把門開開，放進康寧來，一面又把門鎖上，一面口中說道：「康先生請客廳坐吧」，康寧歡喜道：「這到麻煩你了」，說着他便很熟悉的到客廳坐下，校役忙送來半杯殘茶，坐了不大功夫，便見玻璃門一閃，走進一位年將四十餘的婦人，矮胖的身軀，留着男式的大背頭，穿一件淺藍色高麗布旗袍，白襪，青色皮鞋，態度異常莊重，滿面却佈着笑容，不必介紹，一看就知道是于蘊華校長，他連忙深深鞠躬，口稱「校長」，于校長很溫婉的笑道：「對不起，白天勞康先生白來一次，晚間又來看我們楊先生，足見關心之情，可惜楊先生病太重了，現在發燒的不得了，大夫開的藥，吃下去也沒發生什麼效驗，我預備明天送她去住院，一則，那裏得以養息，二則我也省了許多精神」，于校長說時，坐在下首了，康寧聽這口話，已證明美英確實有病，確實很重，不由吸了口氣說道：「楊先生的病是早有的嗎」，于校長道：「她是去年秋天到我們這裏來的，人的性格很可愛，作事又很盡責任，只是時常請病假，病假的理由不是吐血，就是發燒，那時我也很粗心，沒有察過她，後來十天八天請一次假，習以為常了，大家也覺無足深怪，前幾天我們小學部開了一個遊園會，她同李先生帶着小學生們到河北公園去，也許是她身上受寒風了，在園裏忽然感覺不適，回來就躺在床上，下午吐了兩口血，第二天就請假，一直到今天還沒有起床，我過去看她，才知道這回的病比往日嚴重得多了，忙去醫院請大夫，又趕上是星期，沒法子派汽車到大夫家裏把大夫請了來，診察的結果，據說是肺膜炎，最好是服藥後靜養，又把吐血痰拿去了，預備明天到醫院院去化驗，大夫臨走時又說，恐怕是肺病，因為在未檢查明白以前，不敢斷定，白天康先生來時，正在檢查，我在旁邊聽着，心都要跳出來了，我想楊先生是那樣的溫柔，做事有條不紊的人，若是得了肺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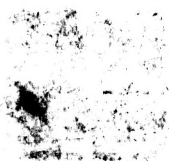
，那真是上天不加佑好人呢」，語至此，于校長用手絹兒拭拭眼窩，康寧的眼淚，那裏還止得住，他心裏受着激烈的衝動，顧不得什麼是羞口難開了，他把于校長當作母親一樣，就嗚嗚的哀哭起來，于校長也抽抽咽咽的拭淚，康寧道，「實對校長說了吧，我是楊美英的未婚夫，在戀愛期中，遭逢變故，我倆在夢想不到的情況下分離了，前幾天才知道在貴校服務，特意前來看她，希望校長體我愚誠，准許和美英今晚見面，那我是十二萬分感激的」于校長道，「原來如此，事前我不曉得，楊先生也沒有和我說，怪不得白天見到康先生名片，她就流下眼淚來，因為大夫說不許見客，那時她也無心講話，所以被我給撞着了，剛才又接到康先生名片，我也曾去問楊先生，她又哭了，說請校長代見一下，不然是要把他急壞了」，康寧不待于校長說完，便哭道，「校長，請妳可憐我吧，准我去會她，我就是死了也是感激妳的」，于校長聽了他倆的關係，又見他如此哀求，學校的命令，整個被情感推翻了，她點着頭，含着淚說道，「好好，你少候一時，我去問問楊先生」，說着匆匆走去了，隨着復又回來，搖手說道，「美英很想見妳，只是她顧慮到兩點，一是不肯把這病中難看的臉形給你看，二是，大夫既說是「疑似肺病」，恐怕就是肺病了，她不忍使你健康的身體，受到肺病傳染的危險，最後決定，還是遲幾天再和康先生見面」，于校長說時，康寧的心已如熱油煎沸一般，聽到後半段，頭一發昏，登時暈倒地下，怎不把于校長嚇得怪叫「來人，來人」，兩三個校役跑進來，在于校長指揮之下，把他扶起坐在地下，用手給他胸胸部舒着氣，半晌才哭出聲來，校役送來一碗白水給他喝下去，自己可以立起身子，嗚咽着說道，「她在病榻之上，還顧念我的健康，在實在對不起她，校長呵，妳能原諒我嗎」，于校長本來被他鬧得發昏章第三，此時又聽他發出表示懺悔的話，覺得這一頁戀愛史中，曲折尚多，現在她不需要知道多麼清楚，但求把他敷衍走了，也好落個耳根清靜，因說道，「康先



生不要哀傷，妳兩個終於是要會見的，此時她正在病中，最好不要太勉強了，以免傷楊先生的心，請快回去吧」，康寧肚中確有千言萬語，沒有機會聲述，他只有謝了校長，恍恍惚惚出了客廳，一個校役連忙去開大門，僱來一輛膠皮車攙他上去，于校長殷勤的送到門外，車夫把他這沒有靈魂的軀殼迤回銀行宿舍，他避免和同人談話，只託言有病，蒙頭睡去，這一夜魂夢顛倒，次日醒來都記憶不起了，只覺自己胸部微微隱痛，精神壞的不得了，肚中思忖道，還是先和美英見面，否則神經是絕對安定不下，主意打定，無心向銀行當局請假，獨自步出宿舍，又想我只這樣去會她，未免薄情，還是胡亂買一些點心，又想不好，她在病中，怎麼能够吃東西，躊躇一會，復又走回宿舍，心想不要忙，等想好好辦法再去不遲，當他走到院中之時，見東邊一叢花木之中，有一個籐蘿架，開得蓓蕾如雲的紫花，正受着和煦的陽光洗禮，他見了那花，想起蓮池公園他倆初次談情的景況，縱然此時美英恨我薄倖，把這花兒貢獻給她，亦可表明，我沒有忘了紫籐蘿，就不會忘掉楊美英，這樣作去，多少也會解釋她許多悞會與疑忌，同時病榻之前，有一束使她足以玩味的紫籐蘿，料她精神方面，必能得到相當安慰的，想到此，他便乘着同人們上班，院中無人之際，折了一束紫籐蘿，在屋中整理一回之後，就用手絹子包裹，潛出宿舍坐車來到河北小學，聲明會見于校長，那校役道，「于校長，送楊先生到市立醫院去，是八點鐘坐汽車去的，現在都十點了還沒有回來」，康寧道，「市立醫院在什麼地方」，校役道「河東，坐車可以拉到了」，康寧心裏慌忙得很，來不及向那校役道謝，扭頭出了校門，坐上膠皮車，說明去處，那車夫便沿着河北馬路，向河東馳去，他以爲河北到河東不過咫尺之遙，不料那車夫跑了好一會，尙還沒個停止，他坐在車上，幾乎把心急出來，因說道，「車夫，還沒有到嗎」，車夫道，「遠的很咧，慫啦」，康寧咬牙說道，「請你快點跑，我有急事，多給你些錢」，車夫道，「

跑的不慢悠啦」，康寧見車夫依然不慌不忙跑着，無奈，只得忍在心中，又走半晌，車夫將車把放下，抬頭一看，好威嚴一座紅樓，上有金字橫額，是「天津市立醫院」六個字，下車付資之時，驟見于校長正從層層疊疊的高台階上，緩緩向下走來，他忙着舉了藤蘿花迎上前去，直眼說道，「于校長，楊英美病好了嗎」，于校長猛抬頭一看，臉上堆着愁容說道，「唉，康先生，楊英美確實是肺病，而且已到第三期了，醫院不肯收留，我一再要求暫時收下，正預備去找康先生，商量怎麼樣一個辦法」，康寧一聽這話，覺得滿腔熱望，完全化歸烏有之鄉，他臉上沒有表情，口中却哼着聲說道，「她現在那裏，我去看看」，于校長道，「第三號病室，但是醫院當局，對這間空室，已實行臨時隔離了，非醫師恐怕不准進去了」，康寧沒把話聽完，口中就囔囔說道，「我去看，還可以」，說着，三步兩步，跑入裏面，分開牆集數百個候診男女，鬍鬚這裏是熟路一樣，一聲不響，逕直走上樓去，縱目一望，三號病房恰好在他眼前，走上去伸手推開房門，美英果然閉目合脣躺在床上，上面蓋了一床白布棉被，一個帶着口罩穿手術衣的女看護，正要往外走，和他走個碰頭，女看護見了，連連搖手，意思要說「這裏不能進來」，話未說出，康寧已搶身蹲在床旁，含着淚，低聲叫道，「美英，美英，康寧來了，康寧來了，我我我給妳送花來了」，說着便把手中的紫藤蘿擽在美英乾了的右掌之中，美英的手果然接受了藤蘿，隨着徐徐睜開二目，似乎是對他笑，隨着兩目一合，從眼角流下兩滴血淚，的一聲，她就這樣飲恨長眠了，手中的紫藤蘿花，也稀稀落落的撒向地板下來，

(完)



48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初版發行

實價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 紫藤蘿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月明樓主

發行者 柯縵庭

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天津書局

印刷者 天津書局印刷部

## 總發行

天津法租界  
二十六號路

## 天津書局

## 代售處

上海五洲書報社  
中國圖書公司

北京文田書店  
全國各大書店



